

浙東

EAST ZHEJIANG

二〇二四年夏季号

(总第 154 期)

文艺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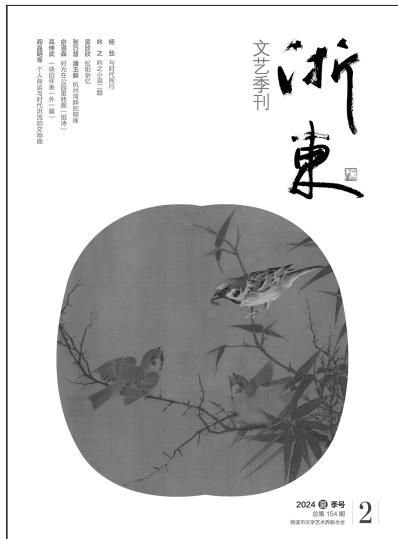
慈溪文艺公众号

主 办

慈溪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出 版

《浙东》编辑部



浙東

EAST ZHEJIANG

特 约

4 杨 劲

与时代同行

小 说

6 吟 之

吟之小说二题

17 董鸣予

树枝（外一篇）

22 岑燮钧

舜江府轶事

散文随笔

30 吴欣欣

松阳杂忆

34 应爱卿

应爱卿散文选

41 岑玲飞

学琴记（外一章）

47 周 青

腊梅花开（外三章）

53 松 子

任永江书画收藏展记

54 沈 略

渔樵醉话

58 童银舫

舟山“海上读书会”琐记

62 冯益锋

永远的古城

64 龚建长

送别徐尔元兄

65 王孙荣

哭徐尔元先生文

报告文学

66 张巧慧 潘玉毅

杭州湾畔的明珠

联盟来稿

112 童世钰

守望者

《浙东》文艺季刊
编辑委员会

顾问：余秋雨 冯骥才
叶辛 王宏甲
名誉主任：江再国 楼雪聪
顾昕 王益女
主编：马腾 方若波
编委：马腾 方向明
方若波 孙群豪
杨妮娜 张巧慧
周宇佳 施双玲
徐建立 柴希娜
钱燕燕 黄群力
特邀编辑：俞妍
组稿编辑：胡遐 方珍奇
法律顾问：陆红霞

目录

2024. 2



孙威 缠枝牡丹镂空净水瓶（青瓷）

诗 词

时光在公园里转圈（组诗）

宓湛森 73

梅藏（组诗）

陈海燕 75

童心悠悠

余长飞 76

甲辰诗词选

方若波 77

韩建飞诗词选

韩建飞 79

浣溪沙（外二首）

郑天穷 21

一块旧怀表（外一篇）

高伸武 82

一份超级大单（外一篇）

沈碧荷 86

故事传奇

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响曲

阎晶明等 89

《走远路的人》后记

张巧慧 92

礼敬改革开放，礼敬理想、荣光与尊严

潘玉毅 94

路虽远，行则必至

李 刎 96

民营企业家的破浪之旅

胡倩妮 97

论陈德根的乌托邦

荣荣等 98

在江南写诗

陈德根 109

《王志国散文集》序

阮万国 111

序跋评论

第六届袁可嘉诗歌奖颁奖

封面彩页

封二

第六届袁可嘉诗歌奖系列活动剪影

封三

缠枝牡丹镂空净水瓶（青瓷）

孙 威 封底

刊头书法

余秋雨

封面设计

胡迪军

版面设计

俞 妍

《浙东》文艺季刊

(2024年夏季号)

2024年6月出版

地址：慈溪市三北大街777号

邮编：315300

电话：0574-89591791

89591790

邮箱：cixizhedong@163.com

与时代同行

——《走远路的人》序言

杨 劲

在宁波城展馆，看宁波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公元821年，宁波建城，围绕着三江口缓慢发展。1200多年，从沧海抽取出的岸的轮廓，波涛的碰撞，泥沙俱下的种种潮流是历史的一部分；从四明山抽取出的木的秀丽，山石的坚定，春风化雨草木欣欣也是时代的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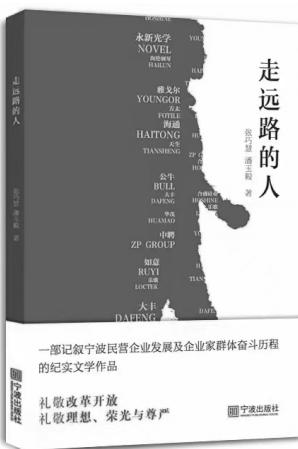
在此欣欣向荣中，民企是木秀于林的一支；在此滚滚浪潮中，民营企业家是弄潮儿中的一员。民企是宁波的城市名片之一。据资料显示，宁波有130万户市场主体，其中民企占到97%，它们为宁波贡献了约66%的GDP（国内生产总值）、78.7%的出口、85%的就业岗位、95%以上的上市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民企表现出来的不凡的勇气、韧性和创造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原动力。自“五口通商”以来，宁波一直都是中国外贸业和制造业的一道缩影，也是标杆。

宁波地域上的这些民营企业跌宕起伏的奋斗历程，放入改革开放四十五周年来中国重大社会变动发展进程中，个人复杂的经历和时代澎湃的浪潮互相交响。他们中有的白手起家努力谋生开创天地，有的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成为了社会精英，有的子承父业奋力打拼，有的已经把目光放到更远，一群走远路的人，和千千万万沉默而拼搏的人，是宁波经济的基石。

“对于一个社会实体，经济是其肉身，文化是其风骨。”用文学的方式书写经济社会的时代变迁，是具有挑战性的。大时代提供的丰富性，不是线性结构，而是如三江流域般展开，向东是大海，壮阔而立体。改革开放的浪潮滚滚而来，既蕴含生机、变化、求新，也生成着问题、困惑。

对此文学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本书的两位作者做了刻苦的尝试。纪实文体写作较小说和诗歌而言困难的是，它不是建立在想象或夸张的基础上，而需要深入生活，深入企业，还需要掌握改革开放以及关于经济领域的知识，称得上跨界写作。在数据化的经济指标中，如何把握人在面对资本和财富的复杂心态，如何体现审美与艺术性，都成为写作的难点。通过个人成长史、家族史、地方志透视大时代的变革的叙事方式，提炼出精神和美学的力量，以及群体性的温度、厚度和宽度。

这个项目结项阶段，正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之际。想起最早的两届茅奖。先是古华的《芙蓉镇》为一个时代的尾音作了句号，开始描述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胜利。三年后，又有两部获奖作品深入书写改革开放。时隔40年，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文学与改革开放的血肉关系。真正的文学从来不是阳春白雪，真正的写作者穿越泥泞和风雨，从历



《走远路的人》
张巧慧、潘玉毅 著
宁波出版社
2024年3月

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

张洁《沉重的翅膀》获茅奖还有一段插曲。这部中国新时期第一部正面反映工业改革的长篇小说，创作于1981年4月，刊登于《十月》，11月发行了单行本，引起轩然大波，未能在第一届茅奖评选时获奖。张洁经过4次修改出版修订本，1985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这本书的修改和获奖，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新旧思想的碰撞。正如老作家张光年在序言中所说：“改革难。写改革也难。不但工业现代化是带着沉重的翅膀起飞的，或者说，是在努力摆脱沉重负担的斗争中起飞的；就连描写这种斗争中起飞的过程，也需要坚强的毅力，为摆脱主客观的沉重负担进行不懈的奋斗。”

后来读到《繁花》，读到《人世间》，读到最新获奖的《雪山大地》。长长的阅读清单涵盖了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下，中国南方，中国北方，西部高峰，中原乡村故事，以及各个城市的文化蜕变，改革开放是一场持续的思想革命。作为一个重大事件，改革开放给予我们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覆盖物质、思想观念等多个方面，引发的思想观念革命尤其值得思考。文学一直保持着先锋状态。新文学百年，改革开放四十五周年，我们不仅要书写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荣与梦想”，也要直面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和复杂。写奋斗中的温情，困境中的坚韧，属于时代的、生活的、心灵的精神立方。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扎实做好经济工作。随后召开的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有20位民营企业家受邀参会。浙江省委表示，将进一步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把浙江民营经济金名片擦得更亮。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浙江，在宁波，民营企业展现出的韧性、活力和潜能，形成了当地经济稳进向好态势的关键支撑。

本书写作很好地把握了人民性。一个个普通人，通过自身的奋斗，改变自身的命运，与时代交织在一起。“四千精神”，直面困难，企业和企业中的员工，

都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和受益者。我们都是社会的主角，也都是社会的配角。全书涵括面广泛，除制造业，还涵括文化艺术教育现代服务业等诸多领域，农业和高新科技产业各有占比。改革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雅戈尔从乡镇企业转型为时尚龙头，农民工变成新时代的工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了天生和永新等企业主体的创新力。1978年以来，我国大学生总数达1.43亿人，1978年开始恢复的职称评定是对技术的肯定和对人才的尊重，一代代学子和人才，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家、企业中的每一位员工，他们的创业史拼搏史，有着燃烧的热度。进入互联网时代，有一句歌词作为圈内名言：I used to rule the world 我曾经主宰世界， Seas would rise when I gave the word 当我一声令下，海洋应声而起。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来临，众多的市场主体在改革开放积累下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使宁波有能力参与到国际竞争。本书基本以时间即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为写作顺序，是一部礼敬改革开放四十五周年的作品，也是一部礼敬理想、荣光与尊严的作品。

文学应该留下一些什么，一个时代的作家应该给未来留下一些什么，是这几年宁波作家在探索的命题。作为主题性的大容量的纪实写作，少有的书写宁波企业家群体的文学作品，两位作者做出的努力和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在他们焦灼而感奋、认真而审慎的写作中，恰拥有观察的细节和真诚的求索，而不是泛泛而谈的溢美之词。

本书题为“走远路的人”，是因企业发展紧跟改革开放的步伐，各式各样的遭遇中，总有奋斗和思考的人。是他们，用实践解码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一样的价值与意义。

这个激越的、慷慨澎湃的历程，我们都是参与其中的亲历者，目击者，行动者。

我们都是走远路的人。我们都是同行者。

2023年12月于宁波

（作者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宁波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

吟之小说二题

吟 之

鹦鹉曾栖息于此

面前的蛋糕奶油雪白，点缀着几片看上去就很酸的草莓，中央插着一支蜡烛，蓝色的。黄蓝不喜欢蓝色，她盯着蜡烛，双手无意识地绞在一起，左手四个指尖紧捏右手四个指尖，捏出一层薄汗。

丈夫从次卧走出来，手里拿着打火机，嘴里念着可找着了，朝墙壁开关一抬手，黄蓝陷入了黑暗，她眨了眨眼睛，听着丈夫在桌上摸找蜡烛的声音，有点狼狈，嘟嘟囔囔说着话，好像沾到了奶油。

可以等点完蜡烛再关灯呀。黄蓝想，但她不会把这句话说出口。她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再艰难的处境下也没有。要是他可以更多地看到我，也许我就不会遭遇这些了。不，事到如今，怎么能要求丈夫再为我做什么呢。

黄蓝在黑暗中想到去年的生日。

祝我们的小画家生日快乐。丈夫一边说着，一边揽过黄蓝的肩，黄蓝注意到丈夫毛衣上伸出一个线头，她起身，从卧室抽屉里拿出剪刀，修剪掉这个线头后，重新温顺地把头靠在丈夫的肩膀上。

丈夫就职于镇上唯一一家三甲医院。黄蓝从小镇居民从未听说过的学校毕业后，回到镇上，在老宅处理发霉的天花板时摔了下来，左手撑地。赶到医院时，黄蓝的脸疼得扭曲发白，竟还能勉强站在急诊室里，急诊医生让她去拍片，她用不疼的那只手接过，转过身咚的一下倒在地上，这次是右臂着地。醒来时黄蓝看着两只缠着绷带的手，一时间不知道该用哪边的石膏挠头，她像跳加油舞似的动了动双手，疼得吸了口气。最后只能往后一靠，用后脑勺左右来回蹭了蹭床板，才感觉到一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触感。

住院的这段时间，那位让黄蓝去拍片的急诊医生常来看她，带着一脸愧疚。虽然黄蓝晃着两只石膏手请他不用在意，自己低血糖的历史得追溯到青少年时期，急诊医生还是经常来看她，黄蓝确实需要有人照顾，起码得有人喂她吃饭。要是没有你，我得学着用脚



作者简介：吟之，本名方吟，95后，慈溪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系，爱好写作，入选浙江省作协“新荷计划”人才库，有作品在《文学港》《散文海外版》《散文百家》《浙东》等刊发表。

吃饭了，黄蓝笑着说。急诊医生看着她盖着白色被子的下半身，轮廓修长迷人。这么美的腿，还是用来穿好看的高跟鞋吧，两人都红了脸。黄蓝出院时，急诊医生送了一双 Jimmy Choo 的高跟鞋给她。三个月后，黄蓝穿着这双高跟鞋，挽着医生的胳膊走进了教堂。

新婚的日子过去了两年。丈夫在急诊科规培结束，回到胸外科坐诊。在丈夫看来，骨折没有让黄蓝的双手留下任何后遗症，她几乎每天中午都会做好两菜一汤，放在饭盒里，准时出现在自己医院的门口。如果下雨，又没有什么病人，丈夫会提前撑伞等在门口。两年里，保安们都看到过他将黄蓝揽在身旁的样子。他们成了医院同事眼中恩爱的模范夫妻。丈夫得意于此，很快，他成了住院医师。

离医院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开了家烧烤店，开店那天，黄蓝从店门口路过，被正在搬箱子的老板叫住，你是小画家吧？黄蓝迟疑了很久，老板笑呵呵地说认不出来我了？我小和尚呀！黄蓝有些恍惚，努力把眼前胖乎乎的老板和印象中又瘦又小总是拖着鼻涕的小和尚对起来，你现在头发好多啊，黄蓝说，老板一下把头发整个抓在手里，还晃了几下，吓得黄蓝和看到这一幕的路人惊叫一声，假发呀！哈哈哈哈。黄蓝惊魂未定地想戳戳大笑着的老板的肚子，她没敢真的去做，这抖动的幅度，应该是真的脂肪。

晚上丈夫和黄蓝一同到烧烤店吃饭，老板再次用展示舞蹈手帕的方式展示了假发，丈夫笑完后悄声对黄蓝说，他是雄秃。黄蓝问雄秃会怎么样，拥有茂密头发的丈夫面色可亲地摇摇头，没再说话。黄蓝想到小时候，小和尚总在上课时吃零食，也常分给大家吃，被老师罚去走廊上站着时也会在嘴巴里嚼着

什么。应该叫他小老鼠，黄蓝想。

老板端着满满一盆烧烤串过来，熟稔地坐在黄蓝对面，像是跟认识多年的死党见面一样跟黄蓝的丈夫碰杯，弄得丈夫有些拘谨。你知道她以前是小画家吗？丈夫摇摇头，看了眼黄蓝，小画家？老板说，可不，小画家，她可会画画了，班里黑板报都她画的，整个学校没人比得过她！黄蓝脸有些热，喝了口啤酒，整个人晕晕的。兄弟你不知道，那会儿我们校长都知道她，那个小画家！还代表我们学校去市里参加黑板报比赛呢。老板给黄蓝夫妇倒满啤酒，白色泡沫漫出杯口。然后呢？丈夫问。黄蓝等到了这句话，老板将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特等奖！兄弟，比第一名还牛！

那天晚上丈夫比往常温柔，两人躺在床上，喘着气看着天花板上的白漆，我不知道你会画画，还拿过奖，丈夫抚摸着黄蓝的头发。黄蓝往他怀里轻轻蹭了蹭。你的身体那么美，手也那么巧，简直是我的维纳斯。黄蓝没作声，街边的灯光透过窗帘打在墙上，影影绰绰如被夏季微风吹拂的热带雨林，她感到比以往有力量，用想象力肆意在雪白的天花板上涂鸦，直到日光渐起。

黄蓝第二次去烧烤店时，老板请她帮忙画一面墙绘。几个串，几个酣畅淋漓吃烤串的顾客，黄蓝照着老板给她找的素材，先用铅笔在纸上小心地画了张草稿，递给老板，是这种感觉吗？老板正在跟厨子对接食材，接过纸看了看，对！没错！小画家就是牛！

黄蓝按老板给的经费买了颜料，坐在灰色的墙壁前思考着打型的结构，小时候她也常站在黑板前，思索板报的结构。烧烤店招的临时工走到她身旁，姐你一个人画这面墙吗？黄蓝点点头，临时工崇

拜地看着她，说还没到饭点，人不多，我可以帮你吗？画草图的过程中临时工不停地帮黄蓝递工具，黄蓝有些不好意思，让她去休息会儿，临时工摇摇头，姐我可喜欢画画了，但我不会，难得遇到姐这样厉害的画家，让我看着你画吧。黄蓝的脸整个红透了。

离开时老板打包了一袋烧烤给她，黄蓝朝老板和临时工摆摆手，拎着烧烤往医院走。丈夫等在院门外，和黄蓝肩并肩坐在花坛上吃烧烤。医院新来了一批规培生，要轮岗，像我当时一样叫苦呢，丈夫跟黄蓝说着医院里的趣事。一只小猫从花坛里窜出来，绕到他们脚边，黄蓝想摸摸她，丈夫的尖头皮鞋踢在小猫身上，小猫飞快地逃走了。有几个同校的学弟学妹，主任让我负责，丈夫继续说。穿着无袖连衣裙的黄蓝看着小猫消失的方向，轻轻晃着自己的拖鞋，会顺利的，毕竟你那么优秀。丈夫的手抚上黄蓝的腿，真美的腿啊，丈夫在她耳边说。

从值班室出来后，黄蓝去了趟小卖部，右手虎口因白天长时间握着木质笔刷而磨得生疼，她从货架底部找到了橡胶手套。付款时，店主嬷嬷注意到她小腿上有一块红印，问她需不需要买盒创口贴。黄蓝摇摇头，她的注意力被墙上贴着的创意设计大赛海报吸引，色彩鲜艳饱和度极高的海报，黄蓝盯了一会儿，耳边响起鸟类拍打翅膀的声音，她拿出手机，对着海报拍了张照。

丈夫写完手术记录，病人还未苏醒，墙上的时针指向数字三，他感到胃里空空的，决定去值班室找袋方便面。医院配有食堂，可惜大厨手艺欠佳，医院一半的工作人员都用叫外卖的方式填饱肚子，小部分人有家属准备盒饭，比如三个月

前的自己。丈夫有一阵没吃到黄蓝做的午饭了，她很擅长做土豆牛肉，牛肉是从镇西边的摊贩那儿买的，要选新鲜的牛肋条，土豆则在家附近摆地摊卖蔬菜的小贩那儿买即可，回家后要先把牛肉泡在水里去腥味，土豆削皮后要再放在水里清洗一下，黄蓝喜欢在入睡前轻声跟丈夫说着烹饪过程，丈夫听得多了，也记住了土豆牛肉的做法，给病人开胸前，偶尔脑子里会闪过牛肋条被屠夫猛剁下来的画面。丈夫回忆着这些，给自己泡了碗红烧牛肉方便面。

那段时间，黄蓝在准备参加创意设计大赛的作品，获奖的话可以拿到五万元的奖金。黄蓝看上去很高兴，丈夫也支持她的决定，反正这个家有他的收入就够了，创意设计，也花不了多少钱吧。黄蓝开始购买设计相关的书籍，丈夫回到家时，看到她戴着眼镜盘腿坐在床上翻书，远视镜片让黄蓝的眼睛大得像鸟眼，丈夫愣了一下，他想起了病房中时常看到的老年女性的眼睛。

烧烤店老板打电话叫丈夫有空来吃饭，正中下怀，当晚丈夫请几个科室同事来烧烤店，六个人挤在四人桌上，老板送了四份菜给他们。在表演假发戏法时，实习生吓得往后一缩，跌进丈夫怀里，丈夫被她吓了一跳，打翻了两份送的小菜，每个人都哈哈大笑，像是常看到这样的事发生，老板倒是第一次看到反应这么大的客人，笑得没法把假发戴回去，临时工手脚麻利地撤走打翻在地的小菜，端上热气腾腾的烧烤串，所有人都吃得很尽兴。

后来丈夫经常带同事来烧烤店吃饭，有时中午就来，每次都和老板像结交多年的兄弟一样撸串，要老板表演假发戏法，有几次实习生也来，不过再也没有坐在丈夫身旁

过，远远地隔着四人桌。老板的嘴里总嚼着些什么，经营烧烤店的这段时间，他的腰围好像又涨了一圈。不忙的时候，临时工待在收银台后面，握着原子笔的手无意识地描摹着墙上吃烧烤的卡通人物。说起来，创作者的丈夫一次也没有跟同事介绍过这面墙绘。

黄蓝捧着一袋马克笔往回走。一小时前，她蹲在美术用品货架前，从底部最廉价的马克笔中挑选需要的颜色。一个小姑娘跑过来，快速从面前的货架上抓出三支马克笔，妈妈我要买这个！黄蓝瞥了她一眼，法卡勒……一支就要十几块。小姑娘的妈妈漫不经心地将三支马克笔丢入购物篮中。黄蓝继续在底部货架中挑选颜色。

被叫做小画家的时候，黄蓝得到过一套进口彩色铅笔。家人喜悦地拿着黑板报特等奖奖状，校长送来时，有些责备地说，应该给孩子买些在家也能用的美术用品。彩色铅笔被装在红色的包装盒内，包装上有一只漂亮的金刚鹦鹉，拥有七种颜色的翅膀和巨大的喙，正是由这套彩色铅笔绘制，栩栩如生到下一秒就扑扇着翅膀从盒子上飞出来。黄蓝一眨不眨地盯着鹦鹉看，你马上也能画出这样的画来，家人温柔地说。

拿惯了粉笔的黄蓝在鹦鹉的注视下拿起彩色铅笔，白纸上出现了一家三口，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被家人围在中间，颜色鲜艳。家人将这张画用透明硬质塑料板固定在玄关处，对黄蓝说，这将是你的成名后展示的第一张作品。快毕业时，黄蓝给每个小学同学都画了张画，大家都有自己的特征，小和尚因为常给她带零食，获得了最精致的青色小脑袋，头发茬就用了三种颜色。初中时，彩铅的长度缩减到三分之一。高中时，每支彩铅都只剩下了

小小短短的笔头，颜色用光了大半，最后一点黑色彩铅，被用来涂抹在变得空无一物的玄关处的那张全家福上。

各自拥有了新成员的家人，像长着巨大翅膀的鹦鹉飞出了黄蓝的生活。离成年还有两百多天的黄蓝得到了一笔抚养费和一套旧房子。她在旧房子里考上了技校，每年只回来一次，睡一晚便离开。读书期间她谈了几次恋爱，很快接受对方的表白，很快完成该做的事，很快分手。有一次黄蓝和一个读美术学校的男生交往，回去路上路过美术班，画室的门虚掩着，她偷偷往里看，正看到背对着她的模特，是个老年男子，背部皮肤皱得像揉旧的纸。黄蓝听到铅笔摩擦在纸上的沙沙声，放缓呼吸，沉醉地听着，感到自己得到了许久未曾拥有的宁静，仿佛在海边，金刚鹦鹉盘旋在她头顶，海风抚起海浪，老年男子裸露的背部比她见过的任何人的都美。黄蓝贪婪地盯着那金色沙滩般的皮肤，暖融融的阳光照在身上，她出了一身汗，又觉得有些凉。忽然有学生发现了黄蓝的偷窥，大声质问，黄蓝猛地回到现实，慌乱中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美术班的男友很快跟她分手了。

黄蓝想着记忆里那只绚丽的金刚鹦鹉，将抱在怀里的马克笔倾倒在客厅的地板上，噼里啪啦像下了一场极短的暴雨。重新拿起画笔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没有科班经历的黄蓝从色环色相开始学习专业知识。暴雨没有停过，她在雨中搜寻，速度要快，不然赶不上截稿日期。黄蓝趴在地上很久，时不时掷出一支马克笔，平添一声惊雷，电闪雷鸣中她不停奔跑，眼前是模糊的景色，深蓝色的，灰色的雨幕，唯有一抹微弱的红色，上下摇摆在雨幕中，黄蓝双手酸痛到难以抬起，尤其是手腕处，再坚持一会

儿，她继续追寻它。

最近你画画的时间太多了吧。丈夫说，指着地上的头发丝，黄蓝从图纸中抬起头，雨声褪去，鸟眼眨了眨，起身去阳台拿畚斗。她的胳膊微微发抖，几乎拿不起扫帚。丈夫看着摊在地上的设计图，还可以嘛，有点样子。黄蓝用腋下夹着扫帚慢慢扫着地面，冷白的脸恢复了一丝血色。亲爱的，我需要一些人体结构的资料……她轻声开口，电子资源的图太小了，我看不清，能帮我打印出来吗？丈夫心想，她的远视到底有多少度。

几天后，丈夫如约带来了打印好的资料，全部都用A3大小80克重的纸张印刷，每一张都光滑亮丽，图像清晰明朗，可以看到最细小的骨骼噪点。黄蓝高兴地接过厚厚一沓资料，我特地选了更好的纸张喔，光打印就花了半天时间，是给你的，当然要更用心。丈夫说完，温柔地将她的老花镜从头顶取下，丢在一旁。黄蓝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的幸福。

截稿前两个月，黄蓝跟老板打电话，想借用一下烧烤店的电脑，我电脑一启动ps就死机……黄蓝不好意思地说，老板说这有什么，来用吧！黄蓝带着设计稿来到烧烤店，临时工听老板交代了，让出收银台电脑，搬了把小板凳坐在黄蓝旁边，黄蓝请她吃冰棍，两人咬着半透明的白色冰棍，甜丝丝，凉飕飕的。姐你真厉害！临时工说，向黄蓝请教怎么使用ps，甚至还要了报名参赛表，我也想去试试！黄蓝漫不经心地把参赛海报发给她，只剩一个月了，时间太紧张，下次你可以投稿试试。姐你做了多久呀？黄蓝瞄了眼电脑右下角的日历，八个多月了。

临时工咂咂嘴，这么久，怪不得最近哥总自己来吃烧烤。黄蓝

问，他经常一个人来吃饭吗？临时工说，大部分时间一个人来，跟老板喝几扎啤的，有时候带同事来，喔对了，有几次带着个小姑娘来买冰棍呢。黄蓝的手飞快滑动着鼠标滚轮，这样啊，是不是一个齐刘海戴眼镜的女生？临时工点头，对的对的。那是他科室的实习生，大学时候就认识，关系比较好。怪不得，临时工咬着最后一点冰棍说，本来我还不敢说呢，既然姐都知道，那肯定没啥事，毕竟是老交情嘛，就像姐跟老板一样，老交情！黄蓝嗯了一声，脸没有离开屏幕，点击鼠标的声音嗒嗒作响。临时工吸溜着嘴，恋恋不舍地将木棍丢到地上，姐你的腿真细，那小姑娘腿也贼细，怎么就我的腿这么粗呢，她捏着自己的小腿肚说。

黄蓝突然愣住了，低头看向自己的腿。她不再理会临时工，匆匆完成今天需要完成的大部分设计，拎起包往外走。姐你还有几张草稿纸没拿！临时工喊。先放着，明天我再来拿。黄蓝走到丈夫医院门口，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保安看了看她，还记得她曾是模范夫妻的一员。黄蓝没有去过丈夫的科室，她寻着墙上的标识，走到二楼的胸外科诊室，麻烦让一让，我不是看病的，她挤开人群，桌前坐着陌生的面孔，黄蓝忽然觉得自己太冒失了，怎么能这样唐突地出现在医院。我，我是……她脸颊绯红，紧张地说不出来话，陌生医生倒是想起了她，啊，你是家属吧，我记得你，他在台上，你要等他吗？黄蓝知道台上就是在进行手术的意思，点点头，配合地走出诊室，坐到走廊的椅子上。

丈夫从手术室出来，一脸倦容，看到坐在走廊一侧的黄蓝，你怎么来了？丈夫惊讶地说，黄蓝紧盯着他的脸，从中辨别出一丝惊喜，除此之外没有令她害怕的情

绪。黄蓝整个人放松了，感到饥肠辘辘，她浪费了一下午时间坐在充满消毒水气味的过道里等他，这四个多小时原本应该再把几个设计打磨得更精致些，时间一直都不够充裕。然而黄蓝无视了这些，什么设计比赛，什么奖金，统统比不过丈夫的重要性。你饿了吗，晚上我烧土豆牛肉好不好？黄蓝主动挽起丈夫的胳膊。丈夫摸了摸黄蓝的头，小画家画完了？黄蓝温顺地笑了笑，她不在乎鹦鹉飞向何处。

两人依偎着往门外走，这幅温馨的光景久违地再次出现在医院。下楼时，丈夫微微挺直身子，黄蓝看到齐刘海的实习生从楼梯转角处一个房间走出来，迎面碰上，丈夫笑着和她打了声招呼。黄蓝低下头，看到实习生纤细紧实的小腿，上面有一小块红红的痕迹。她停住脚步，丈夫和实习生也停下了脚步。黄蓝看向实习生走出来的屋子，上面挂着打印室的门牌。

三人呈现三角形的三个点，停顿在人群中。黄蓝胸口涌上剧烈心跳带来的酸涩感，医院空气中隐晦漂浮着的人们的恐惧，混杂着记忆中无法说出口的痛苦，尽数被吸入黄蓝的胸口，让饥饿的她想要呕吐。她不顾身后停滞下来的两人，朝着门外继续走去，三角形被越拉越长，锐角愈发尖锐，与另外两角的距离越来越远。那天晚上，丈夫吃完方便面后，将被褥搬到了次卧。

吹灭眼前插着的十根蜡烛，家人第一次将最大的一块蛋糕切给黄蓝，上面用粉色和绿色奶油做了一朵软乎乎的花，生日快乐！同学们开心地围坐在四周，不停地往嘴巴里送蛋糕，小画家，进门墙上那张画是你画的吗？真好看！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说，小画家真厉害！黄蓝脸红红的，家人爱怜地摸了摸她的

脸，小和尚坐到她身旁，耳朵红红的，身后的男孩猛推了他一下，他才结结巴巴地开口，小，小画家，你，你能画一个我吗？几个同学听到了，我也要，我也要！黄蓝放下蛋糕，拿出彩铅盒，好漂亮的鹦鹉呀！同学们喊着，受到夸奖的鹦鹉骄傲地立在黄蓝肩上。即使是校长看到，也会夸这只鹦鹉漂亮。黄蓝想。

校长跟家人提议，让黄蓝去上特色班，这孩子说不定能走美术这条路。家人将她送去镇上名气最大的美术老师的家中，花了大价钱。我们家就指望你了，你要当画家，要画出蒙娜丽莎那样的作品，到时候办个世界巡展！镇上最有名的美术老师也不过是在市里的美术展览上入选过作品。很多年后，黄蓝某一次回家，听小卖部的嬷嬷们说，那张入选的作品是美术老师抄袭的，正主在小镇的宣传册上看到自己的画，告他侵权。挖出萝卜带出泥，随后美术老师又被家长发现私下猥亵来上课的学生，有个初中生三个月没来例假，被妈妈发现了。听说腿被打折了，手好像也被家长打断了，没法在镇上混下去了吧，这种人渣，嬷嬷们解气地说。之前，嬷嬷们还是美术老师的忠实粉丝。黄蓝默默听着，从货架上拿出一罐啤酒和一包鱿鱼干。店主嬷嬷忘记问她是否成年了。黄蓝坐在发霉的地板上，咕嘟咕嘟喝着酒，又往嘴里塞着鱿鱼干，独自庆祝着迟到多年的审判。

家人不知道黄蓝为什么不愿意去上课，无论怎么哄劝，打骂，黄蓝都不肯再去。因为美术老师不肯退回报名费，并威胁黄蓝敢说出去的话，就永远别想在小镇上画出名堂。黄蓝害怕地点点头，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发一言。家人气得扇了黄蓝几个嘴巴，没收了她所有的绘画用品，那你这辈子也别画画了，你

永远画不出蒙娜丽莎！在气头上的家人诅咒说。家人只知道蒙娜丽莎。那盒彩铅放在学校的课桌里，逃过一劫。成绩普通的黄蓝变得更加普通，勉强考上普通的初中，再往后成绩只能读职高。小镇里只有坏孩子和不会读书的孩子才去读职高，有个上职高的小孩对家人来说是个耻辱。初三的一天，晚自习下课早，黄蓝到家时家人正躺在床上，再要个孩子吧，这个算是废了。她听到轻微的耳语声。

黄蓝回到教室，从抽屉里拿出彩铅，鹦鹉如约飞来，月光给它的彩色翅膀抹上梦幻的银色，黄蓝的纸上开出淡蓝色的泪花，她握着淡黄色的彩铅，试图画出蒙娜丽莎，然而笔下流出一条月亮河，泪珠滋养月亮河，泪花长在月亮上，鹦鹉饮着月光河水，靠着她的笔头小憩。黄蓝的身影淡到和夜色融合，监控室的保安都注意不到她的存在，在这个学生趴在教室的桌上睡去。半夜，有个保安揉揉眼睛，看到教室里有个小红点，鸟怎么飞进来的，他睡眼惺忪地嘀咕。

提交完作品，黄蓝揉了揉眼睛，神经从长时间紧绷中懈怠下来。十点多，正是烧烤店生意最好的时候。黄蓝没发觉自己占着前台电脑这么久时间，赶紧跟老板道歉，老板笑着说，没事儿，你是画家嘛！给你用电脑是咱们店的荣幸。黄蓝说你别瞎说了，我不是。老板让后厨拿了串烤玉米，递给黄蓝，临时工呢？黄蓝问，老板说临时工去北京旅游了，好像还碰到个大画家，每天跟人屁股后面拎包。黄蓝笑着说，她真的很喜欢画画。老板说啥，这玩意要有天赋，可不是人人都跟你一样的。对了，后来你还有画画吗？黄蓝轻轻摇了摇头，老板问为什么？你应该很喜欢画画吧？黄蓝看着烤成琥珀色的玉

米，像有淤血沉淀在脆弱的玉米粒下。以前你给我画的那张画，我一直留着呢。老板从里屋拿出一个红色塑料文件夹，右手在肚子上抹了抹，将一张泛黄的纸取出，黄蓝接过这张纸，彩铅的附着力不强，十多年过去，纸上只能隐约看出画着个圆圆脑袋的小男孩。黄蓝看向老板，老板挠了挠头，假发被挠歪了，你老公那事……没想到会发展成这样的，这事也赖我……我真对不住你。黄蓝看着老板红了的耳朵，无声地握住他的手。

第二天早上，黄蓝被鼾声吵醒，她支起身，险些又被丢在床头的假发吓得叫出声。走出烧烤店，日光柔和，黄蓝沿着街道慢慢走着，如果这次设计能入选，即使不获奖，拿不到奖金，也没关系，我不是没用的人了。她想着，像小时候握着粉笔站在凳子上出黑板报时那样，觉得自己存在于被需要的位置上。可惜最后一个月冲刺时，分心了……原本几处设计按计划应该再修改得更好，其他投稿者如果有经验又有实力的话，自己还有入选的机会吗……黄蓝边走边想，无意识地走到了医院。接下来的日子，她总在花坛边上坐到午后时分，医院的人开始说她是痴心的妻子，但期间她一次也没有想到过丈夫，或是老板。

半个月后，丈夫回家的时间变早了。黄蓝正站在阳台上浇花，厨房里炖着汤，她并不知道丈夫会回家，但煲汤的香味让丈夫几个月来的冷淡变得柔和，女人为了自己，吃点醋也是应该的。丈夫坐在餐桌旁，等待妻子为自己端上热饭与暖汤，这个女人在讨好我，毕竟养这个家的人是我。丈夫清了清嗓。黄蓝面前的花盆底端渗出水珠，滴滴答答流到地上，她充耳不闻，胳膊微微酸麻，依然浇着水，直到丈夫发出不耐的拖动椅子的声音。

黄蓝休息了几天，恢复了每天中午给丈夫送盒饭的习惯。丈夫还睡在次卧，偶尔几天留宿在她的房间。晚上，丈夫抚摸着黄蓝的肩头，上面还留有些青紫。这才对啊，你呀，就是太倔，不过也挺可爱的。他满足地轻声说。黄蓝想到那个老师的手，也曾这样搭在自己的身上。她忍受着，眼睛看向丈夫看不到的地方，我不是孤单一个人，她想，耳边传来确切的鸟叫声。

入选名单公示的那天中午，黄蓝从医院折返回家，烧烤店大门紧闭。黄蓝好奇地走过去，光着头的老板正在后院搬箱子，看到黄蓝，老板爽朗地打了声招呼，小画家！黄蓝瞪了他一眼，问，怎么关门了？老板说开了一年了，差不多该换个地方了。黄蓝看着一地箱子，烧烤架从最初的铁灰色变成了焦黑的颜色。好突然啊……她喃喃地说，老板直起身，擦了擦脑门的汗，对了，电脑你拿去吧。黄蓝忙摆手，老板找了个推车，把沾着烧烤气味的电脑搬上去，推向黄蓝，你更需要它，别嫌弃是二手的就行，老板说。黄蓝拗不过他，只好收下，谢谢你，小和尚。她低声说。露着青色头皮的老板拍拍黄蓝的肩，转过身背对着她，吸了吸鼻子，生日快乐。

黄蓝这才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她推着小推车慢慢往回走，分两趟抱着主机和显示屏上楼。今天是我的生日，她念叨着，将电脑连接上插座，打开屏幕，正好也是名单公布的日子，老天啊，保佑我。黄蓝紧张得感觉有岩浆在四周翻涌。五分钟后，她不得不再次出门，丈夫设置了一串非常复杂的密码，防止邻居乱用，她无法在刚得到的电脑上准确地输入第二遍。

在查到名单前，黄蓝先收到了临时工发来的微信，姐我入选了啊

啊啊啊啊！后面连跟好几条啊啊啊，黄蓝惊讶地看着手机屏幕，还没等她回复，临时工又一条条地撤回了。黄蓝感到一丝不妙，岩浆逼近，她努力平稳着呼吸，在手机上点开网页链接，长长的名字字小如蝇，她手忙脚乱地从包里翻找出老花镜，戴上时手碰到脸颊，指尖冰冷的没有任何温度。黄蓝把名单从头到尾看了三遍，三遍都没有她的名字。

黄蓝呆坐在花坛上，握着手机，临时工打了她好几个电话，发了十多条微信，老板也打电话过来，屏幕亮了很久才熄灭。她不知道是哪一步出了错，还是自己漏掉了哪一步，临时工进了，我没进，黄蓝感觉头疼得厉害，忍不住想凿自己的脑袋，准备了一个月的进了，准备了一年的没进，她想把自己的躯壳都塞进疼痛不已的脑袋里，我是小画家，马上就可以画出这样的画来。这个孩子废了，一生都废了。黄蓝抽搐着捂住耳朵，大脑吞不下这具没有任何用处的身躯。

丈夫在医院花坛前捡到了蹲在地上的妻子，以为她因自己下班晚了闹脾气。他拉起黄蓝，温柔地说，辛苦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吧，是不是想要我陪着一起过生日？黄蓝怔怔地看着他，几个小时的头疼让她显得脆弱不堪，眼睛红肿得不像话，丈夫愈发温柔，牵起她的手，两人相互依偎着往回走。待两人走远，一抹纤细的身影才走出医院，朝他们的背影酸涩地望着。

她喜欢吃什么水果来着？算了，女生都喜欢吃草莓。丈夫随意买下这盒蛋糕和一支蓝色蜡烛，他喜欢蓝色。打开房门，看到地上摊着电脑主机和散乱的线，这是做什么？丈夫的声音有些不悦，黄蓝低声说，是小和尚送的生日礼物。哟，真大方，丈夫将线和插座踢到

一旁，拉着黄蓝坐在桌前，关灯后摸黑从次卧找出打火机，我真浪漫，真体贴啊，丈夫陶醉地想着，催黄蓝许个愿望。

黄蓝没有许愿，怔怔地睁着眼睛，我的设计没有入选。

丈夫一时没听清，什么没有入选？黄蓝又说了一遍，丈夫哦了一声，在黄蓝湿润的眼光中，他不在意地摆摆手，没入选就没入选呗，你折腾得也够久了。正好，下周我想吃土豆牛肉了。

她擦掉泪珠，微笑着帮丈夫擦掉粘在袖口的奶油，起身拿出刀叉，将酸涩的草莓挑到自己的盘中，将最大的一块奶油切给丈夫。客厅地上缠绕着的电脑线像热带雨林生长的藤蔓，巨大的金刚鹦鹉最后在此栖息片刻，便展翅离开……

孤熊与洞穴生物的友谊

你看起来挺沉稳的，怎么写句子总喜欢用感叹号。W曾这样跟我说过。那天是3月8日，单位放了妇女半天假，女性同事们决定去看电影。电影院在这个偏远地区是一种潮流。去看《回廊亭》吗？同事问我，我说不去，心想东野圭吾的悬疑也就这样，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应该合群的集体活动。同事又问W：去吗？我也看向W，彼时我和W除了工作没有任何交集。W扶了扶纤细的眼镜框，她近视1000度，眼镜片比她的耳朵还厚，像个透明的拱形大剧院罩住她的眼睛，听说W家有许多书，却没有放书的书柜，书与书交叠垒在一起，能垒到天花板，这样的书柱密密麻麻分布在W家里，把个子小小的W包围在其中。我想象在家的W是自由穿梭在钟乳石洞窟的蝙蝠，还有放张床的空间吗？

说不定W是趴在一个书柱上休息的。

拒绝了大部队邀请的我和W一前一后走出单位的大门，W的步伐很快，又有些犹豫。她背着有她半个身子大小的布艺袋，我靠近她时，她对我微弱地笑了一笑，往反方向走去。我径直往前走，下个街角转弯处有家书咖，主要卖小初高练习册，但是没有黄冈。初春的气候不算多暖和，也许稍微走会儿身体就热些，我打算去那儿喝杯咖啡。

在吧台前接过咖啡时，门口悬挂的铃铛发出叮铃声，一个戴着厚厚眼镜背着大布艺袋的小个子女人推门而入，似乎走得挺急，看到我，身形一顿。我握着咖啡，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往后走。

W闭了闭眼睛，停顿三秒，我们都在内心接受了不想被打扰的假期下午必须和同事虚伪寒暄的事实，于是心照不宣地露出公式化的笑容，她背着大布艺袋坐到我的椅子旁，拿铁？不，卡布奇诺。喔，可惜我上午喝过了，哈哈，不然陪你喝一杯。这样吗，那太可惜了。哈哈，是呀。

没有话题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于是沉默着喝起咖啡。W开始翻她的大布艺包，从里面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旧旧的pad，两本书和一袋文具，还有一个锈红色的保温杯，很老的款式。这个布艺包做得真结实。

我不爱带包，只靠手拿着手机，交通卡，还有钥匙。小时候我妈把钥匙用红绳系着挂在我脖子上，因为外婆也是这样把钥匙挂在她脖子上的。第二天我在小区楼下的花坛玩时，钥匙哧溜一下不见了，且钥匙上还被我用修正贴端正地写上了我家地址：B栋214室，L说写上之后就不会找错家门

啦。L比我大三天，住隔壁楼，生出来瘦瘦长长一细条，在保温箱里待了三个月。

我在预产期后第十天被刨了出来，护士说我妈生了个哪吒，我爹见我哭声洪亮以为真是哪吒，我可不要被这小子剔骨还父。结果是喜得千金。隔壁床早产儿的父母见识了我结实的体魄，出院后拎着果篮来我家，要我以后多带早产儿玩。

早产儿L和我幼儿园小学都在一个班，就是她教我在钥匙上写门牌号这昏招，等我俩反应过来时，L只看到我白白胖胖的脖子，怎么也找不到白白亮亮的钥匙。当晚我爹先赏了我一顿竹笋炒肉，叫木匠师傅把门赶紧换了。原本贴满我意识流拼贴作品的老木门很快被木匠拆了下来，我哭得撕心裂肺，扒拉在老木门上不肯下来，L也陪我趴在木门上干嚎，声音不比我小，但我看她脸上一滴眼泪都没有，气得我哭得更厉害了。我妈轻轻柔柔把L抱下来送回隔壁，转头骂我像吃席时手脚被捆成四个角的猪，难看死了，要我赶紧下来，我不下来，继续嚎啕大哭，我爹倒是说，没想到这孩子这么舍不得自己的画，有点艺术天赋。说着还是把我从老木门上提溜起来，原本我用身子挡住的地方露了出来，一堆花花绿绿水彩笔的乱涂乱画中显露出几个红色的数字，不顾我的剧烈扭动，我爹凑近一看，45分的，38分的，16分的数学卷子，这也是L教我的。原来你把考砸了的卷子藏在这儿。爸爸说完，顺手拿起木匠师傅的工具。那天晚上我只能一边哭着咒骂L，一边趴着睡觉。邻居们都知道女哪吒差点被老爹揍成藕片。三天后，L用一套美少女战士的贴纸哄好了我。

之后我便讨厌一切挂在我身上的东西，连bra我都选运动款式或者带罩杯的短袖。外出旅行时用大

行李箱，穿超过四个口袋的夹克或者牛仔裤，如此解决了放置问题。但上班时这么穿未免太过奇怪，只好精简需要带去上班的物件：手机、交通卡以及家里钥匙。花了一个月的薪水，特地买了个真皮包包，皮质细腻的卡包挂在手机壳上，可以放三张卡，钥匙也扣在上面。回家时把手机往玻璃茶几上一扔，发出巨大的霹雳哗啦声，我妈在厨房都知道我回来了，每次回来都跟放炮仗似的，她这样形容我。

有一次主任让我去结账，把自己的公务卡给了我，我把公务卡塞进卡包的第三格，和公交卡隔着一层布。坐公交车去结账的地点，公交车里挤满了赶着打卡的上班族，我握着手机卡包和后车门零距离亲密接触。到站时司机喊着乘客往后走往后走！身旁的乘客发出不满的啧啧声，我预感到一股臭烘烘的人流正袭向我，赶紧狂按下车铃，后车门打开的瞬间我被弹了出去，紧接着一阵猛烈的风刮向我，刮得我晕头转向原地跳了支芭蕾，舞毕谢幕，侧身被风狠狠带倒在公交车门上，伴随着还未下车乘客的尖叫。那天我又进不了家门了，也没法联系爸妈，只能蹲在楼梯上等他们回来。再次丢失了重要的东西，还好这次没把门牌号写上去，我一边哭，一边摸着被飞车党撞出淤青的手腕想。

我将烦闷至极的心情先丢开，诚实地向主任坦白错误，承认他刚给我公务卡，转头就被人抢劫了的事实，毕竟主任不是靠一套美少女战士贴纸便能原谅我的人。令我意外的是主任不仅没有责骂我，还问我，人还好吗？我说还好，就是吓了一跳。主任说人没事就好，下次小心点。让我忙完今天的工作赶紧去银行补公务卡。我很感激主任的人文关怀，暗自发誓要更好地工作报答他。也许是用力过猛，工作第

二年我被传是主任的小蜜，紧接着就是一项人事调动通知。分部离总部几百公里远，来回要5个小时，我现在不需要带家里的钥匙了，分部宿舍的钥匙由宿管人员统一管理。

W小心地将电脑打开，摆在面前，同时镜片后的眼睛瞅了瞅我，我立刻会意，装出端详咖啡杯杯身的样子，避开和她交流的可能。W将眼睛移回电脑屏幕上，两只小巧的手在键盘上敲打。键盘旁还放着一个方形的闹钟，什么时候掏出来的？我再次打量W的大布艺袋，这里面到底还能放多少东西，一整根钟乳石书柱，一个蝙蝠胚胎？

把人说成动物是不好的行为，L这样跟我说。L十分热情好客，常笑眯眯地拉着我去她家做客，即使我慢慢长成了蠢笨的模样，L还是愿意跟我玩。L的爸爸妈妈笑起来嘴巴都咧得很大，不笑时眼睛也是弯的，L的妈妈生产完后还是老躺在床上，细细长长，眼神温柔，我常想被褥下会不会藏着一条蛇尾，美女蛇。L的爸爸也是瘦高个，招待我的总是KFC。我很喜欢他们一家，但L说她爸爸妈妈总吵架，一吵架嘴巴就向下咧，眼睛也不弯了，变成巨大的圆形。L说着说着就哭了，我想安慰她，于是说，你的爸爸妈妈像蛇，蛇的眼睛也是一会儿细一会儿圆的喔。

我的认知里，把动物比作人是对人的褒奖。但L很生气，顾不上哭了，大声说，你爸妈才是蛇！我赶紧说，我爸妈是大黑熊啦，你的爸妈才是蛇。她哭得更大声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不该这么说，应该说L的爸爸妈妈像猫，猫的眼睛也是忽圆忽细的，也许L喜欢猫，不喜欢蛇。

后来我没法去她家吃KFC了。她的蛇爸蛇妈离婚后，L跟着外婆过。L的外婆更加瘦小，总给我们吃泡饭和腐乳，我就不爱去了。L还是很活泼，只是偶尔躲在厕所里掉几滴眼泪，我想妈妈了，想爸爸了，我就蹲在另一个坑上给她递草纸，顺便用身形把她严严实实遮住，不让其他同学看到她躲在这里哭。蛇爸蛇妈虽然不养她了，不过每个月还是给她好多钱，L拿着钱不知道怎么办，来问我，因为我是她认识的人中长得最像大人的，比她外婆还像。她以为我是大人。于是我担负起“大人”的职责，说我们去投资吧。

头子？什么头子？L问我，我说你这都不懂，投资就是找个人帮我们赚钱，等你以后成了大富翁，你爸妈肯定就和好了。其实这是我在电视剧频道放的台湾片里学到的词。L半信半疑地说，找个头子就能变成大富翁吗？我说对呀，大富翁游戏里都得有骰子嘛，没骰子怎么变成大富翁。

我们筹谋了好几天，用L每个月收到的这笔“巨款”去做什么投资好，L说要去投资校门口的煎饼果子铺，我说煎饼果子没前途，要投就投启路文具店。我们争执不下，没有第三人帮我们敲锤，最后我们只好转笔决定，看笔头指向煎饼果子还是启路文具店，我和L趴在地上，紧盯着旋转的笔尖，L要赖向笔头吹了口气。笔尖晃晃悠悠定住，指向了煎饼果子铺和启路文具店中间的书报亭。

书报亭老板拒绝了我们投资的请求，并让我们不买就走开。我们难得意见一致地买了本《故事会》，一人拿一侧坐在花坛上，《故事会》里不仅有天南海北的故事，还有各地读者的来信，我们都对一个笔名叫“牛奶咖啡”的读者感兴趣，ta说：我有个文学梦，但我生

活在偏远山区……没有阅读资源……渴望有缘人的投资！

巧了嘛，我们正想投资，立刻折返到书报亭，买了信纸信封，L趴在花坛旁洋洋洒洒写了一整页，写到我腿蹲麻了，她总算写好了，我拿来一读：亲爱的牛奶咖啡！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你的名字非常可爱！我和我的朋友都很喜欢你！……我被整页的感叹号震惊到，想着虽然远隔一方，L的热情好客还是通过纸张传递了出来。为表示诚意，L把这个月收到的钱统统塞了进去，我把书报亭老板让我们垫屁股的过期杂志折了好几折，也塞了进去，贴上邮票，这封鼓鼓囊囊的信被两双手硬是塞进了邮筒，我和L都听到它咚的一声重重地掉落在邮筒底部，这才放心地离开。我们很快就要变成大富翁了。

咖啡冷了，我仰头喝光，视线移到W身上，根据键盘旁的小闹钟来看，她已经聚精会神地敲打键盘将近1小时了。听分部的同事说W是本地人，虽然个子小巧，看起来也小，其实年纪还比我们大上好些。我不知道这个“我们”中包不包括我，长大后的我还是不善与人交流，没有第二个L来包容我的笨拙和古怪，和同事的距离也拉不近。虽然有些可惜，但我并不为此苦恼。

W也常独来独往。也是，作为唯二的不跟大部队看电影的人来说，应该不会是多喜欢跟人交流的性格。W察觉到我的目光，从屏幕前抬起头，与我视线相交，我们不得不再次交流，一开始只是同事间的浅层试探，后来我渐渐感到放松，W尖瘦的下巴像蝙蝠，说话时眼睛也会弯起来，我像在和L对话，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也许我天生喜欢洞穴生物。

说到手头上的物件，W主动

把大布艺袋里剩下的物件给我看，一把折叠雨伞，一包压缩饼干，一盒巧克力，一包纸巾和一件方格长袖，结合她已经拿出来的这些物件，生活物资都备齐了，W随时能在各处扎营。小时候家里穷，有时住的地方都没有，躲在旧棚屋下睡觉，半夜雨滴在我脸上，以为是蝙蝠在吸我的血呢，W说。分部这个地区是挺落后的，我说，以前从没想过会来这个地方工作。W微弱地笑了笑。我突然想起调过来的原因，问W：你觉得我是小蜜吗？W的嘴巴抿成波浪线，波浪抖动两下，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你怎么可能是这种人，要真是这种人，你肯定看《回廊亭》去了。我没理解是什么意思，不过她说话的样子更像L了。

我说这地方能有什么好电影院，连咖啡都是三合一冲的。W说，我还没喝过三合一之外的咖啡呢。你想喝吗？我让我妈把家里的咖啡机寄过来，然后再买些咖啡豆。W的眼睛亮了亮，在她拒绝之前，我已经按下我妈的号码。

一周后，来自总部地区的咖啡机在快递员摇摇晃晃的三轮车后座上进入了分部地区，接通电话时我妈新奇地问我，谁要喝咖啡，男生女生？我说女生，我妈哦了一声，在我挂电话前她说，女生也好，挺好。我无语，说，好个锤子。我妈立刻恢复大狗熊式的嗓音骂我，我这才舒坦，扛着被快递员五花大绑的咖啡机去找W。

W开门时看我扛着这么一大炸药包，吓了一跳，不重吗？你叫我下去跟你一起抬呀。我说你哪抬得动，我这体格搬个咖啡机小菜一碟。W说你这竹竿似的体格就搬得动了？我径直走了进去，一进门才发现坏了，没地儿搁。钟乳石书柱挡了去路，正在生长的笋状书柱阻挡了我的脚步，让我只能在原地

打圈，我开始感到胳膊酸痛，W焦急地清理着书柱们，来不及了，掉落下来的咖啡机炸药包炸倒了一片。

我向W道歉，弄坏了她的钟乳石杰作，W坐在散落一地的书上，摆了摆手。这些也不是我的，好多是姐姐留下的，每天在这些书当中穿来穿去，也挺不方便的。我观察她的表情，确实没有生气的样子，于是松了一口气。W挪到我旁边，抱着双膝看着我拆快递。

我想起以前对W房间的疑问，抬起头环顾四周，发现在靠窗的仅存的书柱旁，放置着一张小床，目测长度只有1米，我问W，那是你睡觉的床吗？W点点头，手推了推眼镜，我说这么小，你睡得下吗？她说蜷缩着睡就可以了。我说缩着睡对颈椎不好，她前后转圈扭了扭脖子，说脖子还行，眼睛不太行。我一愣，你该不会缩在那张小床上看书吧？W说，侧躺着看书。

我低头继续拆快递，嘀咕，过不了多久你就不是蝙蝠，是几维鸟了。

升上高中后，L和我文理分科，不在一处学习了。离开了L的我只能埋头学习，物理和化学都学不懂，只有生物好学一些。L保持热情好客的性格，在新班级迅速交了朋友，高二时她开始谈恋爱，对象是体育班的跳远选手，个子还没我高，所以L和他闹分手时久违地拉上了我，我们时隔一年又站在了一块儿。对方一看我狗熊般的体型，气势短了一大截，我挺胸抬头站在L身后给她撑腰，其实腿抖得不行，跳远选手只要上前一步，就能把我吓得往后一哆嗦。还好直到他把L织的围巾丢在地上，也没往我们这儿走一步。

L和我恢复了联系。她的蛇爸

蛇妈现在不像蛇了，各自组成了新家庭，又有了新的小蛇崽，小蛇崽不像L这样秀气，反而跟我一样肥头大耳，看上去顿顿吃KFC。L还是跟着外婆住，外婆越来越瘦小了，只吃泡饭腐乳根本满足不了人体的营养。高三那年，L一拿到抚养费就给外婆买补品，抚养费从最初厚厚一沓变成薄薄两张纸，弟弟要上学，要上补习班，要学钢琴。外婆则把这些补品都退了，又把钱拿回来。我问L，外婆知不知道药店只退给她一半的钱？L咬咬嘴唇，又拉着我去药店撑腰，顺利拿回剩下的钱。

你不读大学了吗。我问L，L高三的成绩只够上三本的，好歹也是三本。L说不读，有什么好读的，我要去赚钱！赚大钱养外婆。我说你醒醒吧，等你赚到钱外婆还在吗。L红着眼睛看着我，我说外婆攒钱就是让你读大学的。L说不读。我说为什么不读？L说没有为什么，读了有什么用，我一定要出人头地，让他们都后悔！

我很想再说点什么，但L走远了。我白长这么大个，连她都没拦住。后来我还是每年给她写信，有时也能接到她的电话，问我借钱，我便把手头的钱按照她给的地址全部给她寄过去，理所当然得就像小时候她让我把修正贴写上地址贴在钥匙上一样。寄去的地址从隔壁区县市再到一百多公里远的外市，再到几百公里远的外省，她越走越远，远到天边，远到我快想不起她的模样时，我妈打电话给我说L的外婆去世了，我马上跟辅导员请假，打的赶到她家，看到瘦小的L披麻戴孝跪在外婆的照片前，我走过去，和L并排跪着，我俩谁也没说话。

这是我参加的第一场葬礼，也是时隔数年再一次见到L，她看上去很瘦，眼睛很大，像暗夜中睁大

着的蛇的眼睛，我知道她笑起来眼睛会变得弯弯的，一点都没有蛇的攻击性，我应该形容她像猫的，但这么瘦的猫让人担心能不能好好地活下去。

给外婆上香时L怎么也点不着香，我握住她的手，像握住一把火柴棍，她终于点着了，将香插在八宝粥罐头做的香炉里。她手上多了个纹身，身上也有奇怪的香味，我很想跟她再说说话，还想把口袋里所有东西都掏出来给她，身上的肉也想都贴她身上。L垂着头，像是睡着了。

我们没能说上话，很快我又参加了第二场葬礼，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么快就接上第二场。L给外婆守夜，街坊邻居不放心她，聚在院子里陪她，我去里屋睡了三小时，醒来时身上盖着外婆的毯子。听其他人说后半夜L看莲花蜡烛烧完了，要出去买。蜡烛店离这儿只隔了两条马路，中间有一条护城河，栏杆缺了一个角。L买好莲花蜡烛往回走，第二天被人发现淹死在河里。街坊们只能再去买莲花蜡烛，蜡烛店老板唏嘘道，昨天还是小姑娘来买的，今天就是买给她的……

我捧着两份蜡烛，跪在两张照片前，门外传来声音，胖乎乎的蛇爸蛇妈终于到了，我把莲花蜡烛好好地摆在两张照片旁，看着嘴巴向上咧着哭的两人，即使再被我爸打成藕片也认了，这么想着，我用尽全力揍了过去。

发着光的银色咖啡机端坐在书堆中，像一把不属于这个空间的王座，W把拖线板接过来，我接上电，咖啡机发出清脆的“嘀”声，咖啡豆也一并到了，我拆出一袋递给W，包装上有气孔，你凑近闻闻看。W把袋子举到自己脸上，深深吸了口气，好香！这是深烘

豆，产自牙买加岛，你能闻出红茶或是坚果的味道吗？W又凑近袋子深深吸了口，说她只觉得这是丝滑拿铁的味道。

清理好咖啡机，我把咖啡豆倒入其中，机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W吓了一跳，用眼神问我，它不会爆炸吧？我用眼神回答不会，正常制作流程。过了片刻，深色液体缓缓流入W的锈红色保温杯，我起身拿牛奶，回来时见W捧起杯子准备喝，拉住她：你要喝浓缩？

W问，浓缩是什么？我说就是不加奶的咖啡，很苦。她顿了顿，咖啡要加牛奶吗？我说大部分咖啡都是加牛奶的，除了美式。我将半瓶牛奶倒入W的保温杯中，边摇晃边想，是不是该让我妈把打泡机也寄过来。W接过杯子，小心地喝了一口，嘴巴立刻变成一条线，咖啡好苦。

比起三合一冲泡的咖啡，确实是苦的。我拿起W的杯子，仰头喝了一口，咖啡夹杂着牛奶的醇香荡漾在我口腔内，偏酸苦涩的气息浸润了我，好久没喝到咖啡机冲泡的咖啡了，有点想哭，我揉揉眼睛。

W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取出奶包和糖块，给她冲泡第二杯咖啡。她则收拾手边被我撞倒一地散乱的书堆，时不时念出书的名字，杂文选刊，报刊文摘，小说月刊……我说好多杂志啊，你一直看杂志吗。W说对呀，从小就看。小时候不是都没地方睡吗？W说是呀，没地方睡，但竟然有书能看。多亏我姐姐，哦，她比我大6岁，我不识字时是姐姐一篇篇读给我听的。我说你姐姐真好。

随后我看到一本折痕像乌龟壳的杂志，咖啡机适时地发出巨大轰鸣声，在来自牙买加岛的豆子粉碎的声音中，我拿起这本泛黄的《知音》，好熟悉，我见过这本杂志。

我翻了几页，完全没有印象。W看我对杂志皱眉，凑过来看，说这本我读了好几年，姐姐走后，这本杂志就留在我床上。我问你姐姐去哪儿了？W说不知道，但姐姐肯定是赚钱读书去了。家里没钱，姐姐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得到了一笔钱，有几百块呢，她可高兴了，走之前跟我说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写字，她会在外面等我。我说这是什么山区儿童励志故事吗。W捂着嘴笑，是走出大山的姐妹俩的故事。

我握着《知音》，一边继续思索在哪儿见过这本杂志，一边问W，后来你姐姐赚到钱了吗？W说不知道，姐姐虽然再也没有回来过，但时不时按老家的地址寄一些书给她，日积月累，W的家里就长出了钟乳石书柱。你想你姐姐吗，我问，W说还好，其实我快记不清姐姐的样子了，在我心中这些书就是我姐姐。我顿了顿，说，抱歉我把你姐姐撞坏了，W又开始憨笑，我说你想笑干嘛不笑出来，W这才捂着肚子开始笑，你说话虽然硬邦邦的，但真有趣！笑声会传染，我也跟着笑起来，绝对不是因为第一次有人这样夸我。

回去时我请求W把这本《知音》给我，作为交换，咖啡机就留在她家了。W很奇怪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笔交易，为了不让我太过亏本，或者传出我成为了她的“小蜜”之类的闲话，W找出更多的杂志送给我，再多的杂志也不可能值那台咖啡机，但我还是捧着满满一箱杂志回到宿舍，刚走进屋纸箱底部漏了，杂志噼里啪啦掉落一地，仿佛钟乳石书柱坍塌重演。

我挠挠头，蹲下身捡杂志，有几本掉到了床底下，我只好趴下身子把手探进去捡，一瞬间我记起了遥远的日光下，旋转的笔尖和少女吹过来的一口气。这口气晃晃悠悠

悠，像一条舞动的小蛇，从那个时空游荡到我面前，晶亮的蛇眼看着我，我们变成大富翁了吗？

两场丧礼办完后，我搬到了新楼房，每栋楼有20多层，每户配有电梯。每次回家我都钻进电梯里，不用再迈着沉重的脚步踩上灰色的水泥楼梯，也再也没有见过除了我家以外的房门。新家楼房高得快碰到云朵，我觉得它挤得跟老家抽屉一个样。

搬进来后，我妈把她从老家整出来的我的物件都搬到我房间，箱子堆到天花板。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顶处的箱子俯视我，我无视它。无视了两个月后我妈受不了了，劈头盖脸赏我一顿揍，我妈说就你这德行，L当初还不如把钱都带走逍遥呢，你跟死人有什么区别？我哇哇乱叫着躲，边躲眼泪边往脖子处流，我说谁要死人的钱啊，你要你拿去啊，反正我不要。我妈下手更凶了。时隔多年，我第二次一边哭一边趴着睡觉。

L意外离世后，我们才知道她买了份保险，受益人是L的外婆，还有我。外婆已经不在了，身上挨了我拳头的蛇爸蛇妈很震惊我成了唯一的受益人，他们的蛇崽哇哇哭着要回家打游戏，于是两条胖蛇思考了会儿，便头也不回地抱着蛇崽各回家，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拿着几万元赔付金额，还有保险公司给我的原始保单，我一眼

认出L写的我的名字，她只保得起最低额度。说不定用的还是我的钱。保单和钱都被塞在书桌的最里层，我蒙住头睡了过去，我妈喊我吃饭也听不到，我不记得睡了多久，也不记得错过了多少顿饭，等我醒来时，身子轻飘飘的，我想站起身，又跌坐在地上，眼泪和脂肪一起蒸发了。

我没有勇气第二遍看L写的字，保单被我叠了四折，塞在卡包的第一层，一直和公交卡做邻居。我每天带着卡包上下班，握着卡包吃饭，跑步。可我连卡包都弄丢了。我好想再和L说说话，或者和认识L的朋友说说话，可是除了L，我没有第二个朋友了。

我从宿舍楼飞奔而出，跑到W家，W吃惊地说怎么了？我说我记，呼呼，记起来了，呼呼，那本《知音》，是，呼呼，W说你先进来喘口气。我走进屋子，直奔那张小床，小床只能承载我的上半身，我平息着呼吸，W则递给我一杯水，我仰头喝完，闻了一鼻子冲泡咖啡的气味。

等我把事情的经过讲完，W睁大了眼睛，这使她的脸看上去更小，五官变得更大，她咬着手指回忆，姐姐好像是喜欢写信来着，可我那时候还小，姐姐不会把信的内容读给我听……我说一次都没有吗？W说可能有，但是那时候肚子太饿了，没法认真听姐姐读了什么。我说你再仔细想想，万一想起

点什么。W低头继续咬手指，咬到第二只手时，她说我想起来了，姐姐快离开前收到一封信，特别高兴，还买了肉给我吃。我说那你快想想那封信写了什么！

W把第二只手的指甲也啃完，依然没有想起任何关于信的内容，只记得肉很香。我有些灰心，W安慰我说也许信还在这儿呢。我们开始在钟乳石书柱和下午被我破坏的书堆中寻找，要在成百上千页纸张中寻找一张信纸，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但我还是去做了，W为什么陪我一起做这种完不成的事，我不懂，但她真是个好人。

我们没能创造奇迹，也许当年L和我写的信已经被W的姐姐带走了，和她一起走南闯北，跨越山海。我没能再看到L的字，但我和W成了可以说话的朋友。能够再次拥有朋友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我又开始慢慢胖起来，W则依然像蝙蝠一样守在钟乳石洞穴里，我守在她的门口，像许多次守着L的眼泪和心碎那样守着她。

有一天，W看着我写字，说，她突然记起姐姐收到过的一封信，信上的字密密麻麻写了好多，奇特的是那封信上有好多竖线，像小木棍一根根摆在纸上。喏，就像你现在写的这段话一样。

我看着笔下的感叹号，小蛇的气息轻吐在我脸上，是最后一丝眷恋与释然，消弭于又重现于我的世界。

树

枝

(外一篇)

董 鸣 予



作者简介：董鸣予，2004年出生，慈溪市掌起镇人，现就读于湖州师范学院。

秋天的学校是可爱的。李明往往会这么想。虽然这座学校缺少了在这种时节能用火红和金黄的树叶将秋末丰收的气氛烘托得更浓郁的植物，但是道路上的景色依旧给人以清爽的舒适感。

作为一个成年人，李明不会，至少在公共场合不会表现出他潜藏在内心的欲望。当然，在二十年来的社会教育与生活中，那种不恰当的非道德性质的欲望是一直被控制得很好的。人和野兽总是需要一点区别的。说实话，李明所掩藏的是他心里面长期存在的玩心和幻想。

和绝大多数的儿童一样，李明有着充满了像霞光一样温柔幻想的童年。家庭条件的原因让小时的李明没有那么多的物质条件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有着父爱与母爱的小李明无疑是幸福的。而孩童所特有的如老屋爬山虎一般蔓延的幻想使他觉得物质上的缺漏也没有多么遗憾了。就如雏鸟在羽翼丰满翱翔天际后不会忆起曾经多么靠近地面。长成男人的男孩也在学会开车、算账、喝酒与交际后忘却了，或者说隐藏了某些与生俱来的本能。

李明还是很享受大学时光的。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想要一个有足够包容力的同龄人聚居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说未来就像一道横贯大陆的青藏高原等待着李明的到来，但是现在的李明只想散步。未来的事还是让未来的李明去头疼吧。

散步的小道由石板铺成。其上散落的枯枝与落叶还有不知名的黑色小果子暗示着边缘地带的清冷。这里和学校的主要道路并没有隔开太远，却毫无一丝学校人群的熙攘气息。

走在石板上，把枯枝落叶踩得“嘎吱嘎吱”响，像半夜啃桑叶的蚕，编织着月光下的梦。

“嘎吱嘎吱”。

李明停下了脚步。在他的面前，躺着一根小臂长的树枝。没有多余的分枝，没有脆弱的裂痕，没有歪斜的造型。一根自然生成、自然脱落的、直直的树枝就躺在自己的面前。李明不禁想起了过去，年龄还是个位数的时候，这样的树枝往往会在好兄弟群体里掀起一波崇拜的波澜。接着就是热闹的“剑术”大赛了。想到这里，李明脑海里童年的玩伴的身影浮现了出来。有还在联系的、没再联系的、搬家的、出国的、打工的、艺考的、名字和人对不上号的、

只记得外号的、突然离开的……泛黄的记忆犹如浸泡在琥珀中的昆虫，给时间染上了蜂蜜的颜色。

左右张望，很好，没有别人在场。这条路在这个点就连热恋的情侣都不会来。李明这样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

弯腰捡起那根树枝。粗糙的表皮让李明感觉像是握上了爷爷的手，干燥而又硬实，伴随着慈爱的目光。

拿着树枝并不硌手。简单地挥舞几下，在空气中发出“哗——”“哗——”的破空声。据说，男性喜欢长长的木棍是进化的产物。尚处蒙昧的猿人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棍棒来狩猎。这种用杠杆原理来加强打击力道的方式真是天才般的设计，天才又简单。

树枝拍打在灌木丛上，扬起一簇簇叶片。现在，呈现在李明面前的已经不是学校的小道了，而是一个充满了岩浆的池子。他所能站立的地方只剩下了石板铺出的道路。

小心了，千万不能踩出去啊！

一步，两步，三步。挥剑，击倒阻拦自己的敌人。继续前进，出现在面前的敌人越来越多了。但他们都不是自己的一合之敌。虽然说这些所谓的敌人的形象都十分恶心。并不是单纯的令人生理不适，而是指精神上的伤害让人难以招架。嘲笑、讥讽、牵绊、无力，束缚着思维的自由飞翔。哪怕是击退了，投入炽热的岩浆池子里也无法抹去它们所残留的气息。李明知道那些东西叫什么，也知道他们留下来的是什么，更清楚如果放缓脚步以至于停滞亦或是回头会发生什么。

遮蔽了太阳，滋生出妖艳的紫罗兰花，疲惫、沉醉、麻木……难道只有无尽的欢愉才能填补无尽的空虚吗？太可笑了，哪有用一个空洞去填补另一个空洞的。

当太阳照常升起，当火红的牡丹开放，李明的旅途就要抵达终点了。

一步、两步、三步。鞋子踏在了最后一块石板上。持剑勇者结束了他的征程。

树木投下的阴影被抛在身后。冒着泡的岩浆池，不可名状的恶心敌人，喷洒着荧光花粉的紫罗兰花都消失了。喧嚣而又静谧的校园回到了他的身旁。不对，应该说他一直没有离开学校。方才的经历不过是孩提童真的一次闪烁，就像旋转钻石所能看到的折射光线，属于自娱自乐的梦幻。李明摸摸脸颊，有点烫，好像是被岩浆蒸腾的水汽洗礼了一样。

手上的绝世宝剑，是树枝的粗糙感，皮肤上的摩擦提醒着自己现实的真实与不可侵犯。

真是一次刺激的冒险啊。李明为这次的幻想打上了评论。

那么，就用一种浪漫的方式来结束他吧。

李明将手上的树枝笔直地插在一边的草地上，就像等待被亚瑟王拔出的湖中剑，静候着下一位勇士。

挥挥手，不带走一片叶子。李明又成为了会开车、算账、喝酒与交际的男人，而不是那个流鼻涕的小鬼。

天色不早了，晚霞映着温柔丰富的色彩。

停 战

这是冬天的一个不那么平凡的日子。所有人，可以说是世界上的所有人，不论是上学的、上班的、吃饭的，都会有意无意地关注这里。作为历史性事件的参与者，他没有那些坐在首都咖啡馆里高谈阔

论的评论家们所描绘的激动与热血，亦或是凄凉与悲怆？现在他心里面想的只有一件事：该死的炮击什么时候停下来？

停战的消息早就在战壕里不胫而走，到哪里去都会看到那些演绎着各种神色与情绪的士兵谈论在这里不曾听见过的词汇，“未来”。长达四年的战争已经反复证明了无数次，在弥漫着恶臭、疾病、血腥和饥饿的战壕里谈论未来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也许对着地图比比划划的将军们并不会认为那是一个奢侈到无以言语的词。

调整了一下持枪的姿势，让自己舒服一点，他和他的战友们一样等待着停战的到来。

他是在两年前参军的，那时他还是个学生，年轻的他对帝国政府宣传的保卫祖国的口号持怀疑态度。不过他的好友短卷毛是个十足的爱国主义分子。在政府和学校的鼓动下，他怀着天真的热情投入了军队。作为好友，他也一起去了。其实去不去也无所谓，因为当时政府早就开启了强行征兵，他们两个一毕业就被征召走了。

可怜的短卷毛，他不愿意回忆那个悲惨的春天。刚刚抵达前线战壕的新兵们遭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炮击。那轮炮击使他们阵亡了七个人。很不幸，短卷毛就是其中一个。这个热爱着祖国的年轻人将身心都奉献给了这场战争，无论精神上还是物理上。

他搓了搓右手食指上的戒指，那是从短卷毛残存的遗体上摘下来的，这样能让他感觉到好友的陪伴。还有一副破碎的眼镜被送回了后方，伴随着一枚勋章和一份阵亡通知书。

“砰！”

他对战壕对面探头出来的敌军士兵开了枪。也不管击没击中，便娴熟地换弹。

就算击中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打死一个敌国士兵改变不了国家战败的现实。他真正的任务永远只有一个：活下去。

活下去，直到战争结束。这是他很早就想明白的道理。还是个新兵的他跟随着其他人向敌军阵地冲锋时，亲手将刺刀扎进一个敌军士兵的肚子里。没有杀人的愧疚感，没有战场厮杀的兴奋感。由于抽出刺刀的笨拙，鲜血溅到了他的手上，拿枪的手难免有些滑腻，像触摸野餐时躺在案板上的鱼。

那个倒下的敌军士兵看上去和他一样年轻，失去神采的蓝色眼瞳望着蓝色的天空，仿佛在说：活下去。

微微瞥了一眼天空，今天也是一样的蓝呢。

一枚炮弹落在了不远处，机枪的声音停了下来，但很快又响起来了。在停战的日子，要尽可能打完所有的炮弹，要给敌人展现出坚不可摧的帝国军人形象。这是旅长的命令。

接到这条命令时，连一直冷静的他都忍不住想要用他的被雨水、血水、泥水混合腌制了三个月的靴子狠狠地亲吻旅长那肥得流油的大屁股。说实话，他一直都搞不懂这个死胖子是怎么在这个鬼地方越来越胖的，也许是天赋异禀吧。

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包锡纸，打开来露出里面的一枚拇指那么大的巧克力。这是他去黑市上用一小块面包换来的。他的家族似乎有嗜甜的传统，到了他这一代便是对巧克力的狂热喜爱。以前放学的时候，他和短卷毛都会去大胡子叔叔的店里买零食。短卷毛会买干果或者硬糖。他则一直买的是巧克力。

享受着巧克力在舌尖融化的感觉。他一边摩挲着手上的戒指，一边注视着对面。上一次在餐厅里那张铺着干净桌布的桌子上吃饭是什

么时候来着？哦，好像是弟弟十岁生日的时候。他还清楚记得自己用打工攒下来的钱给他买了个汽车模型作礼物。

原先战地的伙食还算过得去。至少每餐会有一块硬面包，可以把它掰碎了混着肉汤一起吃下去。闲时还会有肉干啃啃，虽然他觉得那玩意应该更适合作武器。作战之前还有可能被允许喝点白兰地。

后来面包越来越硬，肉汤越来越稀，直到变成一锅他不想询问原材料是什么的不明液体。后方家人送来的食品也越来越少，趋近于无。他本来以为资源匮乏的只有他们。直到队伍攻占了一处敌军阵地，见到敌军撤退留下来的汤锅，他大胆地尝了一口，然后秉持着不浪费的原则咽了下去，得出一个结论：“看来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如果想要改善伙食，可以去士兵们自发组织的黑市商上物物交换。总有些有门路的士兵可以搞来在前线上堪称稀罕的罐头，甚至还会有关新鲜的水果。天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不过交易的时候也要谨慎，上次有的愣头青用一块面包换了个咸鱼罐头，结果发现生产日期写的是明年！

炮弹稀稀拉拉地落地，将已经被反复扬起的沙土再次掀起到天上，然后再零零散散地落下来。放眼望去，他想说：那些住在大都市的科幻小说家们真的不用绞尽脑汁地去想象月球和火星的模样了，只要来这里走一圈就好了。

双方战壕中间的空地上像蜂巢一般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伴随着冬季的降雪、零碎的尸体、被扬起的沙土盖住一半结构的铁丝网，组成了一道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风景。

小心地哈出一口冷气。他想道：这里叫什么来着？匹兹？皮斯？管他呢。记得这里原先是一处

农场，田野里种植着小麦，农舍里养着奶牛。

如果有山丘的话还能种点果树。他想道。

他和短卷毛都是首都人。不过短卷毛爷爷在乡下有一处农庄，他暑假时常常被邀请去作客。他们可以尽情地骑马，呼吸着平原上清冽的空气，在河边钓鱼，晚餐时一边享受农家自制的香肠大餐，一边听短卷毛爷爷回忆老皇帝的故事。作为一个老军官，短卷毛爷爷保持着严格的作息。他曾经教导两位年轻人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来为祖国服务。

这位坚守了一辈子骑士荣誉的老人，在得知唯一的孙子短卷毛死在战场上后过度悲痛，害了病，在战争第三年冬天去世了。希望他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追随他的老皇帝。

在有一搭没一搭的炮击声中，他感觉到有人在推搡自己。哦，原来是老秃头来交接哨岗了。

老秃头是个老兵，第一年夏天开战的时候就随大部队进军低地国家了。他也许不是原来队伍里最能打的，但绝对是最能活的。他愿意用他仅剩的半截肉干打赌保证。

在军队中，老秃头一直都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像那些地摊小说里描绘的机器一样，仿佛生命中只剩下了服从命令和执行命令这两个东西。

在一次突击中，他拽了老秃头一把，避免了他被机枪子弹撕成碎片的惨剧。之后，老秃头虽然没有直接感谢，但还是在不少地方关照了他这个新兵。

老秃头本来不是这支部队的士兵。据他对他的透露，他所在的部队曾经直接参与了开战第一年西线的“圣诞节停战”。他记得这件事，尚在上学的他是在短卷毛买的报纸上了解到这件被视作“帝国军

队最大耻辱”的“几近叛国”的行为的。

在老秃头的讲述中，停战行为是从两军平安夜互唱圣诞歌开始的。小心试探之后就是互换圣诞节礼物的大联欢，虽然战场上也没有什么好交换的东西。一个神父还带大家一起做了弥撒。不论是信奉这一派的教徒还是信奉那一派的教徒，都聚集在临时搭建的简陋的十字架下，默默地向上帝祈祷。老秃头评价说：“那是我离上帝最近的一次。”

圣诞节当天，双方士兵共同埋葬死者。有好事的士兵用杂物团了个足球便在战地中央踢了起来。双方士兵凑在一起交换纪念品，互换家庭住址，像平常一样享受着圣诞节的清晨。老秃头胸口口袋里的笔记本上还记了一个对面士兵的住址。“战争结束后，他会请我去大都市喝咖啡的。”老秃头说道。

好像昨天向自己发射子弹的不是对方，好像明天用刺刀指着对方的不是自己。时间仿佛永远停在了这一刻。

就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双方高层都一致认定这是叛国行为，将参与停战的部队全部调走，并命令他们发起自杀式进攻。老秃头能活到现在简直就是圣子显灵了。

要说愤怒的话，他觉得应该是帝国军方更甚。因为帝国士兵和敌军士兵之间的足球比赛结果是对面3：2胜利。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老秃头趁周边没人，对已经蜕去新兵稚嫩模样的他说道。

“本来就不是。”他这么回答道。

回忆结束，镜头再次回到战争第四年冬天的前线。下了岗的他，弓着腰，托着枪，小心地靠

着战壕壁往回走。来到一处掩体时跳了进去。他的战友们都在里面呢。

走进掩体的他稍稍扫了一眼，发现少了几个人，便问道：“大嗓门呢？”

“大嗓门和去接他岗的哲学家半个小时都没消息了，营长刚才叫龅牙仔去看了。”坐在靠掩体出口的一个壮汉回道。

好吧，上帝保佑他们没事。他想道。

壮汉绰号叫疤眼，曾经在东线作战，因为东线国家闹内乱和帝国之间停战了，他所属的部队才被调来了西线。年初几次大战之后疤眼的部队建制崩溃，其人也被收纳进他所在的队伍了。

听说东边的国家有一群人发动了革命推翻皇帝，夺取政权后宣布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哦，愿上帝保佑这群无神论者。

炮弹爆炸带来的震动将掩体顶上的沙砾灰尘一点点抖了下来，落在士兵们的头盔上，然后再滑落至衣领，少部分最终会掉落到地上。

他搓着手上的戒指，抱着枪靠在墙壁上，开始闭目养神。手上这杆枪只是最普通的型号，下雨天在泥地里打个滚就是一根沾满了黄油的棍子，但总是能够多少提供一些安全感的，不是吗？

战争第二年，他所在的部队因为身处第一线而受到了联军的共同打击。吐着火焰的机枪成片击倒了冲锋的士兵，落在身边的炮弹将人像蒲公英一样炸飞，天上的飞机嘶吼着撒旦的歌谣，投下一枚枚炸弹。淌着鲜血的刺刀，麻木的眼神，还有被芥子气毒翻的战友……老营长在冲锋中牺牲了，战争英雄平头被提拔为了新营长并一直干到现在。

平头这家伙本来是个胆小鬼，每次冲锋的时候都躲进弹坑里面不出来。在一次阴差阳错地击毁了对面一辆坦克后，他被视作勇敢作战的楷模进行宣传。然而，他知道，这位所谓的楷模当时哭泣、呕吐，脸上还沾着没有擦干净的脑浆，一副完全不适应战场杀人的样子。

责任总是能让一个爱哭的小男孩迅速成长为坚毅的男人。升任营长后，平头沉默良久，最后说道：“我会把营里的兄弟们都带出见鬼的地方的。”当时他的腰间别着老营长留下的手枪。

那场战役后和他同一节车厢的新兵只剩下了三个人。一个去年踩到地雷被炸没了半截身子；另一个得了瘟病，因为不想传染战友们而自愿走出战壕被对面狙击手打死。

活下来的他得到了一枚勋章。他拿它去黑市上换了一小瓶红酒，因为他渴了。对他来说，那玩意就是一枚铝块，外加一根绶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的“勋章”一直在他的胸口，那里存放着家人的来信。父母的担忧，弟弟的关心，小女友的爱意，还有短卷毛父母的问候，在失去自己唯一的儿子后，这对夫妇将他视作了自己的儿子。

能够和家人通信是他的幸运。营里还有个兄弟每天都在写信，但从没有寄出去一封。因为后方已经没有人可以收到他的信了。

揉搓着手上的戒指，他的休息的时间被打断了。一个传令兵冲进掩体说道：“旅部命令，要我们在停战前再组织一次冲锋。”

这话就像往冷水里丢了一大块钠一样瞬间点燃众人的情绪。谩骂声、威胁声像干茅草上的火焰一样升腾起来。

营长平头走到他跟前，跟他询问具体情况，然后两人就耳语了起来。过会之后，营长转身面对众人做了个安静的手势，说道：“士兵们，安静！请在最后一刻保持住你们帝国军人的风范。现在到各自的岗位上去，拿出你们的谨慎和细心，不要太急躁了。相信我，还有二十分钟就停战了。”为了更有说服力，平头还把自己的怀表掏出来给大家看。

士兵们鱼贯而出，来到战壕中，快速分散到战线的各处，以防止被炮弹打中人员密集处而产生大量不必要的损失。

伏在战壕倾斜的墙体上，他往远处敌军阵地看去。他的舌头在口腔中来回舔动，想要再搜刮出一点巧克力的余味。

见营内现在的情况，估计也赶不上下一次冲锋了。

战地上安静异常，只听得见军靴的走动声和枪支的碰撞声。

一个尖啸的声音从天空中传

来。

饶是他反应迅速也来不及了，因为炮弹正好好砸在了他的身边。

“轰！”爆炸的巨响仿佛充斥在了天地间，火焰烧灼着他的躯体，强大的冲击波将他推飞了出去，弹片像一柄柄刀刺入了他的身体，就像切开松软的蛋糕一样。

他像破布一般飘落到地上，几个翻滚，最终面向天空。他喘着粗气，他还能呼吸，呼吸道难受得像是着了火。爆炸的巨响已经让他的听力受到了难以恢复的损伤。全身在疼痛，血液在流失。他想再搓一搓手上的戒指，但是右手没有知觉了。体温在下降，也许会降到和地面温度那样。他猜身边有人在呼喊，战友们会把他带回去的，平头营长会把他带回去的。

意识渐渐模糊，他看见天空开始流动彩色的光芒，那是他所掌握的词汇无法形容描述的。

他看见了大胡子叔叔店里琳琅

满目的商品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看见了短卷毛爷爷的农场，而短卷毛则站在他的身边，两人刚刚嬉闹完，散发着汗水、青草与泥土的味道；看见了生日会上弟弟收到礼物时的兴奋与喜悦；看见了小女友，这个可爱的姑娘，他才在菩提树下大街和她表白。

他在想什么来着？对，停战，马上就要停战了。他会回家，父母和弟弟会迎接他，小女友会给他一个亲密的拥抱。他要把大学读完，然后接手父亲的产业，和小女友结婚，生一对漂亮的儿女，儿子叫毛毛，女儿叫豆豆……

他停不住自己飞舞的思绪。他感觉到冷了，可冬天就该是冷的，不是吗？有人来了，有人来了。他听见哨声了，尖锐、悠长的哨声穿越云层，穿越宇宙，穿进所有人的内心。他没听错，绝对没有！

战争第四年的11月11日上午11时11分11秒，西线全面停火，战争结束。

探春令

浣溪沙（外二首）

郑天穷

久困樊笼野兴佳，青杉立水向天涯，一湖碧色胜春花。

夹路红枫招手过，近山云岫放心拿，莫催明月上高枝。

潇潇寒雨，送尘归去，迎来新愿。趁晴早赴梅花宴。一枝笑，三春暖。

风筝飞起轻放线，并天高云远。忆去年，落日余晖，浑觉岁月温柔短。

一剪梅

衰草虫鸣声渐消，树动风摇，月又林梢。孤鸿携影过西桥，上也单飘，下也单飘。

桂落无声倍寂寥，金兽香烧，清酒难浇。人间多少恨如潮，顾了阿娇，负了琴箫。

舜江府轶事

绍兴师爷

岑 燮 钩

舜江府知府虞大康到舜江来上任的时候，有点灰头土脸。要不是朝中有人，说不定就要翻船了。

一天，他与绍兴师爷丁德利在舜江楼上对饮。楼下府前路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舜江正是涨潮时分，做生意的船只都浮了起来，以至于让人觉得对面的南城也仿佛浮在水上。虞大康喝了一口闷酒，长叹了一声。

丁德利看在眼里，眼珠子转了一下。这么多年跟下来，老爷的脾性，他早已摸得一清二楚。他站了起来，踱到栏杆前，略一思索，就有了主意。但他不说，他要等一等。他转身过来，装出很歉疚的样子，道：

“老爷这次到舜江来，都赖小人思虑不周。”

“丁师爷说哪里话来，要不是你的主意好，我虞某人就不会仅仅是平调舜江府了。”

虞大康原先是松江府的知府。松江是富庶之地，迎来送往，很是热闹。但凡朝廷上的要人经过松江府，虞大康必亲自迎送，好酒好菜伺候，然后大礼相送。如此一番，花费虽巨，毕竟是公帑，他也不心疼。他原以为，如此一来，可保无虞；岂料任期未满，朝廷却派人前来审核松江府的账本，一时让他不知所措。他饮酒无味，茶饭不思。丁师爷捻着山羊须，背身沉吟，半晌，缓缓言道：

“以小人之见，只有一不做二不休，如此一番，方保太平。”他转过身来，“就怕大人顾虑太多，一时下不了决心。”

虞大康直直地看着丁德利，丁德利走近他身边，眼珠子一转，然后盯着虞大康，一字一顿道：“烧账本！”

“使得？”

“使得！”丁德利抚了一下胡须，“朝廷审核未至，老爷先得消息，岂非有要司护着老爷，此其一；其二，若是朝廷真的查起来，一来二去，大家脸面都不好看；三来，即使朝廷怪罪下来，也是查

无实据，老爷暂时受点委屈，不至
于伤了根本。老爷，你看呢？”

“那这账本如何烧法呢？”

“这个，不劳大人费心，小人
自会安排。”然后，丁德利凑近老
爷身边，如此这般一说，虞大康哈
哈大笑，丁德利也嘿嘿笑了起来。
虞大康拿起酒杯，满满地喝了下
去。丁德利举起酒杯，在嘴边抿了
一下。

后来的事情是，账房失火，只
救得一二账本。核查之人，亦无可
奈何。朝廷就把他调到舜江府来了。

但是，还是罚了他半年的俸
禄。

此时，丁德利重又坐到虞大康
对面，正欲拿起酒杯劝酒时，听得
楼下一阵喧哗，于是，两人走到楼
前，往下看去，只见岸上站了许多人，
渡船上有人伸出竹竿——原来
有人落水了。“怎么回事？”虞大康
问道。一会儿，有下人前来禀报，
是渡船太小，争着去南城的人太
多，有人被挤下了。

“大人正欲振作，小人倒有一
计，可让老爷扭转官声，累积功
德。”

“你且说来，让我听听——”

“在这舜江上建一座桥，把南
城北城连接起来，岂非大功德？”

“主意虽好，无有钱粮，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啊。”

丁德利往前一倾，嘿嘿一笑：
“老爷，我们可以烧账本，也可以
救账本啊。”

虞大康来了兴趣，给师爷斟满
了酒，呵呵一笑，说道：“师爷可
说来听听——”

可是，丁德利并不着急，他抿
了一口，酒从喉咙直到鼻子，慢慢
地透出气来，然后悠悠言道：

“小人为老爷烧了两次账本，
为大人累积了人脉。现在，小人为
老爷再设一计，可保大人一世英

名！”

丁德利说的另一次烧账本的事，
缘于一次犒劳。那时，虞大康任一
滨海小县的知县，正好大军打
退了犯境之倭寇，于是，他准备了
酒肉，去卫所犒劳将士，以尽地主
之谊。酒宴所请，本是小事；私下
厚礼，却被人揭发。上峰来查，丁
师爷就让他把送礼的账目单烧了，
免得让更多人受牵连。结果，他
自己没事，将士们更没事，风头就过
去了。而当年抗倭的副将，如今已
是刑部侍郎——两人交好多年了。

“师爷，你说救账本，此话怎
讲？”

“大人，依你看来，这民间死
账可多？买卖之间，借欠之间，可
曾两清？”

“这样的死账烂账，千年不
赖，万年不还，民间多着呢——我
这里就有好几笔，只为是远亲近邻
所借，不好翻脸，就成了死账了。”

“这就对了。若是官府撑腰，
来为民间清理这死账，岂非德政？”丁德利端起酒杯，示意虞大康同饮，
然后自己又呷了一口酒，说道，“这死账，本已没多大指望，能收一成是一成；到时，官府替他讨还了，五五分成，不在话下，就是拿它个七成八成，又当如何？有了这钱，还愁舜江桥造不起
来？”

虞大康一听，不由激动起来。
他举起酒杯，敬了丁德利满满一杯
酒。“师爷自便，我喝下了。”虞大
康一饮而尽。

当此之时，丁德利可以稍稍得
意一下。他翘着二郎腿，目光转向
南城，仿佛舜江桥就在眼前了。

“到时，请文士做一篇碑序，
立于桥头，不正是大人的千秋功德
吗？”

“师爷所言极是，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也是读书人的夙愿！”

第二天，舜江楼下就贴了一纸

榜文，为民间清理死账。老百姓得
此消息，奔走相告，纷纷献出借
据。要知道，舜江府乃商旅要津，
工商兴旺，生意场上的死账甚多。
至于具体账目，除了丁师爷，估计
也只有知府虞大康知道了。

舜江桥造了三年。桥成之日，
南北欢庆。一城文人，纷纷称颂。
写诗作文，以记其事。虞大康声名
日隆，上峰闻之，予以嘉奖。不久，
就升官去了。

这一次，绍兴师爷丁德利没有
随行，他回乡买了一个小花园，安
度晚年。死后，留下一本笔记，很
多做幕僚的人都读过。

这舜江桥的来历，就记在这笔
记里。

县令郭小丁

舜江县是附郭县，与舜江府同
城而治，县衙在南城，与府衙隔江
相对，只是规模小得多，就像县令
郭小丁。

郭小丁是绰号，大名叫做郭献
臣。他也知道有人背后这么叫他，
他也不在乎。

郭小丁又黑又瘦，不像个读书
人。他身材矮小，只到知府虞大康
的腋下。到府里去议事，人家走三
步，他得走五步，让人感觉蹦蹦跳
跳，像只猴子。这也怪他自己，就
是在书房，他也是站没站相，坐没
坐相：站着看书，书拿手上，摇头
晃脑，念念有词，像台上做戏文；
坐着看书，下巴几乎要磕着书桌，
他就索性蹲在椅子上——这不就像
只猴子了吗？他看的书，也都是奇
奇怪怪的书，就是书名，都鲜有人
知道。可是他却以书佐酒，读得津
津有味。脸上像在审案，一会儿若
有所思，一会儿拍案惊奇。

郭小丁除了喜欢读书喝酒之

外，还喜欢在后院种点瓜茄什么的。几只小鸡在丛中窜来窜去，唧唧地叫着。有一回，前厅议事，忽地，他撇下众人往后院跑去。众人煞是奇怪，等了一小会，他前摆塞在腰间，捧着什么，小跑回来，说是忘了浇水，鸡在笼子里急疯了。他从前摆里倒出几个小歪瓜，众人面面相觑，突然哈哈大笑。他也跟着嘿嘿笑，一副猥琐的样子。

独有一件事，让众人服他，那就是审案。

有一年年末，大家都准备过年了，县衙里突然涌进来一群人，县尉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赶紧喝止。众人叽叽喳喳，说了半天，还是一头雾水。于是，吵闹声更甚，众人吆喝着让太爷出来审案。郭小丁坐上大堂，一拍惊堂木，问谁是事主，让其他人“闭上鸟嘴”。当事的一方是个后生，说母亲让他去集市卖鸡蛋换钱，以备过年，路上拾得十五锭钱，本欲占为己有，回家与母亲一说，母亲说啥都不要，让他还给失主，如果他不还给失主，她就要报官，他只得在路边等候。然后，他一指中年人，说钱已全部还给他。郭小丁盯着两人，然后喝道：“你俩的事，干众人何事？”一个好事者站出来，说他们让失主拿出点钱意思意思，没想到，这个黑心人反咬一口，不但不感谢后生，还说少了十五锭，他们替小哥打抱不平。郭小丁反问道：“谁见来？”众人讷讷，却又喧哗不停。郭小丁又是一声惊堂木，让传后生之母。后生之母一五一十，和盘托出。郭小丁眨了半天小眼睛，突然对着中年人宣判：“此十五锭钱乃上天赐予这对母子的，你丢的是三十锭，不是这十五锭，请到别处去找吧！”众人一听，都纷纷喝彩，于是，这事就传扬开来了。

但是，近来有个案子，却让郭小丁颇费踌躇。治下有一小民，状

告嫂嫂与人私通，合伙谋杀他哥哥。验尸官也勘查了，他也亲自看了，愣是没有看出他杀的迹象，尸体完好，七窍并无血迹，堂上凭证据说话，这案就没法审了。他在后院的瓜茄间走来走去，一只鸡绕在他身边，他没好气地踢了一脚，鸡退后乜斜，半天才尖声叫起来：这是咋了？

下人来叫吃饭，他拿起筷子，半天才去夹菜，菜到了嘴里，也不咀嚼，却拿着筷子在桌上比划。韩氏看在眼里，敲了一下他的筷子：“老爷，是菜不合口味？”

郭小丁猛醒过来，“非也，非也，”头摇得像拨浪鼓，“不干夫人事。”

“那你说来听听，说不定我能替你出个主意。”

于是，郭小丁说了这个奇怪的案子。“凭老爷我多年勘案的经验，怎么逃得过我的眼睛？”

韩氏沉思了好一会，脸无表情地说道：“你查过脑袋吗，说不定被头发盖住了，你想，一枚钉子钉进去，用什么抹一下，你就看不出来了……”

郭小丁猛地一拍脑袋，蹲到椅子上，“夫人，你这一提醒，倒是醍醐灌顶啊！”

第二天一查，果然，案子就破了。

他去府衙议事，说起这一案子，知府虞大康很是佩服。郭小丁一时得意，说能破这案子，端的是依仗“拙荆”，于是，把这来去机关如实说了。虞大康和师爷对视了一下，又看看郭小丁，不无意味地说道：

“嫂夫人真是心细如发啊。”

“郭大人，夫人与你是结发夫妻么？”师爷微微笑了一下。

“下官命运多舛，乃是半路夫妻……”

出了府衙，郭小丁猛一激灵，

不由得后背抽筋。回到县衙，他特地走到内厅，去看了韩氏。“老爷回来了？”韩氏正在做针黹，并不觉得她有什么异样。他回到书房，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蹲在椅子上翻书，书上的字像蚂蚁，爬来爬去。这韩氏怎么就知道头上钉钉呢？这女人家……当时，他还落魄中，听媒婆说，她的前夫是病死的。有了这一念头，郭小丁就像梦魇了一样，三天三夜没合眼。他一个人蹲在书房里，一粒花生米，一口老白酒，然后托着他的尖嘴猴腮，脑子里全是虞大康和师爷扫视他的眼神。

“老爷，你这是咋了，是不是又遇到麻烦了？”

他一直看着韩氏，韩氏被他看得发毛。“夫人你自去休息，下官尚有公事未了……”韩氏转身的一刹那，他有了火眼金睛，忽地看到“庄周试妻”里“大劈棺”的情景。他头皮发痒，就狠狠搔脑袋，一捋头发，捏住一只虱子。他把虱子放在桌上，然后一口一口地用唾沫把它围了起来……

打定了主意，他就开始行事。验尸的那天，他亲自去看了。韩氏的前夫早已只剩下一个骷髅头，但是，那枚钉子确实在的，在头颅里面……他没有回县衙，直接去了府衙，对着虞大康，把官帽摘了下来：

“小人回避，静候朝廷治罪，请虞大人亲自审案吧！”

舜江山水图

大学士高则臣从泰山回来的第二天，在整理从各处收集来的书画卷轴中发现了一幅失传已久的《舜江山水图》，他心里一惊，赶紧拿出放大镜来细看，从皴法，到题

跋，再到后人钤盖，不放过每一个细处，直看得他细汗欲出，口舌生烟。

他抿了一口茶，任那画摊在上面，坐了下来，一时有些神思恍惚。

“高爱卿，你在想什么？”

“啊哟，皇上驾到，老臣耳昏眼花，罪该万死！”高则臣立时起身，正欲行礼，皇上扶住了他。

“泰山一行，有劳爱卿了！”

高则臣是皇上的书画老师。这次皇上到泰山封禅，也是意气风发。圣人有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皇上刚吟过这两句话，底下的人就让皇上题字。皇上说：“那朕就题这四个字吧。”高则臣看皇上的架势，好像是要题“而小天下”四字，可是皇上起笔落低，“而”字不好布局了，正踌躇间，高则臣上前一步，“皇上是题‘一览皆小’么，这‘一’字起笔就不同凡响！”众人围上来，都说这“一”字用笔浑厚，力透纸背，非文人墨客能写就，一如皇上的文治武功，才有这一统天下。

这会儿，皇上见案几上摊开着一幅画，不由欣赏起来。

“皇上，此画题曰‘舜江山水图’，微臣就是从此间来到皇上身边的。这一别，有三十年了。”

“此画画得怎样？”

“微臣鉴别再三，深为此画遗憾，从钤盖细看，似为赝品。”

“若是爱卿不嫌弃，就赐给爱卿吧，以慰思乡之情。”

高则臣大喜过望，立马叩头谢恩。这样三三两两的赏赐，这些年来，倒也不少。每回到家，他就加盖“御赐”的篆章。独有这幅《舜江山水图》，他舍不得加盖“御赐”，却于边缘盖了自己的一枚闲章“舜江野老”。

皇上走后，高公公又过来了一下。“啊呀，高公公，皇上驾到，

你也不喊一声，害得老朽仓促应对，冷汗涔涔……”“高大人，皇上让我别喊，那我也没办法呀，您说是不是？”“那还不得高公公照应着嘛！”高则臣的一只手抓住了高公公，一颗金豆已转移到高公公的手中，高公公顿时眉开眼笑。平时，皇上读些什么书，说些什么话，高公公有意无意透露一点，高则臣应对起来，就更称皇上的心了。

这天，高公公传旨让高则臣御书房伴驾。“皇上心情可好？”“皇上闲来无事，正想与高大人谈谈书画呢。”到得御书房，皇上的书案上，果然放着好些卷轴，其中一幅摊在上面，高则臣走近一看，是《富春山水图》。

“富春山水，果然是颐养身心的好去处，与卿家的舜江山水相比，若何？”

“江南山水好，多谢皇上恩赐，慰我乡思。”

“此画真假若何？”

高则臣细看了好一会，答曰：“以臣看来，当是真迹。”

过了一会，高公公端上茶来。皇上赐坐，闲聊文学书画，以至于家居日常。高则臣见皇上问话，无关大雅，不由轻松了三分。

“高爱卿居家闲来，所为何事？”

“莳花弄草，游戏笔墨，闲读诗书。”

“昨晚中秋，赏月之余，与侍妾们玩些什么？”

高则臣心里一紧，心想，皇上也问得太细了点吧。他略一犹豫，不好意思地说“玩骨牌”。

“输赢如何？”

“没有输赢，玩到一半，一只骨牌不见了，就半途而废。”说罢，自笑了几声。

“哈哈，爱卿果然说的是老实话，你看，丢的是不是这张骨牌？”

高则臣站了起来，接过骨牌，一时汗不敢出：“老臣糊涂，不知丢的是哪张牌。”下来的时候，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不敢想在家中的情形，这一言一行，不知有无违碍？皇上恩赐的那些书画中，真真假假，本来只有他自己知道，现在看来，这都是皇上布的局啊。

过了几天，高公公告诉他，那天正好李学士候值，皇上也曾看到过这幅《舜江山水图》，李学士判为真迹。皇上倒是说了一句：“高爱卿是舜江人，且让他鉴赏一番。”高则臣一听这话，就知道坏事的缘由了。

高则臣开始生起病来。起初，有点装病，终至于真的一病不起。皇上倒是派高公公来探望了一次，高则臣谢主隆恩，却反而病势加重，因为说不定又会丢一张骨牌呢。高则臣思来想去，只有告老还乡。皇上倒是很客气，挽留了一番，又顺水推舟，准许他回乡去，并且赐他一处“舜江别业”，以作养老之用。高则臣很是欣慰，虽有君臣之别，到底还有师生之谊，皇上也算是手下留情了。

舜江别业位于东门外凤凰山脚的凤凰溪边，前眺舜江潮，背倚凤凰寺，倒也甚是相宜，有一桥，一亭，一台，一楼，古树掩映，百鸟啁啾，端的是养老的好去处。高则臣想起古人祸福相依的话，不由感慨万千。当年布衣离乡，回来已是头白。此处别业，原是私家花园，后因主人犯事，为官府所征，如今又恩赐自己，不知他年又归于何人。高则臣坐在溪边的钓台上，有鱼啄食，竟没有发现，一任吊线被鱼扯来扯去。

一年后，收到皇上一封信：

先生还乡之后，朕甚是思念。今秋拟作南巡，届时着先生再来伴

驾。《舜江山水》，鉴为赝品，朕实欲一睹真容。想先生垂钓江边，舜江山水，时入眸中，正宜作画，可与赝品一比高下，岂不妙哉？随附山参一斤，好自调养，勿多虑也。

高则臣三天三夜没合眼，他猜不透皇上的心思。

到这年秋天，苦雨相逼，高则臣呆坐在别业里，极目山水，只画了半幅画，就掉下了笔，伏在案上，竟再也没有醒来。

铁石饮

舜江府有个老中医叫张天桥，擅长内科、妇科，诊所在城西的金黄道地，出口就是西大街，倒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

张天桥面色清癯，戴一副圆架细脚的老花镜，镜脚系一根细绳，他只在翻书写方子时才戴，平时挂在胸前，望闻问切时，目光温和，神情蔼然，不起高声，总是一手搭脉，一手拈着三寸长的胡须，若有所思。他虽行医多年，但开方子总是沉吟再三，并非陈陈相因的老方子。

这一日，诊所里来了一位身条修长的半老娘子，四十开外，面容憔悴，自言心悸多梦，睡后不稳，半夜长醒，两眼鳏鳏，直到天明，头昏昏，眼沉沉，两脚酸软，如踏棉花。张天桥搭脉良久，开出一方子，中有酸枣仁、夜交藤等十数味中药，让她先服七帖，过后来。

候诊的人中，有人认得这位娘子，说她就住在鸡鹅巷后巷口，人称“秀才娘子”。其实，她男人并非秀才，倒是一脸横肉，胸口长毛，是管后巷口菜市的，什么人那里都要沾点便宜，发起脾气来，是六亲不认的。

七天之后，秀才娘子重又来候诊。张天桥问她服后可有好转，娘子言辞讷讷，似是而非，只说仿佛有效。张天桥细按脉象，再观气色，又让她吐出舌头，观其舌苔，问她做怎样的乱梦。娘子说梦中常有莽汉追打，直打得她皮开肉绽，无处藏身，于是惊坐而起，一身冷汗。张天桥揣度她是心机乱梦，必是日有遭遇，夜有噩梦，便委婉问道，家中是否安宁？娘子欲言又止。张天桥也不急，温声细语，微微一笑，说你但说无妨，绝不外传，先知根由，方可下药。娘子见旁无他人，门外亦无人前来就诊，垂睑欲语，先已泪流。张天桥没有催问，只说“莫急莫急，慢慢来”。原来她男人好饮一口，每喝酒必至大醉，娘子劝止，反而惹他大怒，不是摔碗，就是手起掌落，一顿巴掌。有时外面吆五喝六，回来半夜，脚步踉跄，满嘴酒气，意欲非礼，如若不从，一顿拳脚，致使她下身淋漓，上身乌青，不敢示人。她拿出手帕，擦了擦眼泪，幽幽言道：

“张医师，我是怕了他了，吵吵闹闹，又让人笑话。”

“是啊是啊，”张天桥拈了拈胡须，“家中吵闹，乱人情志啊。”他看看娘子眼神，不由心有戚戚。于是自言自语道：“我总须先替你想办法，让你下身收了，乌青散了，心绪平了，胆量大了，夜梦少了，如此才好……”

娘子忙不迭地点头。张天桥站起身来，踱了两步，顺手翻了翻柜子里的几本老医书，似看非看，拈须数下，又回身缓缓坐定，然后言道：

“我在上次的方子上，加减几味，当有效果，只是有一味药引，不知药店有否，你且去配配看……”

送走娘子后，他期期艾艾，若

有所待。果然，不久，娘子回来，说这药店没有，别家也没有，一个药店倌言道：从不曾见过这味药。

张天桥笑笑：“他哪里知道，这是医案上的药引哟。”

娘子急道：“这便如何是好？”

张天桥道：“不急不急，这药引，说难不难，只是麻烦，须得半夜的露水，湿润了刀锋，然后磨刀石上，磨它半个时辰，下面用盆兜住，澄清之后，便是铁石散，铁补血，石壮胆，煎水服之，是为铁石饮。”

娘子道：“照张医师说来，倒是办得到的。”

张天桥一笑：“只是要你亲自磨刀才好。”

娘子出门，虽是将信将疑，但是，脸上多少有了一点笑意。

张天桥送出门去，又补了句：“若是你丈夫问起，不要对他明说，要知道，天机不可泄露，否则，药引就失了效果了。”

如此过了一阵，娘子再次前来，似急欲相告，张天桥笑笑，以手示之，让她稍安勿躁，等他给两个病人开了方子，才接诊问道：“可有效果？”

娘子道：“有效果，半夜磨刀，磨着磨着，人都打瞌睡了。”

“打瞌睡了就好啊。梦还多吗？”

“梦还是有，但少了，也平和了。张医生再开几帖吧。”

张天桥望闻问切了之后，笑笑说：“你身上没毛病了，其它药不配也罢，只是这药引，乱梦凶时，须煎水服之，外加六个红枣。”

“光这药引行吗？”娘子看着张天桥，似不放心。

“药引也是药，我上次说过，铁补血，石壮胆，红枣和之，补气血的。上次是两个方子加一处了，这个才是真正的铁石饮，医书上有的，你放心好了。”

此后，未见娘子再来。张天桥起初还记得，渐渐也忘了。半年后，有个五十开外的女人来到诊所，也是鸡鹅巷后巷口横街的，开着个小酒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却是越来越睡不着了。

“我是从秀才娘子那里打听来的。秀才娘子说，你的方子很有效果，我也想让你开几帖。”这是一个大咧咧的女人，嗓门脆响，“他男人常到我酒店喝酒，说她女人半夜磨刀，怪瘆人的，这最毒妇人心，是不是要趁他半夜睡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还劝他呢，让他别偷鸡摸狗打自家女人了，老话讲，这女人心，海底针……”这女人叨叨个没完。张天桥只是笑笑，给她搭脉，并不搭话。

开了方子，女人出门，忽然转身问道：“我的药方里有没有那个药引子啊？”

张天桥道：“你的病跟她不一样，不需要这个药引。”这女人，只是更年期罢了。

张天桥看她走远，想头却在秀才娘子身上。想她埋首磨刀，不言不语，石头磨粉，刀闪寒光，夜深人静，风声飒飒，那酒鬼一脚踢开院门，进来一见……或者一觉醒来，四下寂寂，一声一声，不慢不紧，刀磨石上，月照人影……那场景，呵呵，张天桥不由得自己都笑了。

猫 眼

梅姨踏上舜江老城的一条小巷时，一只猫窜出来，从她脚边一溜而走，大概跑出十来米的样子，又在一根石柱下蹲身回望，眼睛圆圆的，一动不动，看着梅姨走近，然后“喵”的一声，往里一窜不见了。

这条小巷显然是经过了修饰。有些人家的檐下，挂着红灯笼。门框四周，刷过白，门则刷成了黑色或者暗朱色。桥上莲花托底的石柱上，放着花花草草，花茎垂下来，随风飘荡——与五十年前全不一样。那时，门板上的漆斑斑驳驳，门口生着煤炉，烟熏得人直咳嗽。她每次经过时，总要小跑几步。

她这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五十年前，她从这里离开，去了香港。在纽约，她长年租住在公寓里，有过一段似是而非的婚姻。保罗比她大二十岁，就像当初老师比她大二十岁一样。这是一个劫。她做姑娘时，她妈给她说过，称骨算命，她只有二两三钱。

到了老年，最难熬的是皮肤发痒，吃过不少西药，还是痒得彻骨；也曾去唐人街配过中药，在公寓里煎熬，药香飘得到处都是。夜里，总是睡不安稳，老是感觉有虫在爬。早年，她换过许多公寓，来不及买床，或者，是为了搬家方便，常常席地而卧。保罗不在之后，她也曾换过公寓。最初，也没买床。一夜开灯时，大大小小好几只蟑螂从她身边爬过，她不由大叫起来，不断用鞋子拍打。蟑螂跑进了缝隙里，她惊魂未定，谁知，一会儿，蟑螂趁她一个转身，又爬了出来。她又尖叫起来，慌得穿上高跟鞋猛踩。第二天，她就立马买了一张床。床上固然没有蟑螂，但疑心有许多螨虫，或者，房子里有蚂蚁？她总是感觉痒。熬了一个礼拜，她再也不能忍耐。于是，又换了一家公寓。可是，搬床的成本比新买一张还要贵，她就扔下了这张床。她在无数次搬家中，不知遗弃了多少张床。她给几个朋友都说过公寓里闹虫灾。他们对此不是淡然置之，就是怀疑她有心病。她也不争辩。人最难逃避的是宿命。记得那次老师握住她的手时，正好一条

毛毛虫从横梁上掉了下来。她惊叫的时候，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师母端着桂花圆子上来了。

这条虫困扰了她一生。去年开始，她又搬回了香港。她不断在吃中药，虽没什么大效果，但似乎好些。上半年祝晓童来香港参加一个油画展，特地去看望了她，告诉她，舜江市把他家的老宅征为“祝敏之艺术馆”，下半年要举办一个“祝敏之油画展”，遍邀海内外亲朋好友与会。祝晓童邀请她到时也共襄盛事。她没答应也没拒绝。这些年来，老师祝敏之和师母朱桂芳已淡出她的内心很久了。

第二天是正式的典礼。前一天黄昏她在小巷徘徊了很久，在“祝敏之艺术馆”的大门前，她怎么也没有找到当年的老宅。她疑心老宅已经被推倒了。她在参加典礼时，不断探看各个角落。院中的两缸荷花，只有茎叶。那株藤萝，还没爬上架子。这些都不是旧物，她发现，艺术馆是全新的。一直走到最里面，才发现还有三间老楼房。对，那才是祝家的老宅。但是，比原来新多了，显然，经过了整修。

走进老宅，她怔悚了一下。墙上老师的目光，直视着自己，就仿佛当初他盯着自己看。作为祝敏之的高足，她的油画博得了老师的激赏。当年在舜江大学，她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师母总是打电话给她：“你快来吧，你来了，他才能画下去。”她每次来到祝宅，总要先向师母问安。那时，祝晓童还只有五六岁的样子，脑后留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师母总是把它折起来，然后用橡皮筋把它绑住，免得被别的小朋友拉扯。“快叫梅姨！”“叫姐姐就够了！”她总是这样说，然后用手指勾一下晓童的鼻子，晓童就会跟上去。“乖，爸爸在画画，你别上去！”“我要跟梅姨玩！”但师母还是把他抱了下来。

她下来时，总是忐忑不安。她有时下楼梯前，在门口站一会。到楼下时，师母总是笑着走出来，“小梅，我炖好了莲子汤，你吃了再走。”“不了，不了！”她有时跑掉，有时留下来。若是每次跑掉，未免太那个了。“敏之，敏之，你休息一下，下来吃碗莲子汤。”如果老师不下来，晓童就喊：“我和梅姨把莲子汤都吃完了！”这时，老师就下来了。老师吃莲子汤，师母看着他。师母不吃，她偷眼看师母。师母的脸很圆润，白白的，头发挽着髻子，穿着月白色的碎花底的旗袍。她的眼总是笑盈盈的，透明如水。“你们画好了吗？”师母像是对老师说，又像是对她说。她在楼上，师母很少上来。老师一直不作画，只是看着她。她知道老师的意思。她看到地上有许多揉掉的纸头。“老师，我来给你调颜料！”有她在身边，老师画画如有神助。有一回，老师也是这样一直看着她，然后说：“小梅，我们一起去巴黎吧。”

她下楼来，“画好了？”师母走出来，说，“小梅，师母给你织了一条围巾，你试试看！”她说，“不了，师母，多不好意思，你还是给老师织吧。”“他也有，他也有！”她示意了一下毛线篮。毛线篮边蹲着一只猫，它抬头看着自己。“去！”师母随手挥了一下，“喵！”猫叫了一声，满是无辜，让人不忍赶它走。“谢谢师母！”她向她鞠了一躬。那是一条火红的围巾，她喜欢极了，可是她的心很乱。

她好一阵不敢再上祝宅。不是怕老师，而是怕师母。“小梅，你不来，你老师好像什么都干不成，你帮帮他吧。”她还记得最后一次出现在祝宅时师母说的一句话。她想，师母难道真的不知道老师想什么。她离开时，“你再来哟！”师母看着她，那眼睛还是像秋水一样。

她定定地看了一眼，“嗯”了声，转身就跑。出院门时，回头一看，发现师母正转过身去，一只手在抹眼角——是灰尘吹进了眼睛里吗？

她没去巴黎，而是去了香港。后来的时世就很乱了。

老宅是按照旧样摆设的。在卧室，她再一次看见了这双秋水一般的眼睛，淡然而优雅。她不知道这双眼睛是怎样面对一九六六年的风暴的。老师自杀了，师母也自杀了。她在香港知道这个消息，已经是一年之后了。

典礼结束后，祝晓童把她送到了机场。她把几张自己早年的油画捐给了艺术馆，其中一张，画的是一个织毛线的女人身边蹲着一只猫，猫怯生生地抬头看着什么。

回到香港后，她又搬了好几次公寓，每次都是因为虫灾，足足闹了有半年之久。

雪 藏

杨阳东原先听说自己会分配到城里，结果分到了舜江七中。七中在板门镇，离城里还有二三十里路。从他后来的情形来看，估计是被挤掉了。

杨阳东刚来的时候，七中才恢复没多久，课都开不齐。一些老民办，半耕半教，迟迟地来，早早地走，有时间就捣鼓家里的自留地；年轻一点的，十有八九是临时代课的，人像走马灯一样，这学期在下学期就不在了。所以，杨阳东就成了万金油，缺什么就让他教什么。据说，他的专业是英语，但也教过数学、物理什么的，教得还都比别人出色，所以，得了个雅号，叫“样样懂”。

杨阳东是个高度近视眼，眼镜像啤酒瓶底，很厚，里面的纹路一

圈一圈。有一回，他上课时摘下了眼镜，下面的学生就惊到了一大片。那是一双什么眼睛啊，鼻梁上两个红红的凹槽，像刮了痧一样，眼睛无力地眨巴着，深深地凹陷下去，一点光泽都没有，像死鱼的眼珠子。下课时，前排一个调皮的学生藏起了他的眼镜，他自言自语道：难道是我忘在了办公室？下面的学生窃笑不已。过了会儿，他又跌跌撞撞回来了，跟前面的同学说：我不是上课时把眼镜摘下来的吗，你们看见没有？下面顿时哄堂大笑。那个调皮的学生抓着他的手，让他摸到了自己的眼镜。他知道被捉弄了，但也不恼，嘿嘿地笑着出去了。

杨阳东在办公室里，成天捧着一本牛津英汉大词典，像砖头一样。这本词典很旧了，封皮掉漆，拿起来一抖，掉页，不知什么来头，估计整个板门镇，也找不出这么大这么厚的英语词典。有人说他在背词典，那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词典是用来查的，不是用来背的。好些人连词典都不想翻，就直接来“翻”杨阳东，杨阳东每次都能答上来。他渐渐出了名，有些外人就托了校长，让他翻译英语资料、说明书什么的。他还不断演算数学题、物理题，有些是学生来“找茬”，有些是同事来请教。他反正一个人住在寝室里，有的是时间。听人说，他打算考研究生。

一天，老校长在校园一个冷僻的角落，看见他坐在石凳上，捧着那本牛津大词典，在默背着什么。那时，刚下过一场雪，地上还残留着雪迹，虽有太阳，但冷得很，他时不时蹬着脚。校长都走过去了，忽地回转身，喊了他一声，示意他来一趟办公室。校长向来是不苟言笑的，总是阴着一张脸，杨阳东有点怕他。七中的教学楼是一幢苏式凹字型的大房子，楼梯楼板都是木

板，走在上面，发出沉重的声响。进了校长室，校长没示意他坐，他就站着，校长也没有马上开口，自管翻了翻墙上挂着的文件夹。杨阳东不免惴惴不安起来，就问道：

“校长，你找我有事？”

“听说，你打算考研究生？”校长没看他，自管整着桌上的文件。

“嗯……”杨阳东偷偷察看校长的脸色，“不一定考得上……正在……”

“考研究生，是要学校开介绍信的，但是，你知道，学校正需要像你一样的骨干教师……”校长总算抬起头来，看了看他，“我们需要又红又专的人才，很早前，我们就批判过白专道路……”他不停地翻着桌上的东西，甚至还打开了后面的柜子门，“看你的档案，你父亲以前还当过‘右派’？……”

杨阳东出来时，脑子里嗡嗡响，他几乎是跌跌撞撞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脸涨得通红，一声不响。对面的老同事看了看他，但也没问什么。他的脑子一团浆糊，小时候父亲被批斗的样子，自己考大学时的曲折，分配时的不如意……一股脑儿涌进来。他听人说，这个校长可是很厉害的，武斗时曾踢断了一个老师的腿，好几次说是要下台了，却一直稳如泰山。这是对面的老同事偷偷告诉他的，说了之后，一再叮嘱他不要说出去。

杨阳东依旧平静地教书做题。那些想转正的同事，不断来请教他题目，他总是热情地作答。有些题目很难，他绞尽脑汁，一遍一遍地演算；有些题目很小儿科，他也能细心说给他们听。他不再只捧着一本词典，而是旁边放着教科书和学生的试卷。同事们说笑的时候，他

也停下来。他们笑，他也跟着笑。他们聊天时，他很少说话，只是听着。有人要给他做媒，他只是笑笑，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就那么傻笑着……

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上课的时候，偶尔会走神。走在路上，总是一个人。后来，人们发现他又捧起了那本砖头一样的大词典，念念有词，以为他在背单词……

这一年早春，下了一场特别大的春雪。雪花像碎纸片一样，苍茫而来。没多久，操场上就雪白一片。到傍晚时分，地上、树上、屋上，都盖上了一层雪白雪白的厚被子。天阴沉沉的，暮色四合，但是雪光又给人亮煞煞的感觉，似乎要冲破夜幕的笼罩。这时，静静的校园里突然冲出一群快乐的孩子，他们呐喊着，欢呼着，奔跑着，扑向操场，有的捧起雪又四散开来，有的团起来就砸，有的已一骑绝尘，跑到了操场中心……整个校园，沸腾起来。很多教室，打开窗户，在看这是哪一班的同学，他们艳羡不已。一会儿，校长出现在了操场上，他发现原来是杨阳东带的头，就喝令同学回教室去。近旁的同学迟疑地看看他，又看看远处与同学打成一片的杨老师。有些胆小的女生，跑到教室门口，倚门回看还在疯的杨老师，暗暗替他担心。很快，校长踱到了杨阳东面前，愤怒地质问他怎么回事。杨阳东像不认识他似的，自管与男生打着雪仗，打着，打着，男生越来越少，最后，操场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依然奔跑着，把满地的积雪“搅得周天寒彻”，仿佛变成了一条雪龙……

这时，同事们也跑过来，他们

发现杨阳东的神情有些异样，就一起把他“押”到了办公室，给他喝茶，让他安静。他们感觉他受了什么刺激，但还没有想到那一层，只是觉得睡一晚，他就会好的。

第二天，同事们发现杨阳东一直没有到办公室来。一个要好的同事去寝室找了，没有；去教室找了，也没有；去食堂找，自然也没有……这时，楼上的一个同事，指着操场尽头围墙下的一个人，说，那不是杨阳东吗？大家跑过去，只见杨阳东在雪堆里埋藏那本砖头一样的大词典……看见有人过来，他瑟缩着，大喊道：不能偷我的词典……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人们知道“样样懂”疯了……

杨阳东休养了很长时间，渐渐地好些了，但是，说话做事，不免有点直愣愣的。大家在背后窃窃私语，很为他可惜。有人在校长室听到一个说法，是他失恋了，据说他暗恋着城里的一位女同学，而这个女同学却嫁给了一个副市长的公子；也有一种说法是，他用脑过度，一天到晚背词典，这么厚的词典把他逼疯了；更有一种刨根究底的说法是，他母亲在他父亲被打倒时，也曾疯过……

只有一个人知道，杨阳东心里的秘密，因为杨阳东一见到他，就会瑟瑟发抖……

终于，在换了一个校长后，杨阳东渐渐地正常起来，后来被安排到了档案室。他只认新校长一人，从不让别的人走进档案室的门。档案室的窗帘，总是拉紧着……

他的案头，还是放着那本大词典……

松阳杂忆

吴欣欣

大潘坑村

大潘坑村，据说是早年潘姓人始居，故而叫潘坑，又有说是因临溪的缘故，叫潘溪，后改为潘坑。“坑”大约是山坳的意思，大潘坑村座落在山坳里，依山傍水，两百余户人家。黄泥瓦屋错落有致，几栋“马头墙”宅院坐落其中，整座村子既有传统村落的样貌，不失质朴之色，又有些“地主”的阔气在其间。近年来，大潘坑村越发干净整洁，修补了坑坑洼洼的道路，并在路边装上了护栏，逢年过节还会挂上喜庆的灯笼，一派美好的景象。

我的童年是在大潘坑村度过的。那条流经村庄的小溪，不仅是村民们的浣洗地，也是童稚少年的游乐场。年少时，我和小伙伴们溯溪而上，小溪里那些深浅不一的清澈水潭，就是绝妙的戏水场所。溪里有被水流抚摸过千万年的石头，我们经常挑挑选选，把最美的那颗带回家。

下游，有一道瀑布，旁边曾经是一座小水电站，背靠几条引水管道，尽头有一个山洞。水从洞中哗哗流出，再从管道倾泻而下，为发电提供动力。小水电站荒废之后，少雨时节，洞中无水，这里就成了游乐场所。有一次，我的班主任老师带着我们爬这个洞道，是谓“探险”，从这头爬进去，全程黑不溜秋，我们战战兢兢，总算看到光亮，是爬到出口了。再从出水口旁边的步梯爬下去，整个过程充满了探索未知的趣味，惊惧和兴奋并存，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大潘坑村有溪自然就有溪鱼。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有谁没去溪里抓过鱼，怕是要有几分愧色的。有很多办法可以抓鱼，其中一种简单方便，人人都会。那就是选好一块水中的石头，用榔头使劲砸。没有榔头也没关系，溪里的石头多的是，搬起一块来砸去便是，然后翻开被砸的那块石头，就会发现原本躲在石头缝隙的小鱼们，会被砸晕漂浮上来。整个过程充满了乐趣。

当然，这种抓鱼的方法因为需要大力气，通常是抓不到太多的鱼。比较常见的是电鱼，甚至还有人使用草药毒鱼。毒鱼的时候最是有趣，村里人互相通知一声，大家伙就带上罩篱、水桶奔向溪里抓鱼了。那时



作者简介：吴欣欣，1987年出生，浙江松阳人，现居慈溪。慈溪市作协会员，文章散见于《慈溪日报》《余姚日报》《东南早报》《台州日报》等报刊。

候溪鱼多，能抓到很多，特别是现在都不常见的石斑鱼。抓到的溪鱼带回家，烧个溪鱼火锅，搭配黄瓜、豆腐等配菜，加入绿色薄荷（松阳土话叫bu fu），再喝上一碗自酿黄酒，这顿饭别提多有滋味了。

流经大潘坑的这条小溪给了我太多美好，大潘坑的山，同样是我无法抹去的记忆。那时，我随父母住在乡政府宿舍，某年盛夏的一天，突然下起了暴雨，窗外雨声霹雳，却又夹杂着叽喳的鸟声，十分响亮。好奇的我赶紧跑到阳台往外看，原来是成群绿色羽毛的鸟儿在箬叶下躲雨，有些还奋力拍着翅膀，这生动的场面令我至今难忘。

在乡政府后山，少年的我用黄泥捏过丑萌的茶壶，然而拿回家晒干了涂上颜色，摆在窗台美滋滋地欣赏，那是我唯一的泥塑作品。后山多梯田，我抓过泥鳅、摸过田螺、摘过野菜、折过甘蔗，甚至还跟着父亲观看过民兵训练打靶。那时，满山的油茶树，我和小伙伴三两下爬上树，坐在分叉的枝干上摇啊摇，从来不担心树枝会折断。我还和小伙伴打野战游戏，有一次几乎集齐了全村的小孩，分成两队。我方是红军，埋伏在草丛、树丛中，等到“匪军”靠近，只听带头大哥大喝一声“冲啊！”我们全体都冲出来战斗。甚是调皮的我，还和小伙伴一起在后山偷过竹笋。那棵竹笋已长高，并不适合折来吃，然而那时我年纪尚小，不关心食材的鲜嫩与否，反正是偷来算数。我双手环绕着竹笋，使劲往后仰，竹笋断了，我也从山坡上滚落了。那次我脑袋摔得晕乎乎，万幸没有严重受伤。

想来，大潘坑的水和山，我快乐的童年时光。遗憾的是，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我家也搬离大潘坑村，此后很少有机会再回去看看了，这一晃又好多年了。

苏马坪、小苏坑村

苏马坪村据说是一座因采矿而起的村子，在村子的附近有座山叫大毛砚背，山上还留有古人采矿的“银坑洞”数十个，另有苏马坪行政村所辖的上银岭湾、下银岭湾自然村，都与采矿有关。如今的苏马坪或许会因为“星空博物馆”和“石斑鱼基地”吸引人们前来游玩，“采矿”带给苏马坪的印记却早已随着漫长的时光淡去，除了几处遗址或可探访，几乎可以说已是毫无关系。

苏马坪是我母亲的老家，我小的时候，常随父母

去外公家小住几日。那时，外公家紧邻公路，外墙根儿处有一道清澈的小水沟，有小鱼群在其间嬉游。门庭里曾经种过一棵枣树，挂满了累累果实，在二楼平台伸手刚好可以摘到甜脆可口的枣子。后来这棵枣树被砍掉了，甚是可惜。

这栋房子是外公与大舅同住，左半边外公居住，右半边大舅一家居住，我有时睡在外公这边，有时睡在大舅那边，有时在这边吃饭，有时也去那边吃饭。外公的厨房简简单单，一方土灶，旁边是一张八仙桌配几张长凳，老式的碗柜里放几只陶瓷碗。虽然有左右两个门，窗户里透进的光线却似乎不太明亮，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喜欢待在这里帮忙烧土灶。农村烧土灶，点完火之后得用“吹火筒”保持火焰旺盛，否则一不小心火苗就偃旗息鼓了。小孩子对这些事情抱有热情，哪怕没有太多力气，也得鼓足腮帮子，闭住嘴巴堵住筒口使劲吹啊吹。当然，生火还是要靠大人，小孩子终究只是小打小闹罢了。灶膛里的火苗窜起来，锅里的饭菜香喷喷。

松阳人喜欢烧一道叫“豆腐娘”的菜，我在外公家也是时常吃到的，但更有印象的是外公烧的“歇力茶”。“歇力茶”不是茶，是一种药膳，作为食物现在常见的是和猪脚、鸡蛋一起烹制，俗称柴根汤，柴根蛋等等。外公则会买来夹心肉和歇力茶根一起烧。架在黄泥小火炉上的铁锅里，柴根汤煮沸之后咕咕作响，颇为悦耳。汤和肉的颜色因为药草的缘故变成了棕色，味道独特可口。盛一口汤喝，夹一块肉入口，简单的菜肴，满满是温暖的感觉。当然，与今日我人近中年又远离故乡对歇力茶的感受迥然不同，年少时我觉得它更多是一道充满热情的菜肴。谁家烧了柴根汤，主人便会邀人来吃，绝不独自享受。如今，歇力茶与豆腐娘，更多成了一种乡愁。

苏马坪村大体呈带状，公路顺流而建，民居则分布在公路和溪流的两边。村庄以公路往安民乡政府所在地大潘坑村方向为首，有座伐木场，以社殿潭往小苏坑村方向为尾，整座村子并不大，但对于小孩而言，无所谓大小，只要有溪流就意味着充满乐趣。

据说以前，外公做过这样的营生——伐了树木，做成筏子，用竹竿撑着它，沿着这条溪流漂流去外地卖掉木材，然后再辗转回村。这和他年轻时被国民党部队抓去当壮丁，后来得以偷跑回来的事情一样有趣。当了“逃兵”，跑回家继续当农民的外公会在家门口的溪里捕鱼。儿时我真的亲眼见过他用溪里的石块垒成两行，形状像喇叭一样，这头打开让溪鱼随着溪流向前游动，喇叭口收紧，卡进一个竹篓，在竹篓里装一些竹条防止进网的鱼跑出去。这个陷阱摆好后，

外公便可做其他事去，过上半天时间再回来，拎起竹篓看看抓到了几条。比起电鱼、毒鱼，这纯绿色的捕鱼方式更和谐自然，不在意鱼有多少，小有收获能加个菜就好。

有意思的是，苏马坪临的这条溪流，和大潘坑的是同一条，溪水从大潘坑一路奔流，汇集了安岱后方向、乌弄方向的几条支流之后，流经苏马坪已经相当有规模。它继续向前，成为松阴溪的支流，又成为瓯江的支流，最后成为茫茫东海的一部分。无论是和小姐妹们在小水电旁抓鱼，还是在水潭里游水、捡石子，这条溪滋养了我的童年。

很少有人会专门为溪里大大小小的水潭取名字，所以惯用附近的建筑物来标识地点。社殿潭是苏马坪社殿旁边一处较深的水潭，听说以前有人不小心在这里丢了性命。我每次从苏马坪去小苏坑的时候经过这里，经常会莫名感到害怕，生怕自己一不小心掉下去。这个水潭的附近，有一棵很老的枫杨树，树干斜卧于溪流上方，中空，人可以钻进去玩耍，如今它仍然枝叶繁茂，生机勃勃，如果有机会去苏马坪，是一处游玩的绝妙去处。

过了社殿潭，马上就到小苏坑。小苏坑是苏马坪的自然村，寥寥十来户人家，其中就有我的大姨家。也正因为如此，于我而言，小苏坑成了与苏马坪同等重要的地方。大姨的家背靠着山，正门的视线却被邻居的三层楼房完全遮挡，是以整栋房屋的光线实在不理想。想来，这座房屋的唯一好处可能就是一开后门，我们便可以往山上了。我以前跟着大姨上山去摘过野生的杨梅，杨梅树很是高大，但野生杨梅那酸溜溜的滋味实在一言难尽。大姨总和我说起我的一些童年轶事，比如告诉我小时候，我信誓旦旦地告诉她，我会帮她去山上砍柴火来烧灶头，说我对她真好；告诉我有一次下雨突然发大水，我和村里的另一个小姑娘原本一起在石桥下玩，她却只看到那个小姑娘，没有看到我，胆战心惊地担心我被大水冲走了，后来在另一处地方发现了才放下悬着的心。关于这事大姨念叨过多次，小苏坑石桥下的水潭对于不会游泳的幼稚小儿确实是危险之地，只是我当时尚不记事，一点也想不起来，只能从她的言语里体会她当时的心情。

我的大姨从年轻时便没有享受到很好的命运，直到她生命的尽头，都让我时常体会到人生弥漫着的辛苦。去年夏天，她因病离开了我们，听亲人们讲起弥留之际的种种，不禁让我泪湿了眼眶。想到那座过了石桥右转再左转走进去，藏在大房子背后依山而建的黄泥瓦屋，我们从此没有机会再去了，连带小苏坑存

在的意义，突然好像消失了，这让我十分悲伤。

其实，小苏坑真是个美丽的小村子。它座落于一大一小两条溪流的交汇之地，小溪流岸上有株漂亮的小叶紫薇树，据说几百岁了。花开时节美丽无比，足以令人停下匆匆步履。村里的溪石滩很宽阔，非常适合闲游。清晨，听见公鸡打鸣之声，露水打湿爱花的女主人种植在路边的花草；夜晚，万籁寂静，只听见哗哗的流水声，仰望星空看看繁星点点。龙年新年我去苏马坪探亲，知道了小姐妹的拆迁安置房就建在小苏坑，也去参观了一番。小楼盖得漂亮舒适，我的内心涌动着欢喜，原来我与小苏坑的缘分，并没有因为大姨的离去而终结啊。

燕田村

开车经过洋坑埠头到大樟源口这段公路，如果你往左边看，会看到山上有一条“天路”——这条盘山公路沿着峭壁，蜿蜒曲折。沿路有一道小瀑布，丰水期瀑水倾泻而下，清凉的瀑水掺杂着山林的清香，湿润鼻腔，令人心旷神怡。水珠溅起的微凉，落在行人的脸颊，打湿衣襟，带来丝丝惬意。公路靠近山顶，突然转了个弯，消失在视线里，几棵并排生长的大树犹如忠诚守护者，默默地迎接来往的行人。

盘山公路的尽头，就是燕田村，一座深藏在高山之巅的古村落。公路未进村时，可以遥望对面山上的山徐村。这些古朴的高山村落宛如明珠镶嵌在松阳的群山之中，散发出宁静自然的魅力。燕田村就是这样一处世外桃源。它座落在叶明山群山顶上的盆地之中，整体呈椭圆形分布，四周高耸，中间低平，犹如燕子筑巢之所，据说这也是燕田村名字的由来。我一直以为燕田村最早的居民是为了躲避战祸，从邻省迁徙而来。但是后来父亲告诉我，实际上是我们的先祖万七公在寻找开荒之所的时候，发现了这里，从此便定居于此，逐渐发展成今日的规模。

无论出于何种缘由，我的先祖们发现了这里，并在这里生存繁衍几百年，成为地地道道的“山里人”。是山里人，便与青山紧密相连。山既是依靠，也曾是村民“看世界”的障碍。如今，盘山公路将燕田村与外界相连，便利了人们的出行。然而在过去，往来燕田村必须翻山越岭，那名叫“燕田岭”的山岭就是其中之一。小时候我随父母回燕田村，通常是从洋坑埠头翻越燕田岭的，偶尔也会从安民乡的银岭湾口途经上银岭湾去燕田村。

于我而言，燕田岭是一段割舍不掉的记忆。燕田岭风景堪称秀丽，除了有许多树龄达到数百年的樟树、马尾松、苦槠等，更有一处颇具气势的梯田横亘在山峦之间。而银岭湾口这条山道，走的人较少，记忆中我也极少走，对沿途风景的印象非常模糊，想来风景必是不差的。我不记得景色，却记得“味道”。沿路采摘过野柿子、鸡爪子、地菍果、黑老虎、赤楠果等野果，其中地菍果，我们土话叫“地螺丝尼”，黑老虎，叫“糯饭团”，从形状上来看，非常贴切。燕田的群山上，还有很多种类的野果，我与父母每每提起时，大家总是兴致勃勃。遗憾的是，我真是许多年没有品尝过了。

在红色旅游盛行的当下，燕田村也不会被忽略，因为在燕田岭上，曾经打响过“燕田战斗”。儿时，我对“打仗”之类的事情充满了兴趣，每次翻越燕田岭的时候，总会向家父问起这些。家父似乎也是一知半解，只告诉我说燕田岭上还留有子弹头，以及村后的银坑洞里藏身过一位受伤的红军战士之类的事件。我查阅史料，得知“燕田战斗”是一次红军针对国民党军队反追踪战斗。战斗的形式是伏击战，红军隐藏在树丛中，把敌军引至燕田岭，激烈的战斗在此开始，并以红军的胜利告终。燕田岭上还有没有子弹头估计得大面积挖掘才知道，藏身红军战士的银坑洞，家父带我去实地探寻过。当年我们拨开半人高的杂草，银坑洞隐匿其中，的确是非常理想的藏身之所。这小小的银坑洞，是善良勇敢的燕田村村民为中国革命做出微小贡献的见证者。

离银坑洞不远的地方，就是燕田村腹地，我家的老宅就在这里。过了“吴氏宗祠”旁边的小石桥，紧挨着黄泥土墙，一条窄窄的青石路通向前方。如同我外公的房子，紧挨着墙根的小路边，也有一道水沟，前些年我回村，还可以在水中看到自由的小鱼，童心未泯的我试图用简单的工具抓它们。沿着这条青石小道行走，几个转弯，便到我家。

其实，燕田村不是我成长的地方，待在这里的时间，即便是累计起来，也不算太长。小时候我对燕田

村的感情，似乎只是停留在“爷爷家”的层面，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对燕田村的认同也多了起来。过去十多年，我居住在慈溪，日常的饮食仍然以肉食为主，对于慈溪人热衷的“红膏炝蟹”等海鲜，至今尚未适应，也未敢轻易尝试。这也证明了我确实是地道的山里人，本族的那本厚厚的宗谱里也有我的名字，我的根在燕田。

由于每次回燕田村只是短暂居住，我的玩伴并不多，除了亲戚的小孩，其他人的面孔已经模糊不清了。有时，家父会介绍某个人，说是谁谁，我总是用哦一声来掩饰我的心虚。我常常一个人在村里闲逛，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大伯父家旁边的一处晒场。那儿地理位置高，视野开阔，既是玩耍的好地方，又是观赏风景的好位置。儿时我喜欢独自跑上跑下，好不快乐。长大后再回去，就喜欢端着相机去那拍照，回忆旧日时光。

在晒场可以眺望半座燕田村，水泥路从山脚延伸进来，将整个村子贯穿。道路两旁的农田，在金秋时节飘着稻谷的芳香，向大地诉说着丰收的喜悦；下雪的冬天，缤纷颜色藏了起来，天地纯净，鸟雀仍在其间啄食；春天，则冒出一片片油菜花田，蜜蜂忙着采蜜，翩翩飞舞；夏天，吴氏宗祠旁边的池塘里，荷花朵朵绽放，与夏夜里漫天的繁星一起成为难忘的记忆。吴氏宗祠也曾是苏维埃政府旧址，记录着那段艰苦同时也充满希望的燃情岁月。

每年大年初二，燕田村的舞龙灯也从宗祠“起龙”，紧接着会来到不远处的社殿。今年我回家过年，有幸见到了燕田村的舞龙灯。夜幕降临，人们听着咚咚锵的锣鼓之声，看着舞龙队里的十几位乡亲每人举着一节龙身，在龙头大哥的带领下，时而左挪右闪，时而绕着柱子转圈，三出三进之后，鞭炮声响起，把气氛推向高潮。燕田村的龙，不单是在本村，还要去外村表演，把吉祥带给其他村的居民。在岁月的长河中，舞龙灯这一传统活动，延续着古老的乡愁与美好的祝愿，也呈现了燕田村的美好与希望。

应爱卿散文选

那夜的雨

应爱卿

被窗外的雷声和雨声惊醒，一看时间才凌晨三点，离天亮还有好长时间，那就继续睡。雨越来越大，雷声不息，在黑暗里没有了睡意。忽然想起我儿时那个雨夜，虽然过去了四十年，却至今仍无法忘记那一个雨夜。

那时我十二三岁吧，还在读小学，也是这样的暮春初夏季节。那天早上，我上学出门前，母亲和往常一样交代我放学后的事，母亲父亲和哥哥今晚要晚回来，继续去窑厂出窑，要把那窑剩下的砖出完才能回家，叫我放学后做饭，把鸡鸭赶进笼，吃了饭做完作业自己就先睡觉，不用等他们，他们什么时候赶完活真无法估计。我愉快地答应着，父母亲都去辛苦劳作，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些小事我都会一一做好的。

放学铃声一响我就冲出教室急急忙忙回家，到家把书包一扔，挑上两只竹篮，先到自己家的自留地里割了满满一篮子大青菜，摘了一篮蚕豆，我们叫它大豆。挑回家，把菜的边叶老叶剁碎了掺在糠里喂猪吃，嫩叶做了烤菜。在烤菜的同时，见缝插针把大豆的壳剥了，然后从咸菜缸里取了母亲腌制的咸菜，做了满满两大碗咸菜炒大豆，尝了一口，柔糯的豆香，入味的咸菜，可以足足干掉三大碗米饭。加足马力再煮一大锅米饭，蒸笼上蒸一碗大头菜干丝，淋上自己家种的菜籽油。想着父母亲如此辛苦，还自作主张用自己家鸭子生的一只大鸭蛋（平日里是舍不得吃的，积攒起来去卖的）炖一碗蛋汤，用筷子足足甩了一百二十下，加的是汤罐里的温水，出锅时一定是一碗又稠又香又滑的蛋汤。饭香了，大头菜干特有的香气随着团团雾气弥漫在灶头上。天已经暗下来了，我熄了火，打开鸡笼门，把鸡赶进笼，放上拌好的糠槽，鸡还是雏鸡，孵出不到两个月，有几只已经长出了一些硬毛，我仔细清点，怕落下一只单独在外过夜，这个天气如果淋了雨还是会冻死的，还怕黄鼠狼叼走吃了。数了数一共十二只，不多不少，看着它们美美地抢着吃糠，大功告成。然后去河里赶鸭子，鸭子们经过几个小时在河里觅食，估计已经饱了，一唤就上岸来了，六只鸭子摇摇摆摆回家，乖乖进笼子了。



作者简介：应爱卿，慈溪人，70后，宁波作家协会会员。多篇散文以及诗歌发表于《杜湖》《浙东》《雪窦山》《文学港》《齐鲁文学》《时代报告》等刊物。

一切顺利完成，肚子还不怎么饿，我就一边写作业一边等着父母亲回家。那时候我们农村用电是一天有电一天停电，一拉开关，满屋子都是亮堂堂的橘黄色，没有停电，太好了，在柔柔的灯光下写字，字也写得端正清晰，速度也快，所有的作业很快都完成了。

看看三五牌闹钟，已经是晚上七点半了，肚子咕咕叫了，父母亲还没有回来，我就一个人先吃饭了，往灶洞里再加点余灰，父母亲回来时锅里的饭不至于太冷了。九点了，瞌睡来了，我关了门，一个人去房里睡觉了。忽然被一阵惊天动地的雷声惊醒，紧接着就是噼里啪啦打在瓦上的雨滴声。我起床想去看看，可一拉开关，灯不亮了，反复几次就是不亮，我想或许房里这盏灯的灯丝断了，就摸索着去外间开灯，拉了几次也同样没有亮。那肯定是停电了吧，是打雷打断了电线吗？屋外的雨越来越大了，雷声一声接着一声。我哆哆嗦嗦摸回到床上，抱着被子，想着在窑厂干活的父母亲，窑厂是否也停电了？那么他们摸黑坐在地上休息一下吗？窑厂老板为了出完这窑砖，早点入下一窑，一定不会让干活的人休息的，他们有柴油发电机，一定发电干活了吧。这么晚了，父母亲一定饿了，他们带的饭不知是否够？这雷电交加，发电机的电是否会漏电？砖出完了吗？这么大的雨，父母亲雨衣带了吗？窑厂到家至少三四里路，还有一条很长很宽的河，怎么走回家？在黑夜里，我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担心。每一声雷响，每一次闪电，我的心都会颤抖一下。父母亲在回来的路上了吗？他们拉着哥哥，在泥泞不堪的田埂上艰难地移步吧，他们的身上一定全湿透了吧，火热的窑厂温度让身上的衣服都是汗水，现在冰冷的雨水浇在身上一定冷得很，那大大的雨点打在脸上一定很疼吧。我心里不断祈求老天爷雨快点停了吧！

黑夜总是漫长，等待更是漫长。我抱着被子流着泪，祈求着父母亲和哥哥早点回家吧。我不敢去点蜡烛，母亲说过，我一个人在家点蜡烛或煤油灯不安全，万一我睡着了，万一风把蜡烛吹倒了就要引起火灾，那后果不堪设想。我一个人夜里也绝对不能出门。所以我好好听她的话，才让她不那么担心我。忽听得梁上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一定是那可恶的老鼠出来找吃的了。我把棉被严严实实包裹着自己，害怕梁上的老鼠掉到床上来。闪电和雷鸣一直在交替着出现，雨水拍打着瓦片，屋檐滴落的水如瀑布声一般，河里的水是否会漫上路面？会不会做水？听着不远处张家门头的仓库里，传出凄厉阴森的猫叫声，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这些恐惧的元素揉入漫无边际的黑暗里，让我在恐慌不安中迷迷糊糊。忽然一个超强闪

电，紧接着一个惊天动地的雷鸣，大雨戛然而止。我看不见闹钟已是夜里十二点了。屋外的雨渐渐小了，父母亲和哥哥一定快回来了吧，按以前的出窑速度，正常情况最后一晚的出窑不会超过晚上十二点的。我咕噜一下爬起来，摸到灶间，用手摸到灶头里面一口大锅，加足了水，点了柴火，灶洞里的火慢慢旺了，锅里的水渐渐热了，一锅热水一定能温暖父母亲和哥哥的身体，我的眼泪在灶火里也慢慢干了。我终于听到熟悉的脚步声了。脚步声越来越近，当我听到门开的声音，我的心跳得猛烈，哐当，门开了，忽地灯也亮了，我看不见三个黑乎乎的人。我一把抱住全身湿透的母亲，哭着说“妈，我好害怕……”母亲说不怕不怕，我们回来了。电来了，橘黄的灯光填满了小屋。

母亲立刻给父亲和哥哥打了热水，让他们擦洗，她自己最后擦洗。父母亲和哥哥用热水清洗了之后，我已经把锅里焐着的饭菜端上桌子，盛好饭了，我也陪着他们一起吃饭。我问母亲他们怎么走回来的，母亲没有说，但我知道一定是跌跌撞撞摸回家的，第二天我看不见他们膝盖上的许多淤青。母亲一直说我这个女儿真乖，家里安排得妥妥帖帖，饭菜做得像模像样，还想到烧热水……那满满一锅一尺八寸铁锅的饭，快被我们掏空了。柔和的灯光下弥漫着菜籽油香、大头菜丝香、烤菜香、咸菜大豆的豆香、蛋汤的鲜香，还有父母亲和哥哥头发上的肥皂香。那时候的生活有时很苦，苦得一年辛苦劳作，也没有什么积蓄；有时也很香，比如一家人在一起吃掉一锅津津有味的米饭。

清晨雨终于停了，我推开窗，看见窗外的橘子花开了，叶子葱翠，花香浓郁。

母亲的嫁妆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的嫁妆是两只红箱子，一只铜火熜，两把铝酒壶，两只锡罐，一对狮子斗缸，一盘花茶碗，一顶黑阳伞，还有一只状元篮和鞋藤盘。七七八八的木桶坏了的扔了的，新家伙不断更新的，印象不深，也就记不住了。

我记得的这些母亲的嫁妆，是陪伴我们长大的东西。樟木箱在过去的那年代是嫁女儿的必需品。我为什么一直记着它，是因为为了两只红箱子还挨了母亲的打。小时候母亲是非常辛劳的，不是去田间劳动就是上山劳动，刮风下雨基本没有空闲，虽然我还年少，家务活就全部落在我肩上了。一天天气晴好，我

想着把被子晒晒，抱着被子从红樟木箱前穿过，人小力气不大，被面蹭到了箱子，被箱子的铜钩子勾住了，我还死命往前拉，哗啦，一条被面硬生生被撕了个大口子。母亲晚上放工回家，看着这条被面着实心痛，她累得直不起腰，还要落夜在灯下缝补，忍不住打了我几下屁股，说我做事这么莽撞，家里唯一没补丁的被子也破了。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买布不但要有钱还得要有布票才能买呀，这被面撕烂了，现在想想当真不只心痛二字呀。

铜火熜是我和哥哥的最爱。冬天里全靠它了。母亲每次烧饭后把火星沫子放在火熜底部，一层柴沫子一层炭火，然后在面上盖上冷灰，按压结实。火熜慢慢地热了，可以热好几个小时，从早上热到晚上，从晚上热到天快亮。鞋子、袜子湿了全靠它烘干。手冻得僵硬了，连写字的笔都握不住，全靠它暖和过来，把被窝焐热，把衣服烘热。有时候嘴巴实在馋，哥哥还会在铜火熜里煨几颗倭豆、黄豆，噼里啪啦一响起，豆子就可以吃了，那真是香，绝对比现在的肯德基香上不知多少倍呢。也顾不着烫，直往嘴里扔，尽管烫得咧着嘴，还是吃得津津有味。雪子唰唰响的寒冬，脚冻得像被啃掉似的，我们穿着棉鞋站在火熜上，等脚热了才下来。幸亏铜火熜材料厚实，经得起我们这些十岁小人的折腾。在那时候的寒冬腊月，我觉得铜火熜是世上最好最好的取暖器了。想都没想到，如今有电热油汀、空调，不用担心寒冷了，只是这些新家电已经没有了我们儿时的童趣了。

两把铝酒壶和两只锡罐到现在还一直保存非常完好。每次家里做祭日或过年过节一定拿出来用用，这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母亲会买鱼肉，会买以前我们不舍得买不舍得吃的小菜食品。还会买点黄酒，用铝酒壶在灶台的烫罐里烫热，供好祖宗大人后，才会叫父亲喝几杯。炒好的花生瓜子冷透了就放在锡罐里，客人来了取一盆招待。当然我和哥哥总是趁母亲不在，偷偷摸摸去开锡罐，偷一把花生或瓜子跑到外面吃。母亲常笑着说一句话，老鼠管谷仓。原来我们是老鼠，管着家里的谷仓——锡罐。哈哈，终于在两只老鼠的管理下，谷仓不久就见底了。现在每次路过炒花生炒瓜子的路边摊，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买一些，然后把它装在这两只锡罐里。空闲了，看电视或者看书时，拿一把出来，剥剥嗑嗑，回味一下那时候的情景，着实不错，感叹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呀，以前没得吃，现在是怕吃多，怕吃胖。

一对狮子斗缸，一盘花茶碗，一顶黑阳伞，还有一只状元篮和鞋藤盘，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在了。狮子斗缸母亲拿来放糖和盐，用着用着摔碎了。茶碗呢，

据母亲说都是我摔碎的。小时候吃饭，我一定要用这花花碗盛饭，三四岁，五六岁，自理能力还不是很强，一不留神碗就开花。母亲说，好在碎的都是碗，人没磕磕碰碰就好，否则姑娘家破相了。只是可惜这茶碗是我母亲的外婆送她的嫁妆，留给我母亲的，如果现在还在，那可是价值连城。我母亲的外婆家是个大财主，那东西可算是古董了。咱穷人也没这财运，没了就没了。不过我以后看见心仪的茶碗再买一套，好好泡碗茶，叫母亲大人坐上座，让她尝尝女儿递上的盖碗茶。

鞋藤盘陪着母亲好多年，一直到我儿子小时候还在，还用它给我儿子做小鞋。母亲说小孩子穿布鞋舒服。母亲的女红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兄妹小时候，虽然家里穷，可母亲总是变着法为我们做出一双双全村独一无二的布鞋。方口的，船鞋，搭攀的、松紧带的，式样好，大小合脚。正月里在村子里跑一圈，脸上老有光了。不是这家来要鞋样就是那家来借楦头，母亲总是来者不拒。母亲为我儿子做了好几年的棉鞋。现在老人家眼已老花，儿辈们也已不穿她做的鞋了，那鞋藤盘也发霉被蛀虫蛀掉了。

母亲的嫁妆所剩无几了。许多东西虽然不在了，可那些时光一直都在！老时光，希望再慢一点遗忘！

阿 秋

忽觉岁已远，秋意正阑珊。近些天早上醒得特别早，四点多天还没有完全亮，倾听着窗外秋虫的呢哝，回想起梦中的情景。昨晚我梦到了阿秋。

阿秋是在他乡的第一个童年朋友。我有四十多年没见阿秋了。

那年我八岁。那时候虽然是责任制，田地分到户了，像我们家四口人，分了三亩地，晚稻收割后种上油菜籽，要到第二年的三四月才可以收油菜籽，然后再种早稻，然后再双抢大忙季节。田里的收入实在有限，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要想致富，那还得动脑筋、挣外快。这次外出是父亲的一个朋友来叫去的，去蟹浦岭，那里造柏油马路，需要劳力拉石子拉沙子，每拉一车五角钱，一天一个男的正劳力加一个女劳力推车，能装拉十车，大约五元一天，那是我哥哥两个学期的学费呀，真的是诱人的薪酬。农忙结束后，趁着空档，村里的乡里乡亲就跟着我父母亲一起外出打工。那时我哥哥已经在上小学了，就寄养在邻村的姑妈家读书，我就跟着父母亲去打工了。

拉着手拉车带着铺盖行李走到蟹浦岭，我在父亲的手拉车上睡了好几觉才到那里，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估计足足走了好几个小时吧，哪像现在的交通方便，乘汽车到宁波也就一个小时。我们到的是蟹浦岭旁一个靠山的小村子，听母亲说这里叫林山。离村子不远处，有一个大仓库，我们在那里落脚。有夫妻搭档的，有兄妹搭档的，一共去了八户人家，小孩就只有我一个。

安顿落脚后，大人们就马上开始了拉车挣钱的生涯。我在新环境中感到新奇。开始几天，大人们出工拉车，我一个人在大仓库睡睡觉，无聊时，就去看大人们拉石子。从山脚下把用炮打碎的山塘碎石子装满手拉车，一直要拉到几里外的大路旁，过好磅秤，要达到一定的重量才能算是一车完成，领一块牌，一天完工按牌子记账，十张牌子就是拉了十车，就能挣五元，一个月一结算。每次到陡坡，这满满的一手拉车石子，一个人拉上坡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后面推车的人用尽力气推，才能艰难地一步步往上走，有时候石子装得太满，平路还能拉着前行，上陡坡时，一个人根本就推不上坡，那后面一辆的人会停下来帮着前一辆先上陡坡。这一车又一车的，大人们不知磨破了多少双解放牌劳动鞋，湿透了多少次的衣衫，磨破了多少双手套。每一分钱都沾满汗水。看着大人们如此辛苦，回来还要自己做饭洗衣，我就自告奋勇对母亲说，以后烧饭我全包了，喝的水我全部去灌好。大人们不相信，我一个毛孩子能用八只经济炉做饭？我说你们把米放进钢精锅，中午回来看看。对我来说用经济炉烧饭倒是不难，因为看着大人们烧了很多次了，就是煮沸的时候要管好火，火太大米汤水溢出来会把经济炉的火扑灭。但刚开始烧，过早关掉火，饭就要有点夹生，烧得过头，饭就焦了，锅底结的就会是黑色米粑了，那粮食就要浪费了。随着烧的次数增加，我也慢慢摸出名堂，米要先淘好，然后等米发涨。在大人们回来前大约一个小时煮，大火煮沸后，打开锅盖煮，防止米汤溢出来，看着米粒开花了，然后盖上锅盖用中火煮，看着水基本收干了，用小火煮一会儿，闻着有点香味，听到锅底有点结锅巴的声音后，就关火焖着，等着大人们回来吃饭。

最犯难的就是取水。那时候根本没有自来水，我们饮用的水是山脚下的一个大水池里的水，那里的水很干净，旁边小屋住着一位老大爷，还有一只大黄狗。每次路过门口，那大黄狗就会吼叫，我非常害怕，每次和母亲一起去灌水总是提心吊胆的，恐怕睡着的大黄狗突然醒来，向我扑过来，它一移动，我就吓得屁滚尿流，死死躲在母亲后面，靠母亲拉着才能

走回来。可母亲说，你只要不动，说话轻柔，它就不会咬你，它吼叫的时候，就站着不动，如果蹲下去，狗以为你拿东西去砸它，它就会更凶，你千万不能跑，那狗窜出来的速度可是飞快的，你是绝对跑不过它的，你撒腿乱跑，狗以为你偷了它主人的什么东西，一定会追上来死命拖住你，把你咬得血淋淋。听了母亲的话，胆子略微大了一点，就硬着头皮去灌水。我每次路过老大爷的屋前，总是心惊胆寒的，后来一个人去的次数多了，那狗也慢慢地不朝我叫了。我把装水的塑料壶，总是灌得满满的。让大人们回来就有清凉的山水喝。如果天特别热，怕父母亲带的水不够，我还会把水送到父母亲他们上陡坡的地方，让他们歇一歇，喝口水。

慢慢地，烧饭、洗衣、灌水，一切都干熟了，空余的时间也就多了，就感到有点寂寞了。每天一个人待在一个大仓库里，吃喝拉撒睡，没有什么新鲜感。不是呼呼睡觉，就是挖着鼻屎，一个人坐在路边发呆。在大人出工时间，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没有一户人家可以串门，真正的孤单留守。跑到大人们装石子的地方灰尘多，又脏又吵。一天，我坐在路边一手扯着路边的狗尾巴草，一边伸长脖子往村子里看，盼望着村子里有人走过来。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小姑娘和一个妇女向我走过来。我朝她们笑笑，我说我是住在仓库里的外地人，拉石子人的女儿。我说我能和她玩吗？那个妇女和蔼地说，可以，但是现在得先把仓库打扫好，然后你们就去玩。小姑娘叫阿秋。妇人是阿秋的母亲（当地方言叫阿姆）。阿秋她是跟着她阿姆到我们住的隔壁仓库来打扫。她阿姆说，马上来养蚕了，仓库都要打扫消毒的。我自告奋勇加入他们的队伍，打水擦窗，用石灰水洒地面。把许多竹匾拿到太阳底下晒，然后再一只一只放在竹架上。阿秋阿姆几个几个拿，我和阿秋两个人抬一只竹匾，哎呵哎呵，不亦乐乎。帮助阿秋阿姆完成打扫后，阿秋阿姆回家去忙了，我和阿秋就玩在一起了。

我和阿秋一见如故，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小伙伴来冲淡寂寞的时光。我把狗尾巴草折成的花环带在她头上，顺便摘了几朵蒲公英插在花环上。阿秋说，这个蒲公英不好看，带我去山脚边摘好看的花。我记得那是一种紫色的花，花型有点像蒲公英，又有点像蟹爪兰菊花的头。阿秋说这野花还是个药材呢，有清热解毒止血的作用。但是这种花草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后来在百度上查了，才知道叫刺儿菜。还记得阿秋告诉过我有一种虎尾草。有一次我的腿不知道被什么虫子咬了一下，一下子起了个大疱，又烫又痒又疼，肿得像个小馒头。阿秋就采了这个刺儿菜，放进

嘴巴里咀嚼几下，吐出来贴在我的腿上，用个布条给我包扎着。奇怪，第二天，疱果真小下来了，不怎么疼和痒了，再贴了一次就完全好了。林清玄说：走遍天下，再也找不到一株不能做药的草，天下不生无用的草。我真是佩服阿秋，她这么小年纪居然懂得这么多。她像一棵林间的仙草，让我遇到了。

以后她一有空就会找我来玩。我们一起去采蘑菇，她能辨别什么是毒蘑菇，什么蘑菇是可以吃的。记得她曾告诉我，一是看，越是颜色鲜艳漂亮的蘑菇越是有毒；二是闻，有毒的蘑菇，它的味道闻起来有特别的恶臭味，还有就是把采的蘑菇中间撕开，如果流出的分泌物清亮亮的，撕开的地方不会变颜色的是没有毒的；如果分泌物浓稠变成褐色，撕开的蘑菇变色的，基本都是毒蘑菇。还有她教我的一些鉴别的方法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采的蘑菇，拿回家让她阿姆挑选过才放心吃的。记得我们第一次采蘑菇回来，她阿姆煮的蘑菇汤，真是太好喝了。把蘑菇先在开水中过水，把干菜先煮开，然后蘑菇再放入锅，起锅的时候滑一个鸡蛋，盛在大碗里，再撒一把门口种的小葱。褐色的蘑菇和干菜，黄白相间的鸡蛋丝，碧绿的小葱，又浓又醇的黄酒一样的汤色，那香气直往鼻孔里钻。没有味精和油，那原汁原味的鲜美和香气，让我直流口水，我吃了满满两碗饭。在这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好像再也没有喝到过那样鲜美的蘑菇汤了。

养蚕是非常辛苦的。每天要检查蚕拉的屎是什么样的，桑叶是否太干，是否拉肚子了，要及时清理蚕屎，桑叶吃完了要及时添桑叶。随着蚕宝宝的长大，每两个小时就要添桑叶了，晚上也不能好好睡觉。快要吐丝作茧前，还得做好一个一个的竿子，让蚕宝宝上山。直到全部的蚕宝宝都上了山，收下蚕茧，把蚕茧在开水中煮沸，晾干待卖，等卖个好价钱，才算一轮完工。这都是阿秋告诉我的。我在那个仓库里，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蚕宝宝，一担又一担的桑叶，蚕宝宝从蚕卵到蚕茧的整个过程。忙过了养蚕季节，阿秋和她阿姆就有空了。阿秋阿姆总会做些好东西，阿秋每次都忘带给我吃。番薯片，里面还有黑黑的芝麻，炒得特别香，又甜又脆。盐炒蚕豆又香又脆，还有番薯捏拌，又韧又甜。我们还会一起去剪麻叶艾青，做艾青饼。艾青麦果韧结结，吃了还想吃。我们会一起剪马兰荠菜，在豆荚缝隙里穿来穿去，不知不觉金灿灿的油菜花开了，不知不觉油菜花落了。我和阿秋欢畅在童年的田里种下美丽的花朵。

阿秋陪着我去灌水，那大黄狗，再也不会对我凶狠地吼叫，她会在阿秋脚边咬咬她的鞋，舔舔她的脚，我也能摸一把大黄狗的背了，我再也不用怕大黄

狗了。感觉和阿秋一起开心的日子才刚刚开始，可一天父亲说，该回家收油菜籽割麦子了，秧苗也该播了，该为种早稻做准备了，这里结完账，就回家忙农活吧。

我忘记是否与阿秋告别了。我现在只记得阿秋的眼睛很大，声音很甜，如果长大了，相貌应该和女演员蒋雯丽差不多吧。我忽然明白，这么多女演员，我为什么最喜欢蒋雯丽了，或许有阿秋的影子吧。

跟着父母回家参加农忙，双抢过后就是新学期了，我也开学上学了，就没有机会再跟父母亲出去。蟹浦岭那里的柏油路也已经铺完，估计工程队已另移他处了吧。

阿秋也就一别无再见。

四十多年过去了，曾经的池塘边、仓库早已物是人非，那条用父辈们拉出来的石子浇成的柏油马路，早已几次重修。那个给我温暖和友情的阿秋再也未曾见到。或许是年纪大了，居然这段时间很多次莫名地想起阿秋，或许阿秋也在想我。不知道她嫁到哪里，她的人生会是怎么样？如果现在见到，就算我们面对面，估计也不一定认出彼此吧，但是在我们心里的某一个角落，总是会情不自禁想起。就算现在的境况并不如意，回想起童年时阿秋的种种，善良友好智慧的阿秋，一定会在平淡中找到自己的美好，会在平凡中找到自己美丽的落款。但愿一切安好。

冬夜不再使你寒冷

那是1991年冬天，是大雪的季节。

那一天我上前夜班，寒风刺骨，到了晚上九点多，我已全部完成病房的工作，病人们多数已安静入睡。我坐在护士站，冰冷的水泥地逼上来的寒气，叫人瑟瑟发抖，脚上虽然穿着妈妈亲手做的棉花絮棉鞋，但脚趾头似乎要被啃下来的感觉，手脚满是冻疮。没有空调、没有取暖器，现在想想那僵硬的手是怎么打针的。

正当我冷得缩头缩脑时，急诊室的工人阿姨来通知（那时普通病房还没有电话），等会要收个口腔科外伤病人，叫我准备好病床。我在的是口腔科、耳鼻咽喉科的大五官科以及带了一部分的中医科病人，称为综合病房。那时晚上外伤病人是很少见的。我把唯一一张空着的靠西面窗的36床，铺好床单棉被，等待病人送来。大约过了半小时，工人大叔把病人从急诊室推到病房。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车祸导致颌面部外伤及

锁骨、左前臂骨折的病人。面部肿胀明显，虽然已清创缝合了，但还是血迹斑斑的。天气冷，加上病人失血虚弱，病人自己无法从推车上移到病床，旁边的家属只有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妈。一问才知道，他们夫妻不是本地人，是出差路过，出了车祸，司机当场身亡，此地无亲无眷。我和工人大叔用了吃奶的劲，把身材魁梧的病人挪到病床上。脱去血迹斑斑的外套，盖上棉被，输上液。看着病人实在冷，用玻璃瓶冲了热水，怕他烫伤，包上治疗巾给他取暖。

病人的身体渐渐暖和了，药物的作用再加疲劳，他昏昏沉沉睡着了。陪着他的老伴，穿着件满是血迹的军大衣，靠着那张木椅子也渐渐打起了瞌睡。西窗的缝隙里，冷风时不时吹进来，那大妈蜷缩着。那时的病房条件实在是差，根本没有陪客的躺椅，每张床只有一张木椅子，陪护家属都是睡在病人脚后头，那时我们根本也没有坠床跌下来的防范意识。可36床大伯身材魁梧，一张病床睡他一个也显得小，他老伴怎么能挤睡得下？一点钟了，前后夜班交班了。那时候的制度是口头交好班就走人，可我不放心，还是来到36床病床边，病人倒是安静地入睡了，可陪着的大妈一脸昏暗和痛苦。我轻声问大妈是怎么啦，大妈说是冷，还有她这年纪坐一夜实在吃不消，是否有床和被子，让她睡一晚（那时半夜里就是有钱也没地方买棉被呀）。那天真的很不凑巧，没有一张空床。我们告诉她真的没有空床，看到她满脸的沮丧痛苦，真的很同情她。

下班了，我走在回寝室的路上。从病房到寝室也就几分钟的路程，我被寒风吹得直流清水鼻涕，那寒风真像刀割一样，卖砂锅的点心摊头，水一倒地上就结冰。滴水成冰，这么冷的夜，那位大妈举目无亲，没有被子没有床可睡，一晚上可怎么熬呀？回到寝室，我立马向同寝室的室友借了她搁置在床底下的旧钢丝床，带了个热水袋，冒着寒风送到病房。向工人阿姨借了条旧棉被。为大妈在他老伴病床后面搭一张钢丝床，她的军大衣当垫被，旧棉被当盖被，把热水袋焐在她脚下。

第二天早上，我还是不放心，去了趟病房，看看他们怎么样。大伯的病情还稳定，只是颌面部肿胀，进食困难。那大妈经过几个小时休息，面色好多了。看见我来，非常高兴。她问我哪里有卖电热杯、被子的，她要为老伴弄些米糊喝。我就陪着她去了三北市场，采购到她需要的物品后，我就乘车回家了。那时候的习惯总是夜班上好，休息的那天回家，回家吃妈妈烧的菜。那天回到家比往常晚了很多，妈妈问我是什么事耽搁了。我就把这些事给妈妈讲了。妈妈夸我

做得对，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是我们应该做的。妈妈说那大伯手骨折，棉衣不能穿进，这么冷的天，手会很冷，我做个棉手套龙，你带去，让他套在受伤的手上会好点。妈妈做针线活娴熟，立马把棉手套龙做好。我带到了病房，给大伯套上。

很快，一个星期过去了，大伯的肿痛好多了，他的单位来人接他回去了。原来他是某军区的一位司令员。可在病房他一点也没提起，更是一点大官的架子也没有。要回去的那天，大妈归还了钢丝床和旧被子，她送了我一面镜子，镜子的背面是用绒毛做的卡通小白猫；还给了我一张纸条，写着她的姓名和地址，还写了一句我至今记得的话：你使我在冬夜不再寒冷！

这面镜子一直陪着我，后来儿子小时候玩耍，不小心打破了。那张纸条夹在本子里，多次搬家，也不知道遗失在哪里了。可是那句话——你使我冬夜不再寒冷！一直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我想真是因为这句话，一切的脏、苦、累都变成了小事，让我坚持了多年的护理工作，心里只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给予病人更多的关爱和温暖，让他们感到冬夜不再寒冷！

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十年前我亲力亲为创建了特需病房。每一个病房里都有我们急促的脚步。每一张病床边都有我们敏捷又轻柔的护理和操作的身影，依稀还听到我亲切又温暖的呼叫声。病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我们“爱如三月春光，情满特需病房”的宗旨从来未曾改变过。

岁月如驹，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虽然我离开特需病房三年了，在我的记忆中，特需病房许许多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譬如，送走的那位最年轻的病人，总让我唏嘘不已，小邹才三十一岁，鲜活的生命像流星划过苍穹，只留下淡淡的光和无尽的忧伤和思念。

他是八月底的时候来住院的，秋老虎的天气还要着高温的威风。是从上海大医院转过来的，诊断为肝癌晚期。我了解了他的病史，31岁，一年前感到特别疲乏而就诊，检查出肝肿瘤，去过上海各大医院，大医院专家们均告知，肿瘤已是晚期，已无法手术或其他更好的治疗手段，下一步只能对症处理。前半年，他在家休养着，感觉还能支撑，腹水情况对症处理一下还能缓解，近两个月来腹水明显加剧，腹围从80几厘米剧增到100多厘米，连呼吸都困难，再次去上海

治疗。在上海住了一周，那里的医生叫他们回本地医院住院，说家人照顾方便一点。其实就是婉转地告诉你，在那里已经毫无意义了，回本地医院基本都是来度过临终阶段。收治这样癌症晚期的病人，我们感到非常棘手的是，明明知道病人已经是绝症，快到生命的终点，但家属或病人还超出常理地希望你们把他的疾病控制好，甚至医治好。所以在临终的阶段，我们不但努力延长病人的生命和减轻病人的痛苦，让他最后的时光能舒服一点，还得做好家属的开导安抚工作。

小邹和他的家人是我见到过的最通情达理的。他们知晓一切病情及预后结果。他们一家人都非常信任我们这里的医护人员，他们说：“你们是一定想让我们好过一点、痛楚少一点的，就算最坏的结果到来，我们是不会怪你们的。”他们善良，善解人意。小邹的父母是六十岁左右的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家住在宗汉，离医院大约有十里路。小邹还有一个弟弟，比他小两岁，是一名教师，今年刚结婚。小邹的妻子是一个企业的会计，个子娇小，常带着含羞的微笑。小邹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不错的大企业做技术指导，他工作勤奋努力，孝敬父母，是父母眼里的好儿子。他是在他妻子怀孕的时候检查出肝癌的。新婚不久，就查出癌症，这是多么的残酷。我能想象接受这样的现实是需要多么大的毅力。他的妻子非常坚强，除了积极给丈夫治病外，还一心要把孩子生下来。随着孩子在腹中一天天长大，他带着希望和期盼，忍受着病痛，等待着儿子出世，等待着儿子牙牙学语。现在他的儿子已经一周岁了，这个小男孩就是喜欢让他妈妈带着他来病房看他的爸爸，每每小男孩来病房，踮着脚扶着走廊的扶手，从东头走到西头，走进他爸爸的病房，尽管步履蹒跚，有时甚至是跌跌撞撞，但他不喜欢抱，喜欢用自己的小脚走到他爸爸的身边，看着他的小手摸着他爸爸消瘦的脸，满口地叫着爸爸，我想小邹的内心虽然盛满酸楚，但更带着温馨和爱怜。那时候下午探视病人都开放的，每天下午，无论刮风下雨，他妈妈说他吵着一定要找爸爸，任何哄骗游戏都丝不能阻止他见到他父亲的决心。我又偷偷屏蔽了病房管理的条例，没有阻止他们带小孩来病房，因为这样的时光，对小邹来说实在太宝贵了。

小邹的妻子个子小巧，说话轻轻柔柔的，每天下午必定带着孩子来病房两个小时，让这个天真的孩子带给她爱人力量和安慰。我问她上班怎么办，她说公司很人性，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下午两个小时的工作可以用其他时间来完成就行，她说她是会计，有的工作可以带回家晚上在家里完成，她还兼职了另外一个小企业的业务，她必须要努力赚一份工资来补充家

里支出的医药费。当她走过护士站，我看着她的身影，估计体重不足八十斤，那细细的手臂抱着孩子走向电梯，她让孩子跟我们护士阿姨说拜拜。她布满血丝的眼流露出无怨无悔的坚定。

随着疾病的演变，并发症越来越多，因为肝脏代谢功能的异常，造成糖原生成障碍，小邹一直发生着低血糖，特别是晚上，发作频繁又迅速，明明刚刚测过快速血糖还是正常的，一会儿就低到危急值，所以晚上都是他父亲陪着，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大哥，用粗糙的手不断地去试试儿子的额头有没有冷汗，要喂食的糖开水冷了热，热了冷，整夜基本不睡。我说这样太辛苦了，大哥你不能一直不睡。他说我就怕我睡着了，我儿子也睡去了，白天我老太婆来了我会睡一会儿的。确实，小邹的低血糖极其隐匿和危险，睡去了也许真的不会醒来。有时小邹父亲会在走廊尽头角落偷偷抽根烟，提提精神，我去扔输液皮条时碰到会聊几句。我说这后面的情况怎么打算。他猛力地吸了几口烟，说尽力尽心吧，最后都按孩子的意愿来。有时碰到他的老伴在盥洗室水槽边洗着喂饭后的碗，我说大姐真是不容易，要带小孙子，又要做饭送饭，一刻没有停息。她用手背擦着不由自主的泪水说，谢谢你们的关心，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再苦都是值得的，家里做的饭菜只要我儿子觉得比外面买的好吃，再热的天都愿意骑着三轮车送过来。她说怕送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怕小孙子以后没有机会带。他们认为儿媳妇很年轻，后面遇到可嫁之人，一定要让她去追逐自己的幸福。她为他们邹家留后，一直照顾病中的丈夫，没有好好享受一天孕妇的娇气，这是多么善良的好儿媳妇，他们全家都感谢她，成全她的。如果孙子带着不方便，儿媳妇同意孙子让他们两老和他的小儿子养，儿媳妇随时随地可以来看孩子……无声的泪水随着自来水流动着，当她端起洗碗盆要走回病房时，她用自来水洗了脸，用抹布擦干了脸上的水滴，拧紧了水龙头。

看着小邹一米八十多的个子，瘦弱得只剩皮包骨头，整个膨隆的腹部已整整占去他一半的体重了，需要翻个身必须是需要两三个人的力量去帮他才能完成。长时间卧床，受压的皮肤发红，确实非常容易得压疮，每翻一次身，他全身都是大汗淋漓，苦不堪言，所以每到责任护士要去给他翻身的时候，他总是痛苦地闭着眼喘气，心里不愿意，但是好脾气的小邹，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没有对家人说过怨言。陪在他旁边的父亲，想拒绝又怕我们为难，总是不停地搓手，而不知该如何是好。看着小邹的十个手指头都是密密麻麻的针眼，真心疼，我向主管医生要

学琴记（外一章）

岑 玲 飞

章老师一开始就强调，她是直肠子，说话比较直，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要是说了不入耳的话都是对事不对人。章老师说，以后请我们不要多心生气，要做好挨骂的心理准备。

虽然章老师年纪比我小，但她是老师，我是学生，走进教室，感觉自己像缩小了一圈。见了老师不敢有多余的动作和话语，老师讲，我不敢开口，老师问，我不敢不开口，如果答不上来，要做出使劲想的样子。

第一节课，老师说，不要以为弹钢琴的人会有一

双漂亮的手，其实弹钢琴的手很丑，得把指甲剪光，老师伸出十个手指头让我们看，她的指甲陷进肉里，手指头的肉比指甲还长出许多，原本应该十指尖尖的手却又平又扁，比多肉植物虹之玉的头还肥厚。

我打字有指甲不方便，所以平时都剪了的，想到要学钢琴，还特意再剪了剪，可与老师的指甲一比，还是显得长了。另外两个学员更不合格，一个比我的指甲长些，另一个可以跳孔雀舞了。老师说，这节课后回家都去剪掉，但不用剪得像她那样，差不多就行了。

求，血糖监测把一小时一次改成二小时测一次吧，他的手指我真的扎不下去了，我们巡视病房还是一小时一次，甚至更勤一点。小邹的腹围116厘米了，已经达到了极点，腹壁的皮肤薄如纸，那张芬太尼吗啡止痛透皮贴贴在他膨胀的上腹部，那透皮贴的效果在慢慢减弱，他也在越来越衰弱。看着那腹胀如蛙的肚子，比起生不生起压疮，让他舒适最重要。我就给科室里的值班护士说，他不想翻身就随他吧。因为我们都知道，或许在压疮生起时，他的生命有可能已经结束。现在唯一能想的办法就是给他垫上柔软的垫子，或者少翻身一次，让他透口气，让他更舒服一点。

他的腹围隆得已经穿不下病房最大的病号裤了，我向洗衣房要了为我们提供病号服的供应商的电话，特意为他赶做了几条特大腰围的病号裤，下过水，熨好的裤子拿到病房，我给他亲自换上了。穿上全棉的松软的宽松的裤子，小邹吐了一口气，他说：我不再尴尬不雅了。

秋雨绵绵，连续几场秋雨，气温一下子降了十多

度，病房的热空调还没有开启，我巡视病房后，感觉小邹身体湿冷，四肢微绀，呼吸较前微弱，原本大而深邃的眼睛，瞳孔里仿佛挂了一层水雾，他脆弱的身体已经经不起寒意的秋风，我从储藏室里拿来了一条被子，给他垫上，又选了一条最轻柔的空调被给他盖上。看着他的情形，我知道最后的分别很快就要来临。

在住院的第68天，小邹的意识在渐渐减退，他的家人决定自动出院，把他送回家。他的父亲在他耳边问，我们回家好吗？他微弱地点了一下头。我推注了医生开的最后一组强心利尿剂，帮助他们把他安置在担架上。他的弟弟和父亲用力推着担架车，他的母亲和妻子用力掩着被角，怕走廊的冷风吹着他。我一直送他们进到电梯，嘱托着盐水瓶和氧气管的安全，有需要及时来电话。他的家人一直对送到电梯门口的我们说：谢谢你们了，辛苦你们了。

电梯门关了，一阵寒风吹来，那时的节气还不到立冬，我感觉那不是秋风，而是一阵凛冽的西风，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老师问钢琴有几个白键，几个黑键，我一听就想，钢琴在家一直摆着，何不平时关注一下，此时可以回答上来。另外两个学员也一脸茫然。

钢琴是给儿子买的，后来儿子学琴半途而废。每年，我大约有几次，会掀开琴罩，打开琴盖，随心所欲地弹，虽然能弹一些歌，但毫无指法，只能骗骗老公孩子。

老师让我数白键，我连这个也紧张，非常严肃地数起来，声音就弹出来了，觉得不应该出声，于是不按下琴键，一个连着一个数，好像很容易引起混乱，于是很慢地按下琴键，琴键不出声了，有时候速度没控制好，稍快了一点点，声音又“咚”一下出来了，我不由自主地缩头，老师说，没关系，弹出声来没关系，不用着急，慢慢数。

数完，老师问几个，我虽然数了五十二个，但总觉得不一定是五十二个，犹豫着，吞吞吐吐地说五十二个。老师马上反问，是五十二个吗？你再数一遍。听到这话，我就觉得定是数错了，顿时觉得抬不起头来。

没想到数数这种学龄前儿童都会的事，我却数不清楚。没想到学钢琴还涉及数学，平时觉得超简单的一件事，在老师和学员的围观下变得如走钢丝，一不当心就要失误的样子。我虽无暇顾及另外两个学员，却用余光感到她们也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的手，跟着一起默默地数，一个还把头一点一点地打起拍子，眼睛都不敢闲眨，我边数边想，只要哪个键数错了，后面的也都白数了，也许，我已经又多数，或少数一个了，已经在做无用功了。而且，白键怎么会那么多！一下子数不完！我怕老师等得不耐烦，于是两个两个数，当我打算五个五个数时，章老师说，没关系，慢慢数，一个一个数，不急。

第二遍数下来，居然真的与第一遍数的不一样，变成五十三个了。老师立即说，你再数一遍，我一点一键数着，难道这节课要把所有时间花在数琴键上吗？但是，我这个人为什么连琴键都数不清楚呢！本以为只要有兴趣，学钢琴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第一节课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数好，又变成五十二个了。老师公布标准答案，说，钢琴共有八十八个琴键，其中白键五十二个，黑键三十六个。

老师看了我细微变化的表情，说，多数几遍是为了加深印象，直接说一个数字，是记不住的。

第一节课，老师没让我们弹，只学习了五线谱，全音符、高音谱号、低音谱号。以后每节课，一页一页翻过去，出现了各种新的符号。从前看五线谱觉得像读一部天书，现在这天书的内容像落在水中的石

头，水一层层退下，石头变得日渐明朗起来。它们写在纸上是一些符号，表达出来，是动听的音乐。所以，这部被读懂的天书，很精彩，很漂亮！

这一条条长长的横线，那么工整，那么笔直；那一条条短短的竖线，像一根根篱笆和木桩；横线、竖线，像大海承载鱼儿、像电线供鸟儿栖息一样成为音符的家。那一个个空心的全音符，像小鱼儿吐出来的泡泡，轻巧、灵动。而那些黑头音符，似乎珠玉掉落在坚硬而光滑的瓷器上，发出活泼而清脆的响声。那些拖在小圆点上面或下面的符杆，像音乐的脚步，一步一步往后面走。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像两个精致的印章敲在了五根线的最前面。短的连音线像弯弯的眉毛，长的连音线像雨后彩虹，有的连音线出奇地高，像一个还没学过画画的孩子随意的涂鸦，但我知道，虽然乍一看，是乱七八糟，高空抛物线似的，但每一条线都是有含义的。四分休止符，像一只被狂风吹歪了飞行方向的大雁。二分休止符和全休止符，它们像一对双胞胎，一模一样，但是一个挂在第四线上，一个睡在第三线上，因位置上一两毫米的差距，导致了声音停顿的时间是不同的。而那些英语字母，在这谱子里都有自己的使命，去代表着声音的强弱程度。那些渐强、渐弱记号，好像滑梯变形后的斜坡，缓缓地上，缓缓地下。反复记号，像一个壮实的男人旁站着一个纤弱的女人，而纤弱女人右边的两个小点，就像三月落下的小雨滴。有的连弹音符，像一串串糖葫芦，有的像一串串花。

在没学钢琴的时候，我已经很忙碌了，很担心是否有时间练习。我白天上班，晚上买菜做饭洗碗，监督孩子做作业，遛狗，这些是不能因学琴而受到影响的。

我不但在练习时间上不如别的学员充裕，而且，我比她们年长，眼神也不如她们，我必须高度集中精神才能看清五线谱上的格子，在没有正式学钢琴前就会自作主张地弹歌，我大约已经养成了手型随便的坏习惯。但是，所有的理由都不是理由，我是一个成年人，没有人逼着我学，等到考试时，不过关就要被淘汰，考过关了才能在百姓课堂继续学下去，所有的困难，我必须克服。

上课时，我总是很紧张，章老师对三个学员的手指进行了评论，一个手指细长，比较适合弹钢琴，一个手指很短，但是并不影响弹钢琴，因为小孩子弹的钢琴琴键也是这样的距离，说我的手指头比较结实，弹起来比较有力。

见前面两个学生都提醒她们弹得太快了，要慢下来，慢下来，到了我弹，我就牢记在心，提醒自己要

弹得慢一点，我就弹得非常慢，刚开始，老师表扬我中规中矩的慢，两三节课下来，老师也急了，以为我天生是个慢性子，就说，性子慢的人坚持学的时间会更长，从这一方面看也是优点。于是我就拿出正常的速度。

每一节课，我的状态都不一样。有时候，我的手像变形金刚一样僵硬，有时候，我的手像垂柳一样自在放松，有时候，我的手瞬间会像从冰箱里被冷冻了，呈现出半结晶状态，每次弹下去，好像正在和满手的碎碎冰作斗争，有时候，我的手在琴键上剧烈地抖动，越是努力地克制，越是抖得厉害。

每节课我大约可以弹上十分钟，这十分钟的弹奏。老师好像多变的天，一时和风细雨，随便地表扬，一时又因为某个不领会春雷一般地炸开了，那铜铃似的双眼皮大眼睛此时充满刀光剑影，我的身体在机关枪一般嗒嗒嗒的骂声中，像一根木头一样硬，背不知不觉地弯着，头不知不觉地缩着，我像一只乌龟一样坐在琴凳上，伸出两只似乎充满木讷和迟钝的难以施展的手指，我被章老师的“惊雷”吓昏了，原本的熟悉荡然无存，好像从来没有练习过一样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眼神也突然下降了一大截，五线谱上的3和5看起来变得一样的了。

所有的紧张，都是因为练习的时间还不够，虽然我已经竭尽全力抽时间练习，已经非常努力自觉。但是我不能解释，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要烧饭之类的原因，虽然时间对我来说非常紧张，我只是努力地想着，是我做得还不够，怎样才能再多争取一些时间练习。

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练琴，一方面觉得自己应该笨鸟先飞，付出比别人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保持与别的学员进度一致，一方面觉得我在学琴天赋上应该超越他人，甚至所有学员都应该排在我后面才正常。一方面是怀着一种完不成作业，怕被老师批评的担心，怕丢了面子，为了这面子背地里愿意放弃所有休闲娱乐和休息去练琴。一方面又觉得这与面子并无关系，确实是因为自己非常喜欢才这样的。

中午一下班，我经常不吃饭先奔回家练琴，因为中午十二点后邻居也要午睡，我得在邻居们午睡前练习。中午没多少时间，我只好在深夜，右脚踏着哑踏，全神贯注地按照五线谱摸着琴键，我慢慢地摸，弹着闷声哑气的钢琴，声音轻得不能分辨，所以不知道弹下去是对是错，要靠眼睛看，我看不见手指对应五线谱的位置或对或错地落在琴键上。这样的时候，这架钢琴，不像是一件优雅的乐器了，我好像正在操作着一台车床，在制造一些产品，这是一些无形的、转

瞬即逝的产品，这些产品最终会组装成功，被熟练地弹奏出来，成为一首完整的曲子。这从陌生到熟练，是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大脑在激烈地斗争和思考，手指弹下去却比蜗牛还慢，不停地犯错纠正，一次又一次弹到某处难以继续，似乎大山阻挡，大河相隔。于是重弹，渐渐地，越来越正确，越来越快速，越来越顺畅，谱子变得眼睛随便一扫就心知肚明了，手指落下去似乎不需要思考了。只要功夫下到一定程度，这一步总是会实现，这是一种喜悦的克服和实现，就这样拿下一首又一首神秘而高不可攀的曲子，成了属于我的东西。

我不觉得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同一首曲子是一种枯燥，也许我已重新开始了千百遍了吧。我深深地体会到一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渐渐，我知道，要是练习的火候还不够，只要不够一点点，在章老师面前就会放大无数倍，章老师的一句你怎么回事，我的弹奏能力瞬间全面溃散，一点也不能正常发挥，手指又抖动又如棉花一般软绵绵。

有时候，这个学员的手在剧烈地抖，有时候是那个学员的手在抖，我看到黑黑的手指影子落在洁白的琴键上，那些手指的影子好像吊在空中被狂风吹动的袜子，晃动不已。她们顶多也就三十出头，可是就像一个行动能力极衰退的年近百岁的老人，不能掌控自己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着。她到底是有多害怕？至于这样夸张地抖动吗？老师没来前她还安慰别人说不用紧张，大不了被骂几句，可是她一坐上琴凳，章老师并没有骂她，她就抖个不停。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过此种情况，都抖过，我想应该是练习得不到火候，心虚所致。章老师说练琴是一件滴水穿石的事情。

其实，每一件事要达到一定的目标，都没有捷径，都要老老实实地一点一滴积累，就像练琴一样。

小时候，我就梦想有一架钢琴，学会五线谱，学会弹钢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我有一件愿意为它打起滴水穿石精神的事情。滴水穿石，是多么乐在其中。实现梦想，从来都不嫌太迟。学习着是快乐的，弹奏着是快乐的，我能弹到什么程度呢？听老师说，现在，我们刚刚入门，学琴之路还长得很！

有一段时间，对于学习弹钢琴有一种想要放弃的想法。心想，这么困难，何必苦苦坐在琴凳上，费神思、数琴键、盯着五线谱琢磨。

百姓课堂放假的三个多月，因为不需要去章老师那里有规律地回琴，一天不弹，五天不练，以至二十多天没有碰钢琴，别说假期作业八字没有一撇，连之前已经弹熟的，后来一弹也常磕磕停停受阻了。这

时，我就有点打退堂鼓，旧的也在渐渐变得像新曲子一样陌生，新曲子五线谱看上去像天书一样不简单，每一个音弹下去就像在深深的暗夜身陷泥泞与沼泽，只觉得迟笨和进展无望，似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永远也盼不到光亮的黎明，我问自己，我要怎么拿下这首新曲子？我为什么要这样自找麻烦？谁也没有逼我学。

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似乎没有为什么，只是不放弃。

事实证明，付出一定有回报，付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回报也不是突然之间的事，像漫漫长路，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有时候甚至要爬行着才能有进展。每一次练琴，或者半小时，或者一小时，只弹而又弹的曲子，都是有用的。

在看似毫无意义的重复弹奏相同曲子后，我学习到的不只是琴键、指法，还有五线谱、乐理知识，五线谱是优美而神秘的书，在练习的过程中，这令人困惑的，陌生的五线谱也被我日渐熟练，由读不懂变成读得懂。

为期三个月的第二轮学习又要开始了，这一阶段的曲子已经有了一定的熟练度，接着又将面临重重困境，但没有人是天生就会的。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不会太着急，不会不耐烦，慢慢来，只要不停下。

说它难，它也难，说它不难，其实也不难，只要憋着一股子傻劲，坚持着，就一定会实现心中所想。

我在百姓课堂学习钢琴的时间是两年，达到了钢琴班学习的最长年限。

二胡课

2015年12月24日，一个细雨濛濛的傍晚，我去金一路一家很小很小的乐器店（好像只卖胡琴）买了一把二胡。我要学二胡了。

我把二胡从琴盒里拿出来时，手里是没有轻重感的，把二胡竖着，琴箱触地时，并不觉得自己重手重脚，却听见“咚”的一声。这“咚”的一声，自己听来也不觉得奇怪，旁边乐师听了说：“你摔不破它啊？这么重，胡琴还会好？”一边打开琴盒检查，说：“还好，没有裂开。”于是我知道，二胡是要轻拿轻放的，要把它当蛋壳那样易碎才能用得长久。

乐师说，二胡只要不摔破，是拉的时间越长音色越好听，其实买一把拉久了的老琴更好，不过人家老琴也不卖的，所以也很难买到老琴。

这把新二胡，我拉的时候极难听，我就怀疑琴不好，后来被好几个乐师试拉，我亲耳听见这把新二胡发出优美动人的乐音，就不再怀疑二胡的品质，不好听是自己的技艺生疏所致。这时，就是给我一把十几万的二胡，我也拉不出好听的声音。

拉二胡时，心里只有一个评论：“这二胡声真是难听啊！”像老木门笨拙地开开关关，像一只长得极丑的鸭子歪着脖子叫，叫得响了就变成了鹅叫，还不时地沙沙作响，像马路边的店门口切割防盗窗的声音。内外两根弦不动声色地从琴底部连到琴轴，它没有琴键，几乎是有一种看你笑话的不怀好意，两根钢丝弦虽然光天化日之下大大方方地竖在我眼前，却像躲猫猫一般躲在我看不准，又找不准的所有位置里。每一个音按下去，心里都是虚的，都怀疑它是不那么标准的，都怀疑它离标准有那么一点点尺子也量不出来的距离。每一个音在弦上的距离，除了纯五度的关系是等距的，别的都有渐变距离，虽然这渐变是有规律的，越往下，音与音之间的距离越短，这是没有办法教的，教了也没用，弦之细，细到无法标注记号，即使能做记号，曲子的调号一变，那些记号也全部无效。若遇上半音关系，在渐变的同时又要缩短一半距离，眼睛只能估个大概位置，手指也只能触摸个大概位置，在音色还不能控制的时候，音准也是控制不好的，两种一起“发挥”，这把二胡一旦开始被练习，就会发出别扭的音乐，勉勉强强的旋律。我抱着满怀的热情，抱着美好的愿望拉它，它反馈给我这般生硬、僵直、粗糙的声音，我不能打它，不能骂它，我拿它也没有办法，它是一把无辜的二胡，它没有错。我得不忘初心，一直用宠爱之心护着它。

它的蛇皮不能被太阳晒，也不能被细雨飘到；松香粉落在琴弦和蛇皮、琴筒上都要小心地擦去，吹去；把二胡放进琴盒时，就像把小婴儿放进睡袋；拉到中途临时有事起身，需要放下二胡时，生怕失了轻重，放下去时，像放一件价值连城，万一失手磕着碰着，赔也赔不起的文物。

有时觉得放下二胡的动作太慢，嫌费时，就会带着二胡一起走动。这二胡平时看着不长，但经过门框时就会显得琴杆很长，虽然长了一万个心眼，不让琴杆碰着门框，却经常会发生让我难以理解的事，明明留有足够的空间通过，琴杆却碰了一下门框，好像门框长了脚，主动跑来撞了一下二胡，实际上它还是很“坚强”的，并没有碰断琴头或碰松琴轴，碰着碰着，一段时间后，它就“服帖”了，进出家里的每一扇门，它都能畅通无阻地过，再也不被东碰西磕，到处“小刮擦”了。

它进出琴盒时也渐渐变得干脆利落了，唯有每次临时摆放在一个平面上时，还是要靠慢动作来掌握轻重。

琴弓有一缕马尾，我学拉二胡的头三个月，是把马尾不停拉断的过程。马尾就像秋风中的落叶，我每练习一次，就像刮了一阵秋风，马尾又断了一根，甚至两三根，为了整齐，断了就剪去。我至今不晓得那些撑不住，断掉的马尾是本来就脆，注定要拉断，还是由于我初学，动作不对所致。我很心疼那些断了的马尾，但乐师们都说这是正常现象，断得太多，所剩无几时是可以换一副马尾的。我就抱着要所剩无几的心态拉。有一天，大约是拉了三个月后，马尾突然不断了，狠狠地重拉也不会断，我想把它拉断，它都不会断了。后来将近一年半时间，它似乎只断过两三根。

这副马尾还是原装的，它也许是原来的一半粗，也许是原来的三分之二粗。

我买到这把琴后一直很中意，因为所有试拉过它的乐师对它的评价都很高，他们并不是客气，哄我高兴才这样说，在琴与琴的交换试拉中，我也有感受。我这把二胡“综合素质”十分优秀，它的分量挺沉，放在腿上沉得下，稳得住。

有十二个人像我一样怀着雄心壮志，在文化馆百姓课堂报了二胡培训班，任课老师姓张。

忽一看，以为教二胡的张老师很胖，其实，那是错觉，张老师不但不胖，甚至还算得上小巧。

忽一看，以为张老师是满头满脸的胡子头发，可与狮子有得一拼，其实，那是错觉，张老师只有头发，并没有满脸胡须。

忽一看，张老师的头发好像非常多，多得挤不下，只好向四面八方扩展，其实，那也是错觉，张老师的头发一点也不浓密，到处扩展是为了制造头发多的假象。

由于张老师个子不高，他一弯腰或一低头，几乎可以隐约看到头顶，头顶似乎头皮也露了些，证明头发已经不能把头顶完全盖住，这，就是秃顶了。当然，并没有秃得太明显，整个头还是黑的，而不是光亮的。

张老师的身体比例十分奇特，上大下小，好像金字塔被翻过来了，特别是当他拿指挥棒双手展开指挥时，上身显得更大，脚就像芭蕾舞女演员立起来时那样，几乎给人一种小到脚尖立地之感。这种造型是他自己设计的，因为他上身穿戴着宽大的蝙蝠衫，裤子是紧身的，像连裤袜一般地把裤脚管也塞在高帮旅游鞋里，这是运动服和运动鞋，但是，穿在张老师上，丝毫没有运动员的气息。

第一眼看到，我觉得张老师真是奇丑无比！后来再看，觉得也并没有那么丑，脸比较平，眼睛比较小，鼻梁不高，嘴唇薄如叶片，五官还是周到的，并没有哪里歪斜或过于夸张。多看几眼，也就认为张老师就是应该长成这个样子的，不是这个样子，也不是张老师了。

张老师的声音就是那种喝了许多酒，吸了很多烟的沙沙声，倒也不哑，反而还很明亮，扁扁的，好像动画片里唐老鸭的声音。他的普通话十分烂，当然，这没有关系，因为张老师不是在播音领域发展的，他不是语文老师，也不是相声演员，他说的话我们只要能听懂就可以了，听懂是没问题，他即使不讲普通话，我们也能听懂。

张老师的讲课非常有趣，主要是这课的内容本身是十分吸引人的，接受到这样从零开始的有关音乐的知识，令人觉得很高兴。整堂课，几乎看不见张老师的眼睛。他的眼睛本来就不算大，动不动就眯成一条线了。笑的时候不必说，给我们示范拉胡时干脆就闭上了双眼，讲课时一惊一乍，时不时地皱起眉头以示沉醉音乐之中，这是一种歇斯底里的表情，就像张老师教导学生时的话，艺术需要夸张，艺术需要想象，艺术太老实，上台要吃亏的。张老师的皱眉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猜是教的学生多了，听到了很多很多不准的音，每听一次就要皱起眉头，于是形成了一种容易皱眉的表情。以后，这些眉头要因为我们这届新学员而皱了。

看看身边的同学们，每个学员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都像我一样热爱音乐，把二胡视为心爱之物，会像我一样地尽最大努力学习、练习，最后奏出水平不相上下的乐曲。相似的人总会聚到一起，我们一起奔跑在有趣的音乐世界里，怀着好奇，去追赶走在我们前面的人。

张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二胡课，就像幼稚园阿姨给小孩子上启蒙课，我们这些成人，一个个都回到了十分天真的状态，好奇地瞪大眼睛，直挺着身子，规规矩矩、端端正正地坐在硬板凳上，全神贯注地侧耳聆听着老师授课。张老师讲课手舞足蹈，像一只大蝴蝶在黑板和讲台之间飞进飞出，那娓娓道来，绘声绘色的腔调，像某个组织杰出的宣讲员。我们全被“洗脑”了，努力地服从教导和指挥，于是有了统一的动作，统一的二胡音，张老师会在走向黑板时突然转身回头，指着一个学员一脸惊讶地说：“你不是会了嘛！”又指着一个说：“你不是也会了嘛！”又指着一个说：“你也会了嘛！”一个一个地指过来。最后，懒得指了，就总结道：“你们不是全都会了嘛！”

第二节课，我们分别用D调内空弦和外空弦跟着张老师的指挥拉出统一的二胡音，拉哆和梭的八分音符和后十六分音符、八分音符和前十六分音符时，张老师忽发感叹：“哎！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好像是在中央音乐学院上课啊？！有没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好啊？！”老师一脸惊喜，好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我们都眯起眼睛不由自主地飞起深浅不一的皱纹笑起来。

刚开始，我们都颇为得意，学的时间越长，就越会判断，其实，我们拉出来的声音都很难听，老师那样说只是在鼓励，哄我们不要泄气而已。

在我还没学二胡的时候，路过文化馆百姓课堂教室，总会看到几个学员在练习拉二胡。我想，才学了三四个曲子，新曲子也不学，不上课的时候也坐在这间教室里拉，自己难道听不厌？那个天天到场，最用功的，有点胖的学员，不会是个半傻子吧？

今年自己一学，才深有体会，拉来拉去，大半年过去，我也只会拉四首曲子，而且一首也拉不好听。我的力气用在二胡上，拉重了变成呆笨之音，和锯木头一样粗糙，拉轻了，出来的并不是轻柔婉转深情之音，而是像快要饿死的蚊子一样垂头无力。

有时一忙，几天不碰二胡，哪天取出一拉，出来的声音变得特别歪扭扭曲，拉《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老师掀的是新疆美少女的盖头，我掀的是一只呆鸭的盖头；拉《女儿情》，老师拉的是绝世美女的情，我拉的是从煤堆里爬出来的，歪头斜脑、嘴大鼻塌的丑女的情；拉《母亲》，老师拉的是感恩情深，我拉的只是在搞笑；现在刚学《赛马》，这马根本不会奔跑，伴奏已经飞到天边，马还没跨出家门半步，只是在地上打滚胡闹一般。

反复拉着那几首曲子，总拉不出轻巧活泼、灵动欢快，拉不出如烟似雾、柔和细腻，拉不出疾驰奔

腾，马蹄飞扬。总不能称心满意，只好一直僵持在这些曲子上。

那天回妈妈家，十月里的午后四点，不冷也不热，衣服穿得不多也不少，手不会出汗，也不会因寒冷而指头不灵活，天光不昏暗，也不刺目。坐在屋檐下，太阳不会照到琴筒上的蛇皮，我就坐在门口拉着二胡。

爸爸从老年活动室回来了，在门口进进出出，突然说，拉得比以前好多了。堂妹领着五岁的儿子过来，也说，拉得比以前好听多了。过了一会，三伯钓鱼回来路过，又说，拉得比以前好多了。我便很开心，心想，大约外行听听已经好多了吧，大半年，看来没白拉。

把二胡放入琴盒，收了谱架，提着回家时，迎面走来邻居阿军伯，他问，你这是钓鱼竿吗，你今天在钓鱼吗？我说这不是钓鱼竿，这是二胡。爸爸在一旁说，你阿军伯爱钓鱼，所以这东西他看起来是钓鱼竿。喜欢拉胡琴的人看到钓鱼竿就把它看成了胡琴，就会对拿钓鱼竿的人问，这是一把胡琴吧？

我想，也是。

我在百姓课堂学习二胡的时间是八年，因拉二胡需要久坐，而久坐不宜颈椎健康，为保养颈椎考虑，今年便没有再继续学习下去。

近日，我到大路口跳起了广场舞，跳得非常认真。我平常做的事情都是要坐在椅子上的，业余写作、弹钢琴、拉二胡、白天办公室文书档案工作，也是要坐在椅子的。很早的时候，我就想，我坐在椅子上的时间太长了，要改变一下。

这样，我就突然成了广场舞的一个新手。第一天，她们就说，我动作虽然不熟练，节奏感很好。我暗暗地想，我在百姓课堂学过十年乐器，节奏感还能不好吗？

腊梅花开

(外三章)

周 青

腊梅花开的时候，是迎着寒冬、独自含笑着的。

当寒潮还在缠绵，高冷的冬阳在澄蓝澄蓝的天空中开始明媚的时候，你注意看吧，那褐色枝头舒展着的、漾开着的，便是它那淡淡的嫩黄的笑容。

如果你留心，你一定会发现：腊梅与梅花是不同的。属落叶灌木的腊梅，不像梅花树那样高大。它的小小的带蜡质的淡黄色的花瓣，相比较梅花花瓣的娇嫩轻盈，则略显稳重坚硬。

腊梅喜欢独处，往往是一丛或两丛，在寂寞的墙角边，在背阴的房屋后。在三三两两的直枝上，或零星地匍匐着含苞的几粒，或稀疏地紧贴着开放的两三朵，很少引起人的注意，不像成群成片、像红云似飘雪的梅花那样，常常引得很多人前去，驻足，赞叹。

古诗中咏梅的很多，但大多数是咏梅花的。在古人的眼里，梅是高洁脱俗的象征，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梅花最传神的写照，这与梅花浓而不艳、冷而不淡的姿态，是分不开的。但我觉得那是梅花与其他春花相比而言的，因为梅花开在早春，紧随其后的便是百花的争奇斗艳，便是春天的万紫千红。而腊梅却是在腊月含笑的。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这样说，梅花的高洁是外显的，而腊梅的品质却是含而不露的。我不知道王安石的《梅花》咏的是腊梅还是春梅，但就凭“凌寒独自开”的那股精气神，我还是更愿意猜想他写的便是腊梅。元代的耶律楚材倒是写过咏腊梅的诗两首，其中“枝横碧玉天然瘦，蕾破黄金分外香。”这两句看起来还是有点腊梅的神韵的，但我不欣赏他的“生妒白红太浓淡，懒施朱粉自芬芳。”

因为腊梅根本没想过要去妒别人，也是不需要别人来妒的，它自有它生活的姿态。

在很多人眼里，腊梅是孤独的。确实，这些黄色的小花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只是因为每年的冬天，这株孤独的腊梅都会在不经意间跃入我的眼帘，它才引起了我的关注。这不，它此时就在我的眼前。

毫不起眼的褐色枝条上，同样是毫不起眼的小小的被褐色裹得严严实实的花蕾，就在这一刻，它们终于探出了黄嫩可爱的圆脸，由外到内，一层一层地舒展开圆形、长圆形、椭圆形、匙形的花被片，鲜亮地在阳光下

含笑。

这是我忍不住从枝头小心翼翼剪下的两枝。我把它搬入了室内临窗的位置，那疏条细枝、蜡染小花，那枝丫间、花蕊间透出的笔墨气，与我的那只高约二十厘米、瓶口直径约八厘米的中间略窄的白色玻璃瓶极其相配。

一直以为，此花不宜远看，只适宜近赏，远看也许入不了眼，但近赏肯定可以入心。那花形的精致是能让人不由自主从内心发出惊叹的，而花香的纯粹也是能绕过嗅觉直接沁入心脾的。

有阳光的室内是温暖的，这几朵腊梅散发的芳香随着阳光的涟漪悄悄地漾开来，又缓缓地荡开去。

与桂花香的浓郁甜腻粗放不同的是，腊梅的香是淡雅清新含蓄的，这香是专门用来滋润心灵的。只有与它进行近距离对话时，那股清新淡雅的香才会似清泉般源源不断地吐露出来。

我读过晨义的一篇散文《叶子时期的梅》，文中说：“腊梅的叶子碧绿油亮，并无奇异之处。与花相比，叶是寂寞之物。从深春到晚秋，这丛梅树将一直寂寞下去，在层层叠叠的浓阴里度过无人折弄的安宁时光。它会被许多人遗忘，被许多眼睛所忽略。”确实，在没看这篇文章之前，我是真不知叶子时期的你，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去认识叶子时期的你。读了这篇文章，便有了一种读你的念想。于是，我就有了与你的前世今生相遇的机会：被春风裁剪出的你的嫩芽，很普通，但我呵护过；被夏雨滋润着的碧绿油亮的绿，很常见，但我触摸过。我见识过，春雨中你萌发柔枝时那股似春草般的蓬勃朝气；也领略过，秋风中你回眸叶落时那份如秋水般的神闲气定。

仔细读你，我读出了你的那份温热、厚重与坦然，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在那些被人忽略被人遗忘的寂寞时光里，你默默地积蓄出“凌寒独自开”的骨气和勇气，积蓄出“蜡蕊柔香更可佳”的淡泊与宁静。

每一个冬天，你都会用心迎接。阳光慷慨的日子里，你展示着你迷人的微笑；阳光吝啬的日子里，你同样用你的温情去拥抱。想起那年冬天，持续冷雨，许是没有经历过冰雪的层层击打，那由绿转黄的叶也似乎缺少了毅然脱枝的力量。躲在叶丛中，你还是寂寞地开了，孤独地开了，固执地开了。尽管雨黯淡了你的容颜，冲淡了你的馨香，你一样在枝间傲立，直至干枯。

无论风，无论雨，无论阴，无论晴，你总是用你的素朴、清幽，无声地相伴着每一个冬天，让每一个不一样的冬天染上一份同样的诗意和情怀。

冬天去看花海

冬天，我们去看花海。

花海的花是不喜欢冬天的，冬天的花海是成不了海的。

只是因为车行途中的一次不经意间的瞥见，触及了一份曾经向往却还未实现的淡紫色的期盼，车就这样循着路标拐进了这个被命名为“花海”的似曾相识却又极其陌生的风景区。

偌大的停车场，显得极其的空旷、寂寥，即使在有和风的暖阳下。迎接我们的，是除夕夜烟花爆竹升腾起的欢乐与绚丽散落下来的残迹，以及冷不丁爆出的一两声当时不曾发声此时却在车轮碾过时被突然惊醒的小摔炮响亮的噼啪声。

两位清洁工人正在漫不经心地清扫着战场，见到我们，很是惊讶。弄清我们是来看花海的，很不以为然地撇了一下嘴：大冬天哪有什么花海。听得出来，那语气里明显带有一丝温和的揶揄。

大冬天的，确实没有花，也看不到“海”，有的只是成片成片的荒芜。但既然来了，还是得转转，或许会有别样的滋味。

停车场北边是一个大看台，铺着的木板已显得相当陈旧。登上台子，靠着北边的栏杆，往下看，便是一条小河，河水是清浅的，但河中的水草是枯黄的，也是杂乱的，即使长在水里，也全然给不了一点点丝滑柔顺的感觉。

小河对面是一条马路，马路北面，便是所谓的花海。据说这花海是由眼前这块将近400亩的闲置用地开发形成的，西侧种植的纯是马鞭草，花开时节，呈现的是一片淡紫色的梦幻与浪漫；东侧则是以波斯菊为主打的混合花海，热闹之时，橘红橙黄，争妍竞艳。每年的五六月份，便是赏花的最佳时节。熙攘的人群，让空气中的每一个分子都盈满欢欣，那闹腾的场景堪比刘禹锡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中所描述的。

可此时的花海，没有一丝让人激动、让人兴奋的波澜，枯黄俨然成了这里的主色调，杂乱便是此时的总印象。

听不到欢乐的涛声，看不见梦幻的色彩。这看似意料之中的失落，却带给我们一样宝贵的东西，让此时的我们能够真实地触摸和拥有，这东西就是一种特殊的感觉，一份难得的心境。如果用一个字来关联，

那就是——静。环境是幽静的，气氛是安静的，内心是恬静的……

就这样静静地站着，静静地看着——

低头俯视，寂静的小河里，我看到了一个移动的小黑点，那是一只看不清形貌的很容易被眼睛忽略的灰黑色小鸟，在枯黄杂乱的水草间，轻巧地跳跃。偶尔被微漾的水波激起的几声清亮的鸣叫声里，分明带着几许的闲适。这情境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王维诗中的那一只在空寂的春山中被月色惊醒的“时鸣春涧中”的山鸟。如果没有闲静的心情，哪会有这一番细腻的捕捉？

抬头仰望，纯蓝的天空中，已有两三只风筝，恰好有幸赶上这冬日里的和畅惠风，俏皮地嬉戏着，乘风翻飞着。虽还未到放风筝的季节，这两三只风筝，在茫无边际的天空中显得很是孤单寂寞、不合群，却实在是显露出难得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由空中传送下来的悠闲愉悦丝毫不亚于苏轼与张怀民相与步于中庭时，遇见似水中藻荇般的月下竹柏影时，引发的“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的心境。

放眼远望，我仿佛听到了褐色土地中许许多多的老根错综复杂的呼吸，仿佛看到了残枝败叶下大大小小的嫩芽跃跃欲试的萌动。眼前，开始有一张纯真无邪的笑脸轻轻晃动，不一会晃动成一株“节生紫花，如马鞭节”的草花，继而，两株，三株……眨眼间，成片成片的紫色，开始摇曳，向左，向右，由近及远，向四面八方一圈一圈荡漾开去，瞬间幻化成一片跳跃着涌动着的海，一片优雅、柔美、浪漫、梦幻一般的淡紫色的海。

恍惚间，感觉自己已置身其中，闻闻这朵，抚那朵。

就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了“静”的巨大能量。静能生定，定能生慧。闲情逸趣从静中飘飘然而来，愉悦心情从静中悄悄然滋生，奇思妙想从静中蒸蒸然升腾。亦真亦幻中，我明白了：即使不消残酒，李清照也能在静听雨疏风骤后，隔帘就感受到海棠花的细微变化，从而发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美妙嗔怪；我也明白了：即使遭遇贬谪，范仲淹仍能在静观平面的《洞庭晚秋图》后，想象出洞庭湖或淫雨霏霏或春和景明时的万千气象，从而留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学思考。

静中，我听到了内心的声音：静能生花，静能成海。冬天的花海一样可以有花，冬天的花海一样可以成海。

这个冬天，我们去看花海。我见到了花，也见到了海。那份淡紫色的期盼，终于在这个静静的冬天

里，成了美丽的现实。

当绿色成瀑

朋友，当你看到这个题目，你是否会想到宗璞笔下的“紫藤萝瀑布”？

是的，我要写的就是这样的紫藤萝，它此时就在我的眼前。

这里的紫藤萝不是一棵，而是七八树组合成的一架。

正逢紫藤花开的时节，但这里，却见不到一片辉煌的淡紫色，也很难找到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紫色的帆。但给人的感觉同样是瀑布，只不过是绿色的。

这眼前的瀑布，用“一帘”限制，感觉太小了，用“一道”呢？好像有点生硬。想了好久，似乎用“一幕”才稍显恰当些。

这一幕绿色的瀑布，就这样，在这很多年前曾经特意为它搭建的长约十米、宽约一点五米、高约三米的木制长廊上，浩浩荡荡地飞扬着、倾泻着。

这虬龙般盘曲着的主干，这丝线般错综着的枝条，凭借着四月淅沥的雨，极度慷慨地捧出了这如海浪般密集的绿叶。

这满树满枝的绿叶，在枝干的宠爱中，自由自在地生长着，蓬蓬勃勃地舒展着，挨挨挤挤地推搡着，层层叠叠地涌动着。

好一片涌动着的清新的绿！它们在欢笑，它们在开怀大笑，是那样的无拘无束。

对绿，我是情有独钟的，尤其是春天里的绿。每每看到那些行道树在春天里爆出绿芽，瞬间在天空升腾起一片绿色的天幕，我是惊喜的，开心的，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幅幅绿荫下悠长悠长的浪漫画面。我最看不得这些树因各种各样的理由被砍，被砍得有形有状，被砍得光秃秃的，只剩下可怜兮兮的树干，每每遇到，我的心就会有一种被刺痛的感觉，以至于有一天母亲对行道树被砍时发出的“天大了好多，亮堂了好多”的带有惊喜的感慨而漠然不理。至于看到小区里的树被砍时的那种愤愤不平，更是不用提了！那由远而近的锯树声是那样无理无情地困扰着我，使我无法安心，为了不让我窗边的那棵树遭遇同样的命运，我跟物业僵持了很久，结果换来的是，不但树逃不过同样的命运，而且我也被他人推进了“头发长见识短”的行列。

此时，望着眼前的绿，感觉风儿、雨丝儿也有了

颜色，我开始陶醉。闭上眼睛，来几次深呼吸，想让这绿带来的清新，盈满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

人有时候真是奇怪，当你关闭了一种感官，另一种感官就会变得特别的灵敏。这不，我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不要缠我了，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张开眼，循着声音，我看到了那一棵高大的雪松，那棵有着将近五层楼高的雪松，它一边的枝条已经被绿藤缠得不堪重负，即便它使劲扭动着身躯挣扎着，也无法摆脱那绿色肆无忌惮的膨胀的欲望，那褐色粗壮的松枝已显露出被折裂的痕迹，深绿坚硬的松针也已变得枯黄失神。

静心凝神，我又听到了另一个极其尖细的声音，“别，别往我身上爬！”我辨别出那是我最喜欢的腊梅在无奈地哭喊！此时，感觉有很多很多的窸窸窣窣的声音，窸窸窣窣的形体，正洪水般张牙舞爪地向着腊梅那柔弱的身躯挺进，也同时钻入我那由舒展而骤然紧缩的毛孔。

眼前的一切都变了，那些我曾经喜爱的嫩枝绿芽，竟变成了那么可怕的东西，昂着头狰狞地前行着。我惊悚着，钻进长廊，抬头，我发现了厚重密集的绿叶下那么多那么多褐色的枝干，如丝如麻般缠绕着、交错着。是它们吗？宁愿竭尽着全力，甚至牺牲着自己，也要任上面的新枝新叶疯狂地张扬着个性蓬勃出旺盛的生命力？难道这就是爱，难道这就是奉献？

我想解读这爱的密码，于是打开百度，了解到：原来这枝条上部的叶芽萌发后发出了许许多多的徒长枝，这徒长枝不仅侵占着大量的地盘，还消耗着大量营养，使花芽不能正常开花。

恍然大悟，怪不得，在该开花的时节，这紫藤萝竟然绿叶蔓延，成瀑，成海。

当自由的生长没有了节制，它就真成了不羁的放纵。于是明白，对树木而言，定期适时的修剪是必须的，将过于密集、重叠的老枝、枯枝、侧枝修剪，以减少养分的消耗，使营养集中，哪有不开花的理由？当你专注开花时，又怎会有旁逸斜出的野心去危及无辜呢？种花种树如此，为人树人又何尝不是这个理儿？

当我开始从我钟情的绿色中走出来的时侯，当我开始从狭隘的关注自我的思维中宕开来的时候，我发现天真的如母亲所说的，变大了变亮堂了！

当绿色成瀑，我终于有了真正的释然，对曾经的因别人对我“头发长见识短”的评价产生的耿耿于怀。我开始认识到一种新的生命状态，那是一种和解的状态，与他人和解，在追求突破与挑战时学会换位

思考，与自己和解，在不被外物诱惑和羁绊时学会平和宁静。

于树下，种一片青翠

校园操场靠西南的围墙边，并排种着五棵树，都是很普通、很常见的香樟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种下的，或许是建校的时候，或许是建校之前本来就留在那里的。

围墙外，是一幢约十四五层高的大楼。这幢拔地而起的后起之秀便在毫不知情中成了这五棵香樟树难以言说的痛。这不，它们的树干长得又长又细，没有一点粗壮的感觉，树冠也不像那些有着得天独厚生长环境的同类那样蓬松而舒展，而是束在一起，有点像想撑开却又被卡住的伞面，给人一种委屈蜷缩的尴尬感。

我是很喜欢香樟树的，喜欢它随遇而安的性格，它可以在深山野岭耐守寂寞的苍凉，能够在穷乡僻壤点缀农舍的风光，也愿意在繁华都市饱经热闹的喧嚣。它虽属常青树种，但也会开花也会结果，连叶子的变化也是挺丰富的：每年的春天，当树梢的嫩芽开始萌发的时候，一些老叶，就陆续从树枝上落下来，落下来的叶子有夹杂着黑点的苍老的殷红，也有涂抹着赭石的凝重的深绿，还有点缀着橙红的惨淡的焦黄，被风吹起的那一瞬，一枚一枚的叶子，有的成群地在地面打旋，有的从容地在空中飘舞，很有一番秋天的壮观场景。而到了暮春四月，则是在一树焕然一新的鲜绿翠绿中，如同小米一般微小的、浅绿的花朵，开始俏皮地探出头来，那不甜不腻、似有似无的芳香霎时间便会盈满整个空间，直沁人的心脾。

我家门前的那棵被阳光全方位沐浴着的高大粗壮的香樟树就常常能够让我欣赏到如此爽朗而又明快的变化。可校园墙角边的那五棵香樟树却似乎从来没有给过我如此的享受，在我的眼里，那绿总是混合着寂寞孤独的暗色调。

或许是它们身处角落的缘故，或许是阳光很少光顾的缘故，这几棵高耸着的香樟树因为晦涩，很少进入我的视线，只有在冬末春初，当紫黑色的浆果被风儿吹落时，才会在我的偶然一瞥中感觉到它们的真实存在。

许多年来，这五棵树就这么被我无情地忽视着。倒是树下的那片青绿，却时时吸引着我前去驻足、欣赏。

早春二月，一场酥雨过后，这五棵树下便会迅疾铺上一块绿色的地毯，蓬蓬勃勃的绿挤在一起，成片相连。那是一丛又一丛、一簇又一簇的马兰头争先恐后冒出的娇嫩翠绿的新芽连成的一片青翠葱郁。马兰头虽然身材娇小，最多寸把高，叶片细小，但因为常常是一片片连在一起，所以长势丰茂，茂盛无比，那肥嫩的绿，那油油的绿，十分讨人喜欢。

马兰头的嫩茎嫩叶可以食用，用开水焯一下，挤干，切细，加麻油酱油拌食，入口脆嫩清香，很有滋味，但一旦错过了时节，口感就没有那么好。因为来这里采摘的人少，因此这一片绿色的精灵常常被错过最佳的食用时期。

然而，错过并不意味着失去，它换来的是另一种获得。五月之后，这里便会迎来一片不期待的绽放，那是马兰头开花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马兰头会开花，我也是从这一片青翠中认识马兰头花的。那淡紫色的花瓣与鹅黄色的花蕊的精心组合，很像秋天漫山遍野的小野菊。或许以前在田埂边见到过，但那时是根本不会与吃起来鲜嫩可口的马兰头联系起来的。马兰头的花期很长，从夏天一直延伸到初秋，花开时也是成片成片的，带着满满的小清新，煞是可爱。

我喜欢树下的这一片青翠，不仅因为这一片茂腾腾的绿色和这一份不期待的绽放，而是因为一位老人，一位已年近古稀的退休教师。是他，在这树下，用心种下了一片青翠。

记忆中，这五棵树下，原先是乱石成堆、连荒草也不易丛生的地方。是这位老人，在征得同意后，用心开垦出来的。

就这样，这面积不大的一块贫瘠土地，被开垦成一畦一畦的，并被施上了肥料，种上了庄稼。树下种庄稼，是不被看好的。但即便这样，我还是在这里欣赏到了一番别样的风景。

在这里，我曾见到过，韭菜冒出短短的嫩芽后渐渐长高直至抽薹开花结籽的全过程。我还见证过，大蒜头分瓣后被均匀插入土中继而发芽长大直至抽出修长水嫩的蒜苗的那一刻。

在这里，我曾捕捉到，生菜和小青菜从开始撒下菜籽的那一刻起就彼此憋着一股劲争着比谁长得快长得密；芹菜和香菜则暗暗比拼着谁的身材长得婀娜谁的香气播得更远。我还见识了，茼蒿在风中摇曳出了金黄色淡黄色的花朵；白萝卜在开出了白色略带淡粉色的小花朵后挑起了细细长长却又饱满的萝卜籽荚。

这里，有时会长出一些绿梗的苋菜，但往往是来不及长粗长高就开出了黄绿色的花串；有时会种下几棵莴笋，但长出的莴笋又细又长，即使撕下几片叶

子，也很少有乳白色的浆液流出。

这里，偶尔还会冒出几根油光发亮的深紫色的茄子，但很快会在大而粗糙的叶子摩挲下失去光泽结出疤痕；偶尔会看到秋葵开出了淡黄色的花朵，娇嫩得很，一天时间内就会枯萎，但不久就会长出前端细尖、类似青辣椒的果实，这果实就这么向上耸着，直至由嫩变老、由淡绿变成深绿。

这里，种下的都是普通常见的庄稼，这些庄稼都在以不同的姿态、不同的方式生长着，想长高的就长高，想开花的就开花，想结果的就结果，自在随性，直至过季、枯萎、老去。

这一片庄稼，很少有人踩踏，也很少有人采摘，即便是这庄稼的主人。我就是在这里，在这五棵树下，在这一片庄稼地里，认识这位老人的，也是在这里，开始了解这位退休教师的。

他在这里翻地、下种，他在这里浇水、施肥，他在这里拔草、捉虫，几乎每个旭日东升的清晨与夕阳西下的傍晚，都能看到他躬身劳作的身影。但奇怪的是，他从来不在乎这里的收成。带着疑惑，我曾经问他，在与他的交谈中我找到了答案。这几年来，他在这里种下的是另一种情结，收获的是几多的充实与快乐。这是他与我交谈中多次提及的。他说，他不愁吃不愁穿，家里的事也不用他操心，身体又硬朗得很，只是为了找点事做做。每天能和这些绿色的小生命打交道，他开心得很。

他说，他用心呵护着它们，犹如呵护着他的那些学生。他告诉我，他年轻时被分在一所偏僻的农村初中任教，学校很小，教学条件差，就像眼前的这块土地，很贫瘠，但老师们都很用心。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你们现在拥有很多的参考资料，不像当时的我们，手头只有一本教科书，参考书是很难得到的，有时候一套参考书，要几个老师轮流着用。试题也是我们老师自编自印的。我们把编好的试题，用铁笔刻在垫着钢板的蜡纸上，然后用刷子蘸好油墨，将油墨涂在蜡纸上，下面垫上白纸，左手按住蜡纸的一边，右手拿刷子直接从左到右在蜡纸上刷，均匀地刷完一遍，便是一张习题纸的诞生。刷时还要请人帮忙，印好一张，将蜡纸移开，帮忙的连忙将印好的纸张拿开，再继续印刷第二张。那时的每一张习题、每一份试卷都是浸润着我们老师的很多心血的，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仔细斟酌过，每一道习题我们都是认真挑选的。学生是能从那一个个出自教师手下的端端正正的钢板字中，体悟到我们的一片苦心和一份期盼的，所以，他们往往十分珍惜，做习题也是格外认真。不像现在的学生做作业不认真，一张好好的试卷发下去，

常常敷衍了事。其实也难怪，现在的试题大都是现成的，往往是没有用心甄选的。学生自然就感悟不到老师的良苦用心了。容易得到的，往往是最不珍惜的。

他还告诉我，他们那时跟学生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读书不要死记硬背，要多用心去揣摩、去领会，要学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他们也常常提醒着自己，要精心备课，要因材施教，要让孩子自由快乐成长。他说，现在的孩子厌学的很多，主要是因为机械作业的时间挤兑了独立思考的时间，而没有思考的学习是体会不到快乐的。你看那些成语，“茅塞顿开”“恍然大悟”“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看着读着都很舒服，说的就是由思考后的顿悟带来的轻松与愉悦。

我明白，他说的，正是我们这些在职教师所努力追求的。可面对复杂的教学环境，又有多少教师能驾驭得了呢！我觉得我应该为之尽力。

跟他聊，听他聊教育、聊人生，我很开心，所以我经常趁闲暇时间光顾。时间长了，还会遇见另一个场景：傍晚时分，经常有几个男孩来到他身边，帮他拔拔草，浇浇水，听他讲故事、讲道理。有一天我听到他在跟一个男孩讲多读书的好处，他说，读书就好比种庄稼。你看这一片土地，原先是乱石堆，乱七八糟的，所以很多人就习惯把脏东西往这里丢，长时间下去，这里只会变得越来越乱、越来越脏。现在我们对它进行了一番改变，除去乱石，平整土地，种上庄稼，不但脏东西不往这里丢了，而且连杂草也很难生长了。现在的这片土地，一片翠绿，又整齐又好看，大家看了都喜欢。就好比你们读书，如果书读多了，头脑中装的知识丰富了，不仅杂草、脏东西不会侵入了，而且看着舒服，这样，别人会喜欢上你，你也会喜欢上自己。一旦爱上自己，你就会用心呵护好自己，让自己变得更美好。

像欣赏一幅画似的，我静静地看着这大树下青翠地里蹲着的一老一小，细细地回味着，这一片青翠不仅被用心地种在了大树下，更是被用心地种在了我们的心田上，我看到了希望和美好正和着这一片青翠的呼吸，在老人多次与我提到的“用心”里星星点点地闪耀。

时光荏苒，一年又一年。有一年冬天，照例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看到老人破天荒地把那些还没完成生命旅途的庄稼小心翼翼地拔起，叠在一边，又重新

翻好地。我很是疑惑。老人告诉我，因为年岁大了，在儿子的再三要求下，他答应明年开始，将不来这里了。他说，他不想让这一块土地荒芜，他要于树下，延续这一片青翠。这几天，他想了很多，最后决定，种一些马兰头。他说马兰头有很强的生命力，只要种下，就会生生不息，杂草就很难有容身之所。为了保险起见，他又查了一下百度，马兰头适应性强，喜温也较耐阴，抗寒耐热力很强，对光照要求也不严，在32℃高温下能正常生长，在-10℃以下能安全越冬。他说这是他选择的理由。

虽有不舍，却深深理解。那以后，这种浓缩着复杂心理的特殊之情，就这样伴随着我度过了那个寂寞的冬天。

第二年的春天如期来了，马兰头的新叶也如期长出来了，这一片新长出来的翠绿果然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繁繁密密，郁郁葱葱，葳蕤生香。花开时节，放眼望去，绿色丛中，淡紫色的浅浅微笑盈满其间。

一年一度春相伴，这一片青翠就这样自由自在地生长着、蓬勃着。叶绿了，花开了，新叶又长出来了，一阵春风，几片香樟树叶飘飘然下来，我知道，那是部分老叶在完成它们的守护任务后，正带着满足，在春风的温柔抚摸下陆陆续续离枝而去。没有凋零的凄凉，没有离别的忧伤，有的只是与春天相遇、与希望齐驱时的那种类似“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欣慰与舒畅。是的，它们是带着希望上路的。不由得抬头，第一次专注地正视，望见，在这五棵香樟树密密层层的枝桠的顶端，无数个毛茸茸的芽苞，正争着冒出朦朦胧胧的黄绿，有的开始舒展成浅绿色的嫩芽，盈盈笑意已如花般绽放。

始悟围墙边，这五棵樟树，尽管少有阳光的青睐，但一样有新生命的孕育，一样能枝繁叶茂。大树下，那一片青翠，即使少有雨露的滋润，却一样显示出葱郁的生机，一样勃发着生命的活力。拙劣的环境下、贫瘠的土地上，只要耐得住寂寞，只要守得住初心，依然会亮出新生的喜悦和回归的美丽，依然会闪烁萌芽的兴奋与成长的快乐。

于树下，种一片青翠，我看到了这一片绿色在舒展，在变化，向天空向高处，我看到了那一片青翠在流动，在蔓延，向四周向远处，向我的内心深处。

任永江书画收藏展记

■ 松 子

任永江的书画收藏展并非在高级的殿堂馆所，就放在小镇路口新设的“任永江书法工作室”。三四个隔断，俨然成了私家展厅。

我们去是在晚上，闭幕的前夜。

收藏是一种情怀。他收藏慈溪籍人士的书画作品，更是。那种乡土情怀就活在一个人的心里，骨子里。

掌起陈邦瑞写的一个墙面的12条寿屏，大概是他镇宅之宝了。

陈邦瑞，清末掌起桥陈家村人。光绪二年进士，户部吏部侍郎。楷法端庄清正。

看永江的收藏展，亲切。这次所见作者，多为慈溪书画耳熟能详者。这种桑梓的亲切感是会传染的。

清代翰林沈卫的小楷成扇和杨泰亨、周晋麒的行书对联；知府洪观的兰石和知县盛本的草书；举人冯一梅、姚梅伯等梅兰竹菊4屏条；民国慈溪四才子之一陈训正行书成扇；蒋君扬的墨竹，史小轩的花鸟，沈咏泉的人物，浙东书风开创者梅调鼎、钱罕的行书；画梅高人季守正的隶书和墨梅；还有旅日背景的王治本、王琴仙表亲及冯雪卿的书画；学院背景的严摩罕、严波兄妹的花鸟山水；陆一飞的山水、洪丕谟的榜书；乃至南社诗人张啸行鬯百岁时所书自作诗句，国家荣誉学部委员宓汝成手稿。也有我这次刚得赏见的对联，清光绪三山巡检谢庭树，也是三山学校的创始人。“送君苦在知君日，问世应怀遁世心。”赠别联写得好，跋也题得见性情，出情操。对读，可相见碧梧其人。

永江认为，收藏本地书画就是收藏本地的人文历史，收藏的不仅仅是书画，书画作品背后都站着一位活生生的人物。

本展收藏品除了书画，也有拓片，也有锦灰堆。有书画件，也有手稿册页。

其中清代进士头衔的有近10件。这些收藏提升了任永江乡贤书画收藏的品质。

中国画大师黄宾虹向重清道咸中兴的士人画。任永江在审美旨趣上颇为一致。黄宾虹当然也不止是一个画家、学者，也是名重当时的金石书画收藏家。除了书画，作为篆刻家的任永江，金石收藏自不会少。

永江早年在掌起车子屋民俗博物馆工作，后从事书法篆刻教学创作，业余对地方文史也颇多投入。收藏乡贤字画自是他乡土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当然字画收藏也是他鉴赏字画，“练眼”的基本功。

永江九岁失恃（自刻印章“失母人”），早年做油漆工自谋生路。但对艺术的执着爱好走上了艺术之路。早年经四宝斋房企遐引荐，拜野鹤陈如生为师学习篆刻。

初期收入不丰，收藏一张画，有的会占去他半年的收入，这需要“舍得”的勇气，勇气有时比财力更紧要。慢慢积累，收藏日渐丰富起来。名家叶文夫在上世纪九二年刘国辉人物高研班的毕业作品，永江用十万买下，当见他收藏的魄力。

收藏也需要周转，过手，转手是为了更好的收藏。资金有限，我想任永江也必须经过这种手段吧，以画养画，以转养藏。蒋镳的画件曾在他手上十余件，闻此，可以想见。

书画收藏本身就是一种真金白银的学习，操练。任永江少失恃又失学，全赖自学。他可能没什么高学历高职称，可他曾经的阅历，在篆刻书法创作和书画收藏中得到的历练和成长，是一般所不具有的，他又乐于思考，勤于著述。我看重这种阅历，这种自我学习和成长的能力。

收藏的境界是共享。任永江的“彰和讲堂”开办已十年有余。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担当，是大境界。今天我们看到任永江的收藏，就是与人分享收藏的愉悦，从私藏到共享，这就是收藏的社会价值和效应，这种效应不仅是成倍的，我想还有几何效应，蝴蝶效应。

过眼云烟，烟云供养，游于艺，心摹手追，与古为徒。任永江书画收藏的意义盖在于此。

渔樵醉话

沈 略

《山行》中的“坐”就是坐下

“停车坐爱枫林晚”中的坐，在语文课本上的注解是因为。实际上“坐爱”的坐在此诗中解释成因为并不合适。

杜牧《山行》之前诗中有坐爱一词的，都是做动词坐下用的。

《灵岩述旧》

中唐·欧阳詹

不到灵岩又二年，重来风景尚依然。
层峦迥出青霄外，倦鸟归飞夕照边。
坐爱云林泉石好，行寻缓谷野桥连。
同游不觉天将晚，暂借僧房一榻眠。

坐爱和行寻是对仗关系，很明显坐和行一样是当动词用，坐是坐下来的意思。

《送淡公》其二（812年）（节选）

中唐·孟郊

坐爱青草上，意含沧海滨。
渺渺独见水，悠悠不问人。

这里坐字解释成因为，整句诗也是解释不通的。

《玩松竹二首》其二

唐·白居易

坐爱前檐前，卧爱北窗北。
窗竹多好风，檐松有嘉色。
幽怀一以合，俗念随缘息。

在尔虽无情，于予即有得。
乃知性相近，不必动与植。

白居易这首更明显，坐爱，卧爱。坐肯定是动词，坐字要是作因为解，那么就变成因为爱前檐前，躺着爱北窗北，不知所云。

正确的理解是坐着的时候爱前屋檐前面的风景，躺着的时候爱北窗北面的风景。

除了坐爱卧爱之外，还有行爱。

《乐隐为尹克俊赋》

明·萧镃

行爱溪中水，坐爱溪上山。
富贵非所愿，悠然心自闲。

按课本中的“因为”解释，那就变成了行走的时候爱溪中的水，因为爱溪上的山。这特么逻辑都浆糊了。

上面这首诗是明朝的人写的。可见他们对坐爱的理解，跟课本和某些文学教授是不一样的。

杜牧之后，也有很多诗人在诗中用坐爱两字，不过跟杜牧《山行》之前的诗一样，把他们诗中坐爱的“坐”解成因为是解不通的。

《饮虎丘舟中呈致政祝大参顾宪副及受封王太史》

明·程敏政

客里春将暮，乘闲上虎丘。
饮便荷叶盏，坐爱木兰舟。
倚棹闻啼鸟，鸣箫动狎鸥。
幸陪诸老至，不是少年游。

这首诗中的含坐爱的诗句的意思，非常明确。喝酒便用荷叶盏，坐喜欢坐木兰舟。

总的来说，杜牧前后诗人写的诗中，没有一首诗坐爱的坐字解释成因为是合适的。而把坐字解释成坐下都比较妥帖。

同样的，坐爱的坐在杜牧的诗中做坐下解才是合适的。

其实问题不在坐字上，主要是坐字连上了爱字。如果杜牧写成坐看，坐赏，坐字解释成坐下就顺理成章没有疑义了。这要再把坐字解释成因为，虽然还能勉强解释，但很明显的尬出天际了。

只是杜牧把爱字换成，看，和赏，情绪就不够强烈不够主动。看比较中性，赏虽然有点欣赏了，但跟爱比起来，还是平淡了。

看，其实杜牧他早看到了。“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是他所看见的，虽然也向往白云生处的隐逸生活，但遥不可及。而且他的车很明显也上不了歪歪斜斜的石径。

在山下停车有车不能上山的因素，也有他更爱枫叶的因素。所以这里写坐看，就等于只是被迫地看。写坐爱，是他主动放弃步行去白云生处，是他爱上了枫林坐下来看到晚，爱枫林中的枫叶，那经历过寒霜比二月鲜花更红的品质。

《山行》一诗，可能暗含了杜牧的人生态向与选择。即，放弃白云生处与世无争的生活。选择像枫叶一样勇敢面对世俗的风霜，不但不像二月花一样凋谢，而比二月的花更红。

另外，支持因为说法的，唯一拿得出手的证据，是举例“但坐观罗敷”的坐，但这个“坐”解释成因为其实也不对。

它前面几句连起来是“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这里的坐作犯了某钟错，某种罪。

比如“坐酌金失侯”。就是犯了酌金时金子成色不足的罪，失去了侯爵。

诗中就是犯了“观罗敷”的错，遗忘了锄头和犁。这样使用坐字，才能凸显罗敷的绝色，漂亮到让人犯错。

用作“因为”解，只能是勉强又平庸了。

总的来说，无论杜牧之前，杜牧之后，还是专家举例的依据，都不能证明坐爱的坐当因为用过。而结合杜牧《山行》前后句，也不支持坐作因为解，作坐下解更合适。

当然，上学的孩子，还是要记住坐爱的坐是因为，按课本解释去做试卷。毕竟，对错不重要，从出题人手中骗点分数才重要。

《次北固山下》的混乱

《唐诗镜》里说“潮平两岸阔”俚，“江春入旧年”溷，依据在哪里？

明代陆时雍《唐诗镜》云：“潮平”二语，俚气殊甚。“海日生残夜”，略有景色，“江春入旧年”，此溷语耳——这种说法可能的依据是什么？

陆时雍歪打正着了。“江春入旧年”确实有混乱的地方。不过依据不是陆时雍的那个依据。

王湾这首诗有两个版本，陆时雍点评的版本是《次北固山下》，“潮平两岸阔”这版。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相比另一个版本的“潮平两岸失”，阔字用语比较直白口语化，所以陆时雍觉得这一联不够雅致，用语偏俚俗了。

阔字改失字用艺术的手法，表现两岸应涨潮变阔，确实更诗意一些。

这一点沈德潜也说过阔字“少味”，沈德潜喜欢“失”，他在《唐诗别裁》中还特别讲了自己的理解：

“两岸失，言潮平而不见两岸也。别本作两岸阔。少味。”

所以陆时雍说“潮平两岸阔”俚气很重大致没错。

陆时雍说“江春入旧年”是溷语的依据，其实他在《唐诗镜》里已经说了。

陆的意思“江春”一句有语病，没张说捧得那么好。

主要两点：第一，旧年景象怎么可能像如今？如果不像那入，只能强行解释为“意”入了，那不就是有语病吗？

第二，一切景物都可以入旧年，可以江春入旧年，也可以杨花入旧年，就是个套话。张说套话好是昏了头了。

实际情况呢，单论“江春入旧年”一点毛病没有，是佳句，一个入字，模糊了虚实之间的界限，让诗有了诗意中的“幻意”。二是，一语点出了江南的春

天来得早，旧年还没过完，春天就到了。表现手法上有新意。张说看上的也就是这个表现手法。

要说这句话是“溷语”，问题出在诗题《次北固山下》，从北固山是看不到大海的，那么颈联“海日生残夜和江春入旧年”放在一起就有问题了。你到底是在北固山下看长江呢，还是在海边看海日？

空间视角混乱了。

或许王湾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首诗后来有了另一个版本——《江南意》。

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
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

为什么诗题改了，首联也要改呢？

因为王湾发现，首联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把地理位置定死在了青山（北固山）边的长江边上。

写诗的人的视角，要么在江岸上，要么在行舟上。还是到不了海边，空间混乱的问题还是处理不了。

所以，王湾索性把旧的首联给删完了，不说山和船了，心想我不说你总抓不到我空间混乱的小辫子了吧。

但他对“江春入旧年”写早春还是很满意的，所以新首联先给“江南意”定调子，特意告诉大家他要写江南的新和早，大家要重点赏析。

但是，这么一改新问题来了，由于首联没了旅途的味道，尾联变成无源之水了，再说乡书归雁就莫名其妙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把原来的尾联也给切了重写。

结果首联改得很死板生硬，“伺早天”这都硬得像过期的502胶水了，明显粘不上下面两句诗。尾联呢也实在收结不了，只能没话找话凑了14个字，典型才气无以为继。简直和传说中失控的稀宗一模一样——拉稀了。

这么改，唯一的好处呢，是把地理空间从北固山一带，扩大到整个江南了。这样颈联空间视角混乱的毛病确实没有了。

但整首诗打断腿骨再拿过期502胶水强行拼接的痕迹特明显，本意是想把这首诗拔高点，结果直接给整成瘸子了。方回就看出毛病了，说不如《次北固山下》浑然一体。

元朝诗人、诗论家方回在《瀛奎律髓》选了《次北固山下》文本，在评语中说：

“《江南意》似不如此篇之浑全。”

暗疾这玩意大家不一定看得出，但这腿瘸了实在过于明显。

所以，如今选入课本的还是那个空间混乱版本的《次北固山下》。

《金陵怀古》新解

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
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
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许浑这首《金陵怀古》中的颈联“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按施蛰存的说法是比较空泛，不贴切历史，这一句不好琢磨理解。

不单施蛰存解不通，诗成千年以来，各路诗评都解不通这一句。

明代《唐诗鼓吹》里廖文炳的说法是“自古及今，唯石燕飞翔，江豚出没，景物常存。”还注了石燕是零陵的，“得风雨则飞翔，风雨止，还为石”。

唐汝洵说：“千官有冢，六代无宫，惟余石燕江豚，作雨吹风而已。”

金圣叹则说：“当时英雄有事，而极一代豪华；今日石燕，江豚有事，而成一日风雨。前者固不知后，而后者亦不知前也。”

各家基本上就是把石燕江豚理解为万古长存的景物，对比英雄、豪华等六朝已消亡的事物。

所以这引起贺裳的异议，他在《载酒园诗话》里说，大错，金陵有燕子矶，诗里咏的石燕就是燕子矶。哪用得着用大老远的零陵的石燕。

另外，如果写的是景物，是没法合理解释“晴亦雨”“夜还风”的。也因此，很多诗评就把颈联说成生硬粗糙了。

这其中，《四溟诗话》的谢榛大佬最奇葩，他理解为颈联当赠远游者，似有戒慎意。这理解力约等于零了。

倒是百度百科相对接近一点，说这句是比喻，以石燕，江豚比喻下一句中的英雄。

“‘江豚’和‘石燕’，象征历史上叱咤风雨的人物，如尾联所说的英雄。”

可惜，理解反了。

陈胜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曹操骂，刘景升父子皆豚犬尔。

燕豚这些意象不可能是英雄。

而且这边颈联刚刚说石燕江豚很活跃，尾联就说英雄一去豪华尽，走了。这转折就突兀得有点过分了。连最不靠谱的古代诗评都没有认为石燕和江豚是跟英雄或英雄气一块走的。

因此，无论从意象和上下文来说，石燕和江豚不可能比喻成英雄。

恰恰相反，这一联两句，说的是世无英雄，只剩下燕雀猪狗之辈在呼风唤雨。

怀古诗，借古讽今是基操。

如果读者把这首诗分成两部分看，上半部分是怀古，后半部分是讽今。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上半部分首联，以事怀古，写《玉树后庭花》的事，写景阳宫被俘的事；颔联，以景怀古，写松楸古墓，写禾黍田野。

下半部分开始写今，许浑的今是晚唐，写这诗大概是在唐文宗大和年间。

这是个太监和藩镇军头呼风唤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年代。整个天下都在风雨飘摇中。

眼看着要晴了，“石燕”给折腾一下，就“晴亦雨”了；眼看着“夜晚”休息的时间到了可以休息了，“江豚”又出来作死，折腾一下，所以“夜还风”。

这么解释，颈联中的“晴亦雨”“夜还风”才能完美解释得通。不然只作为景物理解，怎么解释石燕让

这天气雨还是雨，晴还是雨？江豚让这天气白天是风，晚上是风？

这两景物为何搞得风雨不歇？

所以更合诗理的解释，这是燕雀，猪狗之辈在呼风唤雨，让大唐的天下不得安宁，让百姓处在风雨飘摇中。

大和年间正好有个重要的事件，叫甘露事变。太监和大臣抢皇帝互殴，最后杀得朝堂为之一空，不正是这一联的写照么？

许浑这首诗，有没有感慨甘露事变不确定。但感慨没有英雄人物收拾江山，被燕雀猪狗辈搞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是肯定的。

所以，才有尾联的“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这句也是各有各的看法，意见不统一。

我的看法，这句的意思是，英雄一去大唐盛世也结束了，只剩下山河还像大唐盛世，却再也没有盛世的气象了。当然，这话不能明说，只能借着怀古暗搓搓地说。

洛中是洛阳，这里暗用了新亭对泣的典故，用洛阳代指盛世。

整首诗理通之后发现，其实许浑的诗格局境界还是蛮大的。这首《金陵怀古》，其实不比杜甫那首写个人失落哀怨，尾联又比较弱的《登高》差。

(上接第111页)许多脍炙人口的细节都会唤起一代人的回忆，让同龄人喜爱，手不释卷。特别是《第一次坐飞机》，王志国先生写得很轻松。看到题目时我就联想到自己第一次坐飞机。可是他乘坐的不是一般民航客机，他是搭乘东海舰队航空兵的军用飞机，当然许多军事秘密没有写出来，但是留下的悬念直吊读者的胃口，如此经历的人有几个噢。例如《混水摸鱼》的捕捞方法，这是当年最简单、最原始的捕捞方式，不需要任何工具，光凭身体把水搞混，就可随手抓捕因缺氧浮上水面的鱼，当年农村的小伙子都干过。又如《放风筝》掉下河里和潜水《偷西瓜》等文章，如果没有这样经历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细节和神秘的。

《散文集》中第三至第七节，我归纳为“旅行见闻”类别，尤其是对美国见闻的书写，他身临其境的描述和事实求是的分析以及客观公正的评议，都写得很到位。特别是《旧金山的华人》《天使岛的华人诗歌》《洛杉矶见闻》对历史上的华人劳工遭遇和现代华侨在美国的地位，充满了爱国主义和热爱中国共产党

的情怀，让还未踏进过美洲大地的我，增长了知识，从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启蒙，释然了部分中美关系的疑惑。《散文集》中还有“人物小记”“附海地名考证”和一些民间故事都属于地方文化的范畴，内容上也占了不少篇幅，有的事件都是慈溪地方历史文化的补充。特别就挖掘附海地方文化而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象王志国先生那样全面文字表达的人，弥足珍贵。

王志国先生所著的《散文集》，是他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悟的文字结晶，值得我们一读，不但会得到心灵的启迪，而且还会储存许多历史知识，具有知政、存史、育人的效果。

古人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虽然《散文集》中的行文上有许多的口语化，遣词造句略显直白和稚嫩。但是王志国先生的行程已远远不止万里，他为实践人生最高境界的努力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

舟山“海上读书会”琐记

童 银 舫

全国民间读书年会肇始于2003年11月，至2023年6月，共召开了20届。举办过的城市有南京、十堰、北京、呼和浩特、进贤、淄博、鄂尔多斯、成都（二次）、温州、东莞、上海、株洲、天津（二次）、张掖、诸暨、郑州、哈尔滨、杭州。我和同乡好友励双杰兄从2013年起，参加了七次，约占了三分之一。每次参会的过程，我都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也大都编入了年会的文集中。

今年4月的舟山“海上读书会”日记与往年稍有不同，因为会前和会后都有参加这次年会的书友来访，既然与读书会相关，那么不妨一同记之，反正是作为私人的记录，并非官方的公报，似可作为读书会的预热与余响。本文在记及书友时，凡以前文章中已有记述其经历的，则简略之；凡年龄相仿或比我小的，均以“兄”称之。

2024年4月18日 星期四 晴

现居深圳的读书年会元老李传新先生提前到宁波，他与张洋兄一同来慈溪，造访闻名学界的思绥草堂。思绥草堂是励双杰的私人藏书处，原有四间四层的农家楼房，从上往下第四层和第三层即为他收藏家谱之所在，面积要超过天一阁的宝书楼。两年前，因城市建设所需，这个被学界视为民间谱牒宝库的藏书楼即遭拆毁，二万余册家谱只得打包堆在一个居民小区的物业用房里。

李传新和张洋上午刚去过天一阁，下午就到了思绥草堂。一进门，就见到了整柜的以“思绥草堂”冠名的精装大书：列入“十二五”和“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思绥草堂藏稀见名人家谱汇刊》（1—6辑已出185册），以及《思绥草堂藏稀见名人家谱家训百种》（全5册）、《思绥草堂藏中国民间祠堂文

献汇编》（全23册）、《思绥草堂藏中国乡土文献汇编》（全13册），均由励双杰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李张两位见之，连呼“双杰厉害，双杰厉害”。室内挂有来新夏先生和沈津先生各自题写的“思绥草堂”镜匾，夏沈两老都专程来看过思绥草堂的藏谱，沈津先生更是几次带了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来访谱，在这里见到了别处无法见到的大量珍稀谱牒。

李传新先生长我十一岁，1953年生于湖北光化，曾在十堰市新华书店工作，担任过《书友》和《崇文》读书内刊的编辑工作。也编过《民间书声》。著有《拥书闲读》和《初版本》等。他参加了第一至二十届的读书年会，每次年会都全程参与，乐于助人，是有口皆碑的活雷锋。

张洋小我三岁，网名包子馒头，曾在杭州年会上见过，但不熟悉。此次交谈，得悉他曾在深圳公安部门任职，现已提前退休。喜收藏周作人著作版本，还喜欢收集当代菜谱。人挺精神，也爱锻炼，一天不跑十公里就浑身不舒服。他对双杰所藏的将军家谱很感兴趣，能脱口说出谱主的籍贯和战绩。

晚上，我们请他俩在“小媳妇海鲜馆”吃家常菜，张洋都能说出菜名和烧法，吃好后，他还拍摄了菜单，真是有心人。

2024年4月19日 星期五 多云转阴

早上，李传新和张洋两位乘坐长途汽车去舟山。

上午，励双杰参加了慈溪市第二十四届全民读书月暨第二届青少年读书节启动仪式。我则去匡堰镇高家村，取回一箱刚出版的《高士奇全集》。

高士奇是清康熙间著名的宫廷文人和学者，他的根在匡堰，发迹随父迁居钱塘，晚年定居平湖。我在

匡堰工作十余年，一直留心高士奇的史料。现在《高士奇全集》（全二十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我自然是先睹为快，此不赘述。

2024年4月20日 星期六 阴

早上六时半，双杰兄开车来小区接我，我们从胜陆高架上杭绍甬高速，过金塘大桥，再上甬舟高速，抵海天大道，两个小时到达普陀朱家尖的金沙度假村。

此次读书会，我带去上林书社编印的《溪上书香》三卷本30套，双杰带去他的长篇小说《秘色》一箱24册。我将四箱书堆在行李车上推向会议室，杭州朱绍平先生见了，赶忙过来帮忙。朱先生是义乌人，长我五岁，长期在省级机关工作，为人和善儒雅，喜收藏画册、老照片和明信片，亦擅书画。我与他虽相识多年，但总因他是厅级干部，本能地与他保持一段距离。

按照以往年会的惯例，我们将书放在会议室一角，供书友自取。

会场布置成口字型，位置很紧，椅子之间无空隙，两边又各自坐了一排，人进出很是困难。会场约有五十人，可谓“挤挤一堂”也。主席台上方电子荧屏闪耀五个宋体字“海上读书会”，九时许，会议开始，由方交良兄主持。方交良，1979年生于舟山定海。200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为舟山市某机关公务员。著有《泱泱中文系》《六桂堂读书记》《方姓史话》《六桂堂藏师友翰墨》等，他还参与编纂《六桂堂宁波舟山方氏宗谱》，喜以方氏宗祠“六桂堂”为自己的书斋称号。

首先由曾任舟山市副市长的王世和先生讲话。他语言朴实，带着浓重的舟山话，似春风拂面，亲切感人。

然后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方延明教授讲话。他曾任南大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有多部新闻学著作问世。我第一次在读书会上见到他。

北京戴建华先生第三个发言。他说：“由蔡玉洗先生等人发起的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已于去年6月的天津年会中宣告结束。恳请大家不要将今天的会议冠以‘第二十一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了，现在舟山办的这次会议，称‘海上读书会’就很好。据悉，不久将在内蒙古举办‘草原读书会’，我深表赞同！”

第四个发言的是来自杭州的王怀忠先生。他曾任省级机关的处长，与大家分享了阅读三毛的喜悦。他说：“三毛一生追求真善美。读书让我找到了安放自己

灵魂的地方，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来自昆山周庄的孙兰英女史说，她现在有一半时间在美国教英文，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洋人。

上海作家韦泱先生回忆了与定海籍学者金性尧先生（1916—2007）的交往，他说：“金先生学识渊博，为一代文史大家，我作为晚辈后学，难步其尘。”韦泱本名王伟强，1958年生。早年写诗，后从事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与研究。我藏有他写的《人与书渐已老》《跟韦泱淘书去》《纸墨寿于金石》《暂不谈书》《旧刊长短录》等多种。

上海陈克希先生接上韦泱的话头说：“金性尧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与我父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是老朋友，经常来我家，我当时并不觉得他特别厉害。”

来自北京的谭宗远先生说：“2005年我主办过第三届读书年会，将近二十年了，至今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朱绍平先生接过话筒，刚说了一句“办读书会真的不容易呵”，竟然哽咽，说不下去了。

西北大学图书馆老馆长武德运先生是参会年龄最大的读书人，今年已87岁高龄。他说：“只有在读书过程中，才体会到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

李传新先生说，这次读书会允许代表带亲属来参加，很有人情味。

温州图书馆研究馆员卢礼阳先生说，2011年温州举办了第九届读书年会，有许多代表写了文章，可惜没有结集出版，这是最大的遗憾。

东莞徐玉福先生说：“这次我写的《联赠民间读书年会师友》，承蒙方交良兄抬爱，作为‘海上读书会文丛’之二印发，事前我也没想到。务请大家指教。”

这本小册子共为102名读书人撰写了嵌名对联，为我撰联二副：“银毫翻墨浪；舫室赛琅嬛。”“银管甲周颂；舫樽东海倾。”语言夸张，愧不敢当焉。此书中已有十位书友驾鹤西去，他们是：西安李高信、北京姜德明、南京蔡玉洗、济南李心田、长沙萧金鉴、海宁陆子康、十堰闫进忠、沁源杨栋、武汉古远清、台湾吴兴文。

杭州徐志摩纪念馆馆长罗烈弘兄说：“《太阳花》（总第15期）在会议前已经赶印出来了，但在装车时却遗漏了，真是对不起，我会寄给大家的。”

包头冯传友先生说：“浙江已经办过多届的读书会了，真棒。我对读书年会很有感情，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编《包商时报》读书版，结交了全国许多的读书人为朋友，这是我人生一大财富。”

温州商学院图书馆江少莉女史带着她的4岁儿子

参加了会议。她在南京大学读硕士时，曾与业师徐雁教授合编过《旧时书坊》一书。毕业后为苏州图书馆《今日阅读》杂志编辑，后在北京大学读博。她说：“我参加过好几次读书年会，这次听徐玉福老师说将在舟山举办，我心里动了念头，后来就马上报名了。我带了儿子过来，让他也熏陶一下书香。”

西安崔文川兄说，读书是件很私人化的事，过去好像没有全民阅读这档事。现在拼命提倡，好像热爱阅读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

深圳赵倚平先生说，听说过读书年会，但从未参加过。现在的舟山读书会氛围很好，没有陈词滥调。

第十九个发言者为南通沈文冲先生，他是毛边书收藏和研究专家，曾赠我《中国毛边书史话》和《毛边书情调》。他说，读书没有门槛，但有层次，也有无形的台阶。

励双杰发言，他欢迎书友们来慈溪玩。

新泰市作家协会主席阿滢兄说，近年，他从事编辑出版服务工作，他主编的“十二家”系列丛书反响不错，欢迎大家加盟。

来自新加坡的芊华女史说，新加坡有许多读书会，如新知读书会、妇女读书会，每年评选图书，读书氛围很好。

桐乡市图书馆夏春锦兄说话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他说：“全国民间读书会虽然终结了，但今天的‘海上读书会’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木心说过，‘隐士是隐在字缝里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的《梧桐影》依然坚持读书民刊的宗旨，并有所拓展，渐入佳境。”

哈尔滨萧红文学馆馆长章海宁先生和温州方明靠兄接着发言。

天津社科院万鲁建兄说：“我第一次来舟山，带了家属来，很高兴，也很有意义。读书会形式不重要，只要感觉好。”

深圳张洋、孝感李招锋、长安吕浩、云南刘瑞琦、衢州季米、安徽汪应泽、汕头林伟光、苏州张吉蔚、上海小眉、郑州赵志庸、北京赵国忠诸书友先后发言。主持人想让每个人都有发言机会，也点了我的名，但我想，时间已过中午十二点，就摆手谢了。最后由子张教授作小结，会议结束，即在酒店大门口合影。

这样的读书会，其实就是读书人的一个聚会，不必太讲究形式，也不比谁学历高或书读得多，新朋旧友，相逢是缘。

我翻了一下会上发的资料袋，有崔文川设计的“海上书友会”藏书票二枚，方交良编《海天书声》书

画册，方交良编《一脉相承六桂香：方公定发百岁诞辰纪念诗联集》，《情系橄榄树：第四届三毛散文奖获奖作品选》（来其、白主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版），还有一份《海上读书会会议手册》。《手册》上印有我为读书会写的题词：“海上生明月　山中读奇书”。我本想写“读禁书”的，怕犯忌，用了“奇”字。字写在文川兄赠我的花笺上，笨拙得有点对不起这张好纸。

下午，乘上会议安排的大巴，约莫一个小时，来到定海小沙街道庙桥陈家村参观三毛祖居。

三毛（1943—1991），原名陈平，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著名的女作家和旅行家。她的义父徐訏是慈溪人。徐訏去世后，三毛写下了散文《徐訏爸爸，我爱你》发表。本地人对三毛极为重视，不但修了祖居，还建造了三毛儿童公园、三毛文化公园，不但设立了三毛散文奖，还有三毛散文奖陈列馆、三毛书店，创刊《三毛研究》杂志。我们浙江书友在三毛祖居前合影，但缺了几人。

在三毛旅游集散中心，我们碰见了回乡探亲的三毛侄女、台湾作家陈天慈女史。她温婉娴静，举止大方，为读者签名，又很随和地与读者合影。

在三毛祖居前，我与戴建华先生拍了一张合影。2019年，我主持《白湖诗丛》，点校了清代慈溪叶氏诗集七种。戴先生应我之请特撰诗八首，分别发表于《慈溪史志》和《浙东》杂志。稿费甚微薄，分二次寄出，《慈溪史志》发表一首，从邮局汇出一百元；《浙东》发七首，七百元汇入他的银行卡中，但汇出后均未通知过他。以后每次遇见，本欲问之，又觉不妥，今天自然也不便询问了。

我另给谭宗远、戴建华、崔文川拍了合影，又请书友为我和卢礼阳、崔文川、励双杰拍了合影。

看吃饭时间尚早，方交良兄便带着书友们去鹅鼻岭十三弯露营基地，又顺便转了一下他出生的大沙村。这个山村也算得上是古村，但许多人已搬迁出去，在薄暮中显得有些冷清和落寞。我问了一下交良，现在村里住的人有多少？他说“十不存一”，他的老屋也没人住了。

在一个叫伍佰岙的地方吃了晚饭，八点多到金沙度假村，与双杰入住3106房。

2024年4月21日 星期日 阴

今日采风，乘渡船上普陀山。我和双杰兄没和大家一起走，单独去佛顶山。双休日游客如蚁，我们乘

索道等候了一个多小时，才上了普陀山最高的寺院——佛顶山寺。佛顶山寺又称慧济禅寺，与普济寺、法雨寺称为普陀山三大寺。此处香火甚盛，梵音缭绕，双杰拜佛焚香，还了心愿。

下得山来，在法雨寺坐公交车至普济寺，步行至普陀山大酒店与书友会合，吃中饭，还喝到了普陀山佛茶。

高士奇曾撰有《普陀勅建普济禅寺记》《大圆通殿记》，编入康熙间慈溪人裘琏编纂的《南海普陀山志》中，当然也已收进《高士奇全集》中。本想找找其碑石尚存否，因时间不允许，只待另有机缘了。

下午，邀请崔文川和阿滢夫妇一同来慈溪，仍由双杰驾车，从海天大道上甬舟高速，驶过一条又一条的跨海大桥，再由杭绍甬高速转沈海高速，然后从胜陆高架下，一路海景，美不胜收。

双杰安排客人在维也纳酒店下榻，用晚餐。崔兄本想去酒店周边散步，天忽下雨，遂作罢。

2024年4月22日 星期一 阴

上午，我和双杰陪崔文川游览鸣鹤古镇。阿滢夫妇有些累了，留在宾馆看书。

车过上林湖，在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停了下来。这里的后司岙秘色瓷窑址荣获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崔兄见到“秘色”二字挺感兴趣。他说，他见过秘色瓷，确实令人惊艳。回头对励双杰说：“双杰兄的长篇小说《秘色》，也使我惊艳。想不到搞家谱的人，能写出如此惊险刺激又充满爱国情怀的作品，令人刮目相看呵。”双杰呵呵一笑，为我俩在余秋雨先生题的“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石墙边上拍了张合影。

雨后的鸣鹤格外的滋润秀美，古朴的小桥，清澈的河水，高耸的五马墙，幽长的小石巷，仿佛一幅清丽细腻的宋画，一曲婉约动人的宋词。崔兄用手机狂拍照片，不禁感叹说：“要如我能在此地开一家书店，那该多好！”

来到金仙寺，我向他介绍，九十多年前，弘一法

师在这里住锡，领略白洋风月，弘扬律宗佛法，留下书法珍品。他直呼“不愧胜地”“不虚此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中饭又安排在“小媳妇海鲜饭店”。我的同事、上林书社副社长王孙荣兄亦来陪，共六人，边吃边聊，也算尽兴。只是酒喝得不多，一瓶杜康也没喝完。

下午，在思绥草堂。阿滢嫂崔美菊见到满屋子的家谱惊呆了。她说，虽然家里也藏有几万册书，但到了这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她甚至无法想象，比他丈夫还小五岁的励双杰是怎么弄到这么多的线装书的。阿滢兄在2009年来过慈溪，见过这些藏书，但仍然很激动，喊道：“思绥草堂是个宝！双杰不容易啊！”他见到北窗有一部民国年间编印的《康氏族谱》，大开本，厚厚的二十二册竟有一人高，就高兴地靠着家谱拍了一张照片，嫂夫人戏称阿滢是“靠谱的男人”，众人大笑。崔文川兄也拍了一张，神情有点严肃，我们求他放松些，他无奈地说：“我一拍照片就紧张，就这个样子了。”

崔兄问有没有崔氏家谱？双杰答曰“有有”，立马找出一部民国版的崔氏家谱，厚厚的一捧。崔兄大喜，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用手机拍了许多书页。阿滢嫂见状，也凑了过来，说我也姓崔，第一次见到老家谱，真是太幸运了。

阿滢兄（本名郭伟）见书架上有一部他主编的《新邑郭氏族谱》，脸露欣喜，说自己编的族谱能够在思绥草堂有一席之地，感到自豪。双杰说，我一般是不收新家谱的，但朋友编的，则当别论。

阿滢兄与我同龄，且长我一月，理应叫他为“哥哥”。他爱书、藏书、著书、编书的劲头和成绩远超于我。我与他先后列入“全国书香之家”，与有荣焉。我特别喜欢看他的日记体的《秋缘斋书事》，已出版八编八册，从2005年1月记至2012年12月。希望能继续出下去，其意义远超保存一时一地之书人书事。

下午三时，我因另有事要去办，就与他们握手告辞。

阿滢夫妇明天就回新泰。崔文川兄说，他要去杭州访朋友，然后再回西安。

永远的古城

冯 益 锋

五月的一个周末，一行人去台州的桃渚古镇采风。烟雨迷蒙中，我跟着队伍在古城前的游客中心前下了车，一抬头便看见一个熟悉的塑像——我的家乡也有。高高的基座上马蹄嘶鸣，一位将军威武地跨坐在马背上，剑目直视东方，一手缰绳，一手按在剑柄上，时刻巡视东边来侵之敌，正是戚将军是也。环顾四周，却是一片冷清，旁边的游客中心——排朴实的圆形房子前也没有人。

据说这古城是明洪武年间所建，但我看这四周城墙，却是屹然挺立，除了沧桑的砖石，感觉不到一点衰败。这古城的东城门口杂树掩映，很是幽静。初夏里树枝与被风雨吹落的枯黄叶和谐成趣，正向我们争相诉说着生命的轮回。组织者买好二十元一张的门票，我们依次跨过护城河上一座后人浇铸的平桥，就从旁边的瓮城进入，转了几个弯，才真正进入这古代的城。

从城东向西望，城里的民居映入了我们的眼帘。基本上都是明清时留下来的房子，偶尔有一幢楼房，也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样式。近处房子四周杂草很多，郁郁葱葱的，和驻扎在房前屋后的农作物一起在微雨中神采奕奕，组成一幅生意葱茏的桃源美景图。东城门正对的是往西的城中主街道，按路边的指示牌，北边二十米外就是一个关公庙，有几个人和我一样先去那里看看。

关公庙前面有个院门。多年没有修整，像极了我们小时候的老院门，门槛也很低，一跨入就可以看到里面正堂屋里的关公塑像。正堂门檐下两边的木栅栏已经很破旧，有几片还偏离了它原先的位置。一个庄稼模样的人迎了出来，对我说：“你拜几下吧！”忠义总是让人敬仰，关公虽然不曾红光照大地，可能是没什么维护的原因吧，但比起旁边牵马的关平和其他几个部将，关老爷要精神得多。案几上留下了诸多的红

烛点——还是经常有人来膜拜，看来烛光和后人崇敬的目光还是能把尘土扫掉一些的。

从关公庙出来，我们几个还是沿着东城墙继续往北，大概行至一百米处，往西一拐，便进入了戚继光抗倭陈列馆。馆内四面墙上壁灯将戚将军抗倭的图文，特别是在台州的战绩说得清清楚楚，详尽生动。我曾去东南沿海各地游玩，戚将军的铜像也见过不少，事迹也看过不少，但像这里完整的记录还是少见。门口处有戚将军的豪言壮语“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在光线下红字闪耀；那边还有戚将军所创的“鸳鸯阵”图示和说明，真为他们当年的忠心和智慧而深受感动。

出来后，继续沿着东城墙继续往北走，在高处的一块石头上斜靠着城墙有一个铁的炮筒，看似破烂，有人试着移动它一下，却是不能。再往北远视，那边天后宫的香火还是很盛的。走进一看，插香的木架已经很破旧了，庙堂也只是一间大平房，那门前的大树异常苍翠，倾斜的坡路面有点滑，看来这一切不会影响人们的虔诚求拜。

拜祭完天后娘娘，有人提议不从原路返回，随便找条路穿越到主街道上去。沿着最近的小巷往南，只见一路上，房舍俨然，错落有致，我们穿行在流水、石板桥之中。漫步在树荫下、田园中，感觉置身于世外桃源中；看着石缝中冒出的青草，深浅不一的灰色外墙上爬满的苔藓，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平和，虽然没遇到本地人，但是那不高的老式烟囱的瓦缝间向上冒着烟雾，也有墙外的壁囱向外送着热气，炊烟袅袅，一切是那么美好。

主街道上基本没有行人，除了三三两两的我们。街道也不宽，大概两三米的样子，路中间基本上是一米见宽的石板，石板两旁用近一米鹅卵石铺就的路面。明清时的古建筑高矮沿街排列，但关门的多，有

些在拆迁或者修缮中。天青色下，雨也停了，我们犹如穿梭在古代寂寞的夏日午后。少有的几个店铺门都是关着的。只有几个昔日大户人家的宅院作为景点，大门敞开着。还有几家现代的便利店，也少有人进出。

我们几个人一会儿和同行的这几个人碰到，一会儿又和那几个人碰到，有时我们这几个人也走散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有一次，我看到整齐的马头墙远远地落在我的身后，身旁没有其他的人。又过了一会儿，我又和同行的其他人相遇同行一会，稍后不知咋地又走散了。有一次，我和同行的人一同跨进古代某个大户人家的大院，看看美丽的石窗、看看尘封的石磨、宽敞的院落。等我出来的时候，其他人又不知在哪个角落里拐进了。走走散散，聚聚合合，想来人生也不过如此。

走了半晌，我在街道路边的一大户家宅门口碰到同行的朋友。再一起往西走了一点，居然到了西城门。这西城门比较讲究，门外还有个城门，两个城门中间还有个瓮城，估计是供以前居民进出的，可见当年的防范工作真是做得严实。几个老头站在外城门边对我们轻声地说：“不要再往西走了，再走就是城外了！”我抬头一望，那边已经像是我们早些年的街道，于是我们沿原主街返回。

行至一十字路口，我又碰到我们同行的其他人。看来这古城也不是很大。同行的人说，他走得肚子都饿了，却找不到一家点心店。有人说，他们俩是在两米多高的城墙上走了一圈，体验了一把古代人在城楼上巡走的感觉。听了他们的话，我往十字路口的南边一望，发现这路口离南城门方向也不远了——我不想走回头路，也想感受一下城楼上的风景，于是信步往南走去。

比起东西城门，这南城门确实是小了点，虽然也有瓮城。但小有小的好处，正门旁往右边一拐，就很容易找到上城墙的一个来回台阶。踩着嬉戏着我们鞋

子的杂草，我上了城墙，城墙的路中间已被人踩踏多年，看起来已经像是泥路。两边的砖栏已成了黛青色，留下了岁月沧桑的痕迹。人在城墙上，再往南边一看，汤汤的护城河的再南边一点，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现代化的商店大楼进进出出，原来那边是新城。车来人往，忙忙碌碌，年轻人都在努力追逐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大喊了一声——这里风景很美！附近的几个同行人陆续奔了过来，也上了城墙，我们一同穿梭在千年前的历史中。

我们一边在城墙上欣赏着城内城外的不同风景，一边向东城门走去。走了一会，南城墙上转了个弯，就进入了东城墙。东城墙上的路要比南城墙上的宽一点。最外边的城墙也应该更加坚实，因为墙上面压的是一块块平整的长方形石板，据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儿曾经放置过各种防备武器。我眼前突然飘过一些古装戏中攻城掠池的刀光剑影的镜头，也想到了这儿曾经有过的激烈厮杀的场面。

从城墙上下来后，我又从东城门出来，突然在东城门外的门口一旁又发现了饮马石，还有旗杆盘，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想到了这座古城曾经处于怎样的一种戒备和紧张中。再看看旁边的游览导引图，竟然还有很多的古迹来不及去看。希望下次来的时候，我还能看到它们本来的模样。

这座古城我十多年前过来过一次，对比这次，发现除了主街道的一些房屋在修缮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可喜的是，这儿基本上还没有被商业利用。我真心希望世人不要打破它现有的宁静——历史上这儿已经有太多的争斗和杀戮。而且在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有这样一个能净化我们心灵的自然之地了。在这儿，我们可以找到历史、找到平静——愿古城永远是这样的原貌古城，小草们还是那么的生意葱茏。

送别徐尔元兄

龚建长

今早上约七时半，从厨房北窗看到屋后横路西侧连续开来六七辆车子，便引起注意。夫人认识其中一位是徐尔元兄表姐的女儿，心中猜测有否重大事情发生，便急急地下去打探。果然有消息，竟是你——尔元兄已于今晨离世。心下还不能接受，即给陈宗群打电话，得到的是证实。

真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一个我们不愿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尔元兄！你竟真的走了，虽然你是怎样地离不开你的亲人，舍不得你的朋友，热恋着这人世间的云霞和草木。

急急地去打探，因为有猜测，因此，说是意外，还不如说意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意料中的事，又是意外的事，一个是理智的提醒，一个是感情的排斥。

自从知道你近来病情转重以后，理智提醒我们你的病情在走向不可逆转的沉重，你将离亲人、舍朋友而去。

但我们毕竟是几十年的相识，又是十多年的邻居，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某种程度讲是比兄弟间相处得更多的朋友，已经是兄弟般的朋友，或者说是朋友中的兄弟，况且，你的夫人与我的夫人也早已形同姐妹。感情不允许我认可你竟然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还真是在我和我夫人的意料之外。

今天有朋友称农历新年来曾经陪你打过二次扑克。说来惭愧，作为兄弟般的朋友，进入2024年的一百多天来，我不仅没有陪你打过扑克，而是只在4月11日的上午在医院的病房探望过你。你见到我的时候，带点痛心而又多少有点恨孜孜地指责我：“阿长，你不来看我，我真的对你有想法。我们是兄弟啊！”

是的，农历年内的1月5日，我与夫人按照历年安排去海南兴隆，可以说是休养，也可以说是度假。毕竟，在冬季海南我住的那个偏僻的地方，我喜

欢每年住上一二个月，既调整生活节奏，也调节自我身心。3月5日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因感冒住院。

想来，因感冒住院，不久就会出院回家，我们又可以见面了，便没有去看望你。3月6日是我刚从海南回来的次日，就发微信向你报到并问询你，你说重感冒住院，相信不久就会出院的。于是，就在盼望中伫候。

这以后，听说你的胆管有了问题，我相信你挺过了几次重大的手术，这一次也能顺利解决并恢复健康，想着让你安心调养，也就没有去看望你。

3月21日，老干部局在微信群上预告了4月11日安排体检。这样，我就打算着如果你到时候还在住院，就在体检那天到医院看望你，一如前年的4月你在人民医院住院中，我体检后到你的病房探望。

进入4月以后，消息越来越坏，我在关注的微信运动中，你的步数也越来越少，有几天竟然没有出现步数，心里的那份慌啊、忧啊，只能是自己知道。不管你是几十步还是只有五六步，我每次都给你点赞，似乎这样就能转达我的问候，就能给你传递一份力量。而我的用意，只是希望你保持信心，充满希望。因为已近体检的日期，也就盼望着能够相见。

此后，我一直是处在“盼”和“怕”的矛盾中。

我盼望着与你通话、通微信，好通过电话、微信，了解你的病情和心情；但习惯上是你主动给我打电话为主，我怕我贸然的主动打电话、发微信，会引发你的长时间通话、操作手机，打搅你的清静、养病。

我盼望着与你见面，看看你的笑容，听听你的宏论；但又怕见了面没有什么话语可以安慰你，怕你被疾病折磨后的消瘦、疲惫，怕见了面无言以对，话不由衷。

我盼望着听到你的消息，你在逐步康复的消息甚至于恢复出院的消息；但也怕听到你的消息，你的病情加深、逐步沉重的消息，更怕听到不幸的消息。

一边盼，一边怕，终于在4月11日与你见了面。

哭徐尔元先生文

王孙荣

维甲辰年三月初十日，静远轩主人既丧之，荣乃敢再拜以哭于灵輶前曰：呜呼！先生竟其遽逝耶？！

余素闻慈溪文化，举凡“月季花”奖之创设、越窑青瓷之恢复、“四百丛书”之编著，莫不为先生所倡导者。犹忆己丑岁，拙编《孙月峰年谱》始刊，先生折节亲临三灶潭路市志办，与秋斋翁、梦田君及余合影留念，谬嘉以三代领导人云。越十年，秋斋翁弃世，余既为文以哭之。今甫阅四年，而先生继逝，不知天竟何如夫！岂好恶与人异性哉？又岂概不省记，而任其死生耶？呜呼，伤哉！

前年岁杪，忽闻先生患恶病，治之不即效。余心戚戚，以新冠故，不敢趋望。再以城市建设文化课题召集会议，虽白发清癯，精神犹健，余谓先生：“善调

养，未始以为忧也。”去年冬晚，复至大院商议前题，余尚为先生撑伞者。今年正月，新冠重阳，遂入院治疗。不过二月，诸公探视，谓先生形容憔悴，而音噍嚗瀇甚，余乃始忧之不克永年，而亦不谓如此之速也。既闻先生之变，音问未详。念睽隔数里，姑且抑情自欺，不敢细诘人，及中午始得确信，而知先生已捐馆，则传言非误矣！

呜呼！贤人凋丧，哲曜寥落。屈指四年间，而哭秋斋翁与先生，其于感怀，更何如也！

悲夫！时雨和风，藤萝华矣，樱珠熟矣，众绿欣欣而向荣矣。余与同志友周旋庭户而道情愫也，而独不见先生之形、闻先生之声。人非木石，谁能遣此？虽欲勿哭，焉得而勿哭诸？呜呼，伤哉！

听院长和陈姐说，这天是你近几天来精神最好的一天，可能你预计着会与兄弟们见面，要以最好的精神状态给我们一个安慰。但我看到的你，消瘦中带点黑气，嘴唇上满是虚泡留下的痕迹。啊，真让人痛心、揪心，但只好强作笑脸的说：等待着春暖病除，你出院后再作对手打扑克。

你说，你有充分的信心能够战胜病魔，但也宁静地说：如果不能好转，自会坦然而去。

你已年过七十，自然可以走得坦然。但你的坦然一走，可知道给你的亲人留下了多少悲伤哀痛，给你的朋友留下了多少惋叹痛惜。

元兄，你的性情可以说至情至性，诚挚用真情，质朴出内心。

元兄，你的为人可以说率直真实，喜怒形于色，表里能如一。

元兄，你对事业可以说认真执着，凡事喜较真，投入无遗留。

元兄，你对生活可以说随和乐观，温婉好说话，豁达对人生。

自然，元兄，你也有缺陷。正因为你不是一个完人，才可以与我这等俗世之人相交而成朋友。元兄，你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着自我的人，一个享有生活的人。你不枉来这世间一遭，你有缺憾但应该没有大的遗憾。

今天，我在你的灵堂向你深深的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在向你告别时，我再次的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元兄，我为你送行，这是苍头送白头，近邻送好友，老弟送老哥！唉，我的徐尔元兄啊，愿你，一路走好！元兄，你会谅解我也会理解我，在这阴阳永别之时，送你远走时刻，我没有流泪。因为我胸中积郁，没有语言和泪水，只有悲伤和哀痛。是的，更复何言啊，文字中毕竟有那么一句无语凝噎。

走好呀！元兄！安息吧！元哥！

杭州湾畔的明珠

■ 张巧慧 潘玉毅

“杭州湾畔有颗明珠在闪亮，
三北平原有颗新星在发光。”

这是茅理翔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所作的厂歌《前进吧，慈无九厂》中的句子。慈无九厂是他创办的第一家工厂。曾经的“闪亮”是一种心怀美好的期望，如今，这种期望已经变成尽人皆知的事实。

今天的杭州湾畔，在宁波慈溪市滨海六路与金源大道的交汇处，总占地面积450亩的方太理想城高高矗立，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建筑地标。驱车进大门，一眼就看到富有中国元素的斗冠设计，运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梁柱结构塑造出标志性的斗冠形象，蕴含“东方之冠，鼎盛中华”之意；体现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互相融合。进到里面，当视觉变成听觉，这种感觉愈发强烈。

静寂的午后，在七楼名誉董事长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茅理翔先生。这位集全国优秀民营企业家、浙江省劳动模范、胡润百富企业家终身成就奖等诸多荣誉于一身的老人没有“名人”的那种疏离感，亲切得像是一个多年不见的老邻居。那天，他穿着一件复古的现代唐装，一粒粒的盘扣如同承载记忆的容器，把人从现在拉向过往，里面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清癯，儒雅，说话有条不紊，缓慢而沉稳的语速，带给人温暖而安宁的感觉。

那个下午，他如同一个忘年交的老朋友，把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故事同我们娓娓道来。我们闻着氤氲的茶香，不知不觉穿过岁月的层层烟霭，见证了他一路走来的历程。听先生讲他年轻时的病痛与疾苦，讲书籍与爱情给予他的动力；讲他数次创业的经历与遭遇的三次危机，讲家族齐心给予他的助力……他是如此地真性情，以至于讲到每年的文艺厂庆，他总是热泪盈眶，仿佛文艺与不老的青春之心始终在他胸膛里跳跃。他还赠了我们许多由他撰写的书籍，回去之后

细细翻阅，我们对这位老人有了更深的认识：读他给公司部长的十封信，自“危机感、成本与质量、和文化、品牌”等等内容里感受到他的深谋远虑；读他创作的厂歌、小品、散文与诗歌，读他笔下的儿女茅忠群与茅雪飞，感受到他对文学的喜爱和对儿女的关心；读他悼怀亡弟之文，更是深感动容。从先生的文字中，我们触摸到热血与纯洁。是的，我愿意用这个词去形容人间的美好品质：纯洁。

(一)

茅理翔出生于慈溪市长河镇宁丰村，少年时代由于罹患鹤膝风（类风湿性关节炎），腿脚不便，高中未毕业就不得不辍学在家，当过几年老师，也在社办企业中做过十年会计，还曾跑过十年销售。由于鹤膝风这个病很难彻底断根，加上跑销售期间常年奔波在外，三餐不定，止痛片成了茅理翔行囊里的必备品，疼痛发作时他全靠它来维持，一片不够吃两片，两片不够就三片。跑销售是很苦的，茅理翔曾用“五子登科”来形容那段经历：“跳上火车像耗子，跳下火车像兔子，走到对方单位像孙子，回来的路上像驼子，报起账来像呆子。”可即便如此，他依旧觉得值得，“在任何一个阶段，我们都应该用奋斗来回应时代。”也正是这奋斗的初心，让他选择了创业。

“方太”“家业长青”“创二代”……在过去的40年里，茅理翔，这个响当当的名字，通过三次创业，为我们创造了无数张颇具分量的“宁波名片”。他还曾是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兼职教授，率先提出了“将富二代转变为创二代”等理念，并著有多部专著。他的身上，有甬商精神，有浙商精神，也分明有着浓浓的文化味书卷气的儒商气质。

2017年“向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致敬”系列活动给他这样的致敬词：他是不屈不挠的“创业先驱”，他是最具社会责任感的“传承大家”，他用一生的奋斗传奇发光发热，来回报滋养他的祖国。他的身上，不仅代表着中国智造的发展方向，也凝聚着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的使命和担当。

但创业之路的艰难，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

1985年，也就是迈入不惑之年的第五年，茅理翔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投身创业蓝海，承包了慈溪无线电九厂，主要给黑白电视机加工生产零配件。创业哪有那么容易？选择了创业，就注定了要面对前路的未知和风雨。茅理翔创业的第二年，就遭遇了“滑铁卢”。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慈溪无线电九厂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工厂濒临倒闭，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与他交情最深的副厂长也辞职了。

这个时候，有人劝他“你呀，回家吧，搞个小作坊，生活也能很安逸，不要再强撑了”。茅理翔的回答斩钉截铁：“我不能走，半年前我曾经发过一个愿，我要创办一个茅氏集团，为振兴民族工业奉献我们茅家的力量。现在刚刚创业一年，出现了困难，我就要做逃兵吗？不能。”

有首歌里唱得好“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我们想要成功，就必须“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面对创业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坎坷，茅理翔顶住“工人骂的骂，走的走”的压力，努力寻求破局之法。他的妻子已是一家集体针织厂的副厂长，辞了职去他的工厂帮忙，让他能够腾出时间去外面寻觅商机、开拓渠道。曾有报道称，当年茅理翔为了寻找新的产品，东奔西走，两次在外地坐公共汽车时车翻到了山沟里，天性乐观的他不仅没有被吓退，还得出了“当坏事烦恼一起来的时候，人要有忍耐性、有坚忍不拔的精神”的经验。医生再三劝他住院治疗他也没有答应，他说还有员工等着我开工呢，我怎么能够住院呢？

终于，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重整旗鼓之后，中国第一支电子点火枪生产出来了。

有了产品，还得有销路。于是，有着丰富销售经验的茅理翔重操旧业，开始了电子点火枪的推销之路。期间他又经历了许多的曲折，他把这些曲折写进了他的话剧小品《地摊合同》。读他的文学作品，艰辛与困境，执着和坚韧，热血与信心，互为交织。艰辛与曲折令人心酸，陈述着生活中的真相；执着和坚韧又催发出人的斗志，并且他的文学作品常常与他的事业一样有着美好的结局。慈溪无线电九厂的这款产品

得到不少外国友人的青睐，原本蹒跚而行的企业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茅理翔将自己的企业更名为“飞翔”，看名字，足可见其雄心和用意。茅理翔还写了一首《东方神火——宁波飞翔集团之歌》：你吐出耀眼的火花，点燃了美丽的朝霞。你燃烧东方的热情，把欢乐送到万户千家……这首歌曲当年参加省里的比赛还拿了第一名。那次比赛，茅理翔亲自参与了歌舞的编排，有一个场景他至今记忆犹新：参与表演的60名员工每个人怀里都放了一支点火枪，当唱到最后一句“飞翔吧，东方神火”时，“啪”的一声，舞台上的灯光全部熄灭，员工们掏出点火枪点燃，一瞬间，仿佛有60把火炬在熊熊燃烧，飞翔的姿态点燃了雷鸣般的掌声。

正如茅理翔在歌词里所期望的那样，点火枪业务一度做到产销世界第一，他因此被媒体称为“世界点火枪大王”。商场如战场，随着电子点火枪的名气越来越大，跟风仿冒的商人也越来越多，恶性竞争之下，电子点火枪价格一跌再跌，原本的“蓝海”硬生生地被挤成了“红海”。迫于无奈，茅理翔只得再次转行。

(二)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不是茅理翔的追求。第一次创业经历的危机，让他意识到想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拥有企业的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

1996年，56岁的茅理翔正式开启“二次创业”。他明确了“创一个品牌”的目标。此时的油烟机市场，已经聚集了250多家生产商，产业高度密集。“不仅做这行的企业多，而且当时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了帅康、玉立、老板三强鼎立的局面。其中帅康就在我们隔壁余姚。”竞争激烈、龙盘虎踞。茅家两代人合力攻之。

那时茅理翔的儿子茅忠群还在上海交大读研。通讯不发达，父子俩用写信的方式交流各自的想法和观点。茅忠群在求学时就有科技兴国的理念。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完成学业后，也要争取出国。我国必须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振兴，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

但茅忠群还来不及出国读博，就被父亲给召了回来。

“在明确要做自主品牌时，我把茅忠群从上海召回。一方面是想让他帮助我共同创业，另一方面想培养他接班。”明白父亲的意图，茅忠群没有拒绝，而是

同父亲一起扛起了创业的重任。他带领团队，对市场做了大量的调研。很快他发现，尽管生产油烟机的商家很多，但他们生产的油烟机都存在噪音大、吸油烟率低、油烟味重等缺陷。“百姓对当时的油烟机产品又爱又恨”，父子俩觉得，只要克服油烟机的种种局限，未来大有可为。

一个是五十六岁的半老头子，一个是乳臭未干的学生，这样的组合会成功吗？

认准了方向以后，茅理翔不惜血本，毅然投入3000万元开始了“创品牌”的过程，父子并肩作战。经过长时间的研发和试错，方太创造了中国人自主研发的第一台油烟机，并不断改进工艺，以质量和时尚占领市场。方太的第一台油烟机如今已成为历史的印记，被收入了宁波帮博物馆。

概括起来可能只有短短几句话，但延展开来，可能就是一部书的体量。1996年，他们联手创立了方太厨具；短短一年半时间，方太的吸油烟机就跻身同行业前五名；1999年，方太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第二位；2003年，方太的营业额达6亿，品牌价值10多亿；2017年，方太厨电销售收入（不含税）突破100亿，创下了厨电行业的新纪录，成为首家突破百亿的厨电企业……如今，“方太”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厨电第一领导品牌，确立了中国高端厨电专家与领导者的地位，当然也是浙江民营企业中的一个著名品牌。

“这让我感到自己为民族品牌争了光，为民族企业争了气。”在方太集团的展厅里，方太创下的赫赫“战绩”贴满了墙面，这让茅理翔说起自己的企业时颇感欣慰。

方太厨具后来居上的同时，为了培养儿子成为企业接班人，茅理翔制定了“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的战略，书写了中国民营企业子承父业、二次创业的成功样板。

事实上，在创业的过程中，这对父子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和谐”，恰恰相反，他们之间发生过许多激烈的观点碰撞。甚至公司成立的最初，在取名上，两个人就出现了分歧。茅理翔希望沿用原公司“飞翔”的名字，茅忠群则想启用“方太”这个新名字。在茅忠群看来，“方太”有“方便太太”的寓意，显得更加亲民，而且“方太”还是香港ATV（亚洲电视）《方太美食》节目主持人的称谓，知名度很高，有助于品牌传播。两个人一度因此僵持不下，不过这场父与子之间的“博弈”最终以茅忠群的胜出而告终。随后茅理翔马不停蹄地跑去香港，邀请到方太本人，为吸油烟机代言站台。一时间，“炒菜有方太，除油烟更要

有方太”的广告词传遍大江南北，可说是家喻户晓。与之相应，方太吸油烟机就此走进千家万户。

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茅理翔、茅忠群两代人在创业中传承，在传承中转型。父子两人的观点虽有碰撞，但总能找到一个平衡点，他们像两名划桨手，在不断的磨合中，推动方太这条大船驶出杭州湾，驶向远方。

也许，与儿子发生争执的时候，茅理翔的心里也曾有过不快，但越过岁月的沟坎转身回望的时候，“培养了一个优秀的接班人”与“成功培育出一个品牌”被茅理翔视为此生最引以为豪的两件事情。他毫不吝啬对儿子的赞美。曾有记者问茅理翔：“你认为，你的交班成功吗？”他不无骄傲地说：“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我的儿子是一个具有丰富知识、经营才能和创新思想的人。我坚信他会成为集团新一代跨世纪的企业家。”

2005年，在方太成立10周年之际，66岁的茅理翔从董事长位子退下，把集团全权转交给茅忠群管理。

受父亲的影响，茅忠群也喜欢读书，其中最喜欢的莫过于《论语》。他说，在《一代大商孟洛川》里面有写到：“陶朱商经石中玉，鬼谷兵法璧有瑕。大商之道何处寻，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大商之道，也是他对企业的管理之道，并被他视为“实现企业使命的底气”。

为了将方太打造成世界级受人尊敬的企业，茅忠群提出了做企业的“经典三问”。针对这三问，他仔细研究了世界级企业的文化，并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国学，将中华优秀文化学进血液和骨髓，集纳、遴选，进而形成了“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的现代儒家管理模式。在茅忠群看来，企业同人一样，要有正确的价值观的，而方太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就是“人品、企品、产品，三品合一”。茅忠群认为，方太想要成为一家“百年老店”，一定要义利合一，不仅为顾客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还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同时也要求员工不断修炼、提升，成为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与企业共同成长。所以方太对员工的个人修养及成材培养极为重视，“五个一幸福法”的推行便是绝好的例子。茅忠群将自己从《论语》《大学》《了凡四训》得来的感悟用于实践，通过立一个志、读一本经、改一个过、行一次孝、日行一善，让每个员工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对“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的深深感情。企业文化润物无声，但落到业务中，却带来了深远影响。

茅理翔把第一次创业成功的飞翔集团交给了女儿。在他的文章中，多次写到女儿茅雪飞。在他赴美考察前，女儿赶去送行，还特意买了一件T恤送他，想让他打扮得洋气点。她说，她现在已报名学习英语了。茅理翔则鼓励她说：“好啊，你在市人民医院工作，英语是不可荒废的。再说，打开一个窗子，就会看到外面的世界，增加更多的知识。”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了女儿悉心照料病重的爷爷。简简单单的陈述，就将一个知性善良的女性形象透过纸张浮现于人的眼前。而茅雪飞的这种好学和孝顺与茅家的家风深切相关。

在茅理翔的作品中，我最感动的是他悼念亡弟的文章。他的军弟于二十九岁时忽发疾病，送上海同济医院治疗，一直查不出病因，病情日益加重，最后在车子返家途中去世。从沪上扶柩而归的茅理翔一进门就跪在母亲面前大哭……这个细节，数次让我泪目。母慈子孝，兄友弟恭，中华传统美德中的那些美与力量，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茅雪飞在一次访谈中，也提到家风。女性因为性别的关系、家族角色的关系，在家庭当中可能发挥着多重作用。一方面我们是女性，在家庭当中又是妻子又是妈妈，又是儿媳妇，又是女儿；但另一方面我也是一个企业的创业者，应承担的角色会比较多。刚才说到了我们茅氏家族的家风是忠孝、和爱、勤劳、奋斗，忠诚体现在我们作为女性对家族的忠诚度；和爱意味着家和万事兴，我们在家族中又起到黏合剂的作用，爱自己的家人，包括孩子、先生、长辈；在勤劳与奋斗方面，因为有不同的分工，大多数女性可能在家族或企业的事务当中都能够体现勤劳奋斗的优良传统，这在我们家庭当中也比较显现。所以在家风的建立和传承过程当中，我们更多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因为你说得再多还不如做给孩子看，让孩子能够真正感受到你是一个标杆，让孩子能够以你为榜样，更好地把这份家风传承下去。

在选择儿媳妇方面，茅雪飞一方面觉得首先是孩子要因为爱，另外一方面也希望两家的价值观能够趋同。在进入家族之后共同承担这一份责任与使命，共同勤俭持家艰苦奋斗，能够把这一份家风很好地发扬下去，而不是说为了富贵嫁入这个家庭。

也许是家风使然，也许是亲情深厚，在茅理翔的飞翔公司遭遇困境的时候，茅雪飞和丈夫双双下海，创办塑料厂，为父亲的企业配套提供上游产品。

谈起茅雪飞最喜欢的书籍是哪本，她说她近几年最喜欢的书是《孙子兵法》，喜欢的理由是，经营企业和带兵打仗一样，同样需要谋略和智慧，《孙子兵法》

中的很多名句对她的启发很大，比如说“先胜而后求战”“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等，让她这几年更加重视企业的战略规划，也更加注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打造。

有人说，时间是一把无情的锉刀，可以消磨世间任何东西。但好的家风却如春风化雨，一直守着家、护着国，可以直抵人心，使我们的人生别具色彩和意义。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茅理翔是成功的，他一生经历过三次大的危机，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妻子和儿女的鼎力相助，才在一次次同甘共苦中成功渡过难关；作为企业家的茅理翔同样是成功的，他一路走来，踏实稳健，将小生意谈成大买卖，将小作坊变成大企业，在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加持下，将浙商这张“金名片”擦得闪闪发亮。

茅理翔常称自己是典型的“草根企业家”，当初无背景无资本的他，从最底层起步，到现在能够让产品在国内乃至国际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这是时代给予的红利”。他说他的这条创业路与同时期许多老企业家一样，“见证和参与了祖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民族工业的强盛”，他的内心洋溢着与历史同行的自豪感。

(三)

除了企业家，茅理翔还有另一重身份一直以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那就是“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的校长”。抽丝剥茧，具体的事情还得从2005年说起。

换做其他人，既然已经退休，就该安闲下来，含饴弄孙，与家人共享天伦，然而茅理翔却非如此。他退而不休，这头才卸下“企业家”的身份，那头又做起了“教育家”。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一次“点火”。

就在辞去董事长职务的第二年，茅理翔重新出发，一手创办了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这所学校是国内第一家以培养民企第二代接班人为目标的专修学校，也是国内唯一经教育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被冠以“接班人学校”之名的培训院校。因为在培养中国民营、家族企业接班人和提升民营、家族企业管理水平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后来更被称为民企接班人的“黄埔军校”。

茅理翔之所以要发起成立这样一所学校，是因为他在创业、守成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民营、家族企业在企业如何顺利传承以及采用何种模式传承等方面面

面临着许多问题。与之相比，方太在这方面却处理得很好。

学校创办初期，很多人对茅理翔的行为表示不理解，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能够闲下来，何不好好享受生活呢？

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萧楚女有一个著名的“蜡烛人生观”。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工作时，曾对学员们说：“做人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茅理翔的初心。

茅理翔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结合自己在商海里摸爬滚打多年的战斗经验，依托方太企业品牌，以及方太成功传承案例现身说法，为破解民营、家族企业“帅印交接”的难题尽自己的一份心力，为民企守成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

守成非常重要，这一点自古已然。1300多年前，唐太宗就曾问过自己的手下创业与守成熟易孰难的问题，并提醒能臣良将谨慎应对守成之难。《资治通鉴·唐纪》里就此事有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

上问侍臣：“帝王创业与守成熟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

如果说创业好比打江山，那么把企业守住就如同守江山。“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把企业守住、做大、走远是一件不易的事。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服务于民营、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为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生生不息贡献力量和智慧。茅理翔将之视为自己的“第三次创业”，也是最后一次创业。他愿意为之倾尽余生之力。

学校成立以后，聘请国内外知名教授前来上课，茅理翔和儿子茅忠群更是亲自登台，为学员们答疑解惑。他们将丰富的家族企业管理特别是成功交接班的经验以及潜心研究的成果倾囊相授，并根据企业家及其接班人的实际需要精心设计课程，从“血脉传承”到“精神接力”，实实在在地帮到了很多人。前来求教的人络绎不绝。茅理翔还先后提出“淡化家族制”“口袋理论”“企业发展平台论”“传承与转型同步论”等家族企业治理、经营等观点，其中有部分观点成为经济研究及MBA教学的典型案例。时至如今，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直接培训服务企业家20000余人，长期跟踪陪伴新生代接班人1200余人，

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他还捐资设立茅理翔家族企业研究优秀论文奖，捐赠方太·浙江大学家族企业研究基金……切切实实地推动着中国家族企业的创业实践与研究总结。

“80后”的茅理翔依然还在忙碌。“国家的未来在青年，企业的未来在‘创二代’”“教育和培养好这代人，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曾在不同场合说过许多类似的话。

在茅理翔的推动下，2011年6月16日，方太所在的慈溪市庵东镇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创二代联谊会”，这个联谊会汇集了当地数百位传承家业的年轻工商业经营者。紧跟着，慈溪各乡镇及市级层面的创二代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及至后来，“创二代联谊会”由慈溪扩散至整个宁波。

在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的官网上，有茅理翔写给年轻“少帅”们的一封信，题目就叫《给“创二代”朋友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成功的事实将会告诉我们，只要两代人坦诚沟通，精诚团结，就没有跨不过的代沟，没有解不开的心结。只要两代人携手并肩，优势互补，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没有闯不过的难关……年轻的‘创二代’一定会在振兴民族产业，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途上创造新的辉煌！”

在天津达沃斯论坛上，茅理翔还曾带着家业长青学校的学员发表演说：“我们绝不做贪图享受的‘富二代’，我们要做有思想、有抱负、有勇气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够传承父母家业、振兴民族工业、复兴中华伟业的‘创二代’。”当时，听完这话，台下掌声雷动，茅理翔站在台上，对着一张张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年轻人笑脸庞，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有人说，“家业长青”四字的背后，怀藏着茅理翔的“一心”“二梦”。所谓“一心”，指的是一颗为帮助中国家族企业成为百年老店而奋斗终身的、几乎着了迷的、燃烧着的心，所谓“二梦”，指的则是百岁老人梦和百年老店梦。

（四）

可有谁又能想到曾经茅理翔的愿望有多么地朴素。在那个茶香与故事互相交织的午后，老先生告诉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他只有两个愿望：一是每月按时给员工发工资；二是每年举办一次文艺汇演。他的两个愿望，前一个是为了保障员工的生活，后一个是为了培育企业的文化，滋养员工的心灵。文化并

不能直接转换成经济价值，但他深知它的重要性。有人曾问茅理翔，他到底是企业人还是文化人。也许两者都是。他说自己是与文化结缘的企业人，是有过文化梦想的企业人。

茅理翔与文化有着不解的情缘，譬如文学。年轻的时候他爱读书，也爱写作。文学还曾伴他抵御生活的风雪。高二那年，茅理翔突然被诊断患有鹤膝风，一度瘫卧在床，无法行走。父亲把他送到绍兴治疗了三个月，每天从膝盖里抽出积液，才能勉强下地。医生说这个病很难根治，需长期住院。当时茅理翔家中已经负了很多的债，实在无力支付住院费用，父亲只好带他回了家。回来后，在学校的帮助下，茅理翔通过给教导处排课赚钱贴补家用，但膝盖处的疼痛反反复复，他只能辍学去邻近的民办中学教书，这一教就是近三年光景，起初还能站着写板书，到后来就只能坐着上课了。到第三年的时候，鹤膝风复发，比前一次更加严重，他只能再次回家。

回家后每天躺在床上，将近一年不能走路，期间茅理翔又患上了胸膜炎，吐了好几次血。22岁，这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啊，可偏偏自己不得不躺在床上度过。这让他倍感压力，整天胡思乱想：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我还会不会再站起来？母亲看出了他的心事，坐在床边一边做衣服，一边鼓励他“一定会好的”。这话是说给他听的，又好像是说给母亲自己听的。

身体虽然不便，但灵魂还是自由的。在母亲的鼓励下，茅理翔托人买来三本书，一本是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牛虻》，一本是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一个人身体健康、充满青春活力的时候，坚强是比较简单和容易做到的事，只有生活像铁环一样把你紧紧箍住时，坚强才是光荣的业绩！”这句话犹如强心剂，注入病床上的茅理翔，也曾经勉励了无数遭遇生命暗流的人。

另一本则是清代张锡纯编写的中医典籍《医学衷中参西录》。于茅理翔而言，这三本书各有妙用，前两本书里的主人公带给他精神的鼓舞和重拾梦想的信心，第三本书则为他打开了生活的一扇窗，开启了他自学中医的历程。他对照着书里的知识，自己给自己开方子；他把艾草做成一段一段的艾条，通过艾灸火疗自己拯救自己。起初，他在艾灸时皮肤与艾条之间是隔着布垫的，但当他从一本中医杂志里看到一则消息，说是着肤明灸的效果更好，就果断地选择了直接灸。直接灸与隔物灸看似只少了薄薄的一层介质，触感却天差地别。时至如今，回想起那段经历，茅理翔

依然还能感受到那种彻骨的疼痛。他说，最痛的一次差点昏死过去，但是为了有朝一日病愈之后能够再次行走，他让身边的朋友死死地把他拉住，并通过唱国歌来缓解疼痛；他说，直到现在膝盖处还有许多当年艾灸留下的疤；他说，当双脚被病痛束缚的时候，自己就躺在床上用读书打发时间，每次痛到想要放弃的时候，脑海里就会蹦出书中那些英雄人物的形象来，保尔·柯察金、亚瑟·博尔顿，关羽……读着读着，来了感觉，他立志要当作家。病情好转之后，他正常工作生活，同时也保持着写作的习惯。在慈溪市作家协会的会员名册里，至今仍留有他的名字。假如不办企业的话，说不定他会是一个不错的作家。我在作协秘书处工作，几次核对会员信息时，还给他发短信。后续才知，他的双眼因为年轻时服用了过多的止痛药如今视力微弱。

从经营一线退下来的茅理翔并没闲着，他将自己的时间划成了三等份：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到企业、论坛或大学讲课，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接待来访的客人，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则用来读书写文章。他曾对人坦言，自己生活中最大的爱好就是买书、看书、写书。在他家里，父子二人各有一个书房，书房很大，一人收藏了几千本书。茅理翔的视力不是很好，看书的时候需要借用放大镜，写书的时候也常用毛笔代替书写，但他依旧笔耕不辍，先后写下《飞翔的轨迹》《飞翔的岁月》《管理千千结》《家业长青》《百年传承》等与管理有关的书籍。由于视力损伤越来越严重，到后来，茅理翔已不能提笔写书，他遂采用自己口述、别人记录的方式，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留下了《传承十六论：茅理翔谈家族企业》一书，以篇幅简短、观点明确的论述回答了传承是什么、传承为什么、传承传什么、传承如何传四个问题。此书出版于2023年，而创作则在2021年，“传承迷”茅理翔说，那是他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为建党百岁生日献上的一份小小的心意”。

茅理翔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对地方的文化发展也非常地热心。从始至终，他都保持着对家乡这片土地和父老乡亲的深厚感情：捐资50万元设立慈溪市青年清洁活动基金；长年坚持送图书、送温暖等助学活动；持续开展村企结对活动，出资200万兴建长河慈善敬老院，且从2013年起每年出资10万元作为长河定向公益事业基金；2009年，锦堂学校校庆100年，捐赠了吴锦堂先生的铜像；2020年，为抗疫捐资捐物600余万元……至今，茅理翔及方太集团累计捐赠善款近2亿元，他本人更是三次荣登福布斯中国慈善榜。

(五)

多年前，同乡文友张坚军曾写过一篇关于茅理翔的报告文学，收录于《时代见证——慈溪农民报告》一书。张坚军说，这是一个充满奋斗精神的农民企业家，他身上有着永不服输的精神与所经历磨难时的睿智。对于年轻时患疾病的事，茅理翔当作一段磨炼自己的经历，如果没有年少时的磨难，或许没有后来事业的辉煌了。张坚军后来的著作《太阳正在升起》许多地方也有茅理翔的影子，尤其是精神上，可以看到那种永不服输的状态。

张坚军还谈到茅理翔的妻子张招娣，是一个很好的贤内助与内当家。茅理翔与妻子相识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他在长河的一个民办学校里当老师，而妻子则是夜校的学生，后来机缘巧合，两个人又成了社办厂的同事。妻子很漂亮也很能干，编过草帽，她性格温柔，说话不多，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微笑，是大家公认的班花、厂花。当然，他也不差。那时的他，文质彬彬，儒雅秀气，而且能写会演，多才多艺，成立过诗歌创作小组，组建过文宣队，参加过各种文化沙龙。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却始终不为生活所屈。

许是这股不服输的劲头，又许是茅理翔的才情打动了张招娣，两个年轻人慢慢地走到了一起。但这件事却遭到张招娣父亲的极力反对。身为一名父亲，他的出发点很简单：不想女儿受苦。张招娣家里几代人都是裁缝，父亲原先也是一名出色的裁缝，为人公正，在地方上的口碑很好。有一年冬天，他在掘七塘江的时候感染了病毒，导致双脚不能走路。因为深知其中的不便和痛苦，听说女儿想谈的对象是一个膝盖有病的人，他说什么也不同意。

尽管父亲坚决表示反对，两个年轻人还是情比金坚。为了消除未来岳父心中的顾虑，放心地把女儿交给自己，茅理翔再次开始了艾灸。那种刺骨的疼痛让人打心眼里觉得恐惧，但是为了爱情，哪怕再痛再难受，哪怕咬牙坚持恨不能昏睡过去，也是值得的。

茅理翔每天去自学中医的同学家里，请他帮忙艾灸。现代人常说一句话“痛并快乐着”，那也是青年茅理翔最真切的感受。点燃的艾条落于肌肤之上，烧灼

的烫意直入骨髓，随之而入的还有痛，钻心的痛，痛到涕泗交下，攥紧的拳头吱吱作响，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仿佛无数只老鼠在啮咬着他，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涔涔而下，他使劲地掐自己的大腿，想要以此来分散痛感，乌青添了一处又一处。他想喊痛，喊女友的名字，但他忍着。为了转移注意力，他唱起了歌，但打战的声音未出口就已经跑调，同学和他一起唱，两个年轻人把会唱的歌都唱遍了，最后一遍遍唱铿锵的国歌。但看到自己在一次次的艾灸之后，走路不再一瘸一拐了，他又无比地快乐，仿佛跛行的姿态每纠正一分，他便离爱情更近了一点。终于，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奇迹出现了：茅理翔膝盖上的那种疼痛感消失了，走路也正常了。当消息传到张父的耳朵时，他并不相信，因为鹤膝风在当时是无药可医的。俗话说，眼见为实，他有意无意地去长河老街的一家理发店闲坐，茅理翔上下班会经过那家店，正好不动声色地观察一下。

理发店临街的一边有一扇玻璃窗，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过客。茅理翔先前因为病痛，没有学过骑车，每天上下班都是步行。他就天天从理发店门前经过，让张父看到自己稳健的步伐。就这样，一天，两天，看了一段时间以后，张父放心了，也同意了两人的交往。

张招娣就好像是茅理翔的福星，结婚之后，茅理翔的鹤膝风再没有发作过。与此同时，她更是一个很好的贤内助与内当家。因为有她，茅理翔才能心无旁骛地跑销售、创事业；也因为有她，当生活袭来凄风冷雨的时候，茅理翔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吃再多的苦都不觉得苦——因为他不能让她输。她就像是他生命里的一抹暖色调，始终明亮，始终温暖。当他创业陷入低谷的时候，她辞去稳定的工作，与他一起应对风雨；他事业有所起色的时候，她谨守节俭美德，与他相扶相持。

茅理翔的心中也有遗憾：当年条件所限，与妻子结婚时没有拍结婚照。为弥补这个遗憾，铜婚纪念日的时候他们补拍了一套照片，银婚、金婚的时候又拍了几套。他还做了一本《金婚纪念册》，撰写了《金婚颂》，表达对妻子的深情。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对妻子的深情，对爱的坚持，与他做企业的理念也是相通的。这世间，爱之，方能恒久远。

时光在公园里转圈

(组诗)

宓 湛 森

世界的清晨

是谁？放跑了一阵风，
吹走在银河游泳的星星
点燃了天尽头的一颗火星
乳白色的月亮，提上银色的长裙
“走吧，时间到了
是时候向另一场宴会赶趟儿”

晨露的快乐
是惊醒一只棕鸟，
梦里，稻穗被吹成一串金黄的气球，
一座麦粒上的城堡刚刚建好
惊讶的鸣叫，就像一句广告
将新故事的开始向世界发表

就像时钟安上了发条
世界不再被沉默笼罩
河水准备了新曲谱
预备彩排住客们的合唱
年轻的树林们忙着整理梳洗
颠出十只偷果子的松鼠，
和一群没睡醒的知了
道路摁灭身边夜读用的台灯
在汽笛声中舒展自己的身体
新手上路的一千只小轮子吸足了气
浩浩荡荡，鼓鼓囊囊
打算世界的懒腰伸到四面八方

窗边坐起一个孩子
清晨在他的眸子里荡漾——
云彩染的是赭红，牵牛花忘了系紫皮筋
晨风的呼哨又细又长
还有那恬静的太阳
温暖地将他嘴角的微笑照亮

绿蝈蝈

夏天绿色的背脊上
长出一只绿蝈蝈
跳过一串打闹的草叶
跳过眨巴着眼睛的露水
来到我家

窗纱的小门偷偷地开
栀子花瓣轻轻地闪
绿色的眼睛摇晃着
飘落又上升

在地板的缝隙跳房子
在书页的背脊攀岩
我扶起四只小小的绿爪子
小小的，抓住了我的心
多待一会儿也好吧
多看一会儿也好吧
绿莹莹的鞘壳却不同意
逃走，然后悄悄躲藏

我该去哪里寻找绿蝈蝈
还有闪耀着青草味的夏天
或许不必刻意
你听“蝈蝈，蝈蝈”
那是夏天的声音
呼唤着我

赶秋

小溪什么时候开始发凉
飘荡的蛛丝吊起了银月亮
赶秋是灌木丛里的斑鸠
追赶上滚下山坡的金气球

风的一阵欢笑带来树叶的海潮
淹没不了热闹的牢骚
赶秋是一枚松果
悄悄滑落在寂寞的枝头

就让蟋蟀们捧着小白花歌唱
让桂子们瞻仰月光
夜枭拉扯着云群
在清凉的天宇上奔跑

草海青清
我在丛丛萤火中挥鞭
穿越霜天、星斗和渔火
化作群山沉睡的阴影
在世界的梦里
扬起放牧秋天的笛音

落叶

课桌上
空白的卷子里
跑出四十片小叶子
乘着秋天的一大口气
在世界走散

二十片小帆已经张开
消失在靛蓝的窗台之外
十双小爪子在空中徘徊
希图抓住太阳
作画的笔端

五个孩子回家探亲
在水流和泥土间探寻
要问谁是他们的母亲
忽闪忽闪的叶肉里
藏着一棵青色的树影

两只长出了翅膀
围绕着一群大雁旋转
还有一对心贴着心
化作草丛上一片
金色的鸡冠

最胆小的那片
躲进了秋天尾巴
化作一枚小小的茧
睡着，准备在冬天成为
飞舞的蝴蝶

小熊座的游戏

大风将天窗吹净
迎接夜幕的降临
我用手拨开屋顶的背脊
天上的小熊
我见到了你

你说你是不是调皮
在这星星们忙着捉迷藏的夜里

将尾尖竖在北天的穹顶的
只有你

是谁在将你放进这天宇
是谁让你在座位上如此随意
还排布这漫天的星斗
围着你

你是不是常将银河水掀起
还常常钩花云层的纹理
你还牢牢地占着北极
你家里人难道不批评你

你不要胡乱猜测
我在和大熊妈妈做着游戏
从南数到北，从东数到西
还有，还有五只手的距离
我就能回到妈妈的怀里

时光在公园里转圈

挑好一个无人的清晨
我会在公园的玉兰树下转圈
今天绽放的白玉兰是第十朵
第一朵的白纱裙
已经被我捧在了手心

挑好一个起风的正午
我会在公园的鹅卵石小路上转圈
凉凉的刺刺的石头拂过我的脚趾
就像那些小小的心事
让我说给明媚的风儿听

挑好一个金色的下午
我会在公园的林子里转圈
一片片的叶子落了，一丛丛的桂花开
我会把那些沉睡着香甜的故事交给
奶奶
变成一盒金色的桂花蜜糖

挑好一个焦急的傍晚
我会在公园的小台阶上转圈
今天家里没有人

想念那些晚上温暖的饭菜香味
还有楼上妈妈高声的叫喊

挑好一个点缀着星星的夜晚
我会在公园的小空地上转圈
没有灯，没有月，紫色的天空紫色的云
我有好多歌想唱
让我张开嘴，在这里轻轻地哼

雨后

从梅雨里跑回来的小女孩问我：
“雨丝的后面藏着什么？”

你说下雨
是一场秘密的开始
阳光下的故事
被白色的珠帘掩住
所有的大人
不再让小孩出屋

你猜
谁会在大风里发抖
又有谁被一阵雷吓住
谁会在雨里哭泣
将眼泪滴在水里
那些发生在乌云下的故事
或许没有那么美丽

可你知道雨后
拔节的竹笋，绽开的野花
你爱吃的杨梅熟了
把酸甜的滋味给你检查
你还会去田野
偶遇一同变大的蜻蜓，白鹭和青蛙

你说你的梦里
也开始下雨
你偷偷走向秘密
帽子像一只白鸽子
鞋子像一双小红鱼
你说你要好看地走到那里
然后偷偷长大

梅 藏

(组诗)

陈海燕

梅藏

这将暮未暮的沉静
划向上林湖的出口 又婉转
封藏了一口芬香的尊严
痛苦又欢愉
送走六月的雨
梅酿 阳光 雨汁和乡愁
忍过寂寥的冬日
错过初春的希望
秋成了 一坛醉美的夕露
挽山涧的饮者
共赴一场山海的邀约

独岛

老县医药仓库的墙垛
一棵毛芋郁郁葱葱
拉近的镜头下
似持着恒久的忍耐
雨丝不断拍打 又滚落

无人的弄堂 青苔小草
有了孩子般低喃欢笑
母亲们惯哄的
“抖抖虫儿飞，麻将剥剥皮
酱油蘸蘸好东西，囡囡吃仔嘟嘟飞”
钻进斑驳的时光里
忽而不见

大塘河南 堂屋廊柱上的祥云

满脸的皱纹
残檐下堂前燕已不归
游子久在天涯

那一隅独岛 突然起了惆怅
暮色中 那盏霓虹
在沿着河岸 温柔地铺展
是谁 给了你使命
竭力挽着新时光的模样
一遍又一遍
愈来愈浓的乡愁

弄堂口 变得狭促起来
挟着风 带着细密的脉理
不再记忆了 又钝又薄的过往
依稀的断垣 一簇瓦松
在雕琢新的生机 晶莹中透着白

城西的新檐
堂前燕一定会归来吧

乌稔 乌稔

总是与童年不期而遇
那一簇烟火味
母亲 不停地搅动
这一池的草木香
从儿时到中年
荡漾 荡漾 乌溜的莹光
从白的缝隙中泛出来 泛出来
哦 唱起流年的歌儿了
松针毵毵的 又挂上你的枝枒

“沉默”与“悠久”的牵绊
比诗还瑰丽
这纯粹的 如约而至的静秋
“乌稔，乌稔”
古老的情结啊 揉不断的乡思

捧起一把热浓的乡土
那温软的叮咛 一口糯的米香

此时 门前
青山如黛 染白云

乡棟

一枚浅浅的花押
落《在棟树下》
那微水泥的质感
翕合着花农眼里温柔的岁月
沿着大地的契约 蔓延开来

田埂 阡阡又陌陌
是谁 动了秋韵
那满树的紫铃儿 摆动
香是瓷乡 香是梅乡
在上林的咏叹调里 纵横

城市的客厅 在田头
一曲天青与长春花的交响
穿过千年的波光
在时代的文明里 唱响
缔结的青果儿
开始 殷殷切切
诉说远方的游子归乡

来吧
采撷走翠绿的秋色
在布谷的歌声里渴望吧
不止 落叶的离愁
不止 金黄的麦潮

深恋吧
那一串串 愈来愈浓的乡音
那一篇篇 流彩的华章

童声悠悠

余长飞

交朋友

春天向我招招手，
我和春天交朋友，
春天送我一支歌，
唱红桃花唱绿柳。

种子

种子破土露了头，
张开两只小小手，
采集阳光和雨露，
拉住春天不让走。

向日葵

向日葵，向日葵，
一朵一朵花儿美，
花儿结盘会鞠躬，
感谢太阳送光辉。

油菜花

油菜花，金灿灿，
花儿开满一畈畈，
一畈畈，真好看，
春天铺上金地毯。

小蝌蚪

小小蝌蚪河里游，
春天妈妈爱不够，
给它换件绿褂褂，
变成捕虫小能手。

大雁

天高高，云淡淡，
空中掠过阵阵雁，
告别秋天飞向南，
年年回家常看看。

送雨来

春天妈妈送雨来，
雨点好像带色彩，
落到草地抽绿芽，
落到枝头红花开。

放风筝

放飞风筝一架架，
五颜六色美如画，
我夸春天真好看，
天上开满朵朵花。

护林军

茫茫一座大森林，
住满鸟儿一群群，
大鸟小鸟都是兵，
组成一支护林军。

春江水花

嘎嘎嘎！嘎嘎嘎！
江面来了一群鸭，
闹得春江水花开，
朵朵好比迎春花。

小溪

小溪小溪胆量大，
千丈悬崖它不怕，
猛地一跳变瀑布，
乐为高山献哈达。

玩漂流

一片树叶落溪沟，
蚂蚁爬去当小舟，
趴在舟上随水漂，
小小蚂蚁玩漂流。

甲辰诗词选

方若波

登老君山

漫步云中似梦游，逍遥化蝶学庄周。
玉皇顶上眉凝松，疑是老君来伏牛。

淳安鱼街飙歌

千岛雨过笼玉纱，新城近水夕阳斜。
临溪酒阁美声起，引得鱼儿开口夸。

登嵩山峻极峰

仲春中岳雾岚浓，半日跻攀峻极峰。
一片空濛浑无憾，了无霾土入心胸。

兴化水上油菜花二首

何人巧手赛神仙？刻写金符筑福田。
更上层楼看不够，借来鹰眼读新篇。

登马岭天观戏作

清明时节菜花黄，千垛春深遍地香。
游客舟行寒意浸，逆风摇汗老船娘。

龙年登马岭，马岭与龙临。
拭目观天镜，龙人复壮心。

甲辰清明过淄博

寒食发慈溪，清明已至齐。
玻璃留客赏，烧烤令人迷。
访古惊弹指，伤春悔噬脐。
愿乘身尚健，踏遍九州泥。

游梅城古镇

潇洒佳名盛，严州云水嘉。
城河如玉带，雉堞列梅花。
春半心情悦，江平景色奢。
闲身觅诗意，街角试新茶。

清明日逛青岛栈桥

飞车入青岛，扯腿挤长桥。
礁出游人织，波分快艇飚。
高楼怀落日，画阁恋春潮。
啤酒连杯饮，闲身兴未消。

游梅城古镇读范仲淹《潇洒桐庐郡》诗有感

希文万古号能臣，潇洒桐庐不问津。
昔日使君无一事，而今时辈有千辛。

题岱山岛磨心山

我心含玉珂，砾石共蹉跎。
偶至蓬莱岛，云涛为琢磨。

元旦携孙访绍兴周恩来祖居，孙绕膝而行，予避趋跌倒，诗以记之

绊脚失衡头撞地，阶前顿膝扶难起。
对门正是老周家，直叩响头拜总理。

立春前七日森林公园探梅

探梅蕊初绽，雅集子来迟。
宿醉人同树，浮生酒与诗。
朱颜孕春意，白发恋南枝。
疏影幽香处，徘徊共此时。

游濮院时尚古镇戏作

欲作新诗游古镇，游完古镇却无词。
金银亿兆作图画，未若居家读古诗。

姜山美女池

幽幽观八极，脉脉豁双眸。
古树如长睫，清容自好逑。
青山围四面，碧水澈千秋。
甲子人间事，于君一眨否？

甲辰新春访根舍晓筑赠车弓先生

驱车入四明，翠竹点头迎。
溪畔寻根脉，堂中感至情。
故人身尚健，新柳叶初萌。
二老遗音在，穿林日夜鸣。

注：“二老遗音”指车弓先生的老师和老父亲留下了建设红色记忆馆的遗愿。

初六寒雨

雨肥木笔皆昂首，风瘦梅花半落英。
却怪东君何太急，偏令清气不常盈。

临江仙·谒郏县三苏坟

玉瘗青山松柏翠，春光宿草离离。长依中岳自巍巍。
千秋三父子，万里两峨眉。
旷达风流神韵在，人生逆旅多歧。经纶满腹付清辞。
诗词真误汝，汝不负诗词。

行香子·梅花雅集

欲效东施，频绕南枝。乘晴烟、郊外寻梅。篱边斗酒，凳上吟诗。正心花开，梅花绽，酒花飞。
吾衰不叹，不叹吾微。对朱颜，忘却酸悲。人生一甲，世路千歧。但初心存，檀心定，寸心持。

韩建飞诗词选

韩 建 飞

国强兄弟相赠大鱼

脍鲜诚朵颐，收剑赏雄姿。
摆尾直推浪，昂头可鼓旗。
浴缸应见窄，江海不知卑。
何日骑鲸去，风尘押后期。

清奇骨格本淳寂，疾疫三年始觉颓。
纵有暗香依旧发，几分雅兴去还来？

鹿山亭桃花

长恨此身非所有，梦魂半世吹高风。
犹疑弱质寒难胜，谁料还生尘网中。

桃花兴怀

三月又逢油菜黄，缘溪信步种桃乡。
嫩青漾绿出垣壁，莹白润红动草肠。
情味不甘新酿淡，闲愁自起旧妆香。
东风懒与传音讯，当怪渊明非所详。

值周遇樱

物色何须思远道，校园自有凌空招。
海棠低面诚妍媚，恰助云樱漫夺标。

桃乡行

豪奢竞逐四千亩，城里两枝惭一村。
料峭东风谁会得？唯忧摇落化泥魂。

覆卮山油菜花

满野黄花不识愁，东风摇荡与蜂谋。
解开连日阴云结，引得四方喧动游。

咏梅三首

昨日萧骚飞雪影，今朝点缀早梅开。
春颜原本中心暖，寒意搜身枉自猜。

百谷催生谢花幕，绿归平野绕轻烟。
楼前锦绣恁来劲，看你阑珊看我燃。

若然园圃有三亩，半植筠篁半种梅。
高调遮阴驱酷暑，横斜回暖寄诗材。

桃渚古城行

细雨平添初夏色，试探豪俊证编年。
戍楼高筑拒倭寇，宝剑时磨待隽贤。

控带东南威自立，建功西北业同传。
频繁登览只怀古？欲阻鲸涛山海前。

清明前一日遇大风有思

云起如潮消不尽，追思前后易心惊。
三更风雨听来乱，一带鱼龙舞到明。
弓背当知行路恶，放怀洞彻处身清。
生枝吹断何须叹，痛定百年残梦轻。

大暑日，登山遇肆流

如此汹呶难拟状，不趋九寨也看沟。
琼珠乱跳小脾气，天漏江倾差可侔。

夏日感兴

夏去无痕绿有澜，秋来有迹水无端。
青冥浩荡任云涌，山道崎岖由轂盘。
登览不知肌力弱，畅游方觉海湖宽。
白云笑我空劳碌，我叹白云流不完。

游天姥山

中秋剩有蕴隆气，爱入名山尚自由。
风景联翩双眦裂，诗情烂漫一襟收。
未传谢屐磨鞋破，难得云君托梦留。
何处青崖迷白鹿，金银台下结绸缪。

游下岩贝村

七转八弯之峻岭，远岚遮眼思澄清。
登临难免脚头累，凭眺当休蚁穴争。
巧构不生非是计，会心正在有无营。
才疑误导瑶台境，幽径又传都市声。

带露银杏黄

修饰文辞似参省，借风不迭奏华章。

静姿自见贵崇气，舞态休言婀娜行。
都爱经霜满山叶，独怜带露一川妆。
忽听鶗凤逢猜意，暗忖虬枝有异常。

记周海媚饰周芷若

涟涟清泪渐偏执，凌厉瞳眸正愠容。
四海霸争凭意气，一生爱恨寄霜锋。
本来简习船家事，谁谓频迷魔掌踪。
月冷峨眉无侠影，倚天虽在怎屠龙！

年末感时

吹尽狂沙哪见金？唯余晚照落尘音。
日常沾染煤烟气，偶或慰存兰竹心。
功在喧嚣懒回顾，行成慎独苦披寻。
推杯自哂酒肠减，说到时艰也泪噙。

癸卯年冬至日感怀

又逢至日数年岁，懒省平生底事忙。
寒彻骨皮含劲气，闲抛光景倚残阳。
前瞻渐失青葱志，后顾颇多君子觞。
碌碌营营可嗟悔？不悟热眼接清霜。

送别布拖中学跟岗老师兼赠沈凯

五千里外壮声传，且喜教坛引活泉。
山海相连多意气，师徒对接省歌弦。
诚无功力折同道，却以担当付汝肩。
心有热衷何觉怠，返乡自可发新篇。

88届校友回访观中有感

弹指已过三十六，如新忐忑觅华年。
学生轮转如流水，师者零凋似断鸿。
叹息往时人易老，笃专去路志愈坚。
沧桑不改书香气，相见无间若爽然。

辟寸衷，凭赖旅肠定。

春日偶感

雨意层层寒始透，轻雷乍到绿横纵。
香车不觉韶光贱，铅墨相随眉黛浓。
稍稍阴晴殊可惜，匆匆行色亦堪容。
书中虽有千般好，焉及生花满眼逢！

六月湖北行

朝中措·出行

平生遗怅已无穷，明月失清风。逆旅几回适己？
总疑我道悬空。

前年大漠，去年山槛，今次江冲。心证当需湊泊，
填词记取行踪。

南歌子·黄鹤楼

落落晴川阁，巍巍别鹤楼。大江东去此回眸。
游者何如、天地一沙鸥。

萍水交情浅，衾帏客梦幽。半生轻重尽绸缪。
振翅飞沧溟、归去不言愁。

南歌子·东坡赤壁

断岸望千尺，江声动九州。未酬功业自风流。
耕稼躬行、心岸系扁舟。

依旧江山在，悠然皓月留。寄身天地一蜉蝣。
自问无多惭、萧瑟不回头。

南歌子·三峡大坝

目极青山远，心随丰水宽。游人何处不穷观？迅
疾分流，赛马力争先。

顺绪无纷乱，行舟若等闲。古来含恨莫凭栏。
暮雨高丘，故里楚英贤。

南歌子·三峡人家

盈眼苍翠色，凝神红袖影。西陵渔樵见新境。
水上溪边，何处不吟咏。

楼顺山势构，桨催江面醒。人家风景尽收赠。独

南歌子·恩施大峡谷云龙地缝

悬水珍珠白，轻衫宝石红。清凉飞溅摆帘栊。危
壁无言相对、栏槛游风。
缝是伤痕裂，坑为鬼斧封。无邪羞涩俊容颜。瞬
睨蚁蝼创痛、试跃层峰。

南歌子·恩施大峡谷七星寨

崖松迎远客，云楼递密钥。西陵图画拐弯角。绝
壁长廊、千万载承诺。
人入山脱略，格随峰卓荦。时阴时雨韵添着。一
炷香浓、离别瘦如削。

南歌子·梭布垭石林

悬石生奇树，浮云隐叠山。硬莲摇曳碧泉前。自
打九龙飞去、凝望轮番。

造化书心迹，人文赋块峦。边看边读恁惊叹。过
客匆匆词笔、有意盘桓。

南歌子·游感

处窄遮望域，登高拒矮檐。如何观物不消嫌。
无价清风明月、到处叨贪。

有雨生云海，无峰失雾岚。一途穷悟养冲恬。
得失全由心判、休听游谈。

临江仙·与同事游杭州湾湿地

雨后春意听蓬勃，阴天一发新凉。开屏妖媚试张扬。
步廊漫放浪，半日属轻狂。

固知死生同虚诞，悟言何如相忘。取诸怀抱咏歌长。
凭栏看白鹭，仿佛与之翔。

临江仙·东钱湖小普陀

涤襟不用江河水，大美极简无妨。一舟飞渡夕阳长。
野禽无事起沧浪。

浮沫一心生雪意，欲驱霾雾苍茫。涵容直达远山藏。
半湖排荡空怀望。

一块旧怀表（外一篇）

高 伸 武

慈溪是浙东革命老区，来这里工作第一年的清明节，我就迫不及待地前往位于观海卫镇白洋湖西南岸的慈溪革命烈士陵园，婆娑翠竹和碧波湖水迎面而来，顿觉清幽浩然，心境如雨后晴空一般纯净辽阔。

从湖堤向东拾级而上，再转向南面走了一段台阶，才进入陵园内部，足有600平方米广场，高耸矗立的梅园石纪念碑，以及两座牌轩式花岗石门楼，处处显示出威严肃穆之气。这里是慈溪东部地区祭扫革命烈士的主要场所，适逢清明节期间，前来祭扫的市民很多。在川流不息的游人之中，一位年迈的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位老人看起来有九十多岁了，满头银发，清瘦矍铄，身边跟着一个穿套裙的中年女子，一手搀扶着他，一手抱着一大束黄菊花。老人拄着拐杖，每到一个墓碑前，中年女子就抽出一枝黄菊花递给他，老人接过来，再恭敬地放在墓碑前。

我来之前查阅过资料，知道这四列墓群安葬着114名烈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师长费德昭，大革命时期党员宁绍台农民协会特派员沈邦祺等葬于园内。此外，还有68位无名烈士也合葬于此。

这位老人将剩下所有的黄菊花都献给了68位无名烈士，情绪也明显激动起来。我满腹疑惑，这位老人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对这68位无名烈士格外不同呢？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老人似乎有些不适，一只手捂住心脏的位置。中年女子顿时急了，赶紧扶着他坐在一旁的台阶上，说：“爷爷，你快休息一下。”随后，她从包里翻出一个药瓶，倒出一粒小药丸，可能是太着急了，一时打不开水杯。

我一看，急忙上前帮忙，把水杯拧开递给她。中年女子喂老人吃了药，见他缓了过来，这才回头向我连声道谢。我有一种预感，这位老人身上一定有着不

同寻常的故事，攀谈起来后，得知这位中年女子叫杨青，老人是她的爷爷，叫杨天魁。杨天魁少年时在观海卫居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在亲戚家的药铺当学徒，在此期间，年仅13岁的杨天魁与一位抗日青年有过交集，并至今保留着他的一块怀表。

“老人家当年只有13岁，怎么和那位抗日青年认识的？当时发生了什么事？那位抗日青年为什么要把怀表交给他？”我急忙追问，迫切想要知道事情的原委。此时，杨天魁老人身体状态和精神都好多了，见我这么感兴趣，就跟我讲起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据杨天魁老人说，那是1938年的事。观海卫当时还叫观城镇，北倚杭州湾，与上海仅一水之隔，在上海经商、做工的人又多，上海沦陷对这里的影响很大；再加上镇海口经常遭到敌机、敌舰的骚扰，观海卫也在1938年一月间遭到了敌机首次轰炸。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人心惶惶，原本就不富裕的日子就更艰难了。

当时他虽然只是一个学徒，但因为药店老板是亲戚，从来没有把他当外人看，日子倒还过得下去。更难得的是，药店老板本身就是一个悬壶济世乐善好施的人，碰到穷苦人家来抓药，经常只收成本费。有这样一位师父，杨天魁耳濡目染，不仅将辨识药材的本领学会了，更将这种与人为善的悲悯牢记在心。

那天晚上，药店已经关门了。师娘让杨天魁去药铺取一件东西，结果他刚开店门，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抬头一看，只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跌跌撞撞进来，他用外套缠着左手臂，明显受了伤。杨天魁闻到熟悉的血腥味，顿时吃了一惊。那个年轻人一边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追上来，一边对他说：“小兄弟，你给我找个地方躲一躲，我会好好谢你的。”

杨天魁到底年纪小，看到这个阵仗有些害怕，他正在犹豫，这时胡同外已经能听到密集的脚步声了，

还有人大声嚷嚷：“就往这边跑了，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年轻人心急如焚，杨天魁当机立断，急忙吹熄烛火，关门落锁。片刻之后，门外的脚步声已经近在耳边了，他们以为那个受伤的年轻人往前面走了，一群人急忙追趕上去。

脱离险境后，那个年轻人长出一大口气。杨天魁点起灯，发现伤口的疼痛让他额头上冒出密集的汗珠，于是说：“我在这学了大半年了，每天看着师父怎么帮人治伤，看病，可是我没有上手过，你敢让我给你治吗？”

那个年轻人听了，强忍着疼痛笑了一笑，说：“只要你不怕，我就敢让你治。”杨天魁听了，从容不迫地解开他手臂上缠的衣服，看到血淋淋的伤口有些犯怵，但还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按照平时记在心里的步骤，为他清洗伤口，上三七止血粉，再用绷带紧紧缠住。

那个年轻人全程咬牙忍耐，见他年龄虽小，却这么沉着稳定，忍不住称赞：“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你这么大年纪就能包扎这么好，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医生！”杨天魁第一次为人治伤就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内心非常满足。

这时，那个年轻人从怀里掏出一块银灰色的怀表，说：“你肯让我进来躲避，已经是救了我了，还替我包扎了伤口，我说了要好好谢你，这块表你先拿着……”在当年那个时候，怀表可是一件值钱的物件，只有出身大户人家的子弟才能拥有。

杨天魁一看，急忙摆着手说：“这可不行，太贵重了！”“你听我说，这块怀表不是送给你的，是先押在你这，”那个年轻人解释，“我现在身上没有钱，等我回去后，再带钱或者带礼物来谢你，到时候再把这块怀表赎走。你放心，这块怀表是我母亲生前买给我的，我一定会回来赎的！”

“既然是你母亲生前买给你的，我就更不能收了。”杨天魁坚定地说。那个年轻人在为他着想，说：“你为了我用了店里这么多药，不收一点东西抵押，你师父要是骂你怎么办？”杨天魁一听，咧嘴笑了，说：“这倒不会，我师父自己也天天干这样的事，我师娘说，人家开药铺挣钱，他开药铺早晚把家底都赔进去！”

那个年轻人听了，肃然起敬：“怪不得，原来是师门传承，好，既然这样，那我还把怀表收起来，你等着我，我过几天一定还会来找你的，到时候我再专程谢你！”杨天魁为了让他收回怀表，一口答应了，先开门观察了一下外面的情况，见确实没人，才让那个年轻人出来，目送他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当晚回到住处之后，杨天魁将这件事告诉了师父，师父听了惊得半晌没说话。杨天魁还以为他在责怪自己没收诊费和药钱，于是说：“那个人说了，过几天还会到咱们药铺来，送钱或是送谢礼。”“要什么谢礼？我是替你后怕，最近抗日救亡运动闹得厉害，你今天救的，可能就是一个革命党！要是被那帮人抓住了，你的小命就没了！”师父心有余悸地说。

杨天魁不知道师父说的什么意思，疑惑地问：“那他是好人吗？”“当然是好人！”师父斩钉截铁地回答。杨天魁笑了，说：“是好人，我就没有救错人！”师父也欣慰地笑了，给他讲了一些时局和抗日救亡运动的事，杨天魁听得惊讶地合不上嘴。

从那天开始，杨天魁心里就存了小小的期待，他每天都在等候那个年轻人的再次到来，倒不是为了等他的谢礼，而是对他充满了好奇和敬佩，如果再见面，他一定要好好问问那些事。然而，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直过了大半年，那个年轻人再也没有出现。杨天魁有些失望，慢慢地也就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了。

一转眼，一年过去了。1939年6月23日上午8时，三架日机在观海卫最繁华的南门大街、东门立夏街等处投弹，炸死13人，伤43人，炸毁房屋50余间，震毁10余间，现场一片仓皇狼藉。事后，杨天魁在和其他人一起搜寻废墟里的物件时，意外发现了一只银灰色的怀表，表链断了，瓷表盘也裂开了。他看着有些眼熟，赶紧用衣袖擦拭干净，虽然已经破损了，杨天魁还是认出了那只怀表，正是那个年轻人要抵押给他的。

杨天魁的心怦怦直跳起来，他知道这只怀表对那个年轻人有多重要，急忙揣在怀里，四处奔波，去寻找那个年轻人。只是当时人荒马乱，要找一个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谈何容易？杨天魁找了好几天，连那个年轻人的影子都没见着。

师父知道后，告诉他：“这仗打得凶险，可能他们早就走了，也可能人已经没了，这个怀表也坏得厉害，已经是一块废品了！你别说找不到他，就是找到，他也不能用了！”杨天魁不死心，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有空就到处打听，却最终也没能再得到那个年轻人的消息。再后来，师父的药铺经营不下去关门了，他也在家人的安排下远离家乡，另谋出路。

杨天魁老人讲完这段往事，从包里掏出一块布，里面包着的正是那块破损的旧怀表，几十年过去后，那块银灰色的怀表已经生出锈渍，带着久远的岁月痕迹。我脱口而出：“您是怀疑他当时已经牺牲了？难道他就在这些无名烈士之中？”

“我刚才就是想到这个可能性，所以心情才激动得无法抑制，不过，这块怀表的主人到底是牺牲了，还是跟着部队到别处去了，我并不能确定。我只是想着，这块怀表是他母亲生前买给他的，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想办法回来找，他为什么没有回来找呢？”杨天魁老人感叹不已，这件事成为他一生念念难忘的心结。

“我们也找相关部门核实过，可惜年代久远，恐怕再也找不到这块怀表的主人了。”杨青说，她见爷爷劳累了大半天，就提出先回宾馆休息。我和这对祖孙分别的时候，恰好站在西门台阶上，只见门两旁写着“日月为证 铁血豪情幸不负平生志，湖山作枕 青松碧波犹长思英烈心。”

流金时代

一、暗中较量

段雄飞到文旅局上任后，刚好赶上全国文旅市场快速复苏，他看到杭州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商圈熙攘繁荣，还有最近火爆的赴淄赶烤，心里不由得暗暗着急：地域性存在感低，没有长城故宫式的标志性建筑，基础设施跟省会城市也没法比，该怎么出奇制胜呢？

开会时，段雄飞集思广益，让大家都说说。旅游资源与市场开发股的股长建议大力做宣传推广，其他人纷纷附和。副局长陈万东说：“我觉得可以招标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把文旅宣传推介活动打包交给他们来做，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嘛！”

段雄飞让他详细说说，陈万东便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并提到了一家叫“流金时代”的文化公司，称他们做得就很好。段雄飞表面上不动声色，一散会就安排秘书周韬调查“流金时代”和陈万东私下有什么关联，结果一查才知道，“流金时代”的法人石磊正是陈万东的外甥。

段雄飞咣的一声，将水杯重重放在桌子上，他早就料到其中一定有利益纠葛，如果有点职权的都想着自己搞钱，那又怎么可能真正推动本地旅游业发展呢？

没过几天，在陈万东的安排下，石磊来拜访段雄飞。他进门寒暄几句，送上来一个包装高档的茶叶礼盒，满脸堆笑地说：“我舅舅说，事情成不成，还得段局长您点头才行，这盒茶叶是特意为您准备的。”段雄飞心知肚明，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整整齐齐码着几捆

现金。

段雄飞笑着问：“你知道‘羊续悬鱼’的典故吗？东汉时，南阳太守羊续喜欢吃鱼，他的属下投其所好，送了一条大鲤鱼给他，结果羊续不但没吃，还把那条鲤鱼悬挂在门外，这就是羊续悬鱼的来历。”石磊懵了：“段局长，您的意思是？”

“能不能拿到合作项目，要看提供的策划方案是否具有新颖的创意，以及最终能达到的宣传效果。这盒‘茶叶’你带走，我就当你没来过，再晚我就要送到纪委去了，到时候陈局长恐怕也会受到牵连。”段雄飞说。“段局长，你别生气，我这也是第一次送礼，再说这事和我舅舅没关系……”石磊无功而返，最终带着那盒茶叶告辞了。

段雄飞皱眉思索，这些钱虽然是石磊送来的，但等于是陈万东的意思，如果他接受了，以后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发财；现在拒绝了，他初来乍到，不知道陈万东暗地里要给他使多少绊子，他又该如何迎战呢？

二、尴尬的招标

石磊离开后，陈万东来到办公室，笑着问：“怎么？我大外甥的茶叶没搞定你？”段雄飞一怔，瞬间明白了什么，难道陈万东是在故意试探他？

果然，陈万东说自从石磊成立了“流金时代”文化公司，经常软磨硬泡让他“照顾生意”，但他一次也没有给外甥开过后门，这次答应帮他引荐，只是借他试探一下段雄飞而已。段雄飞又惊又喜：“好你个老陈，还跟我玩心眼呢！”

这一声老陈，将两人的关系拉近了不少。陈万东坦诚地说，“段局长，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敢放开说话了！宣传肯定重要，不过，眼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亟待解决。咱们市公共厕所数量不足，设备残缺老化，之前我组织了一批旅行社来参加活动，结果那些旅行社的负责人体验路线的时候，路上找厕所都找不到，后来的合作也没有签成几单。段局长，你想想，人家来旅游上个厕所都困难，就算风景再美，游客能对咱们有好印象吗？”

段雄飞激动地说：“咱们想到一块去了，我走访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已经联系了住建局和环卫局。咱们自己再想想办法，集中力量来一次厕所升级，彻底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陈万东连声答应，两人相视而笑，第一次有了并肩作战的感觉。

在段雄飞和陈万东的连日奔波下，原本老旧落后的公共厕所终于升级换代，摇身一变成了全新的智能化公厕，洗手液、擦手纸、烘手机一应俱全。段雄飞

还把宣传经费投资在智能屏上，每个公厕都安装了一块，循环播放景点介绍、公交路线和紧急求助电话等刚需信息。如此一来，硬件设施确实是上去了，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更为尴尬的情况——宣传经费没了。

在招标摸底会上，当段雄飞说出仅有两万块钱预算时，来参加的文化传媒公司、本地网红都打了退堂鼓，以各种理由离开了，只剩下“流金时代”的石磊还坐在那里。石磊原本是看在舅舅的面子上，没好意思先走，此时也合上笔记本，起身打算离开。

这时，陈万东上前一把攥住他的手：“小磊啊，舅舅没看错你，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好，这次机会就给你了！”石磊惊愕地张着嘴，整个人都无语了，没经费了把机会给他了，有这么坑自己外甥的舅舅吗？

段雄飞知道，陈万东这是没法子了，但石磊开的是公司，怎么能强迫人家做赔本买卖呢？段雄飞说：“你放心，你虽然沾不了你舅舅的光，也没有让你亏钱做生意的道理。我有一个想法，你帮我们参谋参谋？”

石磊听完松了一口气，段雄飞说他最近看到外地好多文旅局长亲自上阵，有表演变装秀的，有穿着民族服饰骑马的，有扮演宇航员的，这样不但省钱，效果还非常不错，想请石磊帮他们策划一下。石磊想了想，说：“要论互动，短视频不如直播，如果您和舅舅穿上古装，拿着折扇，一边游山玩水，一边讲解咱们本地的景点文化，岂不是更有吸引力？”

段雄飞和陈万东一听，都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就这样，段雄飞让周韬申请了直播平台的账号，石磊提供服道化和拍摄，两人正式出道了。然而，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一开始段雄飞和陈万东两个局长事先做足功课，口干舌燥讲解半天，直播间往往只有几十个人。

两人毫不气馁，称只要有一人看，他们就要认真对待。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直播间的人数开始上百了，后来慢慢涨到几千人，上万人。此时的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直播即将迎来火爆出圈的契机，而且是以令人尴尬无比的方式。

三、意外出圈

那天段雄飞和陈万东从市政府开会回来，食堂没饭了，师傅赶紧忙着要做。他们急着赶去景区直播，

见有前一天剩的一盆米饭，一大份炒菜，就让师傅热一下，两人对付着吃了。

结果下午直播时开始闹肚子，两位白衣纶巾，手拿折扇的局长狼狈不堪，每隔十几分钟就要上一次厕所。

这一幕差点让直播间的网友笑岔气，纷纷在评论区留言，说这一期应该叫“揭秘古代人怎么上厕所”“弥补了古装剧人物不上厕所的空白”，就这么歪打误撞上了首页推荐，直播间人气大增，一度暴涨到十几万人同时在线。

段雄飞和陈万东火了，随着他们一趟趟进出厕所，刚升级的智能化厕所也吸引了广大网友的注意，大家戏称他们为“厕所局长”。陈万东郁闷不已，躺在医院输液时唉声叹气。段雄飞则非常坦然：“火了总比凉了强，咱们既然在网上公开直播，就得做好承受非议的思想准备，只要能带火地方文旅发展，让网友们开开玩笑有什么不行的？”

就在他们住院时，周韬在直播间透露，两位局长是为了赶时间直播，吃了剩饭才拉肚子的。石磊也披露自己曾给段雄飞送礼被拒，以及被冤种舅舅“道德绑架”，几乎无偿承接直播的来龙去脉。网友们被震惊了，大家无法想象一个文旅局局长，一个副局长，平时的工作生活竟然是这样的。

一时间，“厕所局长”口碑逆风翻盘，段雄飞和陈万东趁热打铁，连续推出多个景点，还隔空喊话网友，随时欢迎大家来旅游。如此一来，不但账号粉丝暴涨，很多网友还专门来旅游打卡了。段雄飞和陈万东成了炙手可热的网红局长，邻市组织人员来学习直播模式，半开玩笑地问他们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段雄飞坦诚地说：“我们能火是因祸得福，不过这也说明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要说流量密码，我觉得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才是真正的流量密码。现在游客激增，我们正在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只有真心为游客着想，才能做好留存，咱们要流量，更要‘留’量！”

现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庞大的文旅流量正在汹涌而来，怎么合理利用，网红局长们已经给大家指明了道路。

一份超级大单

(外一篇)

沈碧荷

周六的一天，杜乐送完最后一单外卖，回到出租屋已是午夜12点，手机里有女朋友小新一条语音：杜乐，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见面在哪里？都多长时间了？难道你的眼睛里只有订单吗？

可不是，杜乐开的餐馆，今年因经营惨淡盘给了下家，失业了几个月，两个星期前做了外卖骑手，为了把失去的时间挣回来，他整天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偶尔得个空闲，在座位上打个瞌睡。虽然辛苦，他却非常珍惜这份工作。杜乐琢磨起上一次与小新见面，是为小新看上的二手房付首付，他和女朋友都来自山里，又在同一城市相知相惜，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小新问杜乐：“看了新房子满意吗？”杜乐心里高兴，说：“都听小新的。”说实话，杜乐眼里只有订单，小新说得没错。

小新是一家艺术学校的教练，最近两人不太好见面：小新放假在家，杜乐忙得抽不开身；杜乐稍有空闲，刚巧是小新上课时间。不过杜乐心里盘算着，钱也要挣，女朋友也要陪。

此时的杜乐给小新回了一个爱心，见没有回复，就把手机里下载的轻音乐打开，煮了一碗面条犒劳自己。当他再一次翻看手机，平台上这一单都挂了一天，送货地点在60公里外的何家坳，如今买家开出了120元的交通补贴，还是超级大单呢，杜乐一键抢定，为了多赚些跑腿费，杜乐与对方协商了外卖提供方案，想不到买家爽快地答应了。

杜乐一边吃面一边估算着，有时一个下午送20单也就80元的收入，就奔着补贴也是够可以的。何不带上小新去山里一趟，不是一举多得吗？

第二天一早，菜鸟的铃声把杜乐唤醒，他向小新发了一条信息：“一个小时后我来接你，目的地是何家坳。”杜乐紧盯着手机屏幕，等待小新给个亲热的表情，可是屏幕一直没有动静。杜乐心中算准了时间，

宜急不宜迟，他飞身上了摩托赶往菜市场。

因为是双休日，菜场里人头攒动，食材非常充足，但是杜乐下单有些犹豫，为了多赚些外快，他是货比三家，估摸着照原先与卖家谈好的价，减去了餐饮店的差价，利润绰绰有余。很快他又意识到买家的口碑，对一个上岗不久的外卖员非常宝贵，杜乐想了又想，一咬牙多要了一份。

等他买齐了食材，小新发来了一条语音：“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难道我们还没有看够大山吗？怎么想起去何家坳？”杜乐随即补了一句：“陪我送外卖去。”

准点，杜乐出现在小新面前，一双迫切的眼神，全副武装的“行头”，小新勉强接过杜乐递过来的头盔，坐上摩托，双手抱紧了杜乐的腰。

摩托车在山道上急驶，杜乐紧握把手，用余光瞟了一眼后座的小新。“杜乐，你看看，一样的山区，比我们的大山漂亮多了。哇，真美！”他们眼前是一片生机盎然的花海，小新欢呼着，杜乐紧绷的心情也平复了许多。

10点不到，两人赶到了目的地，他们震惊大山里竟然藏着一所四层楼的学校，红墙黑瓦绿柳，是山坳里最气派的建筑，远远地传来琅琅的读书声。

接待他们的是身着球服，身材有点肥胖的男教师，上上下下打量着杜乐的着装，呵呵笑着说：“欢迎你们，我是支教老师，姓焦，也是学校唯一的足球教练，正担心呢，怕下了单没人敢接。”小新听了焦老师的介绍无不惊讶，结结巴巴地说：“不……不会搞错吧，这样的体型……是个足球教练？”“我是喜欢诗歌写作的语文老师，孩子们不仅需要诗歌，需要语文、数学、科学课程，也同样需要踢球啊。”焦老师的回答把小新想说的后半句话憋了回去。

小新来了兴趣，听焦老师滔滔不绝：原来早年，孩子们在接受捐赠的物品中，翻出了一只旧足球，孩子们把足球当皮球拍，当篮球抛，重要的是人人喜欢这只足球，一有空就争抢个没完。前任体育老师引导着孩子们踢球，学生们踢球的兴趣出乎老师的意料，随了孩子们的意愿组建了足球队，可学校缺足球呀，学生们试着用柳条编织，练习各种技巧。自从焦老师接手体育课后，学校里有99名足球队员，分成一个女队两个男队打比赛。

其实家长们是非常反对孩子们踢足球的，本来山里的生活就相当清苦，孩子们运动量的增强，营养也必须跟上来，很明显给家里增添了负担。直到去年孩子们从省里捧回了大奖，才开始得到家长们的肯定。今天就是学校足球队组建纪念日，点个外卖留住99个足球队员的记忆。

小新激动得语无伦次，用手抹去脸上的泪珠说：“大山里……踢球，有机会……比赛。我读小学时体育强项就是跑步，除了跑步还是跑步，每个学年运动会比赛项目还是跑步，因为没有其他的运动器材。我的记忆里山里的孩子都很简朴，门外这么大的足球场，我看太感动了。”她又破涕为笑。“你是从山外跑进山里来的，我们是山里跑出去的，可是我们心底都希望山里的孩子通过努力，都能有出息。”焦老师手指着球场说。“是的，从一墙一瓦到课本书桌，孩子们的午餐，我们都是吃百家饭的。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开始踢足球，在剩下的三年时间里，我要给孩子们留下点什么，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都会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足球经历。”焦老师说着低下了头，“好在学生们学习氛围很好，可惜我们的地理位置太偏僻了，很难找到一支学生球队与孩子们打比赛，县、省级的比赛机会很少。哦，眼下有一场球赛，邀请你们来观看。”

此时小新正要埋怨杜乐，来的一路上不透半点风，一转身却不见杜乐，陌生的环境，小新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杜乐。她只好跟着焦老师来到足球看台，待她坐定，球赛已经开始了，焦教练摇身变成了焦裁判，胖的身体在足球场上也是叱咤风云。不知哪个同学说了句，“有客人阿姨来看球赛，看他们踢得多卖力。”“今天又有一场高质量的球赛可看啦。”

杜乐来到学校厨房，已是白雾蒸腾，菜刀与案板的叨叨声，大蒜的刺鼻味，杜乐和几位烧菜阿姨都是眼睛迷离，菜盘里，一只只生蚝上锅蒸煮，油焖大虾香气扑鼻。

午饭时间，孩子们陆续走进大教室，杜乐背着快递箱出现在教室门口，孩子们好奇地望着，胆大的孩子问杜乐：“你找谁呀？”“中午饭吃了吗？”焦老师站起来面向孩子们：“你们谁的快递到了？或者你们的爸爸妈妈给你们点了快递？”“没有，我不会有。”“没有，我们家从来没有接到过快递。”“没有。我们家也没有。”“一定是焦老师请我们吃海鲜大餐，我们感谢焦老师。”“是呀，我们都闻到海鲜的味道了。”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说开了，眼神都聚焦到杜乐身上。

“孩子们，我们是吃百家饭的，我们要感谢父母，感谢身边的每一个人，也要感谢自己，我们是最棒的孩子。”焦老师给孩子们送上热气蒸腾的海鲜大餐。吃完餐具的小新掩面而泣。

大教室沸腾了，孩子们领到海鲜大餐，用舌尖舔着。有人说，“我闻到了海的味道，咸咸的，鲜鲜的。”“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海鲜。”“我听到了海水在礁石上碰撞的声音。”

等最后一个孩子离开大教室，杜乐拉过焦老师神

秘地说：“我要向你道歉……”还没等杜乐说完，焦老师打断他道：“我要感谢你还来不及呢，看到了吗，孩子们吃得多香，你还多加了一只油焖大虾。”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云里雾里。”小新拦在两人中间问道。杜乐红着脸把原来的打算和盘托出：“我以远途送菜不方便为由，着实是有多种原因。”焦老师说：“你也看到了，挂了一天的订单都没人要接，最后订单里还加量，这么好的服务我到哪里去找。”小新对焦老师道：“他本来就是烧菜、买菜的，你找他算是找对了。”

一年以后，杜乐带着妻子再一次来到了何家坳，这一次他们为学校送来了一支足球队，是小新联系了多家学校以后敲定的，焦老师笑得像孩子一样，小新指着一个个小足球队员对杜乐说，我们是不是送来了一份超级大单？

驼背礁石的秘密

薛大童为人实诚，中学毕业后就随了父亲在上海郊区种菜，虽然赚了些钱，但是近来却回了老家薛岙。他租种的菜园划归开发用地，新的种植区块不好找，回家后的薛大童，每天工作就是接送俩孩子上下学，眼见着大肚腩明显，老婆打趣道：“肚子大，脂肪多，活像个大山坡。”

薛大童夜里想来千条路，天一亮还是走老路。临近期末，他开车先把女儿送到小学，随后问坐在后排的儿子道：“快要初中毕业，想过以后干什么？”儿子倒是爽快，反问他少年梦想有没有照进现实。薛大童不想被儿子小看，说道：“你爸爸当年就想当个船老大，驾驶自己的海船和海浪搏击，后来因为家里条件不允许，去了上海发展。”他抬头秒见反光镜中儿子一双闪亮的眼睛，薛大童的自豪感迅速膨胀。虽然自己已经不是当旺头后生，但是做个水手也应该不会太难。当晚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说表哥忠法在海上跑运输，不知要不要人手，答应老公明天找表嫂聊聊。

第二天中午，老婆风风火火回来对大童说：“忠法表哥的意思是海里不比家里，有一定危险性，他家后山上有一块礁石，要薛大童每日跳上跳下练练身手，船上要用人就来叫你。”

那块驼背礁石，薛大童并不陌生，齐腰高、通体黝黑、手感粗糙，好像一直长在这里，有说是先祖的墓碑，当年的他没少爬。

为了能做上水手，薛大童还真在驼背礁石上练开了，这日正逢忠法归家，二话不说勾起一脚，一根竹篙向大童倒过来，大童顺势一躲，竹篙一头着地一头靠在礁石上。忠法说：“你敢在竹竿上走吗？”“这还不容易，小菜一碟。”大童说着在竹篙上走起来。“明天中午上我家来，一起出海，就这么说定了，不过一出海几个月不着家，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大童心里说，自己就是常年在外的命。第二天他随了忠法来到码头，已经有三人等着了，千吨级“永大99货轮”，还未驶出宁海湾，大童感到不适，他强忍着，终于“哇哇”地呕吐起来，大家手忙脚乱帮他处理，忠法问他，要不要带他上岸，急得大童一个劲的摇手。

三天时间大童不敢多喝一口水，他更不知道货轮现在的位置。这天“永大99”在一码头靠岸，大童背上条钢上下船已是如履平地，忠法点头道：“是一块海员的料。”

这日吃过晚饭，货轮交由大明掌舵，大童看见忠法对着手机傻笑，他偷眼一瞧，手机屏幕是一个可爱的小胖墩，该是忠法孙儿的相片，看来忠法想家了。算来大童上船将近3个月，能不想家吗？

电视在播报寒潮大风黄色预警，忠法立马站起来看天，对船员说：“这样天气海上事故最易高发，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船头海浪越来越大，不时有水柱甩向甲板，货轮重新由忠法驾驶，向海南前行。此时，船内高频电台传来福建远洋海事交管中心一条消息：福建漳州古雷半岛海域，广东籍“宇盛788”5000吨级集装箱货轮遇险，船上13名船员急需救援。

“滴滴滴”，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显示，“永大99”距离“宇盛788”3海里，东南方5.4公里距离，大童、大明、阿叶、阿瑞，都用紧张的眼神看着忠法，就在那个海域他们也遇上了11级大风和暴雨，难道刚刚突围出来还将返回？忠法瞪起双眼吼道：“大家做好准备，检查起吊、绳索、竹篙，能用的都用起来，大童你负责煮姜汤，大明准备干衣服，阿瑞准备棉被，阿叶准备取暖设备，船将全速返回出事地点，时间就是生命……”大家答应着，一个浪头袭来，打断忠法的声音。电视屏幕显示：浪高4米，阵风10级。逆风行驶的货轮在海面上，不停来回摇晃，每个人双眼搜寻着海面，他们见船长忠法提着望远镜，都凑过去，忠法把望远镜交给阿瑞，阿瑞站上甲板眼睛都看酸了，也没有搜寻到丁点踪迹。望远镜传到大童手里，阿瑞在他耳边催促：“你看仔细点，说不定宇盛号已经沉没，人都在小艇上，隐没在海浪里。”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倏然大童叫起来：“看见了，就在前面。”说着把望远镜递给忠法。忠法道：“吃苦头呀，冻冻煞，吓吓煞，我们来啦。”大童看着电视屏幕说：“想不到3海里的航程，我们行驶了40分钟，心都急死了。”船员们庆幸“永大99”终于找到救生筏。

近了，近了，大家才发现浪涛中漂浮的救生筏，十多名遇险船员都挤在一起，他们互相扶持着，颠簸在巨浪中等候救援。船长忠法叹口气说：“看来遇险的集装箱货轮已经沉没，紧急弃船逃生的救生筏，随时都有被海浪掀翻入海的危险。”

近了，近了，大童能听到救生筏上船员的说话声，他拿着绳索就等着“永大99”靠近救生筏，可是忠法哪敢靠近，海面风大浪高，再加上货轮行驶中动力带来的缓冲，不能冒失靠近救生筏，以免碰撞发生侧翻，而且货轮与救生筏还存在2米多的落差。忠法离开救生筏，他要借洋流方向和风向来施救。

此时“永大99”离救生筏约20米距离，船长忠法大吼：“也就这个距离，再不能靠近，大童、大明、阿瑞、阿叶，你们都拿出吃奶的力气来，把绳索、救生圈交给他们手里，生的希望就在你们的一举一动当中，拜托了。”货轮里的5个船员向落海船员一次次抛掷救生圈和救生绳，忠法打开起吊机救人，大童一手撑篙，双脚踩在船舷上，一甩，不偏不倚，绳索落在落海船员手里，经过多次尝试，终于被救生筏上的船员成功接住绑在腰上，将他们一个个扶到船上。

13名遇险船员全部成功获救，全身湿透的他们筋疲力尽、瑟瑟发抖。衣服、棉被、姜汤、取暖设备一应齐全送上，还有热菜热饭已经备好，遇险船员总算安心了，直到傍晚移交给当地海事部门。大童记住这个难忘的午后，2022年11月29日。

“永大99”靠岸，5位船员走上码头，就被鲜花和掌声包围。“请船长说说救援的经过，这么大的风浪，你们是怎么克服困难的？”美女记者一路追着他们，大童把她领到驼背礁石前面说道：“他们都是老船员，我是新上船，如果要感谢，就要感谢这块礁石，让我做了回船员。”美女记者一路追到驼背礁石面前。

不出几天，大童看见自己上了报，还有那块驼背礁石。

几天后，又有记者找到了大童，还带来了一位教授，在礁石边来来回回，铺上纸，用小榔头敲了好半天，把残缺的文字拓下来。看着大童疑惑的眼神，教授说：“这不是普通的礁石，上面刻着文字，虽然残缺不全，但可以肯定，此地曾经有一座山神庙，是薛氏先人捐助，供过路人休息喝水，只是年代久远了一些。”

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响曲

——《走远路的人》推荐词

一次有难度的写作。建立在改革开放史的脉络之上，一个港口城市的发展，民企的际遇映照着广阔的社会现实，几代企业家汇合为时代的声音，尽显改革开放以来鸢飞鱼跃的阔大。个人命运与时代交织，个人命运与改革开放相融，在文学反映主旋律的写作中，以尽可能克制的语言，书写企业与企业家群像的背后，更深入地书写着宁波人的勤劳、坚韧、探索和敢为人先。无数人民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改变着这个时代文明的进程。

——阎晶明 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评委

文学如何与时代作深入的交集？作者尝试把企业家放入寻常人群中的写作方式，每一个人都是普通的一员，每一个人都有自身的局限、困境和奋斗，每一个人都可能获得成功。在人间沧桑与时代风云交织之间，奋斗显得特别地有力量而令人感奋。作者在这项与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写作中，在激越的大背景的描述中，保持着清醒与洞悉，和难能可贵的疼痛感。不是对个人的记录和赞美，而是对每一位奋斗者及其背后广阔的时代背景、以及脚下热土的深切描述。

——徐可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委

写企业家个人传记的书有很多，但是写企业家人物群像的书市面上并不多见，《走远路的人》用文学的笔墨为宁波企业家群体画像，通过展示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澎湃交响，解码宁波共富路上的民企力量。故事叙写生动，人物塑造立体，不仅反映了宁波社会的历史背景、文化风貌和经济发展，也展示了文学作品应有的高度和深度。作者所采用的冷静的带着思考的写作方式非常恰当。最大的特点是，在书写企业家群像时，把个人放在全球的经济文化背景上，把当时当地那时那地的全世界发生的相关事件从容地放在一起，既有对比，又有交融，这些带有知识性的信息转

化为文学之后，增加了可读性。知识面、信息量，这种写作准备又冷静又好看，又客观又实在。若干年后，回首改革开放大潮中宁波经济发展，这本书是记录时代的好书，很有意义。写企业家很多，但这样有代表性的写作，对于宁波文学接来说，丰富了宁波作家文学库。这本书的推广，对于宁波下一代，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荣 荣 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宁波作协主席、鲁奖获得者

《走远路的人》一书以翔实的资料，深入的采访，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儒商的辉煌成就，极大程度还原了这一群体与时代同行的艰辛历程。尤为值得珍视的是，作者以文学的语言，秉持写实的精神，生动写出了宁波企业家的勤劳、智慧、勇敢、重情义等优秀品质，深度阐释了“儒”与“商”的价值理念，为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文学等领域提供了有效的样本。

——黄咏梅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一级作家、鲁奖获得者

通江达海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宁波人兼具江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双重禀赋。这样的人文底蕴，同样决定了宁波人更有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者。《走远路的人》一书以精准传神的笔触，展现了宁波企业与企业家群体从百年宁波商帮发轫，进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追风逐浪的华彩画卷。

——胡宏伟 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浙江省报告文学创委会委员、财经作家

一边是越窑青瓷、天一藏书、阳明心学、十里红妆的古老记忆，一边是智能制造、虚拟数字、互动科技、精密光学的当代潮流。人和时代的关系，像一朵浪花之于大海，像一株庄稼之于大地，在创造新生活的实践中，在精神成长的征途上，将企业家的光荣与

梦想，宁波人的憧憬与企望，融注于现实、童话和寓言的交织里，在感叹与诉说的交响中铺展改革开放的宏图，在新时代的城乡巨变中，唱响出四十五载的辉煌。走远路的人，引燃起负重前行的希望。

——王福和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理事

把这些企业案例整理出来，是很有意义的，文笔也不错。梳理、归纳这些案例，本身就有价值，不同领域的个案汇合成改革开放的主旋律。作者和读者在写作和阅读的同时去总结规律，总结成功的原因，以及未来如何迎接挑战，更有价值！

——赵连阁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把信息转换成知识再转换成文学作品，本书的作者做出自己的努力。在宁波有代表性的民企之间，建立起信息之间系统性的逻辑关系，让每一个即使毫无经济学基础的普通人都能读到改革开放四十五年和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不是枯燥的学术研究，不是高调的新闻报道，是更富有细节的文学写作探索。每一篇有相对完整的结构、较为清晰的逻辑和丰富的文学性，组合在一起又是一幅完美的画卷，帮助读者对信息进行分析、梳理、思考和总结，在一个相对完整的血肉丰满的逻辑框架下讲述改革大潮下的鸢飞鱼跃。

——陈凌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家学院院长、教授

张巧慧、潘玉毅所著《走远路的人》一书，深入企业基层调查访谈，付出了很大辛劳，完整讲述了13个宁波故事，这些故事发人深思，让我们更能看清宁波企业家的真实世界，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启迪。

(一) 企业家是怎样炼成的？李如成童年失恃失怙，少年只身下乡；储吉旺参过军，进过牛棚；即使像走在春天里的阮立平等上过大学的人，也全是苦出生，白手创业，几经磨难，永不放弃，这里呈现出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企业家不可能“富养”出来，而是“穷养”出来的；这也给出一个思想启迪，宁波企业的下一代接班人如何培养？

(二) 读万卷书还是行万里路？纵观13个企业家的创业史，不难发现他们身上都凝聚了企业家“谋”和“断”这两种素养和能力。可以观察到的是他们都继承了宁波人崇尚教育的传统，都喜欢读书、思考，可能这是企业家“谋”的素养和能力的主要来源，更有启迪意义的是他们都是几经曲折，走南闯北行万里

路的人，即正如书名一样走远路的人，也许这正是企业家“断”的素养和能力的主要来源；企业家的“断”就是在不确定性中善于捕捉机会，敢于冒险、进行创新，这种素养和能力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非书面知识；靠读书难以获取，要靠行万里路去接触和体验不同的、复杂的人和事才能获取。

(三) 故事背后的宁波文化？13个故事正是宁波4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史缩影和样本，《走远路的人》揭示了13个企业成功背后的宁波文化基因和文化机制。宁波文化是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的融合；13个企业家身上都体现了勤劳、诚实、严谨、敬业、开放、敢干和敢冒险的精神风貌和性格，这种文化基因正是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集中体现。

(四) 企业家应有家国情怀？励行根直白地说“当自己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放在一起的时候，以国家利益为重”。13个民营企业的目标毫无疑问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的生存之道。但企业家可能已经超脱这个单纯的目标，把办好企业作为一种使命，都热爱做慈善事业，把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纳入自己和企业发展的参照系之中。厚德才能载物，只有胸怀宽广的企业家，才能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做大做强。

——金祥荣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为宁波大学商学院特聘院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比较经济学学会会员（美国）、浙江省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

《走远路的人》，这本书有三个远。第一是有愿景（远景），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书，这个选题具有敏锐性，特别有意义。本书所选的宁波企业家群体，很有眼光。和其他地方比如温州的企业家书写拉开差距。写到的乐歌，很有创新；写到的大丰，杭州版本馆的青瓷屏门以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动感火炬，都是具有科技创新的企业，而不是拼苦力的产业。这些企业都有自己的愿景，而成为走远路的人。第二是有远虑，体现出宁波帮的精神传承。以方太和永新光学为例，方太的家业长青，永新投资人三代都善于处理与职业经理之间的关系等。注重传承，有远虑才能走远路。第三是有远方，两位作者的笔法富有文学性，有远方有文学并不仅仅在于所写企业有企业文化联，更在于写作的文学性，比如写茅理翔艾灸直接灸的场景，让我感同身受，写天生密封件励行根在检修核设备时超过安全时长等，都是扣人心弦的。不仅是所写的企业家，两位作者也是走远路的人。

——程士庆 浙江文学院院长、浙江文学馆馆长

写企业和企业家的文学作品，比较常见的误区是“伟光正”，企业家确实创业艰难，但写出来不像一个人，而像是神。但《走远路的人》写出了真实和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写作秉持现实主义的写实笔法，比如写合盛的产业转型，和响应国家号召联系在一起，通过细节真实地写出了令人信服的企业转型历程。有些报告文学一路高歌令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实际上却没有说清楚因果和逻辑，这本书条理很清楚，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明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尊重人的权利，尊重私人生活空间，创业过程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这本书有三个启示，用三句话来概括：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论起点多么低，只要精神境界够高，一定能干大事。书中的雅戈尔、合盛、公牛都是如此。第二句话，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你脖子足够硬，任何卡脖子的技术都可以做到。这些企业的发展过程，克服了很多技术问题，走向国际、国际领先，比如方太探索了创业守业家业长青的命题，还办学校传播企业经验。第三句话，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你脚步坚定，风险总能克服。这些企业家都经历过很多困境和曲折，把风险转化为机遇。从文学性来说，这是一部有分量的企业家传记，也是对共和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赞扬。

——南志刚 宁波大学教授、宁波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这本书，以具体的故事和形象的方式，突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形态，都是改革开放所带来、所塑造的：高度发达的信息网，公共化对外开放的文化空间，细枝末节的生活材料和生活质感……它们都带有极其鲜明的改革开放的特征。但因为它们是日用、是日常，所以有时我们用而不觉，对它们的把握和意识并没有那么清晰。这本书

记录一些改革开放的重要时间节点，社会经济一直在转型，写一本这样的关于改革开放、关于企业和企业家、关于这个时代另一种意义上真正的英雄的这样一本书，是有价值和必要的。这本书中写的人和故事，具有高度的时代感和代表性，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一种生活，还有一种性格、一种气质、一种形象。比如雅戈尔，从很小的寄身在废弃戏台下的一家乡镇企业，到“中国有个雅戈尔”，再到“走向世界的雅戈尔”，这看起来是非常不可思议但又是非常真实的历程。把这些写出来特别好。这是从时代记忆的层面来说。从文学本身来说，这样的题材和内容也特别有价值。我前几天写文章，引用了刘大先2018年关于城市文学写作的一篇论文，他的一个观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文学对城市的书写特别多，但在其中某些方面又特别薄弱。关于整个社会真正运转核心部位的人，比如企业家，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他们的形象和气质具体是怎么样的，很多作家可能是没有能力去写，因为没有特别和深刻的理解。社会学上有一个说法叫“时空分延”，就是说现代性背景下，时间和空间都被拆散了，每个人的时空看起来是并置的，但又都是分离的、彼此不一样的，人们互相并不了解甚至少有关联。这样的问题困扰了中国文学很多年。中国现代文学起始阶段，茅盾先生写《子夜》，就在书里借文艺青年之口说过，这些资本家是工业时代的骑士，换言之就是他们有典型性、很重要。但一百多年过去了，真正能把这些人写深入写真实的作品还是不太多，有关他们的文学书写也不是特别的充分。在这个意义上，像这样一本专门写知名企业和企业家的书，不能说是填补空白，但确实在我们文学书写相对薄弱和欠缺的地方有所发力，并且显示出了自己的写作特点和想法。尤其是这本书在细节上的描写特别真实，许多旁逸斜出的笔触和细节具体而生动，具有文学的张力。写作过程中的闲笔，常常更能点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这是值得称道的。

——李 壮 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副处长

《走远路的人》后记

张巧慧

写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群体，有着迎风写作的难度。经济下行造成压力，使大部分企业家谨慎而低调。难约，难写。据宁波工商联的工作人员说，近几年约采访都是难度比较大的，像之前央媒、宁波主流媒体联系想采访，很多企业家都不愿意的，工商联的一些宣传也是领导亲自多次联系的。但要感谢那位姑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名单和素材，尤其感谢中国作协、省作协、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波市文联，尤其感谢《甬商》杂志和宁波市商务局给与了大力支持。经过广泛的意见征求，我们在综合考量和企业家自己的意愿下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写企业和企业家的难度，还在于容易被人认为是对财富的谄媚。中国文人自古以傲骨自诩，在物质文明欲望强烈的今日，很多人处在对财富的内心羡慕与观念上排挤的矛盾下，如何保持不媚不俗、不偏不斜，是对写作者的一种考验。

在相关部门约不到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剑走偏锋，通过企业家的朋友进行联系。企业家对于同为知青或者少时同桌的朋友交情，胜于部门领导。这是令我欣慰而起敬的。



《走远路的人》书影

在我们习惯性的用重文轻商的传统情愫去看待一个关于企业家的写作项目时，我却深切地发现，不少企业家身上的风骨犹胜于我。这些年沉浮于行政工作之中，多少言不由衷，又多少黑白难分，多少有口难辩？人生在世，我们更多是遵守规则而服从，却不如他们的不迎合与距离感。

写作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写人和写企业之间的平衡及叙事的完整性。企业的成长离不开人，但不少企业家更希望记录的是企业的发展历程，而非对个人的宣传。在走访企业和接触企业家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企业家光鲜的荣誉背后，不为人知的奋斗历程。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倾心投入之中，有迷惘，有怀疑，有痛。他们的热泪和企盼，他们的坚毅和冷漠，他们的自卑、自我身份的确认以及不安全感，他们的荣耀、尊严和艰难。就像李如成提到一桩谈判案例，形容非常惨烈，但他不想公开；就像罗立国提到初创期的借贷曲折，却也不愿指名道姓。我揣测，他们希望保留一部分的秘辛给与更多的体面。在稿子反馈过程中，部分企业也根据自身境况作了删补和调整。所以我们无法写出另一面。即使我们尽力叙写真实的状况，但结果依然是不完整的。而且无法动用想像像小说一样进行立体的呈现。为此我们深怀歉意和遗憾。

相比于我多年来所从事的散文和诗歌，这项写作更为困难，而不令人满意。我使劲补充关于经济方面的知识，阅读吴敬琏、吴晓波、科斯等诸多中外经济学家和财经作家的书籍，在不眠之夜查找每个企业不同维度的资料，玉毅也被拖入其中。

白日的繁琐，各种事务性和无谓的内卷占据了工作日所有的精力，有时验收或大活动搞起来，还得加班，半个多月没有休息日，连母亲住院手术都没有请半天假。玉毅亦是半斤八两。他们部门人少事多，每天忙于各种材料和宣传报道之中，还要应付上级公司



张巧慧、潘玉毅在明州书城作分享会

压下来的“摊派任务”，不管愿不愿意，加班隔三差五，可以自由调度的业余时间少得可怜。

这几年最为痛苦的是，我们没有一个自足的时间去从事我们所热爱和擅长的创作，泛写作方式和高大上假大空的语言，消磨了我们对于文字的审美敏感。

在统稿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靠咖啡熬着。对于一个胃并不适应咖啡的人，我却尝遍了几乎慈溪所有品牌的咖啡。冬季，空调停下，抱着热水袋改稿，电脑桌没有乐歌那种先进的升降功能，长达数小时的逐句校对，使我的脖子至今还常常发硬。很多个深夜，待我们收拾好残稿，已是凌晨。玉毅是骑电瓶车的，下雨的日子会冻僵双手。有时我的车子停在档案馆，而晚上档案馆是没有门卫值夜的，便被锁在里面只能深夜打车回家。有一天凌晨，大雾，我和玉毅不约而同发了一张迷雾中的照片，在那种乳白色黑夜中，看不到远方。而第二天，又是繁琐的工作。有几次怕迟到，我就睡在办公室。亚运会全天候值班时，有值班被子。某次我把被子晒在车前的挡风玻璃上，做好熬夜的准备，等忙好凌晨时发觉被子还晒着，已是露水寒霜。想起戴锦华说的：很少看到大家整体的表达这么困顿，这么迷惘，这么看不到自己的后天。试图展望明天，而明天被各种各样的阻隔和债务所缠绕。

但这些又算什么呢？当我自怜的时候，我会想起写的这些企业家。谁没有过痛哭失声？吴友旺的两次痛哭，项乐宏的抑郁折磨，储吉旺的几次哽咽，茅理翔正当最好年华时膝盖病痛不治只能卧床。那些日日

夜夜，他们怎么走过？人与人之间能有多少共情、理解和体恤？我们尝试发掘人性的完整。创业的坚韧和理性是优点，人性的软弱和善良，也是。

在雅戈尔，李如成说到2025年，雅戈尔会有一个阶段性回顾，若我有兴趣可以参与；然后他说远景要到2050年。2050年，我佩服李总的乐观，他们身上有着百折不挠的生命力。我苦笑着告诉他，也许我活不到那一年。近两年我一直依靠中药续命，我的心脏动能不足，血液养分抵达不到神经末梢，左脚的两个趾甲已经坏死，整片脱落。其实我的叙述是很矫情的，相对于李如成的跌宕人生，我这一代几乎不算经过苦难。李总有些吃惊地说，这么年轻怎能如此悲观？然后他问及我的父母和祖辈，他的询问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试图对我宽慰的善意。

近几年遭遇的不平之事尤为甚之，为冤屈而哭。为不平而哭，为心痛而哭，竟哭过数次。常觉得活在某种屈辱中。知识分子在此精神沦落泥沙俱下的时代究竟何为？你我变革精神现状的决心又在何处？看他们痛哭之后，依然保持乐观和韧性，颇令我惭愧。

序言中提到《繁花》，这几日《繁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热播，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金宇澄的修辞是：“花瓣散落余馨，与土地发出郁热气息。”其意似取自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我们无法写出的另一面，期待会有其他艺术形式展现。无论是花瓣，还是泥，都曾散发出郁热的气息。

礼敬改革开放，礼敬理想、荣光与尊严

——《走远路的人》故事背后的故事

潘玉毅

收到《走远路的人》样书那日，久雨初晴，阳光，微风，一切都刚刚好，非常适合走路或骑行。我骑着小电驴把书拿来，又骑着小电驴回到单位，心情格外愉悦。

《走远路的人》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由张巧慧老师和我共同创作而成。从我们一起实地打卡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开启第一次采访到书籍正式出版，前后总共历时一年零六个月。而在此之前，张老师独自采访则可以追溯到2019年。

雅戈尔、如意、海通、天生、方太、公牛、大丰、华茂、中聘、合盛、永新光学、海伦钢琴、乐歌……我们选取13个对象，用13个篇章讲述了企业家、企业与时代的故事，以及潮起潮涌间“宁波制造”所蕴蓄的新质生产力。

坦白来说，这算不得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却是一个群体的真实写照和缩影。我们尝试通过刻画企业家的群像，来反应时代大潮下民营企业家们乘风破浪、激流勇进的样貌。他们一路行来，取得了很多成绩，经历过许多挫折；面对选择时，曾壮志满怀，也曾感到彷徨，但最终都以无匹的勇气和智慧披荆斩棘，走到了现在，并且还在走向更远的远方。

毫无疑问，这些企业家和他们创办或为之奋斗的企业，都有很多的故事可讲，多到再厚的文本也无法囊括全部精彩内容，更何况我们的书体量并不大。我们所期望的，无非就是将我们觉得难忘的、有意思的片段展示出来，让读者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认识这群“走远路的人”，并通过他们，看到时代的变革与发展。

因为篇幅有限，我们并没有系统地讲述这些企业

家的奋斗史和创业史，也没有完整地呈现企业起起落落的全部过程，而是在叙述企业发展主线条的基础上，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边角料”来让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为此，我们除了采访企业的掌舵者，也采访了他们的家人与同事，从不同叙述者的视角，展示企业与人、与产品的故事，并融入一些个体经验互为参照。可以说，还是非常用心的。

其实，在此之前，我也曾陆陆续续地写过几本企业文化故事书和企业家的人物传记，但如此“大规模”地采访民营企业家却是头一回。我曾经以为，成功的企业家与我们这些平常人之间是隔着距离的。毕竟，无论是身家还是社会地位，他们遥遥领先于我们。但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大多都没什么架子，讲话很平实，甚至如你我一般，言谈间也会有困惑和词不达意的时候，甚至偶尔还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两句“国骂”。

当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们的有情有义。这些企业家都很忙，也很低调，约采访特别困难。有的一听要采访，就说“我们做得还不够”“现在还不是时候”，表示委婉拒绝；也有的好不容易约上了，但总是因为临时有事，不得不一而再地改期。每一次，遇到的困难不尽相同，但他们身上有一种特质却是如出一辙，那就是很重感情。有的企业家通过官方途径约不到，但是老同学、老朋友一个电话，再忙也会挤出时间来，人情味十足。这让我对中国尤其是宁波的民营企业家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多了几分由衷的敬意。余外，也让我对当下营商环境的改善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二

按照最初的设想，我们打算写企业家的某个特定截面，比如与文化的关系，故而设置的问题也更多地

倾向于文化层面。但是采访进行到三分之一，我们忽然觉得不应该如此狭隘，因为即便是文化，也是在一定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他们所经历的，远比我们预想的要精彩。于是，我们转变方式，更多地以听故事的形式，由他们信马由缰地聊一些他们想聊的话题。

言谈之外，每次采访都会有一些令人感慨的事情发生。比如雅戈尔的董事长李如成就有一个细节很是打动我。在我们采访结束要出去的时候，助理朝外打开会议室的门，李如成直截了当地提醒他门要朝里开，因为如果朝外开，会挤占外面的空间，开门时有人经过的话还会不小心撞到。他说话的语调并不高，像是长辈对晚辈的善意提醒，但又毫不遮掩。

这个世界上，会说话的不止有人，还有物。所以，我们除了采访企业家和企业员工，还参观了车间、展馆、餐厅、办公室，实验室，等等。雅戈尔、大丰、天生、永新光学、合盛硅业……他们的展馆各具特色。华茂就更不用说了，一座艺术教育博物馆，一座美术馆，美轮美奂，充满视觉和想象的哲思。其余几家，亦是如此，让人流连忘返。

因为这段经历，我在潜意识里学会了“超链接”。比如我们曾在永新光学的展览馆里看过一块“产品入驻空间站”的宣传展板，讲述的是永新人承制的医学样本显微观察记录装置随“天和”核心舱入驻中国空间站的故事，据说那也是中国自主设计与制造的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于是，今年神舟十七号与神舟十八号在“天宫”空间站成功会师，镜头里出现那台太空显微实验仪的时候，我就下意识地想起了当时参观的画面和他们讲述故事时的场景，仿佛与有荣焉。

三

如果说采访、参观的过程很幸福，那么统稿的经历就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我和张老师从事的工作不同，业余的写作方向也有差异，行文风格和表达习惯自然也不可能一样。

多才多艺的她既是作家，也是画家，小楷写得赏心悦目，照片拍得也还不错，不过，她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身份是诗人。诗人用词简洁，思维常具跳跃性。

而我在单位里主要负责新闻报道和材料撰写，有时难免会过于刻板，表述上也更倾向于直白而非含蓄。于是，两个人在统稿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发生碰撞。

文似看山不喜平，但如果这个“不平”落在统稿上，那么过程就会变得异常艰难。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相对心平气和，每天能完成一到两个稿子。但随着分歧越来越多，改动越来越大，进度开始变缓，情绪也都不由有些焦躁。好几次说着说着，彼此的声音就不由得高了几度。张老师有张老师的主见，我亦有我的坚持，许是觉得气氛过于“剑拔弩张”，有一次她在听取了我的意见后说“你看我也不是固执己见的人吧”，然后我就笑笑不说话。当然，不管争议多大，最后我们还是会综合考量文章肌理和思想表达，互相让渡一部分“骄傲”，否则文章如人，也是走不远的。

为了统稿，张老师经常三天两头不吃饭，每天的标配是一杯咖啡，我常常打趣她“靠着一杯咖啡续命”，也难为她能坚持下来。有时她有应酬，有时我要加班，忙完工作，开始校稿、对稿通常已是晚上八点半以后，而统完稿子更是到了后半夜。那段时间去他们单位的次数较多，慢慢地，传达室的保安跟我也熟了起来。头两次去的时候还要问东问西，到后来便不再问了，摁一下喇叭，他就会直接把杆子摇起来。

如今，写稿、统稿的日子已经去远，但偶尔还是会有一些采访、写作的镜头在脑海里闪回。记得整个统稿将要结束的时候，张老师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歌曲来，唱了什么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旋律很熟悉，而且她也不是从头唱到尾，而是重复地哼唱着同几句歌词。这与平时大家愁眉苦脸对稿的模样绝不相同，用网上流行的话，看着有点犯二。我下意识地想到一个词：魔怔。但似乎不是很妥帖。与张老师说起时，她说我绝不承认。

时过境迁再次回眸，整个写作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收获远比付出来得多。再者，相较于那些企业家的艰辛历程，我们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创业守业也好，写稿统稿也罢，若是心在远方，眼前是阳光，是风雨，都是漫漫征途的温暖陪伴。

路虽远，行则必至

——读《走远路的人》

李 钊

“路虽远，行则必至”。这是我读完《走远路的人》后，盘旋在脑海里久久不能消散的一句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多年，在这段英雄辈出的时代里，民营企业家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张巧慧、潘玉毅合著的《走远路的人》是一部记叙宁波民营企业发展及企业家群体奋斗历程的纪实文学作品，所书写的民营企业家虽然不多，但他们所走过的道路镌刻着改革大潮奔涌向前的印记，路虽坎坷，常有风雨，坚定的步伐在历史的天空里勾画出无数明媚的彩虹；他们正在奔向的远方，路虽漫漫，前程可期，奔跑的样子正是新时代中国巨轮乘风破浪的缩影。

一部好的纪实文学作品，需要对现实或历史的真实记录，也要对历史背景的理性分析和个人细节的生动描绘。《走远路的人》越过了企业家身上耀眼的财富数字，也不再钟情于回顾企业家的创富过程，而是从文化视角切入，细心勾画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精神风貌，探寻和评述优秀民营企业的过去、当下和未来。《走向世界的雅戈尔》从雅戈尔服装董事长李如成所写的辞赋“……一针一线丝毫不苟，集欧美之精髓，融华夏之文明……”一路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探寻雅戈尔从乡镇企业走向世界的精神“密码”，真实呈现出其着力打造世界顶级品牌的逐梦之路，而作者的写作“野心”并不限于此，通过企业家的视角，将美的和雅戈尔成长之路进行比对，解读乡镇企业崛起的“同”与“不同”，探寻民营企业通往世界之路。一首《前进吧，慈无九厂》打开了方太厨具的精神门户，方太创始人茅理翔的创业之路早有无数传记作者和新闻记者记述，作者并未对此进行长篇累述，而将重点转向具有浓郁儒商气质的茅理翔将中国传统国学运用于企业管理，塑造方太两次创业成功之魂，“退而不休”的他发起建立民企接班人培训学校，浓缩了所有民营企业家的“长青”之梦。“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公牛插座用不到30多年的时间创造十分辉煌的成绩，相对于民营经济发展历程而言并不算“远”，可在公牛集团董

事长阮立平的“我们要走远路”的话语中，瞥见了低调务实的“公牛”形象和“四千精神”的精神内核。

“传统”与“新兴”并非割裂、静止关系，“潮起”与“潮涌”更是两代人的使命接力和自我超越。如果说《走远路的人》的上半部分《潮起》所讲述的是“传统”甬商厚植创新基因、做足转型升级的“高质量文章”，而下半部分《潮涌》所呈现的则是“新兴”甬商深研技术，向“新”突破，以“质”谋变。从雅戈尔的服装生产、方太的厨具制造、公牛的插座生产，到大丰的数智化舞台设计、合盛的硅基全产业链、永新的信息光学元件……一代代民营企业家始终追逐着创业创新的潮头，用实力和干劲在时代大潮中激荡出浪花朵朵，他们坚持产业报国的家国情怀，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成为世界舞台上不褪色的亮丽“名片”。当新科技革命席卷世界，永新光学的管理层主动打破只生产传统光学显微镜的局面，将企业从传统光学带入电子信息产业领域，而大丰的年轻一代掌舵人勇立潮头，将一家高端制造业公司转型为场馆运营服务、内容孵化能力兼具的综合性平台公司，他们是由传统产业跨入新兴产业的代表，这既有创业理念的一脉相承，更有创新思维的迭代升级。许多人通过电视剧《繁花》领略到“宁波帮”的经营智慧和拼搏精神，而书中所记述的“宁波帮”的家国情怀，更是让人感佩万分：不少宁波“创一代”学历不高，他们在生产一线把自己从企业家给“逼”成了科学家，而多有留学经历的宁波“创二代”紧跟着时代的风，在这场创业接力中用实力证明自己，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主力军。

《走远路的人》就像一部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有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有蕴含深情和诗意的人生哲理，有对历史和民企的独到见解，也有民营经济追风逐浪的华彩画卷。更重要的是，无论我们从事哪个行业，处在哪个岗位，我们都可以从这些企业家身上感悟到：路虽远，行则必至。

民营企业家的 破浪之旅

■ 胡倩妮

《走远路的人》是张巧慧和潘玉毅合著的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全书共有13篇，为读者呈现了13个企业与企业家的故事。被选入书中的13家企业分别是雅戈尔、如意、海通、天生、方太、公牛、大丰实业、华茂、中聘、合盛、永新光学、海伦钢琴、乐歌，涵括了制造业、外贸、物流、电商、教育、文旅体、新材料新能源、数字化等多个领域。这些企业俱是宁波这片创业热土上极具代表性的民营企业，企业家亦如是。

一如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没有纵向展开对拿破仑、歌德、列宁、斯科特等历史伟人生平的描述，而是选取他们人生的关键时刻——决定一人之生死、民族之存亡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时刻来进行描写和生发，《走远路的人》里，两位作者也没有完整地讲述企业家的生平或是企业发展的历程，而是以在场的方式，选取了一些与行文主题相契合的例子，引人入胜的同时也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当然，这可能也跟整本书的体量有关。

从内容来看，《走远路的人》不仅叙写了宁波民营企业家的奋斗历程和内心世界，还生动地刻画了他们爱国爱乡、重情重义、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品质。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书里的这些人物故事，宁波的企业家们如何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中逐浪前行，进而改变自身命运、推动社会进步，跃然于我们眼前。

每篇文章的开头，作者或从一首辞赋起笔，或从一个文案引入，或以时代的大事件破题，形式不一，但亲切自然，仔细品读，我们能从中看到“对谈”“寻访”的痕迹。显然，这些文章都是两位写作者在深入采访、实地踏勘之后写就而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文章里还融入了作者自己的个体体验。这种个体经验，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很多平凡人共有的经验，因此总在不经意间引起读者内心的共鸣。心与心的感应中，我们同那些企业与企业家之间没有了沟通的障碍，对他们一路走来晴雨交织的经历以及“走远路”的愿望也就有了更多的理解。

书中的企业家，在创业之前大多饱经磨难，创业过程中也不乏坎坷，于他们而言，起起落落是人生的常态，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市场的竞争和技术的挑战，还有内心的挣扎和对未知将来的困惑。但因为怀揣梦想，哪怕荆棘丛生也没能叫他们退却，挫折、迷惘、无助……企业成长的阵痛期从根子上说就是企业家的阵痛期，熬过去，或许就是美好明天，熬不过去，也许就是万劫不复。但宁波的企业家们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决绝，他们的目光不在方寸之间，而在“远方”，大抵这也是这本书书名的由来。因为志在“走远路”，困难和挫折非但没有将人击垮，反而锻炼了企业家们的意志，坚定了他们的信念，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创新，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光发亮、大展拳脚，让企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而我们，也得以听到企业家个人复杂经历和时代澎湃浪潮的互相交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这些企业家的描写没有停留在他们光鲜亮丽的成功表面，而是尝试更深入地挖掘他们成功背后的努力和付出，对机遇的把握和对困难的化解，从而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借由作者的笔调，我们看到了那些企业家在面对困境时的坚毅和勇气，也看到了他们取得成功时的谦逊和自省，以及他们关于创业与守业、接班与传承的思考，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不仅仅是知名企业家，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梦想的普通人。通读全书，我以为这是本书最大的亮点之一。

无论是对人性的发掘，还是光鲜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奋斗历程和内心世界的呈现，《走远路的人》让我们看到了企业家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所经历的痛苦、挣扎、失败和成功。从这个角度理解，这本书是礼敬之作，也是励志之作，是关于梦想、奋斗和人性的求索。就像书的腰封上所写：礼敬改革开放，礼敬理想、荣光与尊严。

很多时候，不同的人，人生遭际会有很大的差异，但精神是相通的。如果你想了解宁波，了解宁波企业家的传奇人生；如果你正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对将来感到困惑，感到茫然，那么，不妨去读一读这本《走远路的人》，从企业家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所展现出来的风采里寻觅可供参考和学习的答案。

论陈德根的乌托邦

4月8日，慈溪作家陈德根诗集《我们的注视多么新鲜》作品宣介会举行，来自浙江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的专家学者们对诗集进行点评推介。

诗集《我们的注视多么新鲜》为宁波市文联重大题材创作扶持项目，全集共分为“礼物”“记忆”“所见”“怀念”四辑，收录陈德根近年创作的诗歌120余首。在作品宣介会上，专家学者就陈德根诗歌的语言、精神、诗义、风格等内容各抒己见，展开详细的讨论。

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宁波市作协主席荣荣在点评中表示，陈德根从事诗歌写作多年，该诗集中体现了他近年来的新鲜变化，特别凸显出了一种“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具体体现在诗歌的题材、诗义和风格上。”荣荣还点评说，陈德根的布依族、新慈溪人身份，使得他在诗歌创作中既保留着少数民族的文化，又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体现出了更开阔的视野和立意。

省作协副主席(分管诗歌)、
宁波市作协主席 荣 荣



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我今天拿到了退休工资，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天又是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陈德根的诗集出版，今天在这里研讨，我为什么说重要呢？因为这件事情，与我有关联。

前年，文联杨劲书记把我找去，谈及我们宁波作家的成长出发应该怎样去更好地扶持培养时，我就说我们市里有两个作家可以去试试冲击少数民族骏马奖，一个是我们散文家现在也写了很多小说的帕蒂古丽，她是新疆维吾尔族，在余姚生活很多年，情况跟布衣族的陈德根相似，杨书记就放在心上了。后来就有了十届宁波文学周的陈德根诗歌作品研讨会，还有列入重点扶持的这本诗集的出版。

陈德根来宁波已经差不多二十年了，作为贵州布依族，这么多年来他在宁波这块土地上漂着，在我感觉里，他已彻底融入了这块土地。作为诗歌同道，他的诗歌也一直被我们所认同所看好。

但我拿到这本集子还是觉得有点遗憾，也许出书拨的6万块钱太少，这本诗集真的太朴素了，不够跳。没有为他的诗加分。

最早向我推荐陈德根是方向明主席，看了很惊艳，觉得他的诗写得很老到老辣，作为新宁波人，新宁波人的感觉在他的诗歌中还是有很明显的呈现，比如游子思乡类似的情感、情绪很多。他写这些诗的时候，绝大多数是贴着这些情感在写的，很质朴，很打动人。那时候我就觉得德根的诗歌写得很扎实，表达方面都很好，没什么毛病。这次读了他这本诗集，大多是近三年的作品，集名《我们的注视多么新鲜》，让我找到了我读德根近年诗歌像一个中心词：新鲜。我就从新鲜这个词说开去，新鲜代表了一种改变，新鲜对于写作这件事更代表着一种活力与创造力。新鲜与陈旧是对着的，所以，我想谈他诗歌的变化：从传统的抒情转向了现代性的表达这样的变化。我第一点想说的是题材的变化。他的题材和内容更具有现代性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从原来大致可归入乡村诗歌的写作，更多地转向当下的生活及生活的百感交集，从中可以看出，他在宁波这块土地上，已有融入感。当然也常常以外乡人的身份来写，但这只是一种对身份的定位，而不是乡愁，我想，这样的一种心灵的无依与漂泊感，是现代人活着的一种状态，更有现

代性。

第二是诗意呈现的现代性。以前他有本诗集名为《温暖的尘埃》，确定的事物和确定的情绪，比较实化，他很用心地去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也许更接近于贴着写，虽写得踏实，但很用力气，虽然诗意也表达得很充分，也挺好，但呈现方式总偏向于传统的比赋兴，起承转合式的，诗意也相对确定、框定的。现在却带有更多不确定的东西，由此带来的就是更多的空灵感与开阔感。以《我去过一条河的上游》为例，诗中呈现的是一条现实的河，却又是非现实的，诗人“我”与河的关系，是亲密的又有截然不同的命运，短短的一首诗，引入了很多隐喻，镜子，上游，异乡，陌生的地方等等，还有种种对比，我抽烟，不平静，河却平静如镜子，河平静，但我见过它的不平静，我在此地，河在此地，但它有它的来处，就像我，它每天淌过来，我也在这里漂泊，为什么会这样？让我们读了后就有很多感想感叹，这首诗写得很漂亮。这些都是现代诗艺运用的手法。诗短，却很好地表现出现代生活的无常与荒诞感，诗意是开阔的，内容量大。我觉得类似这样的诗，在他的诗集中比比皆是，都可以看作是现代诗歌的收获，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三是他自我的写作个性与风格正在形成。个性化写作是一个诗人成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志。细读之下，觉得陈德根这些年的进步，非常显著，情感仍是朴实的，但处理方式却很现代，现代感是什么？是当下的自己与当下现实的关系呈现，可以是紧张的，也可以是和谐的等等。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说地球上除了人，其他生物都是适应地球环境的，由此得出人就是外星人这样一个结论。我想说的是，我们很多人内心其实都有茫然与漂泊感，陈德根现在将这种情绪从比较狭隘的乡愁里跳出来，进入到当下叙情与当下叙述层面，我觉得这是现代性的典型体现。

最后，希望陈德根用这部精美作品为宁波捧回文学荣誉。

省诗歌委员会主任 孙昌建

首先是祝贺和感谢。

祝贺陈德根诗集的出版和本次宣介会的召开。

感谢慈溪市文联的邀请，邀请我们新一届的省诗歌委员会把第一次会议放在慈溪召开，这给了我们一次学习和研讨的机会。



德根的诗我记得去年四月在宁波文学周期间就开过一次研讨会，那主要是邀请了北京来的专家进行研讨，研讨的文本也就十几首诗，当时那文本上有个注解，这些诗将收入即将出版的诗集《我们的注视多么新鲜》，现在这个诗集出版了，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完整也更新鲜的德根。

当时我记得大家对德根的一首叫《火车站》的诗赞誉有加，即就是现在印在封底的那几句诗，我也的确觉得那是可以跟庞德的《地铁车站》相媲美的，的确写得很美，令人印象深刻。

这部诗集的阅读，我是从序和后记开始的。

代序写几位写诗的人，后记写父亲和故乡，这个字里行间的味这个调这个分寸感，我以为还是比较好的，我甚至以为他的诗文丝毫不逊色于他的诗歌。

读德根的诗，当然会有一个关注点，即他的异乡人或新宁波人的身份，而且他还是布依族人。一个阅读者或评论者很想从诗人的经历中读出一些什么痕迹，但往往还是会失望的，因为作品中可能没有或痕迹不明显。

如果从德根看宁波，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德根、冀北，哑者无言还有金黄的老虎等，都是新宁波人，这说明了宁波的文学生态很好，而不仅仅是生存生活环境，刚才荣荣主席介绍了德根这本诗集出版的一些背景，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以为生活在宁波的诗人还是幸福的。

如果把慈溪当作一个县域，我以为浙江的县域诗人都有这个特点，很寂寞，也发一点，但他们的诗很好，成熟而淡泊，越来越好，我最近读松阳的几位作者的诗，有时读着很感动。你说慈溪和松阳两个地方的经济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诗歌上却各有各的特色。

这一部诗集基本是他2023、2022的诗，基本属于新作，我喜欢他这样的诗——

除夕

雪人长着喜庆的眉眼

他立于大红灯笼下
我道晚安，给他点烟
仿佛我们是亲戚
烟花碎屑和细雪落在帽子上
他抬头的表情
像一个雪夜里远行归来的父亲
他仿佛走了很久
才回到，我们这里

我像另一个父亲
披着和他一样的旧外套
含着拘谨的笑容
和他并肩站在
大红灯笼下
在阖家团圆的年夜

2023.1.21

还有这种爱情元素的，克制内敛，恰到好处，如这一首《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少》——

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少，我们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喝茶，阅读追趕着时间，这莫须有的借口姑且令人心安。外面的世界早已繁花似锦，有无数个花园明媚的入口配得上你柳树的项圈向你摇曳惦念的故园，肥沃的田间开满了洋芋花惊喜万分汹涌而来在这样越来越少的时刻，在粼粼春光里，我们遇见蝴蝶，梅花以及踏青的季节。面前的点心茶水，木质桌椅……春天与我们默契，偏爱古老的事物。它在一棵桃树上为我们备下了粉红信笺在你手指，戴上绿茵茵的戒指

2023.2.28

如果要找德根诗歌中的关键词，诗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母亲，他写得很隐忍，不爆发不尖锐，这种隐忍是有力量的，而且是能打动人的。

当然我们开一个会也是要指出一些问题，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也纯属是我们个人的看法。我主要有三点想法。

一是他的风格是不是可以更鲜明一些，现在感觉很慈溪很宁波也很江南，这当然是一种优点，但是放在德根身上，这一抹烟雨，就被隐在更大的烟雨之中了。

二是在内容上可不可以有意识地写写“两地书”，也就是我们想借他的身份借他的笔，来写出我们写不出的诗句。他写宁波跟巧慧写宁波肯定也不一样，我们是希望更不一样。包括他回过头去写家乡，写云贵高原，我们希望他有更为鲜明的风格，这当然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我们希望他写家乡写布依族，这是我们写不出的，这是他的资源，包括可不可以长诗上也作一些探索。

因为我想到云贵高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给了中国新诗以巨大的生命力，包括白桦、周良沛等这一代诗人，都是在那片土地成长起来的。那么现在除了城镇化城市化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原始的诗意可以挖掘的。后来是于坚，再到雷平阳的《杀狗》，我们不评价，但他写得极端，被人记住，我们江浙一带的诗人写得行云流水，但相互的差别不大。我们希望德根不仅是慈溪宁波浙江的诗人，更是全国性的诗人，这可能不是个人喜好的问题，而是诗歌市场和环境的问题了。

第三是在诗集的编排上也有所考虑，现在这四辑，礼物、记忆、所见和怀念。我以为是有交叉的，区分度还不够，如果诗集拿去评奖，还是要在设计策划上下点功夫的。

省诗歌委员会副主任 江 离



陈德根诗主要来自于生活，故乡、记忆、怀人之作居多。其中有些诗如《雨中》《旅店所见》《雨中回

家偶作》《夏日：村居》等，像一幅幅速写，画面感很强，语言很简练，一样样无声的事物随着德根的描述跃然纸上，他的描写多是白描，没有多余的笔触。写得很生动、很鲜活、也很打动人。他做的只是进行正确的描述，把不同的景象和事物并置在一起，让读者自己来感受和领会，呈现了很好的感受力和捕捉能力。我想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可以舍弃的，语言怎么更节制，隐藏的情感怎样更有爆发力，这些德根肯定是有自己独特的经验的。

每个人写作的出发点不同，对德根来说，诗是他非常珍视的东西，他在后记里说：“我的写作只有目标，没有目的。……我在诗行里构筑自己的乌托邦，仿佛一个农人羞涩而坚定地守护和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一些小秘密和小惊喜。”那么可以说他的目标已经达成了。当然，如果把诗作为艺术，那么对形式的探究、对创新的进一步要求，以及不断使自己的写作得到拓展和变化，也是需要加以考虑的。

省诗歌委员会副主任 梁晓明



我第一次认识陈德根。

这次来才认真看，正因为这样，我觉得反而好，相当于是一个全新的认识，这样面对作品，我觉得更真实，可能也更有效。

我看了之后，大概写了几点。首先我觉得在你的这个作品中，你的这种精神趋向性上，你写作的一种内在情绪精神趋向性上，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气度，非常安宁，甚至平静。那种基调，我觉得很明显，很突出，这是你的诗歌给我的感觉和基调。

我们知道，写作其实就是两点，一个你的精神，一个就是你的语言。你的诗歌语言上，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有很现代的表达。我特别高兴的是，刚才听到荣荣在讲，而且很突出地谈到了你的这个现代性，看来也不只是我看到的，有识之士都能看到。其

实现代性这一点，我想说的是不容易的，其实是很难的。很多人写了一辈子，有的时候都写得还挺不错，但就是缺少现代性。这个现代性很检验一个诗人是不是真正有价值的一个标尺，很重要。

你诗歌里面有一种很浓的现代性，很好。这是很现代的表达，而且你的掌控，就是语言的掌控很老练，而且很稳，我当时就突然跳出一句很稳，稳健的稳。什么意思呢？只能是意会，就是很稳很老练，而且很准。我在想，至少说明了作者对语言有很多年的掌控的经验。

那么，刚才讲了，你确实是读初中就开始写作了，那么说明这个印象也是正确的。这其实很不容易，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作者的语言才华和诗歌的才华。

在这里，到了今天晚上，我才知道你竟然是布依族。那么，这样一来，我就突然有一个新感触，很意外，非常意外，你竟然是布依族。说意外是因为我没有读出布依族诗人的气息，一点都没有。但是，这一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未必是不好，很难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可以再思考的。

刚才，昌建的意思就是你已经融入到宁波了，成为一个宁波慈溪市人了，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这个很难讲，因为我们知道有的诗人他很强调自己的身份，比方吉狄马加先生，他特别强调自己民族的身份，他的诗歌里面一定要发出民族的声音。这个对于每一个诗人都是不一样的。说到底这是一个诗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身份的选择。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咱们也是一个探讨，没有好和不好。你这本诗集我看的时候突然翻过来，后面这四句把我吓了一跳，这个真的写得太好了。从出站口走来，我的爱人。她从雾一样慢慢散开的人群中走出来，太棒了。

我第一个脑子里反应的就跟昌建刚才说的就是庞德的那个地铁车站那个东西一模一样，但是你那个，我刚才想，地铁车站他那个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的，刚好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工业化的时代，所以他特别强调意象，而现在过去100年了，刚好你又慢慢地脱开了这种印象，我觉得这是进步。

而且，就从这里看出来，我觉得陈德根是有诗歌才能的，有诗歌才华。你这几句就能看出来，诗歌才华很精粹，很好的，而且很自然。我觉得能够体现你的那种特色，抛开民族性不算。

最后我来读一首你的诗，我觉得它很能说明问题，很能说明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特点，就是第四页《礼物》，我觉得写得挺好。

礼物

空山赠我金黄鸟鸣
响彻秋天的山野

溪涧赠我奔腾的流淌
响彻秋天的山野

鸟鸣与流淌在我的行囊里

黄叶将纷飞赠予
落满我肩头，衬托
无穷尽的寂静、辽阔和凋敝

时间赠给我曲折，我沿着脚印回顾、反省
衰老，病痛，皱纹和会心一笑
这些礼物寻常、陌生又亲切
像蚂蚁，让我想起人类的渺小
像蜜蜂，给人间带来甜蜜

2023.3.22

这个好就好在你都是倒过来写的，这一下子一种现代性也好，那种语言功力也好，包括对诗歌整个的一种现代性把控，包括语言表达也好，你一下就超越很多人了，很多人写一辈子都没有达到这一点，这个很重要，虽然你写的诗很小，但是，这个亮点就在那里了。

你已经有这个功力、基础和能力了，这些礼物寻常陌生又亲切，像蚂蚁这特别好，一下就非常具体，细小的一个事物，像蚂蚁，让我想起人类的渺小，像蜜蜂给人间带来甜蜜。诗歌并不大，但是特别精粹啊，刚好能够说明我以上对你的诗歌的印象。

省诗歌委员会副主任 慕 白

“黄金般的海岸/用诗人的语言筑就巢穴”。

德根兄弟和我是鲁院31届的同班同学，他是一个安静的写作者，是一位憨厚、朴素的兄弟。在现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能够安静守在书桌，坚守精神，不为浮躁，不为物欲所动，埋头写自己，对写作的坚持，就更显难能可贵了。

“踉踉跄跄的身影”“我曾经乘坐这艘船抵达别人的城市”。德根兄浮萍般在异乡生活，是个寡言少语



者，像只孤零零的鸟：

“一艘闲置的船，它的孤独
比我突出。枯草缠绕
它的挣扎无济于事”

在异乡，一个人山间闲坐，或者面对无边无际的大海，漂泊的无奈，他也孤独，“一个中年男人/内心的空虚和苦楚？”，幸好有诗歌给他慰藉。不管生活有多少痛和艰辛，他的诗歌始终涌动的暖意，如一轮新月般洁净。德根兄对生命、生存、生活、存在的思考，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无论写亲情、乡情、爱情、友情，诗歌，就如他的为人恬淡、平和、亲切，像纯棉土布。

“在心里安放一座村庄”。德根兄把“自己清晰地呈现给我们看”。我喜欢德根兄的诗歌语言明朗，清新，没有故作高深，不装神弄鬼。

“母亲转身走上村道/她的背影闪了一下，就不见了”。我也来自山里，读到他的诗歌如此亲切，我特别喜欢仁厚而温顺的德根兄写给父亲、母亲、爱人、儿子的亲情诗，真挚、走心，重情重义，如听邻家兄弟在叙家常。

“它后腿蹬地，走三步倒退一步，走两步
再倒退半步，这个勤劳的搬运工
扛着一只超出自己
体重几倍的飞虫”
——《感受一只蚂蚁内心的幸福》

“成年人的苦楚/我们都懂”“羡慕水鸟的自由/渔民的自在”。德根兄说，一个比他年长的朋友住在乡下，写诗多年，偶尔也拿出去发表。如同他年迈的父母，酿酒，偶尔也挑着担到集市上出售，补贴家用。“大海已经把一切抚平”，德根的写作回到了自觉，保持内心的澄澈，找到了往前走的方向和理由。

德根兄有敬畏、感恩之心，读完《我们的注视多

么新鲜》，既有云贵高原的彪悍和坚韧，豪爽与从容，又有大海的辽阔和深邃。“我们被恩爱加持/被喜悦感染”“向生活表达热爱”，借用德根兄《默默打动，自然认同》代序的一句话，这本新诗集给我的阅读感觉就是：温暖、苍凉、厚重。

闻声识人，诗人洞悉黑暗，但要心存光明。大海是无法认识完的，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写作不献媚，不为谁妥协。

“野草们长成了自己希望的样子”。

天下多一位诗人，人间多一份温暖。祝愿德根兄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样，在诗行里早日构筑自己的乌托邦。

省诗歌委员会委员 卢山



祝贺陈德根诗集出版。即使在一个诗集不被大众重视的当下，一部诗集的出版，对于诗人个人而言，永远都是生命里的一件大事。它是生命的凝结，是精神的淬火，是思想的闪电。

作为80后的一代，早在十年前来到杭州工作的时候，就听闻过陈德根的诗名。他从云贵高原远赴江南水乡，用诗歌继承古老的理想，并开创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参加过青春诗会、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等，可以说是一个出道很早也很有成就的诗人。通读这本诗集，我有以下几个感受：

一是在诗歌中寻根，制造一个纸上的故乡。在他的文字里，我能读到无处安放的故乡，萦绕心头的乡愁。千里之外，他继承了云贵高原父辈的干农活的手艺，在车水马龙的城市和车间，打磨和制造自己的故乡。他的笔下，故乡复活了。比如：我的锄头长出翅膀/掌握了语言/与我达成共识/与蚯蚓和枯叶交谈/那些鸟尝试与我交流/它们蹲在旁边/耐心等待我的回答（《在乡下》）“炊烟，慢慢将所有的村庄抱在怀里”。“母亲，苍穹里，浮起一颗微凉的星/它肯定和我

一样，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为母亲写一首诗》）。

他这样写到。飞白兄写到：诗人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其实就是自我确认并且审辨加深的过程。他写出了一代人漂泊般的宿命和经历。比如这首诗歌《我去过一条河的上游》：

我在石凳上
抽了一下午的香烟
它平静如一面镜子

但是我见过它动情的时刻
岸边柳枝在风中摇向它的时候

我读过村志里关于它的一段文字
溯源去过它的上游

它和我一样。我有
浮萍般的异乡生活

它每天要从陌生的地方
马不停蹄赶到这里

河流永无停息，动荡不安。我也曾写过类似的诗歌：我一生的履历表是/一条分岔的河流/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都是他乡。我的生命里也有一条河流，它叫石梁河，我与这条河相依为命。在城市里游荡，我牵着一条河小心翼翼地过红绿灯。

堵车的时候，我把它藏在后备箱里，旅行的路上，它静卧在我的口袋里，写作的时候，它蹲在阳台上看着我，沦陷雾霾中，它闪耀金色的鳞片，在梦里，它匍匐在我的城市，允许我枕着它入睡。有时候，我会把它裹在脖子上抵御冬天的寒冷。

更多时候，它被关在档案袋里把头按在抽屉里，被塞进会议室的安全柜里，我哭泣的时候，它送来一抹浪花，我成功的时候，它给我戴上哈达，当塔里木的风沙塞满我的胸腔，它用一滴水救活了我，我被生活的钉子扎得遍体鳞伤，它递过来清凉的月光，我的石梁河，扎根在我身体里的河，埋葬着我祖先们的河，我活在它每一缕腾起的细浪里，在它清晨与黄昏时均匀的呼吸中，在它身体的每一片草茎和叶脉里，我活着，河水化为宁静我死去，河水湍流不息。

二是在苦难叙述中彰显的悲悯和大爱。他的笔下很多关于苦难和悲悯的诗歌，爱是拯救一切的力量。正如他写下：有一些爱，细微、琐碎/但没有一点是多

余的（《赞美诗》）。天地悲悯，万物有光。他有一颗跳动的温暖的心。比如《在西单听盲人歌手卖唱》：他的两只箱包/像一对苦命鸳鸯紧紧依偎/在人来人往的西单地下通道。

比如这首《黄昏，在公园》：

几只鸟从树后一闪
不见了。垂钓者在收竿

放风筝的人，在收线
给星星腾出天空

孩子们玩游戏
他们坐成一圈
他们是大地上的星星

我们往旁边一挪再挪
给这些闪闪发光的孩子
腾出更多的位置

陈德根说，父老乡亲们对每一个日子都满怀希望和感激，他们感恩粮食，感恩雨水、阳光和空气的无私、博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注定我最终成为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人。即使后来在城市生活，西装革履穿行于车水马龙之中，我的身体内跳动的仍然是一颗高原之子朴素、憨厚、滚烫的心脏。在灵魂深处，我一直保持着弯腰的姿势，我向周而复始、宽容又简单的日子致敬，向热爱生活的人们致敬。我愿意并尽力让这些元素在我的作品中呈现出来。

他在后记里写了一个得了癌症的朋友，表扬他作为一个诗人，寂寞地发光和默默地发热，也许是诗歌的另一种形态和意义。而我更觉得他像诗歌的另一种形式，积蓄着炙热的力量，让靠近他的人们感受着，赞叹着，回味着。直到恍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原来离现实那么近，离真相那么近，自然而然就被打动了，认同了。

我喜欢他在平静的叙述中呈现的那种动人和质朴的力量，或许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诗歌。

省诗歌委员会委员 白 马

陈德根是宁波慈溪新居民，是布依族人，他的诗



集《我们的注视多么新鲜》列入宁波市文联重大题材创作扶持项目，今天又为他举行诗集推介会，我首先感到宁波市协、慈溪市文联和作协，对于一个新居民诗人的气度。

诗集认真读了，120首，分四辑，第一辑32首，第二辑30首，第三辑28首，第四辑30首。我个人眼光欣赏的有31首，比较欣赏的19首，一本诗集好诗比例已很高了。最喜欢的有3首诗：《那时候的我，是幸福的》《感受一只蚂蚁内心的幸福》《在河边》。另外《慢》《礼物》《致大海》《异乡火车》《灯赋》《刻碑者》《江边》《与母书》《为母亲写一首诗》等都是好诗。

这部诗集有分量，关键词有：底层，现实，亲情，生活，人生，命运。

正如诗人所言：“每一篇章是我对悲欣交集的人间表达的善意与热爱”。作者也提到要“让生活与写作保持一定距离”。

陈德根的诗作，语言干净简洁，且极具现代性。

省诗歌委员会委员 池凌云



来这里之前我没有集中读过陈德根的作品，对他还比较陌生，这次读了之后，第一感受是一种熟悉的感觉，而且有一种信任感。正像他的序言说的“默默打动，自然认同”。

这种信任，从读他的前言和第一部分的诗作，就已经存在了。

他文字中的人，我们都可以看到熟悉的影子，他的经历，或者说他诗里的现实与思绪，会给人一种熟悉的感觉。他抒写的对象和内容，让我们有一种置身其中的感受：他的诗里有一种我们熟悉的生活场景，诗里的人物也与我们身边熟悉的人的命运有关联，这种关联让我在阅读时有种感动。我们地理上不是同乡，却有着同一种乡愁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让我对他的写作多了几分信任。比如他写一个寡言少语的汲水者：

黄昏在给他的足音注入水
细微声响在井沿之外回荡

他走回家的途中
走在嘀嗒的水声里

落日在他的身上涂抹，远山
浅淡的灰色有点凉，他的手心有点凉
如同尘世的生活，小小的幸福
悲欢，正在穿过他
以及我，百感交集的目光

这里，“黄昏在给他的足音注入水”以及“落日在他的身上涂抹”“小小的幸福悲欢，正在穿过他”，一个小人物的生活场景，一种凉意，得到了传达。这种凉意里，有淡淡的悲悯与爱。他另一首诗《我过去一条河的上游》，也有一些同样忧伤的微妙的表达：

我读过村志里关于它的一段文字
溯源去过它的上游

它和我一样。我有
浮萍般的异乡生活

它每天要从陌生的地方
马不停蹄赶到这里

还有另一些诗歌，也隐含了一种伤感，或者乡愁，这些在他的诗歌里很动人。他写“想象土豆开花的样子”：

掩上泥土，我开始想象
它们披上一层薄薄的霜雪

在一阵春雨中开花
白色紫色的花
像它们母亲、祖母和外婆当年的样子

他比较出色的诗，都有情感充沛、真挚的特点，比如一首写母亲的诗《冬至日有感》：

我想起浪潮怎样漫过我的脚趾
如同炭火顺从地依偎
在灰烬滚烫的怀中

那一年冬至日，我在
母亲坟前长跪不起，呜咽
如大海无法
止息波涛，一遍遍无用地道歉

对母亲的爱中，包含了歉疚，包含了一种无法报偿的恩情。相信很多人都能理解这样的感受。他写爱人的一首诗，也有很动人的诗句：

出站口走来
我的爱人

她从雾一样慢慢
散开的人群中走出来

以这样的视角去写爱人，寥寥几句，朴素而克制。那么简朴，却又如此深情。这样的语言，直接而有力，很难得。去辨认从雾一样的人群中出来的人，首先必须要有清澈的好眼神，这份清澈的眼神与心意，也很难得。他还有另一首写爱人的诗《虚度偶书》，也有一种“入木三分”的美：

有时听她说话
欢喜徒然，有时看她笑
璀璨如繁星打动人心，有时
她突然沉默，如一轮新月般
寂寞地照耀我

有时，我们脉脉不得语
无边无际的树荫
梦境似的覆下来。我们什么
都不做
像明信片
躺在邮筒里

这里，“如一轮新月般/寂寞地照耀我”，还有“有时，我们脉脉不得语/无边无际的树荫/梦境似的覆下来”，这些句子都很美。只有爱得真诚，才有这样的诗句。

他的诗歌中，有一些他者的面容，这些他者的出现，我觉得是比较可贵的，这可能是构成他诗歌特色的另一个方面，很难得。一首写“雨夜”的诗里，有这样的场景：

我们不约而同地沉默
直到另一拨避雨的人到来
直到能够清晰看到对面钢铁工厂
下夜班的工人鱼贯而出
直到星光重新将它
沧桑的圆形拱顶显现在眼前
工友们像熟人，纷纷来到我们中间

就这样，不需要过多的高超诗艺，一种现实的面貌，值得刻画的已经留了下来。他诗歌中的简朴和真诚是我比较欣赏的。简朴，真诚，谨慎使用冗杂绚目的词汇，也是我自己的写作中比较注意的。帕斯捷尔纳克说过一句话，“倾其一生达到质朴”，要倾其一生去做，说明路很长，路途还很遥远，不是有一个目标与意愿就可以达到，而需要一生的努力，需要下一首诗，还有再下一首诗，还有可能是一条无穷尽的路途。当然，选择走另一种写作道路，其艰辛与需要持续付出的耐力，应该也是一样的。我们既然选择了写作，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诗人的工作。

这个集子里还有不少值得细读的诗，我还没来得及读完，也已经有了一个总体印象，这印象就像他序言中提到的朋友对他的评价，“寂寞地发光和默默地发热，”这话说得很到位，用于对他的诗歌印象也很准确。作为一个诗人，达到这样自洽的状态，起码在追求的过程中，已经完成了自己。

有这样的写作态度，写作的过程应该也会比较踏实。德根还年轻，写作的日子还很长，期待以后读到更多他的好诗。

省诗歌委员会委员 泉子

我最近才读到德根的作品，因为最近家里有点忙乱，这本诗集我只读了一半左右，但也有了一个基本



的印象。

其实诗就是一个人，有的时候不需要认识，我们通过读他的诗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之前读德根的诗，我就觉得德根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非常质朴的人，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今天见到了，发现唯一的误差是，我原以为他可能跟我同龄甚至比我年长一点，见面后才发现他还这么年轻。

德根的诗里面我觉得最打动我的那部分是跟亲人有关，特别是写母亲与父亲的那部分。我跟德根这几年的写作有很多共同的关注点。我也写了很多跟亲情有关的诗歌，身边的亲人，包括我们身边熟悉的，跟我们发生最直接关系的一些人。

父母之爱或者特别是母爱，是我们生命中一种特别的存在。母爱是接近于宗教的那种情感，那种最完全的，最纯洁情感，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其实诗歌就是把跟我们最关切的东西，跟我们的心最深入的那部分写出来。或者说，诗歌就是我们的心。心动了，那么诗歌就发生了。如果一个人足够敏感，他足够敏锐，他足够虔诚，他一定能把捕捉到的东西，通过语言呈现出来。

德根在这本书里面，除了母爱亲情这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友情。特别对一些失去的朋友、挚友的描写记录，都挺打动我的。死亡其实是写作的一个母题。我们需要不断去回应它。死亡也是最深处的时间。或者说，诗歌就诞生于死亡。不仅是诗歌，艺术、科学、哲学与宗教都在回应这一个相同的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我跟德根有很多相通的东西。虽然他来自云贵高原，我的老家是千岛湖，他现在生活在宁波慈溪，我在杭州，但是我们都走在那条通向自己的道路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地，以及一个乡村的背景。我们都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我觉得童年在乡村生活恰恰是一种福报。我相信德根也是这样，乡村生活的自由自在，以及它让我们跟大地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也让我们能够更朴素地去理解这人世。

诗歌不会带给我们一种物质的胜利，而所谓的名声也是虚幻的，但诗歌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不断帮我们去化解生命中的困境，去找到那个更好的自己。

德根比我年轻很多，不过现在他已经四十多了。其实生命最酷烈的考验才开始。这既是一种考验，又蕴藏着一种巨大的祝福，或是我们成长的契机。

我觉得德根的诗歌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很多人觉得现代性是建立在一种批判，一种否定，一种质疑之上的。而现在，我们更需要有能力像德根那样说出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恩，说出爱，而这甚至比批判、比质疑、比否定更需要一种力量。

省诗歌委员会委员 高鹏程



我读一本诗集都习惯从题目开始，然后看目录，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

德根诗集的题目叫《我们的注视多么新鲜》，这句话本身就带给我们每一个读者潜在的疑问，比如说谁在注视，德根这里提到是我们而不是我，那么这个我们是哪一类人？他和作者有什么关系？我想，也许可以从他的代序里面看到一点眉目。然后，他在注视什么？

为什么说这种注视是新鲜的？我们的注视多么新鲜，这句话本身它有多重的含义，首先可能是指视角，也就是诗人看物体看事物，他可能找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一个视角，或者说他在诗歌的技艺，对诗歌的处理方面，他找到了不同的手段和技术。还有一个，就可能指向他注视的结果，也就是看到了我们之前没有看见的东西，他是熟视有睹的，他从我们可能熟视无睹的日常事物中发现了新鲜的诗意。

那么，带着这样的阅读期待，我又在看德根这部诗集的布局，看它的目录。目录也就是注视的结果，他分了四部分，一个是礼物，一个是记忆，一个是所见，一个是怀念。

按照我的阅读习惯，根据目录上众多诗歌的题目，我猜测这个礼物应该是德根关注日常当下，然后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一些诗意，或者说日常生活，他的经历带给他的一些收获。可能经过岁月的淘洗时间的磨洗，变成了他的礼物。然后记忆这一辑，我想，这应该是他对曾经经历的生活的一种回顾，就像汽车后视镜一样，是一种后视的视角。这个记忆和他的诗集题目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对比或者一个悖论，他的回忆为什么又是新鲜的？这个是我在阅读的过程要思考，要结合诗歌文本来考虑的问题。

然后是所见一辑，结合他诗歌标题中出现的大量具体的意象，比如说火车穿越，拜访一个孤独的人，我最初的判断觉得他可能是写行旅途中的一些经历见闻，但是，在阅读到具体文本的时候，我看到的事实是他不光写行旅途中的这些东西，同时写他当下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所见所闻，所以说很多的文本跟其他的小辑内容题材是重合的。

怀念这一辑，从很多标题我就能够看出这应该是德根在无数次返乡的过程中，或者说回到他的老家的所见所闻，然后带给他的一些感受，感慨。这是我读到德根这部诗集的4个小辑的题目，我能够猜测到或者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读了整部诗集以后，我在刚阅读的时候想到的那两个方面的问题应该说都有了答案，德根这部诗集满足了我的阅读期待，就是说他确实是找到了不同以往的一些观察事物的视角。他诗意呈现的一些手段，刚才几位老师都提到了，很多诗处理得非常具有现代性，包括刚才几位老师提到的一些诗，包括我自己本人非常欣赏的几首诗。

我非常喜欢第二辑，“记忆”里面有一首诗叫《步行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首诗，这是我阅读德根这部诗集，我认为他写得最好的几首诗里面的其中之一。他写什么呢？他写一对残障的夫妇，在街上相互搀扶，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然后他作为一个旁观的人，看到的感受。他真的感受到了一种人间的温情爱意的那种照拂，他瞬间觉得所有的事物都在发光，所有的人可能都从这一对夫妻身上获得了一种感动。然后，好像就是这对夫妻传递出来的这种信息，把所有的人都爱了一遍。我觉得他处理得非常好，非常传统的这种情感，经过他的处理，焕发出了新鲜的光泽和诗意。美国有两位诗歌观念截然不同的大师级的现代主义诗人。一个是史蒂文斯，另一个是威廉斯。威廉斯核心的诗歌观点有一条，它认为诗意就存在客观事物中，诗人只需精准呈现客观事物，读者就能从世界本来的样子中感受诗意。而史蒂文斯恰恰相

反，他认为客观事物并不具有任何诗意，是诗人用想象力和情感赋予了客观事物精神和诗意。我觉得德根的诗歌处理可能更接近史蒂文斯。

此外我再说说第四辑里面有几首诗，包括《深山记》《拉动灯绳的陌生人》，尤其那个《灯赋》，题目中我个人建议把那个赋字去掉，就一个《灯》就够了。这个《灯赋》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早年相对比较艰难的那个生活，他记忆中的一个清贫恐惧的夜晚，母爱带给他的关怀和温暖。德根把小时候那种童年经验，写对夜晚和未知生活的恐惧以及母亲的心理全部写出来了。我们说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大家可以看到她本身也很害怕也很柔弱，但是为了来照顾自己的孩子，变得非常坚韧和坚强。德根在处理这个题材的时候，既有很多诗歌共同的特点，也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东西。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想到《星星诗刊》的广告词：上帝如果给人间三件礼物，一件是青春，一件是爱情，一件是诗歌。事实上他们换了一个词。其实就是一盏灯，就比如说是这个母爱之灯，我觉得这首诗处理得非常好。父亲不在家的那种刻骨铭心恐惧的情感和母亲带给他的那种安全感传递得非常到位。

我读了这本诗集，自己也提炼出一个关键词。刚才，孙昌建老师说里面有两个关键词，父亲母亲，我觉得如果从德根诗歌的抒情主体来说，我能够从他的这个诗歌文本里面感受到一个词，这个词叫温情。德根不管写日常当下生活的经历感受，还是写故乡的往事，还是早年童年的一些经历，苦难艰难的生活，历经时间，岁月的发酵，最后都幻化成了一种非常温和的情愫。

刚才晓明老师讲，他整个的诗风非常稳。他没有流露出对当下现实处境的任何抱怨。他看人看自己，甚至看一些我们生活的阴暗面，他都能够怀着一种非常谦卑的，非常感激的，非常自醒的这样一种姿态去介入他们，感受他们。能够看得出德根经过这么多年生活的历练，他对于生活的态度，对于诗歌的处理，他都能够做到不温不火，游刃有余。正如，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对生活如初恋。这因为有了这种心态，他葆有了一个诗人对事物新鲜、敏锐的感受。

省诗歌委员会委员 钱利娜

他的诗歌里面有痛，但他不喊疼，他的心中有故乡，但无法抵达，他的书写帮他完成了这种抵达，也同时完成了他的情感回望和精神涅槃。



他有注视和悲伤，但温柔的笑容很快就宽宥了泪水。他有绕不过去的母亲和父亲，这两个情感投射主体构成了他的两座高峰，然而，我们读完诗发现他并不想绕过去，这是他的精神故乡，乌托邦是他的现实，也是他灵魂的归宿，我觉得这就是独特而完整的陈德根。

评价一个诗人是否成熟，看他是否有个人风格，是否有强烈的异质性。诗如其人，陈德根诗歌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恬静，这种恬静赋予其诗内在的一种张力，这种恬静几乎在每一首诗的结尾都会像一个括弧一样把这个诗包裹起来。他的诗歌中肯定是有阴影的，但他跟很多诗人的写作不一样，他是选择修饰阴影，与阴影共舞。

这种克制的抒情包含着双重视角，既是一种童年视角，赤子之心的娓娓道来，又历经千山万水、饱经沧桑。这样糅合的视角比比皆是，比如说《礼物》里面最后两句话，“像蚂蚁，让我想起人类的渺小”，在前面有很多铺叙，最后两句完全靠前面的铺叙来到达诗歌的高峰。但最后一句，他又说道：“像蜜蜂，给我们带来甜蜜”，他很快就把渺小兑换了甜蜜。我觉得这是他所有诗歌里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最后几句诗像一个温柔的手臂把爆发的悲剧力量和哲理力量消融于温柔与甜蜜之中，我觉得这是他本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同时，陈德根用诗句处理自己的情感时有自己独特的设计。比如说《虚度偶书》里面，他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有时我们脉脉不得语/无边无际的树荫/梦境似的铺下来，我们什么/都不做，像明信片/躺在邮筒里。很温柔很恬静，诗歌的气息感染到了我，这种流水一般的恬静同时要完成诗意图与深思，其实是蛮难处理的。

第二，他的语言饱和度是通过比较自然的方式呈现。虽然他没有炫技，没有用很多斗转，在我的诗歌写作中，我对自己有语言飞跃与斗转的要求，但是他把这些技术全部化为无痕，所以他的语言饱和度全部来自于他情感的自然生发和诗意的无痕。他有很多赤子般的想象，“白云并非鸥鸟的客栈”，他又不仅展现

在江南写诗

——《我们的注视多么新鲜》后记

陈德根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我越来越认同。

持续多年写作，第二故乡和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人一物犹如两支势均力敌的军队在我的脑海里对垒。

从家乡到宁波的十余年，许多事物已面目全非。在经受时间无情摧残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岁月的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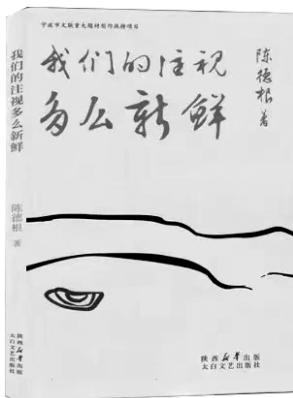
赠。从山迢水遥的云贵高原来到江南水乡，我历经了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的必要过程。

我的写作同样历经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的笔下充斥着对故土的回望、对亲人的思念；有一段时期，则裹挟着人在异乡的彷徨与困惑；时至近年，也许是年岁渐长的缘故，我越来

出自己孩子般清澈的视野，这种视野是把世俗铅华用自己的内心过滤之后的一种心境，同时他用诗歌也告诉我们——诗人一出生就老了，所有东西他都已看遍沧桑，每一首诗就是他对于这个片段、对人世一个个场面的一种理解。同时，他每一首诗其实都在说我身在人间，但是我又俯视人间，一种旁观姿态，既有自我的审视，又有冷静与深情，这是一个诗人所有具备的素养。比如《除夕》这首诗里面有沒有漂亮的句子？我并没有看到，但是他着实打动到了我，他把雪人和父亲身份并置，写得非常到位。在《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少》这首诗中展现温存和情感的相契，包括前面的铺叙和造景，写得温情脉脉，写作技术与情感的融合十分自然。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它在一棵/桃树上为我们备下了粉红信笺/在你手指戴上绿茵茵的戒指。《林间》这首诗中，他把时光的交错、祖母、父亲、母亲放置在林间的场景之中，对亲情的叙述，就像潮水一样漫过语言的堤岸。最后一段，他说，而真正的羊群/在默默吃草/我年轻的母亲披散着/湿淋淋的长发走向我们，我觉得写的也是很到位的。读到沉浸之时，会觉得这个母亲不仅是他的母

亲，也是我的母亲呢，所有人的母亲在时光深处，用她年轻时的样子披散着湿淋淋的长发，重新向我们走来。他在《夜归记》里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这湿重的空气，昏暗的月光/这些阴性的事物/足以让世界静止下来。我认为这句话就写出了他的精神核心，他是用静来理解和过滤世界诸人诸事的。《为母亲写一首诗》《怀念一位朋友》都写得很不错，“你躺在鲜花丛中，像你在诗中多次/写到的春天的样子。”这竟然是写一个死去的一个朋友的！温柔再一次与死亡和悲伤握手言和。

如果说要提一些建议，我认为诗歌不像小说、散文，它要在非常短的篇幅里完成诗人对一个素材的全部建构，展现自己的爆发力，那肯定是很难的。我们能不能做到深情与一种内在的爆发相结合，是诗歌写作的一种挑战与诱惑。恬静有了，轻轻一转，爆发力也在最后完成，我想诗歌肯定会更加有质量有重量。但我们总是有这样的奢望，有了A可不可以再有B，他们能否兼容，怎样兼容，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注视多么新鲜》
陈德根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23年10月出版

越向往笃定和安静的状态，我不再过多关心外面的纷争与诱惑，我只愿意去描述在尘世间行走时让我感到温暖和充满希冀的那一小部分，如同困顿的行者终于结束了漫长的羁旅。并非抵达了终点，而是我懂得了怎样去妥协和拥抱生活与命运。我懂得适时停下来，品味四季变迁和大自然的美，以及在与人交往时如何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曾经的乡村生活，那些平凡庸常的日子引领我敬畏与人类共同享用阳光雨露的万物，也教会我尊重一切劳动者，一个荷锄在一丘田地上打发一天时光的农人，甚至一只乐此不疲掘土的鼹鼠和采集花粉的蜜蜂。即使一枚在深秋黯然飘落的叶子，我并不认为是顺从于死亡的召唤，而是一种默契的呼应，一次深情回眸和靠近。解读和感悟这些朴素而敏感的事物，逐渐让我明白，这些事物里所蕴含的有血有肉的细节和温度，正是长期以来我的作品所缺失的那部分。由此，我认为，我找到了往前走的方向和理由。

如果说，非要找一个理由来解释处于当下城市里不安定的生活，我仍然抱着波澜不惊的态度，在夹缝中用力地活着并写作。答案就是在云贵高原二十余年的生活里遍布的磨砺和考验。和大多数农家子弟一样，父辈们的彪悍和坚忍，豪爽与从容，他们竭力使平淡如水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父老乡亲们对每一个日子都满怀希望和感激，他们感恩粮食，感恩雨水、阳光和空气的无私、博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注定我最终成为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人。即使后来在城市生活，西装革履穿行于车水马龙之中，我的身体内跳动的仍然是一颗高原之子朴素、憨厚、滚烫的心脏。在灵魂深处，我一直保持着弯腰的姿势，我向周而复始、宽容又简单的日子致敬，向热爱生活的人们致敬。我愿意并尽力让这些元

素在我的作品中呈现出来。

改变是一件使人极其痛苦的事情，因此我固执地坚守着很多东西。我认为，高原上的生活，更接近本源和真实。先人们固守先有春种才有秋收的观念，反对不劳而获，这些都备受后辈的推崇并得到了继承。从记事起，父辈就向我们传递一种有付出才会有收获的态度，这种态度，指引我为人处世，让我的写作从初始就尽可能地剥离功利性。我把自己的阅读和写作当成一种业余爱好，与钓鱼、打球别无二致。正因这样，我能够体味到写作的愉悦，力求保持内心的澄澈。

我的写作只有目标，没有目的。

如同父辈们辛勤而小心地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样，我在诗行里构筑自己的乌托邦，仿佛一个农人羞涩而坚定地守护和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一些小秘密和小惊喜。

童年时期，我从祖父口中了解到，先民们在不断的迁徙、战乱中始终虔诚地传播与发扬属于本民族的习俗和文化。不经意间，后辈与前辈的选择与坚守惊人地一致。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少年时代躺在谷垛旁一知半解地阅读手抄的半部布依族史诗，但始终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下半部分的下落。后来诗集随着寨子里一场惨烈的火灾付之一炬，成为我这一生中巨大的悬念。

事实上，无论我怎样设法逃避，我的写作多多少少还是影响了我的生活。但我始终排斥让单一的写作成为谋生的手段。因为我骨子里对文学的敬畏，使我一再坚持让我的生活和写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无比幸运，正因为写作，我发现并感受了更多的美和快乐。

正因为写作，我不断修正与升华幸福的定义。空闲时，给父亲打电话，这就是诗意的幸福之一种。关注云贵高原的天气预报，乡亲们在村寨里的生老病死和嫁娶……我将这些视为一首离歌时而忧伤、时而欢快的旋律在我的世界萦绕。

我忙里偷闲的阅读和写作，仍将在简单而琐碎的生活里继续。我身上的高原烙印，以及我写过或即将写下的诗篇，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映照出我的真诚和敬意；每一个篇章都是我对悲喜交集的人间表达着我的善意和热爱。

再次向宽容、关心、关注、关爱我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王志国散文集》序

阮万国

1998年9月，我调到附海镇人民政府与王志国先生同事，当时他分管工会工作。以前，我们曾经在杭州参加“慈溪市总工会基层工会干部培训班”时相熟，我对他的印象深刻，身材并不魁梧的小白脸，急速细步的行走姿态，说话不多，轻声细语，忠厚朴实的模样，我们还一起拍摄了集体合影。

有一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财政所出纳员岑惠珍女士拿来发票，让我签字时说，昨晚她办公室的保险箱被偷，早上已在镇政府门卫傍的栅栏内找到了空保险箱，铁锁已被撬坏，好在她从来不把现金存放过夜，只损失了一些硬币。我对如此恪守财务制度的出纳员肃然起敬，后来才知道她是王志国先生的夫人。

2009年9月23日《慈溪日报》综合新闻版面，头条报道《退休老人自助游世界》的文章，让我了解到王志国先生夫妇退休之后的生活。后来，我又收到他著的《远山近水》签名本，实在让我敬佩。许多乡镇干部退休后，以搓麻将消遣晚年。可是他却爱上了文字写作，把夫妇俩在国内外旅游的经历编写成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表所见、所闻、所思的记录。虽然，他是个人爱好，业余写作。但是，就创建“慈溪文化大市”的角度，老干部工作所倡导“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要求，王志国先生孜孜不倦地写作，就是文化大市建设的践行者，更是一种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老有所为！打那以后，王志国先生就一发不可收拾。2013年11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豌豆花》，2017年1月编著下洋浦行政村的《那村，那人》，2018年7月香港读书文化出版社他的章回小说《无后为大》，2019年9月《红色印记：叙述战争年代的附海儿女——为庆祝共和国七十华诞而作》，硕果累累，俨然成为了我们慈溪市的高产作家。

勤奋耕耘在文坛上的王志国先生，最近又整编成《散文集》，我认真阅览了这洋洋洒洒十五多万字的大作（样稿），又一次让我敬佩。一位82岁的耄耋老人，笔耕不辍，精力如此旺盛，竟然还要出版第六本著作。

《散文集》以十六个章节分别作出了详细的叙述，题材涉及广泛，从内容上我概括为三个大类，即经历回忆、旅行见闻、地方文化。

王志国先生出生于农村，受教于锦堂中学（慈溪二中）和军校（锦州通讯学校），退役后从政于乡镇基层政府。以他锦堂中学、锦州通讯学校的学识，写农耕时代和军队的经历回忆往事得心应手，（下转第57页）



《王志国散文集》
王志国著
读书文化出版社
2022年12月出版

守望者

童世钰（贵德）

谷雨

轻一点，再轻一点
万物返青的日子
任何异响都有可能召来风雨

在乡下，日子受潮
母亲的院子里
十万朵梨花，蹲在枝头相互观察

没有文案，叽叽喳喳
从枝头蹿到心头
像极了一幅没有边界的油画

惊蛰

蹭灭后，又续了一支
这是太阳落山前我点起的第八支香烟

当庞大的事物渐渐遁形
一些零散的微光就会跳将出来

像开裂的时间
也像站在锄头上的风

悄无声息地
把三月，划拨得层次分明

雪事

正午，关节喊疼
我知道，不论雨雪，不论多少
落下来，总能缓解一些阵痛

20点19分。沉沉的夜铺匀墨色
一匹野马一样桀骜的风
蹲在山口吹琴

星星点点的乳白色哨音
盖满陈旧的山河

守望者

一粒粒怀乡的麦穗
裂开稚嫩的口
像岷糖果一样
贪婪地舔舐着飞镰

顺着来时的路

我像一场雨一样
停落在二十年前的麦田

那里有湿漉漉飞鸟
也有湿漉漉的夏天
顺着被草压坏的田埂

我在村口，看见母亲躬着腰
从火红的夕阳里
掏出一筐冒着热气的炊烟。

独行者的告白

拖着十二节粗粝的绳索
在孤陋的世界，飞针走线

暗流汹涌的光阴，飞鸟一样
把厚重的天空之城洞穿

目光迟疑的我们
在每个暮色沉沉的深夜，期待
鲜花一般娇艳的朝阳

也在人潮拥挤的街头
留恋灯火阑珊处
一个人静默的狂欢